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847.5
8346
v.10

拾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847.5
8346
v.04

肆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847.5
8346
v.03

叁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847.5
8346
v.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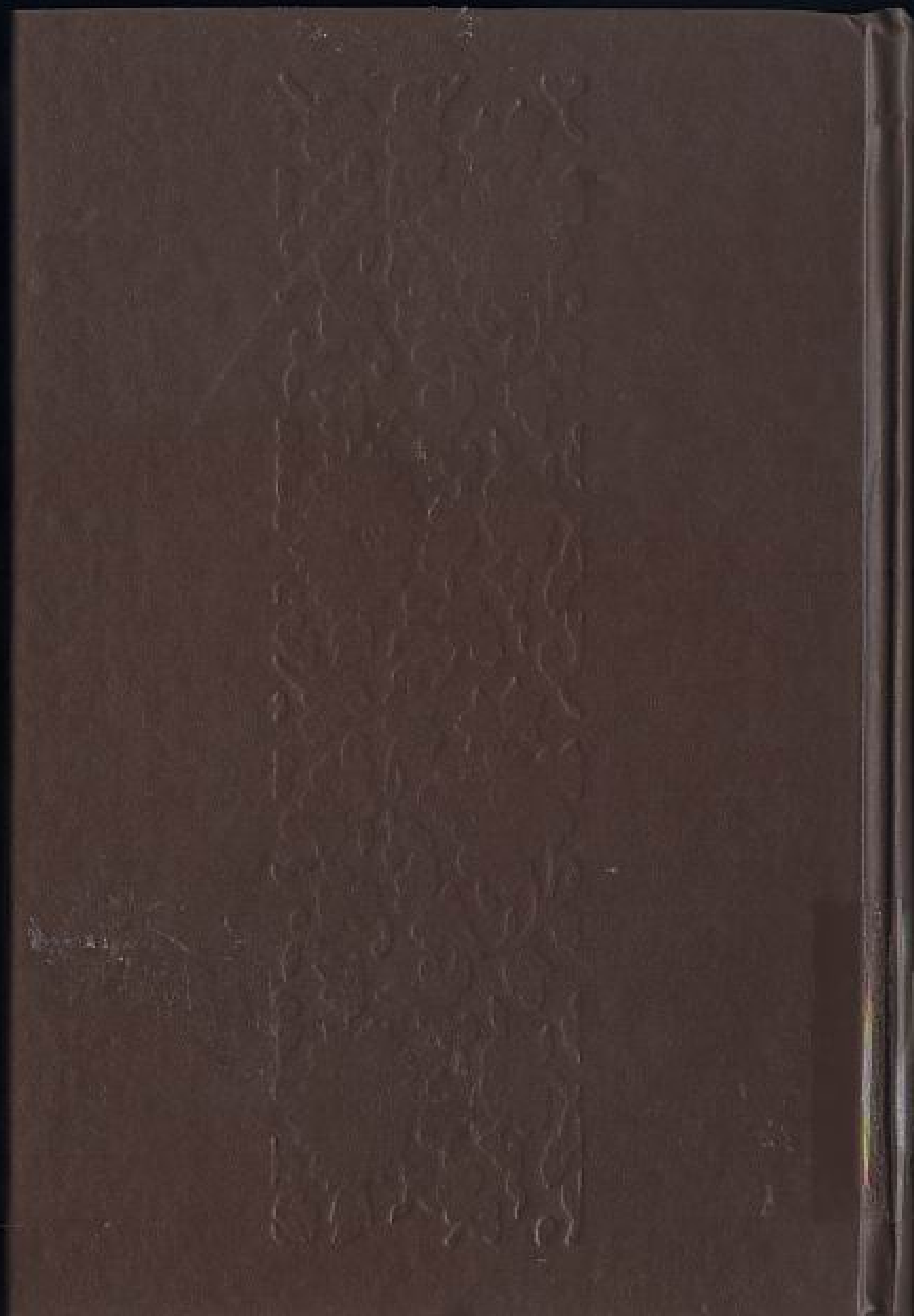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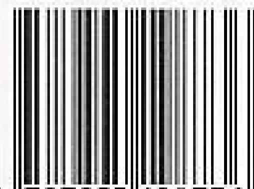
嘉定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847.5
8346
v.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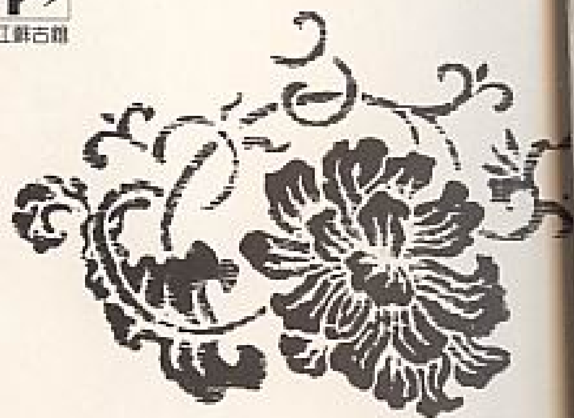
壹




ISBN 7-80519-873-X
9 787805 198736 >



江蘇古籍



847.5
8346
v.1

嘉定錢大昕全集

顧廷龍敬題



顧廷龍題簽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B00240374

嘉定錢大昕全集工作委員會

顧　　問　王忠明　潘志純　王榮華　趙昌智
主　　任　張振德
副 主 任　張繼中　倪所安
委　　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周時華　陳愛華　張大明　張文德　顧思明

嘉定錢大昕全集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戴　逸
主　　編　陳文和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永平　田漢雲　祝　竹　孫永如　孫開萍　孫顯軍　華　强　陳文和　張連生

繁荣古籍整理事業
弘揚民族优秀文化

嘉定錢大昕全集
出版誌庆

錢其琛
一九九五年三月廿六日

錢其琛題詞



錢大昕畫像



潜研堂

嘉定錢大昕全集

陳文和　主编

江蘇古籍出版社

嘉定錢大昕全集

壹

序言

戴逸

錢大昕的全集即將出版，這是繼承歷史遺産，宏揚民族文化的一項舉措，值得歡迎，值得慶賀。由於錢大昕一生著述宏富，整理彙編他的全集是相當艱難的任務。陳文和同志等竭數年之力，標點校勘，搜羅增補，勤奮從事，得以蔵功。學術界應該感謝他們的辛勤而有意義的勞動。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生於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逝於清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他是十八世紀中國的傑出學者，乾嘉時代的史學大師。青少年時代成長在文化氛圍濃郁的江南地區，就學於蘇州紫陽書院，與王鳴盛(錢之妻兄)、王昶、曹仁虎等同學，詩名甚著，號稱「江左七子」。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清帝第一次南巡，錢大昕迎駕獻賦，特賜舉人，任職内閣中書學習行走。十九年會試中式，在翰林院、

詹事府任官，曾赴山東、浙江、湖南、河南爲鄉試考官，又任廣東學政。他在北京長期任職於清閑部曹，「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經史自娛，討論異同，貫串古今，丹黄不去手，既專心於著書」（潛研堂詩集序），與王鳴盛、王昶、紀昀、朱筠、戴震、趙翼、盧文弨、翁方綱、錢載等當時名流切磋學問，自稱：「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間寒暑……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炙硯集序）

乾隆四十年以後，錢大昕辭官回鄉，不復出仕，專心著述，先後擔任南京鍾山書院、松江婁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院長，居蘇州尤久，與著名學者段玉裁、孫星衍、顧廣圻，詩人袁枚及弟錢大昭，侄錢塘、錢坫游，講學問難，游山賦詩。當時，與錢大昕青少年時同學的嘉定王鳴盛、青浦王昶亦辭官歸田，「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於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王昶錢大昕墓志銘）。其門下弟子二千人，著名者邵晉涵（攻史學，浙江主考時所取舉人）、李文藻（攻版本、金石，山東主考時所取舉人），以及書院學生李鋭（攻天算）、夏文燾（攻輿地）、朱駿聲（攻説文）、孫星衍（攻經學、版本、金石）、鈕樹玉（攻説文）、張燕昌（攻金石）、潘世恩等。錢大昕逝世時七十六歲，晚年自題其像贊「官登四品，不爲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笈，不爲不富，研思經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反映了這位宿學耆儒，生當太平盛世，生活優適，樂天安命，嗜於著述，瀟灑曠達的情懷。

錢大昕學問淵博，考辨審實，造詣精深。當時人江藩稱：「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即錢大昕）爲第二人』，蓋東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即鄭康成）以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况不及賈服者哉！」（漢學師承記）近人陳寅恪稱錢大昕「洵爲清代史學家第一人矣」（金明館叢稿第二本，二十三頁）；金毓紱稱他「援引精確、分析入微，爲前人論史書中所罕見」（中國史學史）。

錢大昕的著作甚多，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刊刻潛研堂全書所收著作即有二十二種，遺漏未收者尚多。他的代表作當推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詩續集十卷。

錢大昕的重大貢獻是運用實證的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歷代史籍。中國歷史學極爲發達，史籍記載，汗牛充棟，即紀傳體正史，自史漢以下，綿延不斷，這是一筆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產。以前學者，撰史者多而評史者少，評史者又多議論體例，書法或褒貶古人，對已有史書作考證、補遺、糾謬者更少。宋明理學家的流弊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視浩如烟海的史部著作爲畏途；清代漢學家視治經爲正途，認爲史學是粗學、雜學。在乾嘉時代，有三位傑出的學者提倡史學考證，實開風氣之先。這就是廿二史考異的作者錢大昕、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

鳴盛、廿二史札記的作者趙翼，他們開啓了近代歷史學考證的先河，三書各有特色，而錢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當。他少年即嗜讀史書，「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廿二史考異序）。四十歲開始編次廿二史考異，五十五歲完成，可說是竭盡了半生的精力。此書對歷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證、辨異、校勘、補遺，本着詳今略古的原則，尤詳於新唐書、宋史、元史，考證此三史之篇幅占廿二史考異全書的百分之四十七。

錢大昕堅持歷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不必畫蛇添足，多加褒貶議論。他說：「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別爲褒貶之詞？」（潛研堂文集卷十八續通志列傳總叙）他批評歐陽修的新唐書，朱熹的通鑒綱目。新唐書宰相表記載宰相之死，「有書薨、書卒、書死之別，欲以示善善惡惡之旨。然科條既殊，爭端斯啓。書死者固爲巨奸，書薨者不皆忠讜，予奪之際，已無定論。紫陽綱目，頗取歐公之法，而設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奪其謚。書法偶有不齊，後人復以己意揣之，而讀史之家，幾同於刑部之決獄矣」（廿二史考異卷五十六）。

錢大昕認爲：紀傳正史，凡官修之書，成於衆手，限於時日，故紕謬較多，尤以宋史、元史爲甚，宋史冗叢無章，編次失當，北宋部分因有根據，質量尚好，南渡後七朝最差，「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十駕齋養新錄卷七南渡諸臣傳不備）。至於元史更爲陋劣，「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因開局修

史，僅三百三十一天成書，主編宋濂、王禕皆「詞華之士」，不諳史法，「徵辟諸子，皆起自草澤，迂腐而不諳掌故」(十駕齋養新錄卷九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同上)。錢大昕頗有志重新編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錢大昕考證諸史，尤以輿地、官制、氏族爲多。如論晉南遷後僑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劉宋禪代後，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晉書地理志，俱加「南」字，使得許多地名都弄混了：「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晉僑置州郡無南字)。又如漢代分封同姓與異姓侯王甚多，漢書稱侯國二百四十一，但僅能指名一百九十四，錢大昕作侯國考，列舉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補充漢書失載者二十五人。又廿二史考異指出漢書中年代、封號、地望之錯誤十六處，但這些是否真是錯誤，尚存疑問，後來得見北宋景祐本漢書，證明錢大昕的考證都是正確的。又如研究歷史人物必須弄清他的出身、民族，否則便會張冠李戴，歷代史書中的舛誤不一而足：「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速不臺、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認昆弟爲祖孫，若元史以李伯溫爲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成窒礙。」(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錢大昕化費了大量精力以文獻和碑刻資料糾正補充了歷代史書中關於人物世系的許多舛誤和遺漏。他學識之廣、考證之精，人所共推。故陳垣先生說：「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

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陳垣與方豪書)

對錢大昕考史補史極有裨益的是他在金石學方面的造詣。他到處訪求碑碣，京官俸祿微薄，他卻不斷去琉璃廠，購置許多金石拓片。「至身所經歷，山厓水畔，黌宮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富。」(竹汀居士年譜)他五十二歲時，有一次興致勃勃地和學生孫星衍從南京同往茅山訪碑，過道觀，探山洞，在斷垣殘壁中尋碑訪碣，寫了一篇游茅山記，尋幽懷古，極富情趣。他又到過寧波天一閣，讀所藏碑拓、編天一閣碑目，收拓片五百八十餘通。又畢沅在陝西得碑七百九十七通，編關中金石記；阮元在山東得碑一千七百餘通，編山左金石志；嚴子進編金陵石刻記；錢大昕撰寫序言。王昶編金石萃編他亦得寓目，由於他精通金石學知識，對勘古書「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故所獲甚豐。例如：北京琉璃廠出土遼薊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內貞的墓志，而遼史失載，錢據此碑補正遼史的列傳和百官志；又如元史有譚資榮、譚澄父子的列傳，而世祖本紀中有覃澄，究竟是「譚」或「覃」，大昕蓄疑於心，後來見到山西發現的碑文中有「交城縣長官覃澄」，山東發現的祭濟瀆碑中有「總管覃澄」，濟祠投龍簡碑中又有「總管覃侯」、「總管覃澄」的記載，有了這些證據，錢大昕得出結論「可證資榮父子本姓『覃』，而傳作『譚』者，誤也」(廿二史考異卷九十八)。類似這種以碑補史之例，不勝枚舉。日積月累，錢大昕爲所見碑碣撰寫跋文，編金石文跋尾一書，其妻兄王鳴盛爲此書作序。王認爲：古來以金石學名家

者七人，宋之歐陽修、趙明誠，明之都穆、趙崡，清之顧炎武、王澍、朱彝尊，「最後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跋尾，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爲古今金石學之冠」（潛研堂金石跋尾序）。

錢大昕在挖掘歷史文獻方面，也有很多貢獻。元秘史一書爲記載成吉思汗時代的第一手資料，本爲蒙古文，漢譯俚俗，人多不識其價值，四庫館臣稱其「傳聞之詞，輾轉失真」。錢大昕卻獨具慧眼，盛贊此書「叙次頗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于此書執其衷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此後元秘史遂爲治元史者所必讀。他又從蘇州玄妙觀的道藏中，鈔錄出長春真人西游記，此書記述長春真人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亞細亞，丘的弟子李志常撰述。時人不識此書，甚至以爲是吳承恩所作小説西游記，錢大昕加以糾正，力薦該書「於西域道里風俗，足資考證」（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錢大昕亦頗留意於當代學術史，熟悉康熙到乾嘉時代的學術源流，曾爲許多學者寫作傳記或墓志銘，包括閻若璩、胡渭、萬斯同、惠士奇、惠棟、陳祖范、王懋竑、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鳴盛、曹仁虎、陸錫熊、李文藻、邵晉涵等，這些都是清代學術界的中堅。錢大昕詳細記述了他們的言行著作，評論其學術成就，均深入切要，研究清代學術史者不可不讀。

錢大昕在音韻學方面亦有重大貢獻，他致力於古聲母研究，提出古無輕唇音、舌上音。凡輕唇音，古人必重讀，如匍匐作扶服、文作門、方作旁、封作邦、勿作没。他從古文獻中找到

六十五個例證。他又説:「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床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十駕齋養新録卷五)故冲讀如動,竹讀如篤,追讀如堆,陳讀如田。他從古文獻中找到三十個例證,援引廣博,無懈可擊。二百年後的今天,山東銀雀山與湖南馬王堆出土的簡帛中使用的古字,又一次證實了錢大昕之説。有人問他説文所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古代經典中僅見十之四,何以説文所收多爲經典中不用之字。錢大昕回答:「今世所見經典已將字體劃一,而當年許慎所見乃漢儒各家之説,師承不同,故所傳經典多異文。許慎采録齊備,載入説文,故今所見不用之字,很多是當年經典的異體字。他列舉出三百多個異體字,并一一與今本通行字對合,以證其説。錢大昕説:「今人視爲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許慎)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抉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己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也。」(潛研堂文集卷十一答問八)錢氏列舉大量證據,證明自己的説法,故能令人心折。

錢大昕還精於天算曆法,在京結識著名天算家何國宗,何久在欽天監任職,是前輩學者,已官至尚書。聞錢大昕之名,主動往訪,時錢僅二十多歲,「與之論宣城梅氏(梅文鼎)及明季利(利瑪竇)徐(徐光啓)諸家之學,何輒遜謝,以爲不及。出語人曰:今之賈逵也」(清代七百名人傳一六三九頁)。錢在天算方面的成績主要是對劉歆的三統曆作了整理、疏解。三統曆

存於漢書律曆志中，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曆書，但內容深奧，文字晦澀，讀者難明其意。錢大昕細心爬梳，寫成三統術衍一書，對其推步原理與測算之法作了詳細說明。他在研究中提出「步星紀年」、「太歲太陰」等問題，爲後來天算家研討的熱點。錢氏又對歷代正史最爲艱深的天文、律曆志進行了考證述評，爲研習古代天算曆法者掃除了障礙。晚年，與治史相配合，又撰成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

錢大昕出生於雍正六年，第二年（雍正七年）正好發生了呂留良的文字獄，此時，文字獄繁多。乾隆初年，號稱寬簡，但乾隆十五年發生僞稿案，這是一次羅織極廣、株連數省的大案。錢大昕時年二十二歲，此後，文網愈密，迭興大獄。錢大昕在京服官時期，正是歷史上文字獄最多、最奇的時候，四庫館亦大舉禁毀書籍。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迫害不能不在知識分子心靈上留下嚴重的創傷。「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士大夫都不敢談論現實和撰寫歷史。不甘心沉默的人，十分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心聲與抗爭。如戴震借疏證孟子，闡發經義、發表反對宋明理學的哲學見解；曹雪芹建構一座虛無縹渺的大觀園爲一群天真爛漫而飽受壓迫的弱女子安身立命；袁枚以抒寫性靈批判傳統的詩教；鄭板橋在書畫中寄托放達不羈的個性。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以不同的形式反對封建禮教。錢大昕和他們幾乎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和戴震、袁枚還是論學談詩的好朋友。他的特點是：畢生精力，盡瘁學術，尤其是史學研究，重視考據，提倡實證，不作空談，既不作修身養性的說教，亦不涉內

聖外王的遐想，治史必有確鑿而大量的證據，其證據與結論之間必有嚴密、實在的邏輯聯係，排除武斷、臆測、僞證，以爲「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盧氏群書拾補序）。他以「求是」、「求真」爲目的，不盲從古人，不株守成見，「後儒之説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强從古可也；一儒之説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潛研堂文集卷九答問六）。這種治學精神體現了一定的科學的理性主義的因素，爲知識界吹進了一些清醒之風。以錢大昕爲代表的乾嘉學派的考史學風影響着十九以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後人對錢的成就推挹備至。據趙光賢先生回憶，他的老師、我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這樣説過：「顧炎武的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先生（指陳垣）舉養新錄中考證東晉以來僑置州郡爲例。晉書中所記南徐州、南青州之類，多是錯的。後來沿訛襲謬，直到錢氏始正其誤（亦見於二十二史考異）。先生教導我們説，你們應當學習這種方法。在這基礎之上，再寫文章就比較容易了。聽了先生的話，我又讀了養新錄及其他清人論經考史之作，覺得錢氏考證之學，確乎高出衆人之上，而先生所做的考證文章，取材既博，論證又精，純是竹汀（指錢大昕）一派學風。」（勵耘書屋問學記，趙光賢回憶我的老師援庵先生）

錢大昕表面上和其他很多乾嘉時代的學者一樣，迴避政治埋頭學問，生活上恬退、知足，這種迴避與恬退掩蓋不了他内心對世務的關心和對現實的不滿。他是一個專業歷史考證家，研究具體問題，不厭其深其細，較少發表議論，即使發表議論，態度也很謹慎，這是環境與

性格所造成的。但時而也流露出一些大膽、精辟的見解，令聞者咋舌。例如：錢大昕看到歷史上弑君之事，不一而足。他認爲篡弑之事，必有原因，探究起來，都是君主無道所致。「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君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他進一步發揮：「秦漢以後，亂賊不絶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潛研堂文集卷七答問四）他把中國歷史上篡弑頻仍、紛爭不息的局面都歸結爲君主的無道，猛烈地抨擊秦、漢以後的封建統治，全都不能實施「春秋之義」，這種言論違背了綱常名教，對君主有「大不敬」之嫌。又如：婦女在封建社會中被壓在底層，道學家提倡婦女「從一而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錢大昕反對這種戕害女性的非人道行爲，主張夫妻之間可以離異，「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他認爲：婦女改嫁，合乎情理，不應該受到譴責，「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潛研堂文集卷八答問五）。在封建倫理統治的黑暗年代中，這是難能可貴的清醒的呼聲。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擁有自己的國號和紀年，但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中，人們不承認武后稱帝的事實，把這段歷史挂在她兒子唐中宗的賬上。尤其是朱熹的

紫陽綱目，「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年，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武則天做皇帝的事實被歷史家的「春秋筆法」一筆抹掉了，「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錢大昕極力反對這種抹煞事實，歪曲歷史的所謂「春秋筆法」。他嘆息說：「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潛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論二）

封建社會中的刑罰越來越殘酷，犯了死罪，不僅有絞斬之刑，後來又有「凌遲」，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削割下來，使人受盡折磨、極端痛苦而死。錢大昕反對這種不人道的刑法。他說：「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叛大惡，罪至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錢大昕從歷史考證，凌遲的普遍使用是由於北宋的激烈黨爭，「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凶强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十駕齋養新錄卷七凌遲）。這段從考史引申出來的議論，把凌遲之刑與黨爭聯係在一起。而錢大昕出生前夕，正是雍正帝和諸兄弟爲繼承大位，分門結黨，爭鬥不休，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用刑之濫之酷，超過了北宋，錢大昕這種議論也是深觸忌諱的。

錢大昕由於研究天算曆法，接觸到西方數學，知道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遠超乎中國之

上，他和那些抱殘守闕的冬烘先生不同，主張中國知識分子應普遍地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他説：歐洲各國自然科學爲什麼超過中國，就因爲受到普遍重視，「歐邏巴之巧，非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者輒呰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附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絀於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贈談階平序）。錢大昕雖然還并不全面了解世界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但他因研究天算，覺察到中國自然科學落後於西方。當時，封閉的中國知識界自以爲中華的聲教文明遠超全世界之上，許多人根本不知自然科學爲何物？「歐邏巴」國家在何方？錢大昕的思想和知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人。他大聲疾呼，「儒者」應當普遍研習數學和自然科學，以追上西方。這是昏悶長夜中的一聲清醒的呐喊，可惜人們充耳不聞，這微弱的喊聲仍被一片沉寂所吞没。

當然，生活在二百年前的錢大昕自有其時代的局限，我們不能苛求他在學術上思想上有更全面、更重大的突破。他作爲一個歷史考證學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雖然不大發表議論，但從一些言論中可以窺見他思想中閃現的燦爛火花。錢大昕是中國十八世紀中，站在時代前列的、卓有貢獻的學術大師。他的全集的編纂、出版是富有意義的學術文化工程，將爲後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資料。

陳文和先生求序於我。我一向服膺錢大昕的爲人和治學成績，平日也常常翻閱他的一些歷史考證，故雖大病初愈，仍勉力抒寫管見，權充序言，并爲出版此全集之紀念。

前言

數年前，上海嘉定友人曾以鄉先賢錢大昕、王鳴盛事相垂詢，且追思仰慕之情溢於言表，使我極爲感佩。我們遂有相約整理錢、王全集的心願。嘉定自古以來就是人文薈萃之區，深厚的文化傳統使這樣的事業得到各方襄助是很自然的。一九九三年，我受嘉定區政府委托，先期編輯整理嘉定錢大昕全集。

在評價錢大昕學術地位的時候，人們每好稱引江藩的一段話：「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一]仔細玩味江藩語義，有對專家與通儒的區別。袁枚的一段跋語，正可作江藩的注腳：「辛楣少詹精於考據，尤長於史學源流，金石牌（碑）版，又能兼詩古文詞。此程魚門所以推爲當今第一，洵爲不誣

也。」[二]從北宋歐陽修以來，學者一生著述事業，以能經史子集四部兼具爲美。袁枚正指出錢大昕已經達到這種地步。清代學者被阮元稱爲「通儒」的有二人，錢大昕是其中之一。「在中國學術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專家之上。『通儒』自然是一種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但每一時代總有少數人被推尊爲通儒。」[三]我們今天當然無意於再在錢、戴之間比較高低，因爲這與競技體育是兩碼事，那尺度衹是在各人心中。

錢大昕一生著述豐富，約計四百餘萬字。我們在編輯整理全集時，自先要弄清錢大昕全部著述結集刊刻、傳抄存佚的情况。

錢氏著述第一次結集是嘉慶十一至十二年間的錢氏家刻本潛研堂全書，大昕次子東塾編，有道光二十年錢師光重印本。其目錄如下：

史部：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通鑒注辨正二卷，洪文惠公年譜一卷，洪文敏公年譜一卷，陸放翁年譜一卷，王伯厚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子部：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三統術衍三卷、鈐一卷。

集部：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詩續集十卷。

按持靜齋書目所云「潛研堂叢書二百五十五種」，當是「潛研堂全書十七種二百五十四卷」。

現考訂如下：

史部：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卷十一本傳：「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清國史儒林傳卷六、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本傳係抄自清國史儒林傳下卷卷十一本傳，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本傳係抄自清國史儒林傳卷六本傳。（以下所述出處同此者，不再列卷數。）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二年，是歲始撰廿二史考異。四十七年，撰次廿二史考異成，凡百卷。」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乾隆五十九年春，校刊廿二史考異至新舊五代史。六十年自春至夏，覆校宋史考異付刊。嘉慶元年夏，手校元史考異付刊。二年，手校金史考異付刊。」此爲原刻本。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五：「竹汀少時好讀史書，通籍以後，尤精斯業。於二十二史反覆校勘，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久之編成百卷。凡史記五卷、漢書四卷、後漢書三卷、續後漢

書二卷、三國志三卷、晉書五卷、宋書二卷、南齊書及梁書、陳書各一卷、魏書三卷、北齊書一卷、周書一卷、隋書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書十六卷、舊唐書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遼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按正史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氏族則譜牒失誣，世次多舛。竹汀於斯三者，先就本書證之；證之未妥者，復取他書及石刻證之，條理貫穿，瞭如指掌。又小學算法，尤屬專門，凡文字之訛誤，無不是正；律術之參錯，無不訂定；而於典制事迹，亦能原原本本，證據詳明。考史之書至竹汀此編，誠所謂實事求是，得未曾有者也。」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光緒辛卯廣雅書局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重排本、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本。

三史拾遺五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三史拾遺五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北京圖書館藏三史拾遺五卷，嘉慶十二年稻香吟館刻本，李慈銘校并跋。

販書偶記卷五：「三史拾遺五卷，嘉慶十一年刊，史記、兩漢三史。光緒辛卯（十七年）廣

雅書局刊。」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史學叢書（文瀾書局、煥文書局、點石齋刊本）。

諸史拾遺五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諸史拾遺五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五：「竹汀二十二史考異刊成後，續有所得，又編定此二書，皆所以補考異之未備，故曰拾遺。竹汀歿後，其門人李許齋賡芸略加校訂，刊而行之，并爲之序。三史拾遺凡史記一卷、漢書二卷、後漢書一卷、續後漢書一卷。諸史拾遺凡三國志、晉書一卷，宋齊梁陳魏書、南北史、唐書一卷，五代史一卷，宋史一卷，遼金元史一卷。其所以分爲二書者，以三史卷帙居其半也。所考皆詳審精確，與考異無二。間有同考一事，考異略而拾遺詳者，當以詳者爲定論。漢書古今人表，考異頗略，後所考者，幾及一卷，皆俱與考異各條相次而備。諸史拾遺中有宋志五等封國考、五代使相表，猶考異有漢書侯國考、修唐書史臣表也。又史記後附宋本跋二篇，續漢書後附宋本牒一篇，晉書後附修晉書詔一篇，唐書後附嘉祐五年編修、刊修、提舉及校對、校勘職名，暨董衡唐書釋音序，則與考異體例稍異，亦所以補前書

之未逮也。」

北京圖書館藏諸史拾遺五卷，二册，嘉慶十二年稻香吟館刻本，李慈銘校并跋。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史學叢書（文瀾書局、煥文書局、點石齋刊本）。

元史氏族表三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元史氏族表三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黄鍾元史氏族表跋：「元史氏族表三卷，我師錢竹汀先生所作也。先生屬稿始於乾隆癸酉（十八年）七月，成於庚子（四十五年）五月，幾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謂勤已。先生廣搜博采正史、雜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題名錄等書，考其得失，審其異同，一一表而出之，而後昭然如白黑分矣。」

嘉慶丙寅（十一年）黄鍾刊。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二十四史（五省官書局本）元史附、廣雅書局叢書史學、二十五史補編元史部分。

元史藝文志四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元史藝文志四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錢大昕自序：「至正儒臣撰秘書監志，僅紀先後送庫若干部若干册，而不列書名。明初修史又不列藝文之科，遂使石渠東觀所儲，漫無稽考。兹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元史藝文志四卷即四部，計經類十有二，史類十有四，子類十有四，集類八。」

江標黄丕烈年譜：「嘉慶五年夏，爲錢竹汀訂補元史藝文志。」「嘉慶六年三月，爲錢竹汀先生刊元史藝文志成。志爲顧南雅先生蒓寫樣。」

販書偶記卷五：「嘉慶丙寅，吴縣黄丕烈校刊。此本後入潛研堂全集。」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八史經籍志、二十四史(五省官書局本)元史附、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集成初編總類、二十五史補編元史部分。

通鑒注辨正二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通鑒注辨證三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同。清史稿藝文志作二卷。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均作二卷。

戈宙襄通鑒注辨正序：「注書之難久矣。杜征南、顔秘書，世稱左、班功臣，而規其過，刊其誤者，猶時有之。非後人之輕議古人也，考稽異同，其求是而已矣。竹汀先生熟於全史，正史之外，獨愛溫公通鑒。謂天台胡氏注援引詳贍，最有功於是書，亦不能無千慮之失。因摘其尤甚者辨而正之，得百有四十餘條。讀胡氏注者兼讀是編，庶無偏信之失乎？爰鐫諸木，以貽同好者。」

其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另南京圖書館藏鈔本，與宮詹公題跋合爲一帙。

洪文惠年譜一卷　洪文敏年譜一卷　陸放翁年譜一卷　王伯厚年譜一卷　王弇州年譜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伯厚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惟清國史儒林傳卷六「王伯厚」作「王深寧」。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是歲編次宋洪文惠公年譜及陸放翁年譜成。」「五十一年，讀王元美四部稿續稿，因爲撰年譜一卷。」

深寧先生年譜一卷，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嘉慶丁卯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四明叢書第一集。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嘉慶丁卯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洪氏晦木齋叢書（洪汝奎增訂）。按洪爲鄱陽人，宣統元年晦木齋刊。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嘉慶丁卯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洪氏晦木齋叢書。

弇州山人（王世貞）年譜一卷，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嘉慶丁卯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

陸放翁先生年譜一卷，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嘉慶丁卯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

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昔從先師遊，第知有二洪及放翁年譜而已。癸亥之春，刊三譜畢，以印本郵呈。先師復書，亦不言尚有它種也。先師既歸道山，行狀中載所著書目錄，方知又有王伯厚、王元美兩先生年譜，亟索諸先師之家，僅得元美譜，其伯厚譜久之始檢得寄來，乃續刊之，合爲五種。元美爲吾州人，與王文肅公元馭同姓同時而異望，一爲琅邪，一爲太原。兩家世澤綿遠，代有聞人。先師又嘗作二王世系表，當別入養新錄也。」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九孱守齋所編年譜五種：「嘉慶丁卯（十二年）刊本。竹汀史學推當時第一，出其餘力，補撰宋二洪及放翁、厚齋與明之王弇州年譜，亦俱簡而有法，堪爲補撰古人年譜者之準繩。竹汀殁後，其門人李許齋賡芸得其遺稿刊嘉興郡齋，并爲之跋。時許齋方

官嘉興知府，即以其版畀錢氏後人云。」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二洪文惠公年譜一卷、洪文敏公年譜一卷：「南宋洪文惠适暨其弟文安遵、文敏邁，同以詞科起家，并稱爲三洪。乃竹汀補撰年譜，獨遺文安，未喻其故。兩譜皆就二洪所著書中捃摭成編，間或參以它籍，端末頗具。惟其於文敏譜内野處類稿二卷并自序云云，竟繫之紹興二十四年下，殊屬舛誤。此種實係無知書賈，割取朱松韋齋集首、次二卷，僞立書名，以湊入名賢小集中，非文敏當日自編之詩也。竹汀十駕齋養新錄頗著疑詞，而於此忽又不白别之，何也？」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二陸放翁先生年譜一卷：「南宋陸放翁詩文存有一百三十七卷，其生平出處大略，具見於斯。其詩文爲南渡大家第一，與北宋之東坡并稱蘇陸。顧東坡有譜，而放翁獨無，殊爲闕典。竹汀因就其全集，采其事迹，爲是譜。固當與王伯言東坡年譜并垂不朽矣。同時趙雲崧亦著有放翁年譜，叙述較詳，恐不及此編之簡要云。」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二深寧先生年譜一卷：「王深寧應麟在宋元間，屹然爲當代文獻，著書數十種，具有條理，兼有漢學崖略。迄今學者得其端序，理而董之，遂成全書，實深寧爲之先河也。竹汀因根據群書，撰爲是譜，以志景仰之意云爾。」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二弇州山人年譜一卷：「明嘉隆間，王弇州世貞著有四部正續稿三百八十一卷。其一生出處，備見於其稿中，竹汀即從其稿采摭事迹，分年件繫，頗不鄰於支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作二十卷。

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六卷成，益都李南澗爲刊板。」「乾隆四十六年，是歲鉅野姚學甲爲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金石文跋尾三集、四集分別于嘉慶四年、六年刊成。

鄭堂讀書記卷三十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六卷、續七卷、再續六卷、三續六卷，原刻本。竹汀博采自三代迄元金石文字，以考正經史之學，多歐、趙前賢所未逮。家藏拓本二千餘種，著有跋尾八百餘篇，每積二百餘篇，輒爲門弟子轉寫付梓，故先後共成四集。其再續、三續兩刻，因無「再」字、「三」字，各於卷首行以下，以「利」字、「貞」字別之。跋中俱以辨別小學，考證史事爲主；而評論詞章之美惡，品題書法之工拙，亦間及焉。王西沚鳴盛序稱其廿二史考異固已得未曾有，出其餘技，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軼前賢云。然竹汀考證金石，十駕齋養新錄尚有一卷，計三十五通。潛研堂文集所載尚有二十篇，試鈔取以刊附諸後，而錢氏一家之學全矣。」

其版本有：原刻本、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

長沙龍氏刻本爲了檢閱的便利，將四集匯成一書，按所跋碑刻的年月爲序，編成二十卷，共跋文八百餘篇。本書即用此刻爲工作本。

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金石文字目錄九卷。」清史列傳本傳同。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均作八卷。

錢大昕把歷年所得到的金石拓本，按時代先後編成目錄，共八卷，名爲金石後錄，因前人已有之，後又改名金石文字目錄。

又北京圖書館藏金石後錄八卷，清袁氏貞節堂抄本，顧廣圻補并跋。今移錄跋文於下：

「少詹此目隨得隨錄，故傳本多不同。予從袁壽皆索其副，又用别本增改之。擬將有跋者分甲乙丙丁標每題上，而碌碌未果也。千里漫記。」

「增入多出潛研婿瞿木夫手，今已付刻，而每有失次及譌字，此略正之，然未能盡耳。又記。」

「茹守福志，開元十一。此目無，見養新錄。」

「袁綬階鈔此書與今所刊多異同。刊本意主增添而未嘗細爲檢照。如增『青田石門洞程閎中題名』一行下，『郭仲辰』一行上，不知『郭仲辰』以後，鈔本不云同上，所注之『同上』，皆繫

承襃城縣『玉盆』二字。若隔此一行，人必誤認矣。予今改乙於前。又如添黃庭堅題永州淡山岩詩於崇寧末，不知題永州淡山岩詩，黃庭堅作，已載政和六年九月刻，不當兩見也。又校讎大欠工夫。如張安國書裴坦語，鈔本云『在衡州府』者最是，刊本改『衡』爲『蘇』，極誤！衡州、蘇州各有此刻，詳見跋尾，觀之便知，其斷不容改。此類尚多，無暇悉數。甚矣，著述定本之不易也。庚辰年記。」

「又如唐節等題名紹聖四年，亦增添間錯。病中又記。」

其版本有：嘉慶十年原刻本、潛研堂全書史、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

子部：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　餘錄三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養新錄二十三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嘉慶四年。公弱冠時即有述作意，讀書有得，輒爲札記，仿顧氏日知錄條例。後著各書，即於其中挹注，又去其涉於詞華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編定，題曰十駕齋養新錄。」并有自序。阮元序於「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小雪日」。

錢東塾十駕齋養新餘錄後記：「先君子畢生著述，咸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

十卷，成書最後。」「以後續有所得，别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録，分爲三卷。」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書目卷十上：「清嘉慶九年刊初印本。」餘録初刊於嘉慶十一年。此即潛研堂全書本。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五：「十駕齋養新録二十卷、餘録三卷，原刊本。竹汀之祖嘗取張子厚詠芭蕉詩『願學新心養新德』之句，以名其齋曰『養新』，竹汀因以題其隨筆札記之書，以示不忘祖訓。其書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前三卷皆論經學，四卷、五卷皆論小學，六卷、九卷皆論史學，十卷論官制，十一卷論地理，十二卷論姓名，十三卷、十四卷論古書，十五卷論金石，十六卷論詞章，十七卷論術數，十八卷論儒術，十九卷、二十卷爲雜考證。大旨似顧亭林日知録，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則與亭林大異。而於所見古書，言之尤悉，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固宋元明考證書所未有也。前有自序。阮芸臺師序，蓋即師取以付刊者。後續有所得，别記一編，名曰養新續録，即以前録次序爲三卷。竹汀殁後，其子東塾取遺稿繕成清本，以授梓人，并識其後。」

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卷八子一：「毛生甫校讀原刊本。」

其它版本有：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子、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本、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排印本、臺灣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年排印本、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本一九七九年版、香港崇文書店一九七四年排印本。

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九至四百四十二收錄養新錄中與經學有關，多屬文字、音韻方面的條目共一百七十九條。

三統術衍三卷　鈐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三統術衍三卷、鈐三卷。」清史列傳本傳同。清國史儒林傳等均作「鈐一卷」。

阮元序曰：「蓋先生天算之學所得甚深，實能兼中西之長，通古今之奧，故上自三統、四分，下迄授時、大統諸家之術，并深究本原，各有論說。而於三統術，復廣采諸家，兼申己義，撰三統術衍三卷。憫古法之陵夷，示來學之楷則。」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嘉慶六年，阮宮保爲刊三統術衍。」即浙江撫署刊本。

其它版本有：潛研堂全書子、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子。

集部：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詩集十卷　詩續集十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潛研堂文集序：「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販書偶記卷十六：「嘉慶丙寅（十一年）刊。」即嘉定黄鍾刊本。

鄭堂讀書記卷七十一：「潛研堂文集五十卷，嘉慶丙寅（十一年）刊本。是集爲竹汀所自定，凡分十四類。自卷四至卷十五爲經史答問，别無行本，附入集中，猶全謝山鮚埼亭集例也。竹汀歿後三年刊成，冠以小像及贊。段懋堂序之。」又：「潛研堂詩集十卷、續集十卷，潛研堂刊本。按正集刊於乾隆庚寅（三十五年），自爲之序。續集刊於嘉慶丙寅（十一年），其弟可廬大昭爲之序。」

按詩集刊刻最早，單行。詩集自序作於乾隆庚寅（三十五年）。詩續集錢大昭序作於嘉慶丙寅（十一年）。文集、詩集、詩續集合刊在嘉慶丙寅（十一年），即潛研堂全書刊本。

其它版本有：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潛研堂集、四部叢刊（初次印本、二次印本、續印二次印本）集部。

清經解卷四百四十三至四百四十八，按自身體例，選收文集中論、説、答問、辨考、雜著、序、跋、書等約三十餘篇，部分篇章還略有删節。

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刻本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是錢氏著述的第二次結集刊行，除收進潛研堂全書全部十七種外，又增加聲類四卷、四史朔閏考四卷、疑年錄四卷、風俗通義逸文一卷、恒言錄六卷等五種，合爲二十二種。所增五種考訂如下：

經部：

聲類四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聲類四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汪恩跋：「此書采綴極富，而出所見以正前人之訛誤者，僅十之一二。蓋當時止輯以備用，故其説散見於所著廿二史考異、金石跋尾、養新錄諸書，而此書視如嚆矢，藏之夾笥。」

洪亮吉卷施閣集讀書倦後偶題齋壁詩自注云：「時正寄書錢少詹，索所作聲類。」

販書偶記卷四：「聲類四卷，道光五年受業汪恩刊。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江寧陳士安重刊。」

其它版本有：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二册，不分卷。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經、道光間粵雅堂叢書初編第四集、江氏聚珍版叢書四集、道光間蘇州文學山房本、民國十六年蘇州文學山房活字本、叢書集成初編語文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郭晉稀著聲類疏證。

史部：

四史朔閏考二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四史朔閏考四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同。清史稿藝文志：「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販書偶記卷五：「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其侄錢侗增補，嘉慶二十五年揚州阮福刊。」

其它版本有：道光間史學叢書、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二十五史補編。

疑年錄四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疑年錄三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清史稿藝文志同。

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五十二年歲暮，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考者，始鄭康成，迄戴東原，凡四卷，取左氏『有與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錄。」錢慶曾按：「今海鹽吳氏刊本疑年錄，東原先生後有蔣心餘至邵二雲六人，則是後所錄也。是編大抵取古今文人之有功經史者錄之。故功名節義，才技奇能，雖盛有名，或亦不登。此考史之餘事，所以志景行也。」

張均衡適園藏書志卷四：「重訂疑年錄四卷，稿本。錢辛楣少詹纂疑年錄二卷，海鹽吳思亭又續增二卷，毗陵汪叔明昉合兩編爲一，名曰則古昔齋重訂疑年錄。叔明先生書畫擅場，男彥份手書亦極舊氣。」

丁日昌持靜齋書目卷三：「疑年錄四卷，舊抄本，陳鱓藏，添補甚多，皆刻本所無。又粵雅堂刊本，述古來及今名人生卒年歲。」

販書偶記卷六：「疑年錄四卷，嘉定錢大昕撰。續四卷，海鹽吳修撰。嘉慶二十三年補錄本。」

其它版本有：粵雅堂叢書二編第十四集、小石山房叢書第八册、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史、清同治元年福山王氏天壤閣重刊本。

余嘉錫論學雜著疑年錄稽疑凡例：「是書刊本甚多，海鹽吳氏刊於嘉慶十八年者爲最初刻，余求之未獲。所見者有常熟顧氏小石山房本、南海伍氏粵雅堂本、福山王氏天壤閣本、長沙龍氏重刻潛研堂全書本。以各本互校，凡伍本數目干支小誤者，顧本往往不誤，王本亦同。以意推之，蓋伍氏第以吳本重刻，顧本則頗有所校改，而王氏從之。今亦逕用顧本，不以竄亂原書爲嫌。然有原書本誤，改之而愈誤者，則仍存其真而附鄙說於後，如獨孤至之條是也。至龍氏本，即用粵雅本重刻而改其行款，削去吳氏案語，校讎不精，轉益訛謬，今無取焉。」本書雖用龍氏本爲工作本，但已據各本仔細校讎一過。

子部：

風俗通義逸文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風俗通義逸文二卷。」清史列傳本傳同。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子作一卷。按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五十四年，是春校勘應劭風俗通義，并剌取他書所引逸文補之。」錢慶曾按：「是書刻入盧學士文弨群書拾補中。」盧文弨群書拾補收錄并序云：「風俗通義遺文尚多散見，嘉定錢詹事搜輯頗富，又經仁和孫侍御覆審，余因以所校本書先焉。」

恒言錄六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恒言錄六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嘉慶十年揚州阮常生刊於文選樓叢書(阮亨輯)。

本書收錄俗語常言，并考證其源流，凡分六卷十九類，即卷一，吉語、人身、交際、毀譽；卷二，常語、單字、疊字；卷三，親屬稱謂；卷四，仕宦、選舉、法禁、貨財；卷五，俗儀、居處器用、飲食衣飾；卷六，文翰、方術、成語、俗諺，約八百餘條。生前未能刻版。嘉慶十年，揚州

阮常生據原稿和烏程張鑒補注，加上自己的注，刻入文選樓叢書内。一九五八年商務印書館又得海寧陳鱣於嘉慶十九年所作恒言廣證一書傳抄稿，乃爲增廣補注恒言錄而作，因加整理，與恒言錄合爲一帙，排版印出。

其它版本有：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子、叢書集成初編。

我們現在編輯整理的嘉定錢大昕全集是錢氏著述的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結集出版。在龍氏刻本的基礎上又增加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三卷、天一閣碑目、竹汀先生日記鈔三卷、竹汀日記一卷、地名考異一卷、元進士考不分卷、困學紀聞校、鳳墅殘帖釋文二卷、修唐書史臣表、新唐書糾謬校補、顔氏家訓注補正、錢辛楣先生年譜（竹汀居士年譜、竹汀居士年譜續編）等十三種，考訂如下：

經部：

唐石經考異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唐石經考異一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同。

傳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二：「唐石經考異不分卷。涵芬樓秘笈第六集。舊寫本，竹紙蘭格，十二行二十四字。十二經皆全，無孟子。附删定禮記月令一卷，李林甫奉敕注。後有錢氏自序（乙亥二月）。」

其它版本有：北京圖書館藏清袁廷檮抄本一册，臧庸堂、瞿中溶、顧廣圻校并跋。北京圖書館藏清次歐山館抄本一册。本書以涵芬樓秘笈本爲工作本。

經典文字考異三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經典文字考異三卷。」清史列傳本傳同。清國史儒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均作一卷。

販書偶記卷三：「經典文字考異三卷，嘉定錢侗參訂。傳抄本。」丁丙善本室藏書志卷五：「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舊鈔本。按此書分天、地、人、物四類，以經字爲綱，而以説文、玉篇、廣韵，及隋以前經説文注，詳考其異同，大有裨於讀經假借之助。據潜研堂全書總目，是書末經鋟板，此尚當時從手稿傳録，間附以孫星衍及其弟大昭説，是又後來增入，足見其虚心好學，雖在後輩亦不遺其一長云。」胡玉縉許廎經籍題跋經部之一五經總義類：「經典文字考異一卷，嘉定錢大昕撰。是書分天、地、人、物四類，以經字爲綱，而以説文、玉篇、廣韵及隋以前經説傳注，考其異同，明其正假。間附孫星衍及其弟大昭之説，當是後來增入，所以廣其發

揮。此與聲類用義相同，殆欲便後學，故分類取其易檢，亦未成之本。惟此無刊本，爲江南圖書館所藏舊抄本，當從手稿傳錄者，視潛研堂答問及養新錄中考訂諸字義，此書所言，固爲嚆矢。然條例明晰，實足沾溉後人，在好事者之付剞劂氏矣。」

其它版本有：古學匯刊第二集經學類。本書以此爲工作本。

史部：

天一閣碑目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天一閣碑目二卷。」清史列傳本傳同。

其版本有：嘉慶十三年陳廷杰刊本、嘉慶十三年揚州阮氏文選樓刊本（寧波府學教授汪本校刻，具文選樓牌記）。

鄭堂讀書記卷三十四：「范氏天一閣碑目一卷、續增一卷，寫本。前明鄞縣范堯卿欽天一閣藏書，久已名重海內。其藏弆碑刻尤富，而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缺事？竹汀於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至鄞，登閣啓廚，手披目覽，因去其重複，自三代迄宋元，得七百二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編爲是帙，俾後來有所考。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間有遺而未錄者，其六世孫葦舟懋敏復爲續增一百餘通，附於後。從此范氏藏弆，不獨以經籍著名矣。倘其後人就是編所載，志其崖略，如簡明目錄之式，則此一帙不過如得魚之

筌蹄耳。前有竹汀序并碑目記，末有張文魚燕昌書後。文魚與葦舟，皆與參訂之列者也。」

編者所據爲台灣友人張繼光先生所贈復印舊抄本，不分卷，一册。封面題：「東武劉氏藏」。内鈐「余紹宋」、「文正曾孫」、「劉喜海印」、「燕庭」、「嘉蔭移藏書印」、「東武劉氏味經書屋藏書印」諸印。

東武爲山東諸城舊稱。文正爲劉統勛謚號。據清國史大臣畫一傳檔次編卷二劉墉列傳，知劉墉侄鐶之，鐶之子喜海，道光二十七年任浙江布政使時，曾編有天一閣見存書目十二卷。抄本年月應在此前後不遠。

地名考異一卷

錢師璟嘉定錢氏藝文識略：「地名考異。」

成書年月已不可考。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有地名考異三十六條，本書體例同此，疑是錢氏歷年考史所得，積久成帙。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一册。本書以此爲工作本。

元進士考不分卷

元朝進士應試，從延祐二年乙卯科至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共十六科，取士一千一百三

十九名。錢大昕利用史籍、方志、元、明人文集等，考出其中五百一十三人的姓名、字號，籍貫、履歷等。

另外，還考出三十八次鄉試，五百三十八名應試舉人的姓名、字號、籍貫，履歷等。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一册。本書以此爲工作本。

修唐書史臣表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唐書史臣表一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此表原附它書，今析出單列。

其版本有：知不足齋叢書（乾隆至道光本）第十五集新唐書糾謬附、叢書集成初編新唐書糾謬附、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重排本廿二史考異卷五十六附。本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本。

新唐書糾謬校補

按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知不足齋所刊新唐書糾謬爲錢大昕校本，錢氏校語附注各條之下，今輯出裒爲一集。

其它版本有：民國十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鮑氏刊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本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本。

子部：

困學紀聞校

按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七錢竹汀校本困學紀聞跋云：「此竹汀先生據元本校於馬氏叢書樓本。所據元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二十卷後有『孫厚孫、寧孫校正』、『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二行，實即明初黑口本也。先生自記戊申十月，乃乾隆五十三年。又有癸丑（乾隆五十八年）六月瞿木夫及錢飲石題字。卷中隨文考辨，語多精確。翁鳳西作注時似未見此本。案錢警石曝書雜記，桐鄉張錫齡録各家評注，有海昌應氏所藏錢竹汀詹事注本，當即從此移鈔。乾隆老輩多以讀紀聞爲程課，謂其書簡而愈精，其功約而愈博，不出數寸，不逾百日，而得學問之總龜，古今之元鑒。自翁氏注出，學者習其便易，不復旁證諸家，如潛研緒論固宜特爲表著也。」

編者所據爲南京圖書館所藏過録本，今録出輯爲一集。

竹汀日記鈔三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竹汀日記鈔三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同。

竹汀先生日記鈔三卷，版本有：式訓堂叢書初集、校經山房叢書、叢書集成初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本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本。

竹汀先生日記鈔二卷，版本有：同治間潘刻五種。

竹汀先生日記鈔一卷，版本有：光緒五年晉石厂叢書。

何元錫跋：「嘉定錢竹汀先生主講吴郡之紫陽書院，四方賢士大夫及諸弟子過從者殆無虚日。所見古本書籍，金石文字，皆隨手記錄，窮源究委，反覆考證，於行款格式，纖悉備載，蓋古人日記之意也。自乾隆戊申（五十三年）迄嘉慶甲子（九年），凡十六年。元錫昔日過吴，謁先生於講塾，得見稿本。今先生往矣，單詞片語，悉可寶貴。今年秋七月，晤先生從子繹於長興縣齋，談及遺書，遂假錄清本以歸，編成三卷，付之梓版。末卷策問，爲書院課題，皆文集所未載也。嘉慶十年乙丑九月，錢唐何元錫謹跋。」三卷本的第一卷爲「所見古書」、第二卷爲「所見金石」、第三卷爲「策問」。

二卷本删去了三卷本的第三卷「策問」，保留了前兩卷。

一卷本删去了三卷本的第二、三卷，保留了「講古書」的第一卷。

錢竹汀日記一卷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四：「竹汀先生日記一卷，錢氏手跋曰：『此册是先世父宫詹公日記，戊戌（道光十八年）四月朔日於書笥中檢出。猶子繹謹識。』」「翁氏手跋曰：『元日檢篋得此册，距先生作記時已百年矣。余於癸酉（同治十二年）正月。自里中南行，觀鄧尉梅花，道杭州、渡錢塘，館於蕭山湯氏，遂泛鏡湖，尋禹穴，至蘭亭而返，再過杭州，冒雨一游西湖。而逆旅喧雜，不得卧，拂衣去之，亦無人識也。游踪與先生相類，恨未一攬形勢及搜訪古碑刻耳，然雨中猶拓得禹陵窆石殘字也。此册爲潘伯寅侍郎所贈并記之。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正月丁巳朔，常熟後學翁同和識。』」

「竹汀先生日記，近滂熹齋刊兩卷，式訓堂刊三卷，均摘鑒賞書籍金石之語，海内未見真迹也。此戊戌（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至四月，先生是年五十有一，爲紹興守秦石公招遊南鎮及蘭亭，道出杭州，復遊西湖，歸途應兩江高文端公之聘主鍾山講席，共百十有四日。集中得詩十九首，文筆亦極雅潔。無事則記陰晴，不涉瑣事，日記條例略具一斑矣。先生年及五十，去官歸養，游覽勝區，訓迪後進，文字之福，幸際昌期；斗山之名，自臻不朽。荃孫去官，年亦五十，後先生一百二十載，主講鍾山，而風塵澒洞，海水横流，講席詞林，一概改作，無論學不及先生，即所遇亦豐嗇特甚。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諷咏是詩，有餘恫焉。後學繆荃孫跋。」

版本有：繆荃孫輯藕香零拾，光緒丁未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二年重刊。本

書以藕香零拾本爲工作本。

鳳墅殘帖釋文二卷

按清史稿藝文志：「鳳墅殘帖釋文二卷。」南宋時廬陵曾宏父刻鳳墅堂帖，前後兩集各二十卷，均爲宋人書信。文詞刻在廬陵鳳山別墅。錢大昕收藏到其中十三和十四兩卷，一卷是名相帖，一卷是執政帖，他的釋文是解釋帖的行書和草書。版本有：乾隆五十四年貸園叢書初集、叢書集成初編。本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本。

顏氏家訓注補正

按顏氏家訓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本，經錢大昕鑒定，并附注補正數條，今輯出單列成篇。其版本有：盧文弨抱經堂叢書自刊本、叢書集成初編本。本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爲工作本。

另有竹汀居士年譜（錢辛楣先生年譜）

按梁廷燦年譜考略：「年譜錢大昕自撰。年譜續編則其曾孫慶曾所輯。浙江書局（光緒二年）刻十駕齋養新錄附刊本。」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卷二：「錢大昕自訂竹汀居士年譜一卷，曾孫慶曾注，杭州局刻，附十駕齋養新錄後。」杭州局即浙江書局。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刊十駕齋養新錄亦於卷首刊載，又名錢辛楣先生年譜。

章鈺四當齋集卷三錢曉徵先生年譜手稿跋：「謹案先生曾孫又沂學博校注先生年譜跋云：『壬子（乾隆五十七年）以前出先生自編，舊藏先生猶子石橋處。』即此册也。首叶及六叶爲先生手書改補。與刊本詳校一過，惟三十八歲下『嚴誠』，刊本誤作『嚴城』；四十八歲下『二十二日』，刊本誤作『二十三日』，餘皆符合。先生道德學問，無待末學贊揚。從陸君孟孚處得觀手迹，敬附數行志幸。」惜手稿今未見。今析出單列，與錢氏後人所撰竹汀居士年譜續編、錢竹汀先生行述兩種并刊于全集之首。

如下：

潛研堂文集、詩集、詩續集，其中部分内容以單篇行世，亦或爲其它叢書所收錄者，考訂

潛研堂文稿二卷

清李祖陶編國朝文錄初編（道光本、咸豐本、光緒石印本）收錄。内收論、雜著、記、序、跋、書、傳、墓志銘等合計二十三篇，均見潛研堂文集。

又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作潛研堂文錄。

潛研堂答問十二卷

販書偶記卷十一：「無刻書年月，約乾隆間刊。此書版心及每卷首行皆刻『潛研堂文集卷』等字，則卷數頁數間俱係墨丁。至其書名見每卷首頁第三行，刻有『答問第數』等字。」

傳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清嘉慶刊本。」

此書今未見。按潛研堂文集，有答問十二卷。

説文答問一卷

咸豐二年，李氏半畝園刊小學類編，與潛研堂文集卷十一答問八説文對校，文字全同。

算術問答

世楷堂藏板昭代叢書補編第三十一卷，與潛研堂文集卷十四答問十一算術對校，文字全

同。又後收太陰太歲辨、答大興朱侍郎書、與孫淵如書、答盧學士書諸篇均見潛研堂文集。結尾有算術問答跋：「竹汀先生精於算術，凡漢唐以來諸家推步之法，無所不通，而其所諄諄以誨者，則尤在於龍度天門。夫歲星之有超辰，猶歲實之有閏一月。歲星歷十二年一周天而尚有餘分，則至百四十四年有安得不超一辰乎？此理易明，讀問答諸條亦可曉然於其故矣。壬寅春日，吳江沈茂德識。」

音韻問答

昭代叢書（道光本）壬集補編收錄，與潛研堂文集卷十五答問十二音韻對校，文字全同。

辛楣吟稿二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大昕始以辭章名，沈德潛吳中七子詩選，大昕居一。」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同。

按七子選詩卷十一、十二即爲辛楣吟稿。經查，其中登高丘而望遠海、戰城南、烏夜啼、靜夜思、采菱曲、小將軍祠、松江夜泊、破山寺、洪濟寺、金陵、新豐、秋懷、紅橋諸首，爲潛研堂詩集、續集所未收。破山寺、紅橋兩首又見王昶編湖海詩傳卷十六。小將軍祠又作挽任參將，見錢仲聯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

七子詩選有乾隆本、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

宮詹公題跋不分卷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與通鑑注辨正合爲一册。扉頁題記云：「此本乃從先生手稿影鈔者。同治甲子三月，沈均初同年插架見之，假讀數日。趙之謙記。」又：「此錢氏家傳之本，其面頁尚存可證也，撝叔以影鈔疑之，過矣。鄭齋記。」上鈐「樹鏞審定」、「松江沈樹鏞鄭齋收藏印」、「均初手校」、「伯寅手校」、「吳潘祖蔭審定金石書籍印記」諸印記。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錢氏手稿，有沈樹鏞跋、趙之謙記。吳門顧鶴逸麟士藏書，癸丑歲見。」當即指此稿。

以手稿與潛研堂文集、十駕齋養新録目録對校，多出黄石公祠記、跋黄文獻公集、跋張嗣碑、跋孝敬皇帝睿德記、跋盧鄯幼女姚婆墓志、跋後梁昭義軍節度葛從周碑六篇，今收入全集潛研堂文集補編。

編輯全集時，對已經著録，但至今未能見到的錢氏書稿，考訂如下：

南北史雋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南北史雋一卷。」清史列傳本傳、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同。

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十一年，讀李延壽南北史抄，撮故事爲南北史雋一册。」錢慶曾按：「家藏公手書册子十餘幅，皆節錄南北史語，并記云：『舟中攜有此書，錄出數則，以備兒輩遺忘。』蓋公少年篤好此書，大半能成誦，故取以爲傳家之學。」此稿今未見。

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　宋學士年表一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同。清史稿藝文志唐五代學士年表作一卷。臺灣學生書局版杜維運著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一書在參考書目中列唐學士年表一卷、五代學士年表一卷、宋中興學士年表一卷。據臺灣友人張繼光先生告之，杜先生現居住美國，且年登耄耋，無由請教。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公門人同邑李公賡芸以補唐五代宋學士年表付梓。」

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於三書云：「德清徐養源校訂刻印。」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李賡芸傳：「別有唐五代宋學士年表，則代錢竹汀所撰，故收入潛研堂全書云。」但潛研堂全書未收，不知此說何據。

綜上所述，或爲李賡芸囑徐養源校訂刻印。此書今未見。

元史紀傳稿

按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載，因元史内容簡陋，錢大昕另編此稿。道光初，大昕孫師康任祁門教諭，安徽巡撫陶澍問及乃祖遺書，師康遂以此稿相示。時大昕弟子南京汪恩任安慶知府，陶澍囑其校訂刊行，後因汪病故而未果。師康不久亦病死，稿遂失傳。張之洞撰書目答問卷二史部元史氏族表條下注："别有元史稿一百卷，未刊。"范希曾補："清末日本人島田翰訪餘録内有錢氏手寫元史稿殘本二十八巨册，云缺卷首至卷二十五，則此稿今當仍在。"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生平於元史用功最深，惜全書手稿未定。"錢慶曾錢辛楣先生年譜注亦云："惜未編定。"此稿今未見。

明朔閏考補一卷

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録，王體仁增補。今未見。

吴興舊德録四卷　先德録四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吴興舊德録四卷、先德録四卷。"清國史儒林傳、清史列傳、清史稿本傳、清史稿藝文志、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同。今未見。

文選注著作人名一卷
按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今未見。

金石待訪錄四卷
按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今未見。

方輿紀里地名考
按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今未見。

宋制謚法考
按光緒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今未見。

披沙集腋雜編不分卷
按周子美編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卷三子部雜家類：「抄本，八册。」此稿今未見。

詞垣集四卷

按清國史儒林傳下卷本傳云：「詞垣集四卷。」清史列傳同。此稿今未見。

元詩紀事

按江藩錢詹事大昕記：「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爲元詩紀事。」

錢辛楣先生年譜注：「又有元詩紀事若干卷，以稿屬從祖同人及陶梟香兩先生編次成書。」此稿今未見。

經典文字辨正二卷

按販書偶記續編卷三：「經典文字辨正二卷，錢侗校。傳抄本。」此書今未見，疑爲經典文字考異一書的異名。

編輯全集時，未收錢氏編纂書目：

乾隆鄞縣志三十卷　首一卷

按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清錢惟喬修、錢大昕等纂。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嘉慶長興縣志二十八卷　首一卷

按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清邢澍修，錢大昕、錢大昭纂。嘉慶十年刊本。」

錢大昕參預纂修書目：音韵述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

錢大昕參預潤色書目：地球圖説。

編輯全集時所輯詩文彙爲潛研堂文集補編，錄目於下：

銘：端硯銘

雜著：演易。

記：黄石公祠記、網師園記。

序：士禮居重刊國語序、廿二史札記序、元史本證序、黄忠節公年譜序、續外岡志序、小知錄序、溪南唱和集序。

題跋：跋子貢易傳義疏、跋司馬溫公集注太玄、跋五代會要、跋三曆撮要、跋輿地碑記

目、跋輿地紀勝、跋云間志、跋衛生家寶産科備要、跋不得已、跋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种、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跋孔氏祖庭廣記、跋東家雜記、跋揭文安公文粹集、跋道園學古錄、跋黃文獻公集、跋韓仁銘、跋高陽王康穆王志、跋李玄靖碑一、跋李玄靖碑二、跋張嗣碑、跋孝敬皇帝睿德記、跋盧鄯幼女姚婆墓志、跋後梁昭義軍節度葛從周碑、跋宋拓顏魯公書多寶塔感應碑、跋張爾岐書(附張爾岐書)。

書：與王德甫書一、與王德甫書二、與鷺庭先生書、復焦里堂論七政書、與吳修書一、與吳修書二、與孫淵如書、與張古餘書。

詩：登高丘而望遠海、戰城南、烏夜啼、靜夜思、采菱曲、小將軍祠、松江夜泊、破山寺、洪濟寺、金陵、新豐、秋懷、紅橋、雪中聯句、又題竹柏樓居圖、題浙游草、龔氏園、梧溪精舍、墊巾樓、故宅、西隱寺雙松、神弦曲、沉船。

楹聯(五副)

錢氏著述宏富，其散落未刊者，近世迭有發現；經由他人搜集整理之篇什，仍其舊貫，哀爲輯錄：

錢竹汀手簡十五函考釋　陳垣

錢大昕的佚文六篇　顧荻

小藜光閣隨筆　錢竹汀詩册　劉渭平

傳記資料：

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志銘　王昶碑傳集卷四十九

錢詹事大昕記　江藩碑傳集卷四十九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錢大昕傳　阮元儒林傳稿卷四

錢大昕　光緒嘉定縣志卷十六

錢大昕傳　清國史儒林傳下卷卷十一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

錢大昕傳　清國史儒林傳卷六

錢大昕傳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

嘉定錢先生　唐鑒清儒學案小識卷十四

錢大昕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十五

錢大昕　葉衍蘭　葉恭綽　清代學者像傳合集第一集第三册

錢大昕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樸學

錢大昕　[美]A.W.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　中國人民

大學清史研究所翻譯組譯

錢竹汀先生事略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錢大昕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吳派經學大師列傳第三

以錢大昕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出版全集的意義是毋庸贅言的。這裏，我們特別想要說的是，上海市嘉定區政府資助全集出版，這一重視繼承歷史文化優秀傳統，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舉措，是令人欽敬的。

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爲全集題詞，使我們深受鼓舞。

中國歷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爲全集撰序，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先生爲全集題簽，我們深感榮幸。

全集編竟，承鐵道部鄭州公安管理幹部學院陳襄民先生郵示復印件書影廿四史分類言行錄，上署「嘉定錢大昕輯、元和顧廣圻校」；及錢氏序和版權頁「光緒壬寅(二十八年)仲夏，上海書局石印」。并告原書一函八册，綫裝，約六七萬字。分條輯錄，先出原文，後標注某史某篇。關于這本書的來歷，本人囿于見聞，沒有查到有關圖書目錄及其它資料的根據，爲慎重起見，未予收錄，附記始末于此。

校點分工：

唐石經考異一卷　陳文和
經典文字考異三卷　陳文和
聲類四卷　陳文和
廿二史考異卷一至卷十四、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二　張連生
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至卷二十　陳文和
廿二史考異卷三十三至卷一百　孫開萍　孫永如
三史拾遺五卷　田漢雲
諸史拾遺五卷　王永平
修唐書史臣表　陳文和
新唐書糾謬校補　陳文和
元史氏族表三卷　田漢雲
元史藝文志四卷　田漢雲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　田漢雲

通鑒注辨正二卷　田漢雲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　田漢雲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　田漢雲
陸放翁先生年譜一卷　田漢雲
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　田漢雲
弇州山人年譜一卷　田漢雲
天一閣碑目　陳文和
疑年錄四卷　田漢雲
竹汀先生日記鈔三卷　陳文和
竹汀日記一卷　陳文和
竹汀居士年譜（錢辛楣先生年譜）　陳文和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陳文和
錢竹汀先生行述　陳文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　祝竹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祝竹
地名考異一卷　陳文和

元進士考不分卷　陳文和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至卷十　孫顯軍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至卷二十　陳文和
十駕齋養新餘錄三卷　陳文和
三統術衍三卷　陳文和
三統術鈐一卷　陳文和
風俗通義逸文一卷　陳文和
顔氏家訓注補正　陳文和
恒言錄六卷　陳文和
困學紀聞校　陳文和
鳳墅殘帖釋文　祝竹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陳文和
潛研堂詩集十卷　陳文和
潛研堂詩續集十卷　陳文和
潛研堂文集補編　陳文和
輯錄　陳文和

傳記資料 陳文和

江蘇古籍出版社責任編輯薛飛、馮保善、周騁三位先生爲保證全集的出版質量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特致謝忱。

感謝王小盾兄、李昌集兄和鄧傑兄對我的工作給予的幫助。我們標點的時候，參考了呂友仁先生的標點本潛研堂集，以及斷句本十駕齋養新錄和廿二史考異等。由於全集涉及内容廣博，有些尤屬專門，限於水平，再加上時間倉促，錯誤在所難免，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的指正。

陳文和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於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注釋

〔一〕碑傳集卷四十九錢詹事大昕記，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二〕北京圖書館藏程綿莊錢竹汀是仲明遺墨。按程綿莊錢竹汀是仲明遺墨共八頁，係這三人與袁枚的信札。内中錢大昕親筆信稿一頁，另紙有袁枚跋語。與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四答袁簡齋書對校，可知是這封信的後半部分，從「爲試品同考不用行守試」起，至結尾，文字全同。故全集不再另收。

〔三〕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錢穆與新儒家，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校點説明

一、全集由正文、輯録和傳記資料組成。正文爲錢大昕本人著述，并附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和行述。輯録收他人所輯詩文。傳記資料收錢大昕傳記、墓志銘等。

二、全集總目編製按傳統四部分法，以長沙龍氏刻本目録爲基礎，加以補充調整。

三、全集校點以長沙龍氏刻本爲工作本，以錢氏家刻本爲校本，理由是：（一）龍刻本雖較家刻本爲晚出，但改正了家刻本的不少錯誤；（二）龍刻本所收書種類最多。龍刻本没有的，酌情選擇工作本。

四、爲避免全集部頭過大，體例龐雜，錢大昕參預編纂的如乾隆鄞縣志、嘉慶長興縣志等均未收入。

五、全集采用繁體字。異體字、避諱字、通假字等都按照通常的做法，盡量規範統一。明顯錯字則逕改不出校記。稿本、抄本中模糊不清的字迹用□標示。

總目

第一册

錢辛楣先生年譜
錢竹汀先生行述
唐石經考異(附補)
經典文字考異
聲類

第二册

廿二史考異(上)

第三册

廿二史考異(下)

第四册

三史拾遺
諸史拾遺
地名考異
修唐書史臣表

新唐書糾謬校補
通鑑注辨正
疑年錄
天一閣碑目
洪文惠公年譜
洪文敏公年譜
陸放翁先生年譜
王深寧先生年譜
弇州山人年譜

第五册

元進士考
元史藝文志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

元史氏族表

第六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第七册

十駕齋養新錄(附餘錄)

第八册

恒言錄
三統術衍(附鈐)

風俗通義逸文
鳳墅殘帖釋文
困學紀聞校
顏氏家訓注補正
竹汀先生日記鈔
竹汀日記

第九册

潛研堂文集

第十册

潛研堂詩集
潛研堂詩續集

潛研堂文集補編

輯錄

傳記資料

錢辛楣先生年譜

陳文和點校

錢辛楣先生年譜序

唐宋以來，名公巨卿，皆有年譜。然必爵位功業，道德文章，炳曜一世，而又克享大年；則及身自爲之而無忝，後學代爲之而足徵，與國之史傳，家之世系，可互相參考者也。唐香山居士白文公自編長慶前後各集，弁以年譜。今集中所刻，出於陳伯玉、李德劭之手；則公自編之譜，久已散佚。然公之年齒官階，時事出處，一一見諸詩集，讀其詩而年譜即在其中矣。嘉定錢竹汀宮詹甫晬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試以他書，指認不誤；與香山之生七八月，乳母抱立屏下，指「之無」二字，百試不差者正同。豈非文人偉業，異世相符者乎！先生鍾光岳氣完之運，立堯舜賡歌之廷。年甫及艾，養疴里門，雖位止九卿，功業未顯，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網羅百家，沾溉藝苑。高麗使臣在都購其詩文集，鬻諸國中，與香山之日本、新羅鈔寫其本者，亦復相似。故翼謂先生即我朝之白傅也。歲在庚申，獲交先生從孫直卿學博，以先生年譜見示。壬子以前，先生自撰。後十二年，其曾孫又沂學博補編。受而讀之，知先生少壯時所親炙者，先達名流；而後之同年儕輩，門生新進，

皆鴻博之碩儒，詞章之宗匠。尚論者可想見當時國運之隆，人才之盛。而先生令名壽考，全受全歸，此又名公卿年譜中所罕觀也。憶嘉慶壬戌，先生重游泮水，翼年十四歲，不獲親瞻道範。及與令孫竹孫學博同歲游泮，禮宜晉謁門下，而哲人已萎，徒深嘆慕！迄今天假之年，龍鍾未死，猶得腆顔泚筆，附名於一代大儒之譜末，是則厚幸也夫！咸豐十年陽月既望，寶山袁翼謹撰於豫章郡寓齋，時年七十有二。

錢辛楣先生年譜

曾孫慶曾校注

竹汀居士年譜手編自題

謹案：公諱大昕，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姓錢氏。先世鳳里公諱鎡明，正德間，自常熟雙鳳里贅嘉定之盛涇管氏，遂世居嘉定。先世譜系所自，遷嘉時已失，不可考。鳳里公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炳，順郊公生侍郊公諱珠，侍郊公生公瞻公諱岐，是爲公曾祖。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七日戊午戌時，居士生於嘉定望仙橋河東宅。

謹案：吾家自鳳里公始居盛涇，再傳而析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望仙橋鎮在縣城西十八里。

先大夫年逾三十，尚未得子。姑夫沈組佩先生言房門不利，當閉之而別啓户焉。如其言，期年而居士生。

謹案：高祖中憲公諱桂發，字芳五，號小山，縣學附生。以公貴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

夫、詹事府少詹事。著有方壺吟稿三卷。享壽七十有九。生於康熙三十六年，至是年三十二矣。沈諱張坊，新陽縣庠生，居嘉定。以子魁官贈奉政大夫、貴州威寧州知州。

七年己酉，年二歲。

居士甫周歲能言。母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書覆試，即指認不誤。晬日，家人陳百物於盤，居士諦視良久，惟取一筆。

謹案：公集奉政公家傳云：「甫晬，即教以識字。」

八年庚戌，年三歲。

沈太恭人歸寧，攜居士至外祖宅。外祖喜其慧了，引詣諸戚友家，見堂上扁聯，皆能成誦。

謹案：公外祖沈處士諱時俊，居青浦之黃渡鎮。

九年辛亥，年四歲。

十年壬子，年五歲。

始從塾師曾獻若先生問字。

謹案：奉政公家傳云：「比五歲，受以經書。稍暇即與講論前代故事，詳悉指示，俾記憶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曾公諱佳，縣庠生，中憲公業師。

十一年癸丑，年六歲。

十二年甲寅，年七歲。

先大夫移居河西宅。

十三年乙卯，年八歲。

乾隆元年丙辰，年九歲。

謹案：是年中憲公入學。公集中憲公行述云：「年幾强仕，始受知於學使禮部侍郎桐城張公廷璐。三上秋闈不遇，杜門課徒自給。」

二年丁巳，年十歲。

大父奉政公館望仙橋楊氏，即從大父受業，初學爲八股。

謹案：奉政公諱王炯，字青文，號陳人，縣學生。鄉飲大賓，壽九十有二。著有字學海珠三卷、星命瑣言一卷。以公貴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奉政公夙精小學，教以訓詁音韻。公能貫通大意，奉政公嘗謂此子入許、鄭之室無難也。

自夏至冬病疥，廢學。

三年戊午，年十一歲。

始應童子試。

謹案：是年邑令爲咸寧黃公建中。

四年己未，年十二歲。

先大夫館外岡族父元禮齋，從先大夫學。

謹案：外岡鎮在縣城西十二里。元禮先生諱楷，國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

五年庚申，年十三歲。

仍從先大夫在外岡書齋。其夏復應童子試。邑尊永嘉林公諱上梓，面試大加獎賞。揭案名在第六。先大夫攜居士謁謝。公曰：「令子遠大之器，不必欲其速售也。」

六年辛酉，年十四歲。

先大夫館族兄彥輝齋，仍從先大夫學。

謹案：彥輝先生諱燿，國學生，與公同出順郊公。又案：中憲公行述，初館元禮先生齋，後館彥輝先生齋，皆攜公自隨，晨夕督課。當是時，舉業家皆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韵語，則父師相訢病，以爲妨於制義也。中憲公獨喜教公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則公之始學爲詩，當在此三四年間。是秋中憲公赴江寧鄉試，公即攝館。

七年壬戌，年十五歲。

是歲負笈入城，從曹丹五先生學。同筆硯者，陸昌雅、李斗祥、韓萬原、徐毓洲諸君，及先生之子習庵也。

謹案：曹封翁諱桂芳，號檀漘，歲貢生。習庵學士名仁虎，字來殷，辛巳進士。陸名授詩，與公同入泮，少年有才，早世。韓名本、徐名瀛秀，皆縣學生。公詩集有徐毓洲讀書僧舍集杜詩相寄之作。又嘗爲記芥舟山房，見文集。

其夏復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內閣學士劉公諱藻。覆試日，見居士方髫齡，別置筆硯於它所試之，較原卷更佳。次日，復特招覆試，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爲題。試畢獎勵甚至，贈以筆墨數事。公嘗語人曰：「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是時始與禮堂定交。外舅虛亭先生見居士文，亦以爲不凡。明年始有昏姻之約。

謹案：劉制軍原名玉麟，字素存，山東荷澤人，丙辰博學宏詞。王封翁諱爾達，字非聞，歲貢生。子光祿諱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公同年進士及第，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早年與公齊名，人稱錢王。

八年癸亥，年十六歲。

仍假館曹氏。

謹案：曹封翁自外岡徙居城東，顏其堂曰蓉鏡。公乞假歸里時，曾爲作記，見文集。

九年甲子，年十七歲。

學使開公泰科試，取一等第七名。

謹案：開制軍字兆新，號敬庵，滿州正黃旗人，甲辰進士。時官兵部侍郎。

是秋鄉試，始與王蘭泉定交。

謹案：王少司寇名昶，字琴德，號蘭泉，又號述庵，公同年進士。居青浦縣之朱家角里。

又案：是年十月，公弟可廬先生生。

十年乙丑，年十八歲。

始授徒塢城顧氏。其家頗藏書，案頭有資治通鑒及不全二十一史，晨夕披覽，始有尚論千古之志。讀東坡戲作賈梁道詩，輒援晉書以糾其失，中年見浙中新刊查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然居士年未弱冠，考據已有與前輩暗合者矣。

謹案：塢城在縣城東南四十里。諸生顧公我謝，公亞婿也。是年延館其家，公辨正蘇詩誤以司馬懿爲司馬師，見養新錄卷十六。

十一年丙寅，年十九歲。

仍授徒顧氏。

讀李延壽南北史鈔，撮故事爲南北史雋一册。

謹案：家藏公手書册子十餘幅，皆節錄南北史語，并記云：「舟中攜有此書，錄出數則，以備兒輩遺忘。」蓋公少年篤好此書，大半能成誦，故取以爲傳家之學。

十二年丁卯，年二十歲。

是秋應江寧鄉試，同考官廣德州知州歷城曾公尚增得居士卷奇之，薦主司，不見售。

謹案：公壽邵松阿舍人七十詩云：「同出南豐一瓣真。」自注：「君鄉試出長清曾公房，予出曾公薦，爲試官所黜。」

十三年戊辰，年二十一歲。

四月，學使尹公會一歲試，取一等第六名。

謹案：尹公字元孚，直隸博野人。甲辰進士，時官工部侍郎。

八月，祖母朱宜人歿。

謹案：朱宜人，處士德臻公女，年八十有二。中憲公恪遵家法，不作佛事。

十四年己巳，年二十二歲。

巡撫覺羅樗軒公雅爾哈善聞予名，檄本縣具文送紫陽書院肄業。時侍御王艮齋先生爲院長，閱居士課義、詩賦、論策，嘆賞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課試常居第一。青浦王蘭泉、長洲褚鶴侶、左莪、及禮堂、習庵皆在同舍，以古學相策勵。吳中老宿李客山、趙飲谷、惠松厓、沈冠雲、許子遜、顧祿百亦引爲忘年交。

謹案：公作習庵先生墓志。樗軒作樗亭。侍御諱峻，字次山，常熟人，甲辰進士。鶴侶舍人名寅亮，公同年召試，賜舉人。左莪學士名廷璋，癸未進士。李布衣名果、趙徵士名虹、惠徵士名棟、沈徵士名彤、許大令名廷鑅、顧上舍名詒錄。惠長於公三十餘年，沈長於公四十年。

又案：先是王少司寇肄業紫陽書院，與王光祿同舍，始知公幼慧，善讀書，有神童之目。及院長詢以今日人才，則以公對。院長轉告巡撫，巡撫喜甚，招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公下筆千言，於是驚異，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

十五年庚午，年二十三歲。

學使崔公紀科試一等。時松江士子亦赴昆山科試，因得與黄芳亭、趙損之、張少華、吳白華、凌祖錫諸君交。

謹案：崔副憲字君玉，號南有，蒲州人，戊戌進士，時官祭酒。黄司諭名文蓮；趙光禄名文哲，壬午召試，賜舉人，以主事死金川難，贈光禄寺少卿，入祀昭忠祠；張舍人名熙純，皆上海人。吳侍郎名省欽，癸未進士，南匯人。凌上舍名應曾，亦上海人，與公同應召試。

秋，應江寧鄉試，報罷。

江寧翁朗夫到吳門，特來訂交。

謹案：翁徵士名照，號霽堂。

其冬娶先妻王恭人，贅居外舅宅。

謹案：王恭人爲虚亭先生幼女，事詳公文集卷五十。

院長艮齋先生以疾辭去，代之者長洲沈歸愚先生也。

謹案：公詩集有用昌黎會合聯句韵送王艮齋先生歸海虞之作。沈文慤公諱德潛，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在院錄刊江左七子詩選，七子者，公及王光禄、王少司寇、吳竹嶼舍人、趙損之光禄、曹習庵學士、黄芳亭司諭也。書成，風行於世，賈舶有攜至日本者。其國相高棅讀而善之，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以達，人豔稱之，以爲雞林之比。

十六年辛未，年二十四歲。

是歲大駕始南巡，江浙吳中士子各進獻賦詩。大昕進賦一篇，學使番禺莊公滋圃選入一等。有詔召試江寧行在，欽命題蠶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真僞論。閱卷官大學士滿洲高文定公、兵部侍郎休寧汪文端公、刑部侍郎嘉興錢文端公擬定一等二名，特賜舉人，授内閣中書學習行走。四月二日，於揚州香阜寺行宮謝恩，特賜御製生秋詩石刻。其秋，高文定公招至清江浦公署，館於荷芳書院西偏。翁朗夫、周讓谷、莊培封皆在幕府，意甚相得。

謹案：莊協揆諱有恭，己未進士及第。高公諱斌，汪相國諱由敦，甲辰進士。錢尚書諱陳羣，辛丑進士。是年與公同應召試入中書者懷寧蔣公雍植、全椒吳公烺、長洲褚公寅亮、休寧吳公志鴻、常熟孫公夢逵凡六人。周刺史名天度，壬申進士，仁和人。莊公名櫄，陽湖人。

又案：試作刻入南巡盛典，詩見詩集卷三。家藏公手書試作賦詩，沈文慤公評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尋條赴節，情韻環周，唐人律賦中亦稱高手，詩格并見大方。」時未揭曉也。公入中書有紀恩詩。

十七年壬申，年二十五歲。

三月，束裝入都，過清江浦，文定公復留住公署兩月，乃買舟送居士與讓谷北行。到都，僦舍繩匠衚衕，與褚鶴侶同年同寓。始入内閣票籤房辦事，每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

謹案：公清江浦懷舊詩：「壬申之夏渡清口，固哉亭前賦折柳。」自注云：「是歲相國高文定公具舟送予北上。同舟者，仁和周君天度、陽湖莊君櫄，及予三人。」

其秋會試不第，移寓潘家河沿，仍與鶴侶同居。

十八年癸酉，年二十六歲。

在中書任暇，與吳杉亭、褚鶴侶兩同年講習算術。得宣城梅氏書讀之，寢食幾廢。因讀歷代史志，從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

謹案：梅氏文鼎有歷算全書、大統書志、勿庵歷算書記、中西經星同異考等書。

其秋移寓椿樹頭條衚衕。

冬初，王恭人自南來，禮堂亦至。恭人於途間遘疾幾殆，到都調治兩月得痊。

謹案：王恭人行述有「舟至楊村，扶入肩輿，舁至寄舍」云云。

又案：公著元氏族表於是年編始。

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歲。

正月，始補中書額缺。

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總裁大學士海寧陳文勤公、禮部侍郎野園介公、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同考官編修寧都鈍庵盧公。是科文敏公自撰策問條目。闈中遍搜，三場所得，如王禮堂、王蘭泉、紀曉嵐、朱竹君、姜石貞、翟大川輩，皆稱汲古之彥。揭曉之次日，午門謝恩。文敏公謂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生乃古學第一人也。」殿試第二甲四十名。保和殿御試，欽取一名，圓明園引見，特改翰林院庶吉士。

謹案：陳公諱世倌，癸未進士。介公諱介福，滿洲鑲黄旗人，癸丑進士。錢公諱維城，乙丑進士及第。盧倉事諱明楷，辛未進士，時充第十四房考官。紀文達公名昀，獻縣人，官至大學士。朱學士名筠，大興人。姜大令名炳章，象山人。翟教授名灝，杭州人。

是歲移寓横街，讀漢書，撰次三統曆術四卷。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訂五禮通考。休寧戴東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談竟日，嘆其學精博。明日言於文恭公，公即欣然與居士同車出，親訪之，因爲延譽，自是知名海内。

謹案：秦尚書名蕙田，丙辰進士及第。公嘗爲序味經窩類稿，見文集。文恭五禮通考之作，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凶禮，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其體例，蒐羅衆説，以成一書。戴吉士名震，壬午舉人，充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授翰林院庶吉士。公集戴先生傳云：「以敝袍入京師，一見奇之，即與之定交。」

又案：公集與戴東原書、跋史彌寧友林乙稿作於是年。

二十年乙亥，年二十八歲。

在庶常任。是歲平定準噶爾凱旋，恭進五言長律一百五十韵，頗爲朝士傳誦。

謹案：見詩集卷三，删存百韵。

又案：是年有三統術衍序，不載集中。

二十一年丙子，年二十九歲。

在庶常任。尚書休寧汪文端公、侍郎新建裘文達公、富春董文恪公被旨修熱河志，屬居士與紀曉嵐任編纂之役。其秋大駕幸木蘭，汪裘二公奏二人名，即令扈從熱河，就近采訪排纂。途中恭和御製詩進呈，天語嘉獎，由是館中有南錢北紀之目。

謹案：熱河即古武列水，聖祖建避暑山莊，以狩苗朝覲。鑾輅歲臨，永垂爲法；前朝絶域，遂爲文物聲明之地。志成八十卷，分天章、巡典、徠遠、行宮、圍場、疆域、建置、沿革、晷度、山水、學校、藩衛、寺廟、文秩、兵防、職官、宦績、人物、食貨、物産、古蹟、故事、外紀、藝文二十四門，實通志承德府一州四縣，而以熱河名者，地重體尊，不得冠以府縣之目也。裘尚書名曰修，己未進士。董尚書名邦達，癸丑進士。恭和御製詩見詩集卷四。

是歲京察，教習介、錢兩公移吏部以居士名列一等，考功司員以新例格之，改入二等。

二十二年丁丑，年三十歲。

五月，散館。御試正大光明殿，試題：石韞玉賦、夏雲多奇峰詩。欽取一等一名，授翰林院編修。公事之暇，入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證以史事，輒爲跋尾。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

又案：公集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十三年戊寅，年三十一歲。

三月，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試題：瑾瑜匿瑕賦、野含時雨潤詩。欽取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贊善。自受職後未盈一年，遽膺優擢，非意計所及也。是年奏充武英殿纂修官，又充功臣館纂修官。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是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國宗領欽天監，精於推步。每與公論宣城梅氏之學，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羅雅谷日離、月離、五星諸表，公洞若觀火。於是有協同何公潤色地球圖之旨。

又案：是冬縣令介公玉濤舉鄉飲酒禮，敦請奉政公爲大賓。黄髮即席，觀者聳然起敬。

又案：公集一等公佟公傳、一等伯傅公傳作於是年。

二十四年己卯，年三十二歲。

在贊善任。是春平定回部，獻馘凱旋，恭進七言長律一百韻。

謹案：見詩集卷五。

七月，奉命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户部郎中葉公宏爲副。揭曉，得任鋭錫等六十九人。益都李文藻對策最優，擢爲第二。按察沈椒園先生於鹿鳴宴上首賀得人。濼源書院院長宋蒙泉先生賦詩一篇，稱此科得人之盛。還朝復命，召對養心殿西煖閣，奏對良久，天語甚溫。

謹案：葉公字涵川，浮梁人，戊辰進士。任公，聊城人。李公以進士令廣東，遷司馬。前公卒。事詳公集李南澗墓志銘。公叠掌文衡，歷主書院講席，門下士殆幾千人，皆以經史金石詩古文辭相祖述。

其升堂入室者，尤推李司馬、邵學士晉涵，及先外祖工部陳稽亭先生鶴也。沈公名廷芳，仁和人，丙辰博學宏詞。宋廉訪名弼，德州人，乙丑進士。其詩有：「伊予久伏處，憑軾觀摹閱。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蓋其時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

是冬先大父奉政公終於里第，年九十二。

謹案：奉政公事詳公集家傳、記事，及太倉州志、程氏晉芳撰墓表。

又案：公集山東鄉試錄序作於是年。

二十五年庚辰，年三十三歲。

在贊善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書經卷，得進士十一人，館選四人，知縣即用五人。尋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分修田賦、户口、王禮三考，協修起居注。其秋遷翰林院侍讀。冬，奉旨署日講起居注官，以磨勘鄉試卷議叙紀錄二次。

謹案：本房十一人，戴公望嶧、李公臺、沈公咸熙、陳公本敬尤知名。是科朱文正公同事禮闈。文正好談星學，詢公八字。公辭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巳運，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文正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有侍讀之命。

謹又案：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因杜佑通典而廣之，析分二十四門，所述事迹，上溯黄虞，下迄南宋嘉定。明王圻先有續書，體例糅雜，顛舛叢生。乾隆十二年，敕儒臣采宋遼金元明及皇朝制度，彙纂成之。嗣以古今同述，例難盡一，奏請各自爲書，故又有皇朝文獻通考。實一時所成，後續通典、通志皆

然。書中分門，五朝依馬氏之舊，皇朝增羣廟考一門，子目則各有增損。如公所纂田賦、户口，增八旗田制、壯丁，以今制所有而增也。

二十六年辛巳，年三十四歲。在侍讀任。三月，大駕恭謁泰陵，即幸五臺山，以記注官特派扈從。途中恭和御製詩，稱旨。上自五臺迴蹕，出御製游千佛洞五言古詩，特命賡和，餘莫及焉。

謹案：諸詩見詩集卷五。

以磨勘會試卷議叙紀錄一次。其冬以皇太后聖壽七旬覃恩，中外京官，列加一級，循例得貤贈大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大母爲宜人。封父爲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母爲宜人。

謹案：公集有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序文及頌皆集經語爲之。

是歲以心血耗煩，始得不寐之疾。

二十七年壬午，年三十五歲。在侍讀任。京察引見，記名一等。五月，奉命充湖南鄉試正考官，修撰王公杰爲副。得丁甡等四十六人。先是湖南士子以闈義謁學使吴雲巖先生，凡數百人。雲巖決其必售者五人，丁甡、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也。及撤棘，甡果領解，正心第二，德安第四，鴻翥第五，聖清第十六。雲巖大喜，作詩紀其事，和者數十人。楚人至今傳爲佳話。甡與正

心，從舅弟也，雲巖因稱爲「雙丁榜」。回京復命，仍召見養心殿西煖閣，奏對久之。

謹案：王相國，韓城人，辛巳進士及第。吳公名鴻，仁和人，辛未進士及第。吳公首唱一詩，感主司操鑒之明，勖諸生績學之實。公和詩見詩集卷七。副主司王公、嶽麓書院院長湘潭劉公元燮、長寶觀察遼海張公浤及分校諸公皆有和作，刻行爲壬午楚南唱和集。

又案：公集湖南鄉試序作於是年。

二十八年癸未，年三十六歲。

在侍讀任，以磨勘會試卷議叙紀錄一次。五月，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題江漢朝宗賦、結網求魚詩。欽取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

謹案：賦見文集卷一，詩見詞垣集。是年起居注告成，詣乾清門入奏，有恭紀詩。

錫山秦文恭公奉詔修音韻述微，屬居士任編校，所進條例，皆居士具稿。

謹案：音韻述微與欽定音韻闡微相表裏，闡微重字音，而述微兼詳字義，字數亦較闡微爲多。凡今義今音，亦皆纂入，以補向來字書所未備云。

是歲先大夫與弟晦之入都，父子昆弟，聚首一堂，極家庭之樂。

謹案：公弟諱大昭，號可廬，國學生。嘉慶丙辰，薦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以子亦軒先生諱東垣，官封文林郎、浙江松陽縣知縣。著述十種，先刊叙例行世。

二十九年甲申，年三十七歲。

在學士任。是歲先大夫還里，弟晦之留都門。

謹案：王恭人行述云：「我父於甲申歲來京師，我母未修一日之養。」公官京師，屢請堂上就養。沈太恭人以水土不習，不果行。中憲公入都僅一年，亦以水土不習南旋。

又案：公集郭肯構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年乙酉，年三十八歲。

在學士任。京察引見，記名一等。

謹案：是年正月，陪祀祈年殿。四月，與錢蘀石、曹慕堂、積粹齋三先生赴涿州恭迎大駕。還宿良鄉，入清涼寺，識清涼寺題名，見文集。

六月，奉命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則祭酒曹公秀先也。既具摺謝恩，即奏請於使旋日乞假十日，順道省親。得旨俞允。行過泰安，登泰山絕頂，盡覽日觀天門之勝。到浙入闈後，曹公忽病痁，卧牀一月，校閱之事，皆一人任之。揭曉，得陸飛等九十四人，而邵晉涵、潘庭筠、翟均廉、嚴城，皆一時之傑出者也。撤棘後遍游西湖諸名勝，各繫以詩。還至吳門，兼程抵家，父母年近七旬，聰明矍鑠。陳氏妹亦歸寧，親朋酌酒稱慶。假滿，星馳入都復命，召見勤政殿東煖閣。天顏和霽，垂問臣父母年紀甚悉。

謹案：曹文恭公字冰持，號地山，新建人，丙辰進士，官至尚書。陸公字筱飲，仁和人，性高逸，舉賢書第一，不赴南宮試。嘗自度航於西湖，浮家泛宅，有元真子風。邵學士字與桐，一字二雲，餘姚人，辛

卯進士。潘侍御字蘭坨，錢唐人。翟舍人字春阯，仁和人。嚴公字力闇，杭州人。

又案：公使浙日記：「揭曉後，訪杭堇浦先生於萬松嶺。謁座主錢文端公於嘉興里第。九月二十五日，抵家，設香案望闕叩謝天恩。堂上俱康健無恙，舉家歡喜，親友稱羨，以爲盛事。二十七日，入城謁王虛亭、曹檀滑兩先生。十月一日，祀先。二日，掃墓。六日，以假期已滿，自家起行，中憲公亦同往。順道游錫山、金山。抵淮上而還。」公胞妹一，配同縣躍雲陳公曦。

又案：游浙諸詩，爲使浙集，今見詩集卷八。文集泰山道里記序、浙江鄉試錄後序、秦文恭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一年丙戌，年三十九歲。

在學士任。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進士十人，館選三人，分部一人。

謹案：會試分閱書經第三房。館選，尹閣學壯圖、莊侍讀承錢、韓觀察朝衡。分部，黃觀察符綵也。

九月，子東壁生。

謹案：先祖字星伯，號飲石，又號夢漁。天姿聰穎，狀貌俊逸，多鬚髯，爲人豁達大度，銳於學問。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鄉闈屢薦不售，乃納粟入國學，游京師。倉場侍郎劉公竹軒一見傾倒，邀入幕中，佐理文翰。凡有撰述，多出所擬，下筆千言，略不加點，於是都中有小錢之目。未幾南歸，就儀徵阮公芸臺之聘於浙西。阮公與公有文字之契，復愛先祖才，加器重焉。讀書一過，即通大義，經史百家，無所不覽，而於詞章，尤所篤好。中年以後，淡於進取，家居以典籍自娛，偶有所得，纂爲筆記。喜東坡詩，嘗欲輯諸家注釋，斷以己意，詳加删潤，彙爲一編，未成而桐鄉馮氏本出，乃止。爲文

不自珍惜，隨作隨棄。慶曾每思搜集散亡，爲家藏本，而迄不多得。書法精真行，晚年專書蘭亭，日必一本，寒暑無間。在京師時，與朝鮮貢使朴貞蕤齊家相識，是時貞蕤三入燕京矣，中朝人物，并爲所知。歸國後，有懷人數十章，其贈先祖一篇云：「飲石名家子，妙年懷利器。聊將練裙書，暫當梅花寄。我雖未相人，斯人當早貴。」與日本高棅贈江左七子詩後先相映。教子弟一以規矩，無世俗愛憎之見，聞讀書聲，則喜形於色。慶曾十歲時，即取以自課，策以敦品力學，恨未數月而遽見背。

又案：公集答李南澗書、州判李君墓表、邢孺人墓志銘、舅氏沈君墓志銘、孝廉胡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三十二年丁亥，年四十歲。

在學士任。三月，得傷寒疾幾殆，吳生蔣源明醫理，晨夕來診視，得愈。

謹案：吳大令字朗陵，秀水人，公乙酉浙闈所得士。

六月，妻王恭人歿於京邸。居士幼多疾，不任勞劇，病後精力覺不支，重以伉儷之戚，益有歸田之志，其秋遂以病乞假。掌院劉文正勉留之，固辭。十月，始得准假之旨，乃買舟南下，冬至後始抵家。時晦之已娶，舊宅不能容，權借族兄葵園屋東偏居住。

謹案：王恭人年四十歲，李司馬文藻爲纂墓志銘。先是王恭人以公年近四旬，尚無子，勸公置簉。爰納生曾祖母浦太孺人。太孺人婉順曲從，事堂上維謹，治家事有法。王恭人歿後，大小事悉以畀之，公數十年無內顧憂。沈太恭人嘗謂公曰：「汝婦無出，因納浦氏生一子，而汝婦去世。我側觀其言行動作，頗知大體，甚合我意。且目前子女皆其所生，汝當以嫡禮待之。」公因不更娶云。劉文正公諱統

勳，諸城人，甲辰進士，官至大學士。葵園大令諱裕國，世系所自未詳，宅在縣城東隅集仙宫之東。

是歲始撰二十二史考異。

謹案：本書自序云：「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

又案：公集聖駕巡幸天津頌、黃崑圃先生文集序、集仙宫訪碑記、王恭人行述、祭王恭人文作於是年。

三十三年戊子，年四十一歲。

始買城中孩兒橋衖宅，名其堂曰潛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書扁。其春與妹婿陳菂耘偕爲西湖之游，僦寓湖上，留連旬有五日。

謹案：陳公諱曦，以附貢生考充四庫館謄錄官，議敘州同知。乙酉年稱「陳氏妹亦歸寧」，即公配也。詩集卷九有與陳公唱和湖上諸作。

八月，子東塾生。

謹案：叔祖字學仲，一字子臯，號石橋，又號嘐田，廪貢生，試用訓導，署吳縣訓導。以子竹孫先生諱師康官，貤封修職郎、安徽徽州府祁門縣學教諭。善隸草，工山水，著有月波樓詩稿。

是歲編次宋洪文惠公年譜及陸放翁年譜成。

謹案：公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萫鏡堂記、邵先生墓志銘、祭虛亭先生文作於是年。

三十四年己丑，年四十二歲。

居士素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且二親逾七旬，當在里門侍養。而先大夫促之

出，謂來歲逢國大慶，備員侍從，宜隨班朝賀。乃於是秋再入都，仍寓官菜園上街。

謹案：是年五月，公與王光祿、吳竹嶼、岑渚、周松承諸先生游虎阜，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識石觀音殿題名，見文集。又集中記湯烈女事、跋石刻鋪叙、跋藝圃搜奇、跋鳳墅法帖作於是年。

三十五年庚寅，年四十三歲。

在都門。與曹慕堂、朱竹君、陳伯思、史文量游西山。

謹案：西山在順天府西，爲京師八景之一。是年正月，公與曹習庵、張繡堂、趙實君諸先生游白雲觀。二月，有西山之游。三月，同人入法源寺觀花，訪得遼大安十年舍利函記。十月，訪菊城西，極一時友朋之樂，各有詩紀事，見詩集卷十。曹中丞名學閔，公同年進士，汾陽人。陳公時官户部。

是歲始讀説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閒作篆隸書。

謹案：公專論説文諸説見文集卷十一，養新錄卷四。

謹又案：是年八月，進萬壽頌，見文集。又集中記琉璃廠、李公墓志銘、與段若膺書、按察宋公神道碑、儒林郎曹公墓表作於是年。又潛研堂詩序不載文集中。公詩凡二十卷，此初集十卷，所手定也。

三十六年辛卯，年四十四歲。

在都門，充一統志纂修官。

謹案：大清一統志於康熙間敕修，乾隆八年，始纂輯成書。二十年，皇師平定伊犂，拓地二萬餘里，而府州縣之分併改隸，與職官之增減移駐，亦多與舊制有異同，乃特詔重修。後西域諸回部、滇南諸土目相繼内附，又平定兩金川，幅員益廣，亦并載焉。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六卷成，益都李南澗爲刊板。與族子坫校正白虎通、廣雅。

謹案：族祖字獻之，號十蘭，甲午副貢生，陝西乾州通判。著作甚富，又精小篆書，與公同出順郊公。

又案：公集與一統志館同事書、贈邵冶南序、王太宜人墓志銘、徐良輔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與趙損之書，見趙所著娵隅集。

三十七年壬辰，年四十五歲。

是春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會試充磨勘官，殿試充執事官，尋充三通館纂修官。

謹案：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續通典、通志，及皇朝通典、通志。其時續文獻通考已成。公手定通志凡例，分別子目，增删皆臻盡善，總纂深以爲然。

又案：公集擬續通志列傳凡例、續通志列傳總叙。祭錢文敏公文作於是年。

三十八年癸巳，年四十六歲。

在學士任。正月，奉旨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寓澄懷賜園，與汪閣學持齋同宅。皇四子贈詩，有「穿徑偶同開府宅，得朋還勝子雲居」之句。皇六子亦贈對聯云：「曉漏連趨青瑣闥，晴窗遞草綠蕉書。」是歲端午，賜羽扇、蒲扇、貢葛、鄭宅茶、香袋、等物。十一月，擢

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春，進帖子，有湖筆、銀硃、彩牋之賜。二十七日，召入乾清宮西煖閣，賜御書大「福」字。除夕，賜貂皮、鹿尾、全鹿、黄羊、雉魚等物。

謹案：汪少司空諱廷璵，戊辰進士及第，鎮洋人，爲先祖外舅。其時儀親王亦贈書聯云：「品格方於玉界尺，文章華似錦屏風。」并云：「此雖舊語，惟先生品學方足當之。」成親王又時出所作詩文相質，兼問小學篆隸源流。

又案：是春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將刊布以嘉惠學者。公手鈔易稽覽圖、寶刻類編，序而藏之。序皆見文集。又中興學士院題名序、總兵許公神道碑、盛涇先塋之碣作於是年。十一月，總督倉場倪侍郎承寬招同年友集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公爲記趙居廣畫，亦見集中。

三十九年甲午，年四十七歲。

正月八日，上幸重華宮，賜宴内廷諸臣，以四庫全書爲題，聯句二十八人，居士與焉。四月，京察引見，奉旨准其一等。七月，奉命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侍讀白公麟爲副。得劉師柔等七十一人。撤棘後，束裝將北行，復奉提督廣東學政之命。諭以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隨取道江北江右入粤，於十一月到任。嶺南氣候和煖，嚴冬無冰雪，花木豐茂，不異春時。學署有南漢九曜石，宋人題殆遍，公務之暇，屏傔從婆娑石間，拂拭題刻，蕭然如寒士也。

謹案：白公字應雍，滿洲正白旗人，癸未進士。九曜石有熙寧六年金君卿等、七年陳師孟等、金君卿等、元豐元年曾布等、紹興十三年詹文舉等、淳熙十六年鄒飛熊等、嘉熙三年陳疇等、四年黄朴等題

名。

又案：公集河南鄉試錄序、炙硯集序、紀王廟碑、跋新唐書糾謬作於是年。公校錄新唐書糾謬，間爲疏證，刻入鮑氏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中。

四十年乙未，年四十八歲。

在廣東學政任。申嚴月課之令，每季親出題，委教職申解課卷至院，親閲而甲乙之，士子無敢托故不與課者。按試肇慶、羅定、韶州三屬生童，卷盈千累萬，皆由親閲。又以士子多不肯讀經，每考試，經題務避熟擬。四書藝雖可觀，而經義違失者痛斥之；仍榜示某某卷，以荒經遺落之。故自是諸郡聞風，童子皆知讀全經矣。前政歲科試優等太少，各學廪增多不足額，閲其試藝優劣，亦無大懸殊，乃稍寬優等名數，以鼓勵之。五月，試韶州畢，將抵南雄，途中忽得先大夫之訃，以四月二十四日下世，悲慟欲絶。即委屬齎印信交巡撫德公保代奏，而星夜北歸。六月杪抵家。

謹案：公在粤中，念中憲公精力尚健，夙有登臨之興，嶺南山水奇秀，寓書迎養。中憲公欣然規往，乃命公弟可廬先生偕王鶚起鳴韶、周墨厓楠兩先生，先赴粤佐校閲，而自率諸孫，於仲夏起行。公試畢韶州，私計中憲公南行有日，遣人前詣迓伺。不料中憲公於四月中旬，偶感熱疾，荏苒旬餘，遽至大故，年七十有九。凶聞至，公號慟欲絶，兼程北歸，三旬始抵廬次。寢苫茹素，一如古禮。每一展視手澤，憬然慨慕。居憂未幾，髭鬚盡白；蓋悲動於中，不自知其哀毁也。德文莊公字懷玉，滿洲正白旗

人，丁巳進士。

又案：公集太子少保莊公墓志銘、優貢生楊君墓志銘、中憲公行述作於是年。

四十一年丙申，年四十九歲。

在家讀禮，髭鬚盡白。

謹案：公集復倪敬堂書、李南澗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二年丁酉，年五十歲。

八月服闋，以沈太恭人年居八旬，不復入都供職。秋杪游洞庭東西山。

謹案：洞庭山在蘇州府西太湖中，訪得宋范至能題名。越二十年丁巳，始椎拓著錄之。

是歲以孝聖憲皇后升袝覃恩，贈先大夫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先母自宜人進封太恭人。

居士亦例授中憲大夫，妻王氏贈恭人。

謹案：是秋婁東張君秉忠爲繪小像，王鶴谿先生爲補花木竹石，取陶公「吾亦愛吾廬」，及「此中有真意」之句，名曰吾廬真意圖，乞同里諸君子詩之。公歿後，是卷失去。越二十餘年，姚守庭丈廷鏞以重價得之，以遺慶曾。慶曾喜舊物之復還，感守庭之好事，又請近時之工詩者，續爲題咏，以紀其事。題「不逾鄉里」，猶前志也。

又案：是冬至婁東，舟中讀抱朴子內篇，著納音說，見文集。又錢氏祠堂記、郭允伯金石史序、答盧學士書、跋陳文貞公詩卷、同知彭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三年戊戌，年五十一歲。

是春紹興秦石公太守招游南鎮及蘭亭。

謹案：秦公名廷堃，北平人。南鎮即會稽山，在紹興府東南，古防山也。上有陽明洞，即道書第十一洞天，唐封爲南鎮。蘭亭在紹興府西南蘭渚山。

夏初，總督高文端公延請爲鍾山書院院長。居士雅不喜爲人師，而家居貧約，不無藉束修以供甘旨。江寧去家不遠，歲時便於定省，乃勉應之。五月到院，與諸生講論古學，以通經讀史爲先。課試之暇，與袁簡齋、嚴冬友諸公爲文酒之會，城内外諸名勝屐齒幾遍。

謹案：高相國名晉。袁大令名枚，錢塘人，己未進士，時居倉山之隨園。嚴侍讀名長明，江寧人，以召試入中書。公詩集有與兩公唱和之作。

又案：廿二史考異自序：「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閒與前人闇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啓示，亦必標其姓名。」

又案：公集後漢書年表後序、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跋義門讀書記、答袁簡齋書、雙節門銘、菩提寺碑記、汪南有傳作於是年。又有答汪進士耀祖書見汪所著雙節堂贈言集錄，槎溪程氏支譜序皆不載集中。

四十四年己亥，年五十二歲。

在江寧，訪求金石刻，手拓吳天璽紀功碑及梁始興、安成、吳平三碑。所得南唐、宋、元石刻

甚多。

謹案：吳天璽元年巖山紀功碑，在江寧縣學尊經閣下。梁始興忠武王碑，在上元縣黄城村。安成康王碑、吳平忠侯蕭公碑，亦并在上元。安成碑文已磨滅，獨其額存，故公跋尾中不及。

上元談泰善算術，來從居士游，授以古今推步異同疏密之旨。

謹案：談孝廉字階平。

其冬與孫季仇秀才游茅山。

謹案：孫觀察名星衍，陽湖人，丁未進士及第。始以詞章知名，後精研考據，未幾亦受業於公，是冬同游茅山訪碑，尋陶隱居舊館壇碑不得。公集有游茅山記。又金陵石刻記序、贈談階平序、答盧學士書、施節婦傳、資政大夫王公神道碑、虛亭先生墓志銘皆作於是年。

四十五年庚子，年五十三歲。

是春聖駕南巡，與在籍諸臣至淮上迎駕，進南巡頌一册，賜緞二端，復還江寧。春夏之交，兩目漸眩，引疾辭歸，而總督薩公載固留之。時方設局續修南巡盛典，因請居士總其事。

謹案：南巡盛典，先經大學士兩江總督高公晉撰次奏進，賜製序文刊行。書成於庚寅之冬，述辛未至乙酉聖駕四次巡幸江浙諸鉅典。是年聖駕五巡江浙，因有續修之舉。

又案：元氏族表於是年編成。公集廿二史考異序、淮南子天文訓補注序、張太夫人祠堂記作於是年。又有王太夫人八十壽序不載集中。

四十六年辛丑，年五十四歲。

居士在鍾山四載，士子經指授成名者甚衆，而江浦韓明府廷秀、上元董方伯教增、鮑文學璉、宣城孫州牧元珝尤所獎賞者也。

謹案：韓孝廉字紹真。董制軍字觀橋，丁未進士及第。鮑文學字文石。

夏末歸省，太恭人雖起居如常，而飲食漸少，居士心憂之，遂不赴館。侍太恭人湯藥兩月餘，竟不起，時九月十四日也。其冬合葬先大夫及太恭人於練祁祖塋之右。

謹案：沈太恭人年八十有二，袁大令枚爲撰墓志銘，族祖溉亭教授塘爲撰行略。練祁祖塋，公曾祖公瞻公主穴，奉政公居左。

是歲鉅野姚學甲爲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

謹案：公金石文跋尾凡四集，此第二集也。後刊三集、四集，首葉標「利」「貞」二字别之。姚明府號半塘，公丙戌本房所得士，時令嘉定。

又案：公集關中金石記序、凌竹軒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七年壬寅，年五十五歲。

居憂，足迹不出户，撰次廿二史考異成，凡百卷。又撰次家藏金石刻目錄，以時爲次，凡八卷，名曰金石後錄。

謹案：廿二史考異於是年編定，後有所得，爲考史拾遺，凡三史五卷、諸史五卷。金石後錄後更名

金石文字目錄，因前人已有之也。

子東壁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南昌彭文勤公科試。

又案：公集周氏族譜序、詹事盧公神道碑、墓志銘作於是年。

四十八年癸卯，年五十六歲。

是夏大興黄符綵知台州府，招游天台山。

謹案：黄公字蘭陔，公丙戌本房所得士。天台山在台州府。公登天台，由高明取道佛隴，入大慈寺，訪得元和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

又案：是秋公親挈先祖至江寧應鄉試。

臘月服除，有司敦勸入都供職，而衰疾日臻，兩目昏眊，遂無出山之志矣。

謹案：公集記建炎官印、張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張先生元配，公族姑也。丁酉冬，乞假里居，與先生往來最密。嘗謂公「僕老矣，身後之文，顓以屬吾子」。及公再入都，奉諱南回，則先生即世再易寒暑矣。是年先生之孫璉述事狀，乞公銘。

四十九年甲辰，年五十七歲。

春二月，將往淮上，途間忽得風痹之疾，兩足不能行動，大小便幾不禁，到家自謂必不起矣。族弟希文善醫，診居士脈，曰可治。投以東垣補中益氣湯，數劑之後，始有起色；調治百餘

日，乃得扶杖而行。病中自編年譜一卷。又記生平所見碑刻家中未有者三百餘種，附於金石後錄之末，凡二卷。秋後腰脚稍健，而目力益衰，入夜不能見物。

謹案：是年聖駕六巡江浙，公將與在籍諸公迎駕淮上，未達行在，遘疾而還。希文先生諱肇嘉，號敬亭，縣學生，與公同出北郊公。醫學詳公所撰墓志銘。

又案：公稱年譜編於是年，今家藏本實訖於壬子，是後或每年增入，或壬子歲續編，未敢知也。

子東塾入縣學。

謹案：是年學使謝金圃侍郎歲試。

又案：公集跋能改齋漫錄、補飄韓先生墓志銘、通議大夫陸公墓志銘、侍郎汪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年乙巳，年五十八歲。

是年巡道章公延主婁東書院。

謹案：章公名攀桂。

五月，竹初先生招至寧波府，游天童、育王二寺。

謹案：竹初先生姓錢氏，名維喬，武進人，文敏公之弟，時令鄞。天童寺在鄞縣東六十里。育王寺在鄞縣東五十里育王山下。

八月，長男東壁娶婦汪氏。

謹案：先祖母工部侍郎持齋先生諱廷璵季女，通文翰，楷法甚工，常爲公抄錄著述。

又案：公集跋黄山谷書范滂傳、跋太倉文略、春星草堂詩集序、記生朝作於是年。又有質直談耳序不載集中。

五十一年丙午，年五十九歲。

在婁東，讀王元美四部稿續稿，因爲撰年譜一卷。歲暮撰通鑒注辨正二卷。

謹案：是秋江寧鄉試，公挈先祖輩同往。始因學使謝侍郎識儀徵阮宫保元，是時宫保方以諸生應舉，公引爲忘年交。先是同縣李方伯賡芸受業於門，公每以古學相勵。是科主試爲朱文正公，以鄉黨命題。公許阮、李兩公必售，榜發果然。

又案：公著洪文敏、王伯厚年譜，不載手編譜中，當係壬子以後所編。公集跋文壽承休承書、跋弇州四部稿、跋弇州山人續稿作於是年。又有資善禪寺飯僧田記不載集中。

五十二年丁未，年六十歲。

正月，次兒東塾娶婦朱氏。

謹案：叔祖母爲國學生寶山寄園朱公名淮長女，以子官貤封八品孺人。

三月往寧波府，撰鄞縣志三十卷，五閱月而告成。范上舍懋敏招登天一閣，觀所藏金石刻，因爲撰天一閣碑目二卷。

謹案：是時竹初先生猶宰鄞縣，修志延公爲總纂。范上舍即天一閣主人。碑目與其書目并刊行。

秋，復到婁東，歲暮歸里。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考者，始鄭康成，訖戴東原，凡四卷。

取左氏「有與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録。

謹案：今海鹽吳氏刊本疑年録，東原先生後有蔣心餘至邵二雲六人，則是後所續録也。是編大抵取古今文人之有功經史者録之，故功名節義、才技奇能，雖盛有名，或亦不登。此考史之餘事，所以志景行也。吳氏修付梓時，曾編續録四卷，依傍門户，去取猶嚴。近人有取全史之人，不問賢愚，悉皆著録，名曰廣疑年録。自矜該備，譏是編爲漏略，可謂不知妄作矣。

又案：公集跋薛氏義瑞堂帖、跋東坡書醉翁亭記、跋竹園壽集卷、跋石鼓文宋拓本、漢瓦當硯銘、抱經樓記、天一閣碑目序、左氏傳古注輯存序、史記志疑序、歸震川先生年譜序、鄞縣志辨證、鄞縣志局與同事書、曹公神道碑、學士曹君墓志銘、瞿封翁墓志銘作於是年。

五十三年戊申，年六十一歲。

在婁東。十一月，巡撫閔公延請明年主蘇州紫陽書院。

謹案：公主講婁東三載，所賞一時之彦，有陸公元吉、學欽，楊公雲璈、雲煜，李公錫恭，王公洲，汪公學銘，胡公金誥，蕭公掄，沈公端靖。閔中丞名鶚元，嘉善人，己丑進士。

十二月九日，東壁舉一子，居士第一孫也。大父生於康熙戊申，居士生於雍正戊申，今舉長孫亦以戊申，因命之曰阿同，取康成「小同」之意。

謹案：先君諱師慎，字許庭，早慧入塾，塾師吳明經凌雲極賞之。作文援筆立就，不假思索。小試不利，援例入成均。體素羸弱，幼多疾病。嘉慶戊寅，遭先祖之喪，哀毁逾常，鬱鬱不自釋，不逾年而殁，

年僅三十有二。遺孤一，即不肖慶曾也。

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復得六卷。

謹案：公集跋陶淵明集、跋咸淳毗陵志、習庵先生詩集序、知府張公墓志銘、鶴谿子墓志銘作於是年。

又有贈青溪三子序不載集中。

五十四年己酉，年六十二歲。

正月，到紫陽書院。

謹案：紫陽書院舊院長爲蔣侍郎元益，於去冬謝世。中丞閔公博訪輿論，惟公克稱斯席。遂以公品粹學淳，居鄉端謹入奏。公追憶四十年前，賴名師益友，得闚古人堂奥，乃奮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論諸生以無慕虛名，勤修實學，由是吳中士習，爲之一變。

是春校勘應劭風俗通義，并刺取他書所引逸文補之。

謹案：是書刻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

十月七日，東塾舉一子，居士第二孫也，名之曰阿詒。是冬，重訂金石錄，前後收藏，共得二千通，與趙明誠著錄之數恰同；但趙所錄，訖於五代，居士所藏，訖元而止。明碑雖有名者，亦不著錄，較趙氏似稍過之。

謹案：公自丁丑歲，收采金石文字，以考正經史。凡知交歷官居鄉之地，莫不徧托搜羅。至身所經歷，山厓水畔，黌宮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富，著

跋尾八百餘篇。每積二百餘篇，輒爲門弟子轉寫付梓，故先後共成四集。其目錄八卷，隨時增補。至公殁後，祖姑夫瞿公中溶、許公希冲校刊時，又不止二千通云。

又案：公集放生池古泉記、東晉疆域志序、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作於是年。又跋霜哺遺音不載集中。

五十五年庚戌，年六十三歲。

在紫陽書院。是秋，恭遇聖壽八旬大慶，於六月中由水道入都。七月廿九日到京，寓謝金圃先生邸，又移寓邵二雲編修邸。八月十三日，上升殿受賀，隨班行禮。前三日進呈頌册，留覽。廿二日出都門，由清苑至定州，游曲陽嶽廟。自真定至隆平縣，取道廣平、大名，至濟寧登舟，十月抵家。

謹案：是年三月，校錄五代會要。六月初北上，遇梁山舟學士於淮上，連舟抵都，迎駕南石槽。所進頌册，特蒙宸覽，載入萬壽盛典。嵇文恭公來訪寓邸，談竟日。還過定州，游天寧寺，訪得蘇過題名。舟次手錄安南志略五十五卷。餘卷先大父欽石公所足。

又案：公集羣書拾補序、杜詩雙聲叠韵譜序、甌北集序、跋翰苑羣書、荆宜施道陳公墓志銘作於是年。

又跋清華齋趙帖不載集中。

五十六年辛亥，年六十四歲。

在紫陽書院。三月，次孫阿詒殤。又第三女及長孫女相繼殤。東塾亦患病甚劇，幸醫治無恙。

謹案：公女子三：長適同縣附貢生湖南布政使司理問木夫瞿公中溶；次適青浦附監生默痴許公希冲；三殤於是年，得年十有一。長孫女，先祖長女也。

讀洪氏翰苑羣書，因爲補唐學士年表、乾符以後。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治平至靖康，淳熙至德祐。各一卷。

謹案：三表李許齋方伯校刊於嘉興。

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

謹案：公少讀諸史，見元史陋略謬盭，欲重纂一書。又以元人氏族最難考索，創爲一表。而後人所撰三史藝文，亦多未盡，更搜輯補綴之。其餘紀傳志表，多已脱稿，惜未編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藝文二稿，繕成清本。又有元詩紀事若干卷，以稿屬從祖同人及陶鳧香兩先生編次成書。

又案：是年讀孫逢吉彦同職官分紀，改正三十八卷中錯簡。集中跋文及御史王先生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虎阜志序不載集中。

五十七年壬子，年六十五歲。

在紫陽書院。閏四月八日，東塾舉一子，名之曰阿閏。

謹案：從父諱師康，字鄭卿，號竹孫。癸酉拔貢生，充武英殿校錄官，選授安徽祁門縣教諭。終於官舍。

又案：是年元和戈上舍宙襄爲刊通鑑注辨正。

又案：公集世緯序、古文尚書考序、西魏書序、跋徐賁釣磯文集、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何桐孫墓志銘作於是年。

公手定年譜，止於是年，以後十二年，慶曾所敬述也。

竹汀居士年譜續編

曾孫慶曾敬述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年六十六歲。公在紫陽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時賢士受業於門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如李茂才銳之算術，夏廣文文燾之輿地，鈕布衣樹玉之説文，費孝廉士璣之經術，張徵君燕昌之金石，陳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學；幾千年之絶學，萃於諸公，而一折衷於講席。餘如顧學士蒓、茂才廣圻，李孝廉福，陳觀察鍾麟，陶觀察梁，徐閣學頲，潘尚書世恩，户部世璜，蔡明經雲，董觀察國華輩，不專名一家，皆當時之傑出者也。公集經義雜記序、跋鳳墅法帖三、夏烈女傳、張太孺人墓志銘、述庵先生七十壽序作於是年。

五十九年甲寅，年六十七歲。春，校刊廿二史考異至新舊五代史。六月，與段茂堂、袁又愷、戈小蓮、瞿鏡濤諸公閲道藏於玄妙觀。羽士袁月渚導觀宋孝宗御書通神庵石刻并拓本見詒。校長春真人西游記。十月，至朱家角訪王少司寇。時少司寇予告回籍，養痾謝客。公至，登其卧樓，談竟日。公與王光禄、王少司寇爲總角之交，又甲戌同年進士。公歸田時，光禄先以居憂在家，服闋不

出。又二十年，而少司寇在籍，青浦相距不百里，興至輒扁舟互訪，聚首之歡，不啻同官京華時也。吳中文酒宴會，延公及兩王公爲領袖，時有江南三老之目。公集黄陶庵先生像贊、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跋長春真人西游記、吳興閔氏家乘序作於是年。又有黄忠節公年譜序、李書田詩集序、織雲樓詩合刻序、問字堂集序、明金元忠詩集序、賈太夫人壽序、張太夫人夏氏傳、王芍坡墓志銘不載集中。

六十年乙卯，年六十八歲。

自春至夏，覆校宋史考異付刊。秋，始患兩耳失聰。公集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跋四書纂疏、跋潛虚、跋宋拓鐘鼎款識、黄松石先生墓志銘、孝廉蔣君墓志銘、陸淞園墓志銘、知府馮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重修寶山縣學宫記、網師園記、熊氏家譜序、熊封翁家傳不載集中。

嘉慶元年丙辰，年六十九歲。

是歲恭逢朝廷授寶歸政，有詔舉山林隱逸孝廉方正之士。江南諸大吏，以公弟可廬先生應徵。先生少於公者二十年，事兄如嚴師，得公指授，著作等身，時有兩蘇之比。夏，手校元史考異付刊。冬十月朔，邑令舉鄉飲酒禮，延公爲大賓，首唱四詩，一時和者甚衆。我家自奉政公以後，三世并與鄉飲，戚友咸相稱頌。公謝之曰：「我德薄，懼不足以繼先世耳。」十二月，訪長沙劉相國於江陰，遂游惠山。公集山左金石志序、半樹齋文稿序、跋黄陶庵札、

顧桐井墓志銘、孝廉范君墓志銘作於是年。

二年丁巳，年七十歲。

正月，至嘉興弔閔中丞喪。二月，讀洪武實錄，因補校四史朔閏考。手校金史考異付刊。七月七日，集袁又愷上舍五硯樓，觀其所藏碑刻。八月，瞿涉齋廣文招爲洞庭西山之游，遂游支硎、天平、靈岩，遍歷諸刹訪碑。十一月，復游洞庭，憩宿靈祐觀。諸同游秉燭入林屋洞，得石鐘、石鼓題名。

是年爲兩湖制軍畢公沅校刊續資治通鑒。自溫公編輯通鑒後，宋元兩朝，雖有薛氏王氏之續，而記載疏漏，月日顛倒，又略於遼金之事。近世徐氏重修，雖優於兩家，所引書籍，猶病漏略。自四庫館開，海內進獻之書，與天府儲藏奇秘圖籍、永樂大典所載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畢公悉鈔得之，以爲此書參考之助。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及族祖十蘭先生佐畢公分纂成書。閱數年，又屬公覆勘，增補考異，未蕆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公集十國宮詞序、跋楊譓昆山郡志、跋太室石闕銘、跋北山小集作於是年。

三年戊午，年七十一歲。

三月，袁上舍廷檮招同王述庵、潘榕皋、段懋堂、蔣立厓諸先生，集漁隱小圃看花。戈上舍襄又招集范邨別墅，各有唱和詩。七月，尹閣學壯圖自京還滇，迂道踵門乞其先人墓志，留

數日而去。公集五硯樓記、與梁燿北論史記書、小學考序、感應篇箋注序、三國志辨疑序、太子太保畢公墓志銘、冀寧道沈公墓志銘及榮祿大夫尹公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鶴書堂集序、抱經堂集序、鮑君墓志銘不載集中。

四年己未，年七十二歲。

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到縣，設幕舉哀。公感念先帝眷注，猥以筋力衰積，涓埃未報，伏地哀號，感動行路。仁宗睿皇帝親政，詢公在家狀。朝臣寓書勸駕，公輒以老病婉言謝之。校定臧氏經義雜記。七月，校刊金石文跋尾三集成。公弱冠時即有述作意，讀書有得，輒爲札記，仿顧氏日知錄條例。後著各書，即於其中挹注。又去其涉於詞華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編定，題曰十駕齋養新錄。公集太康磚硯銘、海鹽縣瑞麥記、經籍籑詁序、說文新附考序、學士邵君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石梁詩草序、衣德堂詩集序、養新錄序、一潛居制義序、黄忠節公墓田記、侍郎吴公墓志銘不載集中。

五年庚申，年七十三歲。

二月，游西湖，與中丞阮公、臬使秦公暨梁山舟燿北、陳曼生諸先生唱咏，流連旬日而去。八月，至吴江之盛澤鎮，應其地沈氏之招。舟次，爲王旭樓鯤跋徐虹亭太史山水卷。先是制府汪公志伊撫吴，與公尤交好，時相過從，討論宋儒名理、格致、誠正之功；每相對兀坐，蕭然忘晷。汪公好談星學。術者有言，其頃在申運，恐有不利。汪公深以爲慮，見諸吟咏，

郵筒遠寄。公爲作星命説遺之，道子平之妄。見文集卷三。又集中嚴半庵墓志銘、嵇靜園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重刊國語序、元史藝文志序、旌孝集序、施小鐵詩集序、廿二史劄記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序、徐尚之詩序、顧南雅時文序、與顧千里論平宋錄書、海寧馮氏兩世墓碣不載集中。

六年辛酉，年七十四歲。

三月，黄部曹丕烈爲刊元史藝文志成，作後序。四月，游虞山。是年長興令邢公澍延公及可廬先生總修縣志。可廬先生留館邢署。公於課士之暇，泛舟苕谿，商榷條例，聯牀笑語，至夜分不寐。老年兄弟，姜被重溫，爲天倫樂事；乃取眉山故事，繪對牀風雨圖。阮宮保爲刊三統術衍。公集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唐六如像贊、熊太夫人墓志銘、儒林郎董君墓表作於是年。又有邵西樵懷舊集序、王氏世譜序、儀禮蒙求序、陸豫齋家傳不載集中。

七年壬戌，年七十五歲。

是年學使歲試新進童生，例送入學。公以六十年前博士弟子，偕新生輩重謁先聖先師，禮成，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九月，至長興，旋至南潯鎮，觀劉氏桐藏書。是年有與王石臞論廣雅書、元史本證序、拜經樓詩集序、杜詩注釋序、王冶山墓志銘、沈宿昭墓志銘、汪對琴墓表皆不載集中。

八年癸亥，年七十六歲。

正月，至青浦之北簳山，訪何澹安先生就醫，閏月復往。是時公感寒疾，時作時止，兩目益衰眊，屢以老病不支，力辭講席。中丞鄂濟公岳起固留之。未幾，汪公復來撫吳，素與公交厚，下車日，未及接見僚屬，即顧講舍，歡然道故。考定西遼傳世歲數。夏秋之間，疾屢作。金石文跋尾四集刊成。冬，長興縣志成。十二月，始刊養新錄手定本，凡二十卷。後所得爲養新餘錄三卷。李許齋方伯爲刊洪文惠、文敏、陸放翁年譜。公集西沚先生墓志銘、敬亭弟墓志銘作於是年。又有慕陵詩稿序、三松堂詩序、吳柳門詩序、寒碧莊宴集序、重刊戰國策序、跋析里橋郙閣頌、跋鄭南皋書趙文毅公傳、跋史通、王實庵傳不載集中。

九年甲子，年七十七歲。

春，到書院後仍患寒熱，即歸醫治，閱二旬始得痊可。病中，汪公常寓書慰問，情甚殷拳。公以中丞厚誼，不忍再言辭館。病起即赴吳門，久之始得霍然。是歲江寧鄉試，向例停課，公乃歸家。時萊陽趙北嵐明府曾權知嘉定縣事。明府雅好金石，執簡相招。公久不赴親朋宴會，以欲縱觀明府所藏，遂鼓興往，展玩竟日，并爲題記數行，樂而忘倦。榜後復至書院。十月二十日，晨起盥洗。展閱一編，飯後更衣薙髮，校養新錄刊本數葉。案頭有中丞新詩屬公評定者，公循誦再三，謂所作有關名教，非僅詩人能事，手書小箋報之。俄覺勞倦，命侍者扶掖登牀。適有門人孫公延晤談，見公神色異於平時，往告監院。監院遽達中丞，中丞曰：「無妨也。頃接手書，精神不減，豈墨瀋未乾，而遽有變耶！」即命駕詣公榻

前，見公閉目危坐，急命左右灌以熱湯，竟不復蘇，時爲申正也。先祖輩適於數日前回家，中丞即令屬差役速報。先祖輩聞訃，匍匐奔喪，即於是冬扶柩歸里。十年乙丑十二月，合葬王恭人於外岡鎮李十五圖火圩。青浦王少司寇爲撰墓志銘，寧化伊太守秉綬分書，勒石納於穿中。十二年丁卯四月，奉旨入祀鄉賢祠，纂入國史儒林列傳。卒年有馮補亭詩序、石鼓文讀序、九容廣注序、楊氏家譜序、與張古餘書、見嚴氏觀所著江寧金石記、汪崇陽墓志銘皆不載集中。

先曾祖少詹事公所著廿二史考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三統術衍、元史藝文志等書，久已刊行傳世。公殁後，先祖等與在院諸公校刊潛研堂文集、養新餘錄。而祖姑夫瞿公中溶、許公希冲初名蔭堂。又以金石文字目錄，公門人同邑李公賡芸以考史拾遺、王伯厚王元美年譜、補唐五代宋學士年表，黄公鐘以元氏族表、潛研堂詩集先後付梓。錢塘何公元錫又於日記中摘取所見古書、金石及書院策文，彙爲一帙刻之，題曰錢氏日記鈔。近年儀徵阮氏、江寧汪氏、海鹽吳氏復有恒言錄、四史朔閏考、聲類、疑年錄之刻。海内之願讀公書者，亦幾備矣，而名公卿學士之訪求遺稿，至於今猶未已也。慶曾之生不及聞公謦欬，又十齡而孤，於先世著錄撰述，茫然不知所自。比長，稍有知識，偶得手澤，謹謹寶藏。恭繕潛研堂全書，以史傳擬稿，及公之遺像、像贊、墓銘并冠諸卷首。而公之年譜闕如，不無遺憾，因案先世行述傳銘，及所聞於族黨長老者，輯爲一稿。既成，而叔祖石橋先生檢出公自編年譜一卷，受而讀之，乃改削前稿。其壬子以前，恭錄原文；而凡散見於詩文集及他書之可以互證者，分記其下，蓋公所不暇詳者，皆後人所不敢略者也。原文所稱人物、書籍、碑刻之屬，又略加詮注，不知者闕之。文集各篇作於何時，有可考者亦分記每年之末。其癸丑以後，謹爲續編以附焉。

道光辛卯冬日，曾孫慶曾謹識。

錢竹汀先生行述

陳文和點校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廣東全省學政顯考竹汀府君行述

嗚呼，府君遽舍不孝東壁等而長逝耶！不孝等侍奉無狀，生不能色養承志，没不及躬侍湯藥，地久天長，此恨何極！惟是府君學問行誼，著述文章，士論推重，當爲儒林道學傳中人物不及。今詮次存諸家乘，以備史志採擇，則不孝等罪戾滋大，而無以没齒，用敢泣血具狀，以干立言君子。

府君諱大昕，字及之，又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姓錢氏。先世諱鎡公，自常熟雙鳳里徙居嘉定之盛涇，是爲始遷祖。生北郊公諱浦。北郊公生順郊公諱炳，始移居望仙橋。順郊公生侍郊公諱珠，侍郊公生公瞻公諱岐，府君曾祖也，俱潛德弗耀。祖青文公諱王炯，庠生，

博學篤行，舉鄉飲大賓，年九十有二，貤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妣朱氏，贈宜人。父小山公諱桂發，庠生，亦以文行著於鄉，舉鄉飲介賓，年七十有九，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沈氏，誥封宜人，晉封太恭人。生二子：長即府君，次叔父可廬公，名大昭，國學生，詔舉孝廉方正，欽賜六品頂帶。府君生而穎異，周歲能言。先祖妣沈太恭人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書指示，皆確認不誤。晬日，家人陳百物於盤中，府君諦視良久，惟取一筆。先大父私語太恭人，以爲此兒他日必有燕、許之譽。三歲，太恭人歸寧，携府君往。外祖喜其慧了，引詣戚友家，見堂上匾聯，皆應口成誦。十歲，從先曾大父受業，即學爲八股文。曾大父夙精小學，教以訓詁、音韵，府君能貫通大意。曾大父又謂大父：「此子所造，必遠過於我，雖入許、鄭之室，無難也。」府君研究小學自此始。後大父館族伯祖元禮公諱楷齋，又館族伯父彦輝公諱燿齋，府君皆隨行，朝暮課誦。時敬亭叔父諱肇然，溉亭兄諱塘，并與府君年齒相若，偕爲根柢之學。其時鄉闈及歲科小試，尚無兼用試帖之令，舉業家多不習詩。生徒或私作韵語，父兄輒相詬病，以爲妨於制義。先大父獨喜教府君爲詩，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府君學爲詩賦自此始。年十一，應童子試。邑令林公上梓，見府君卷沈博絶麗，拔置前茅。大父携府君謁謝，林公連稱無價之寶。年十五，負笈從曹封君檀滑先生桂芳遊，即受知於學使劉公藻。覆試日，見府君方髫齡，别置筆硯於他所試之，較原卷文益佳。次日，復特招覆試，獎勵交至，以筆墨等物爲贈。公嘗語人曰：「吾視學一載，所得士惟王生

鳴盛及錢生某兩人耳。」時爲乾隆七年壬戌也。舅氏光祿西莊公諱鳴盛，於儕輩少許可，見府君文，極口稱贊。而外祖虛亭公諱爾達，亦目爲國士，遂有婚姻之約。甲子，學使開公泰科試，一等。是歲，館紀王廟顧氏，其家藏書頗富，府君一一徧觀，遂斐然有述作意，讀書所得，著爲札記。府君殫心經學，自此始。丁卯，江寧鄉試，薦卷同考官爲廣德州知州曾公尚增。戊辰，學使尹公會一歲試，一等。是秋，先曾祖妣朱太宜人没。庚午，學使崔公紀科試，一等。是冬，娶先妣王恭人，贅居外祖宅。辛未春，高宗純皇帝聖駕巡幸，江浙士子各獻詩賦，府君進賦一篇。學使莊滋圃先生有恭選列一等。有詔召試江寧行在，欽定一等二名，特賜舉人，授内閣中書學習行走。閲卷官爲大學士高文定公、兵部侍郎汪文端公、刑部侍郎錢文端公。四月，詣揚州行宫謝恩，蒙賜御製生秋詩石刻。壬申三月，束裝入都，進内閣票簽房辦事。每三日一入直，公暇與吴杉亭烺、褚鶴侶寅亮兩公講習算術。得宣城梅氏書，讀之，寢食俱廢，盡悟古今推步之旨。府君精研算學，自此始。癸酉十月，先妣王恭人自家至京，西莊舅氏公車北上，亦來同寓。

先是，府君肄業紫陽書院，師事侍御王艮齋先生諱峻，宗伯沈文慤公。與同舍生王蘭泉昶、吴竹嶼泰來、褚左峨廷璋、黄芳亭文蓮、趙璞函文哲、張少華熙純、吴白華省欽、凌祖錫應曾諸公，及同鄉習庵曹學士仁虎、西莊舅氏，以古學相策勵。吴中名宿如李客山先生果、趙飲谷先生虹、惠松厓先生棟、沈果堂先生彤，亦引爲忘年交。而府君名益震於大江南北。是年，

文愨公始錄其尤者，刊爲七子詩選。七子者：府君與舅氏及竹嶼、蘭泉、損之、習庵、芳亭諸公也。書成，風行於世，賈舶有携至日本者。其國日本大學頭某讀而善之，人贈一詩，當時傳爲佳話，以爲雞林之比。甲戌正月，補中書額缺。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總裁大學士陳文勤公、禮部侍郎介公福、內閣學士錢文敏公、同考官編修盧公明楷是科文敏公自撰策問條目，闈中偏揆，三場所得多宿學。揭曉次日，赴午門謝恩。文敏公指府君謂同年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生乃古學第一人也。」殿試第二甲四十名，賜進士出身。朝考欽取第一名，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西莊舅氏亦賜進士及第。郎舅同年，均與館選，鄉黨稱爲盛事。丙子，尚書汪文端公、侍郎裘文達公、董文恪公，被旨修熱河志，屬府君與今大宗伯紀公昀任編纂之役。其秋，駕幸木蘭，汪、裘二公會銜專奏，得旨扈從熱河，就近採訪排輯。途中恭和御製詩進呈，并荷天語褒獎。自是館中有「南錢北紀」之名。

是歲京察，教習介錢二公以府君名列一等。考功司以新例格之，改二等。丁丑五月，散館欽取一等一名，授翰林院編修。府君在京寓，暇即讀經史，日以爲常。間往琉璃廠書市，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晨夕校勘，佐以史事，爲之跋尾，考證金石文字自此始。戊寅三月，御試翰、詹諸臣，欽取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贊善，充武英殿纂修官，又充功臣館纂修官。己卯秋，奉命典山東鄉試，户部郎中葉公宏爲副，得任君鋭錫等六十九人。李君文藻對策最優，擢爲第二。按察沈公廷芳於鹿鳴宴上首賀得士，濼源書院掌教宋蒙泉先生弼亦極道是科得人

之盛。還朝復命，召對養心殿西暖閣良久，天語甚溫。是年，先曾大父沒於里第。庚辰春，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書經卷，得進士戴君望嶧、李太常臺、沈學士咸熙、陳太史本敬等十一人。尋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協修起居注。其秋，遷翰林院侍讀。冬，奉旨署日講起居注官。以磨勘鄉試卷，議叙紀錄二次。辛巳二月，大駕恭謁泰陵，即幸五臺山，以記注官特派扈從。途中恭和御製詩稱旨。及上自五臺迴蹕，出御製游千佛洞詩，特命賡和，餘人皆不之及。其夏，以磨勘會試卷，議叙紀錄一次。壬午，京察引見，記名一等。五月，奉命典湖南鄉試。修撰、今予告大學士王公杰爲副，得丁君甡等四十六人。時侍讀吳雲巖先生鴻方爲學使，平日所賞士極多，榜前以闈義請質者凡數百人。公決其必售者丁君甡、丁君正心、張君德安、石君鴻翥、陳君聖清等五人。揭曉日，公置酒，宴諸君於署中，而命數家人前往探伺。榜初出，一家人遽報陳君已中式，餘皆無名。公不覺失色，投袂起謂諸君曰：「功名遲早，自有命存，然吾從今亦不敢復論文矣。」未幾，家人又至，知甡領解，正心第二，德安第四，鴻翥第五，聖清第十六。舊例，寫榜起第六名，俟寫畢，方及五魁。前家人所見，乃未全之榜耳。甡與正心，從昆弟也，公因稱爲「雙丁」榜。回京復命，仍召見養心殿西暖閣，對奏久之。癸未夏，以磨勘會試卷，議叙紀錄一次。五月，御試翰、詹諸臣，欽取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時尚書秦文恭公奉詔修音韻述微，屬府君佐纂輯，所進條例，悉府君爲之具稿。府君甫入館時，文恭公方撰五禮通考，即延府君分纂。公服其精審，故又以修書之役委府君焉。其春，先

大父與叔父俱來京師，父子兄弟一堂聚首。周山茨先生升桓贈句，比之「三蘇」云。時沈太恭人在里門，府君望雲念切，欲兼迎太恭人；而大父以北方水土不習，府君不敢過强。大父遂於甲申春，由水道歸，而留叔父於都門，令應京兆試。乙酉，京察引見，記名一等。六月，命副祭酒曹公秀先典浙江鄉試，既具摺謝恩，即奏請於使旋日乞假十日，順道省親，得旨俞允。入闈後，曹公病痁逾月，校閲之事，皆府君一人任之，得陸君飛等九十四人。而邵學士晉涵、潘侍御庭筠、翟中翰均廉、徐司馬聯奎、吳明府蔣源，皆浙中傑出之士也。試畢，還至吳門，兼程抵家。大父大母皆年近七旬，舉案矍鑠，親朋酌酒稱慶，見者榮之。假滿入都復命，召見勤政殿東暖閣，天顔和霽，垂詢大父母年紀甚悉。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仍分閲書經房，得進士殷君輅、黄觀察符綵、韓觀察朝衡、尹閣學壯圖、莊侍讀承籛、姚明府學甲等十人。

丁亥六月，先妣王恭人没於京邸。恭人諱順瑛，幼嫻姆訓，婉娩有容德。年二十三，歸府君，操家儉約，内外戚屬無長幼，咸待之以禮。方不孝東壁之生也，我母浦孺人卧蓐月餘，恭人夜中數起視之。我母至今言及，猶感泣不已。是年春，東壁病劇，恭人百方醫治，焚香禱天，未幾得愈。府君復困傷寒，兩月不解。恭人視醫藥，進飲食，夜以繼日。迨府君疾瘳，而恭人得嘔泄之症，竟至不起。事迹詳府君文集恭人行述及李司馬文藻所撰墓志。府君自服官以後，辛巳歲，已覺心血煩耗，夜不能寐。病後精力稍倦，不任勞劇；重以伉儷之戚，益堅歸志。其秋，遂以病乞假，掌院劉文正公勉留之，府君固辭。十月，始得旨准假。僦舟南下，

冬至抵家。買宅城中韓橋弄居之，以潛研二字名堂。杜門謝客，取諸史次第讀之，參閱他書及碑版文字，辨其異同得失，考證廿二史自此始。府君雅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且高堂年邁，當朝夕侍養。屋後有隙地百弓，府君日課家丁鑿池，蒔花竹其上，有終焉之志。居二載，大父察知府君意，諭之曰：「吾夫婦精神尚健邁，且有汝弟長在左右，足以娛老。明歲恭逢大慶，汝叨列侍從，宜隨班朝賀。」府君乃於己丑秋，起赴京師。辛卯，充一統志纂修官。壬辰春，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會試充磨勘官，殿試充執事官，尋充三通館纂修官。府君手定通志凡例，分别子目，增删皆臻盡善，總纂深以爲然。癸巳正月，奉旨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府君寅入申出，黽勉供職，與不孝東壁外舅持齋公同寓澄懷賜園。皇四子及質親王皆撰聯句爲贈。儀親王亦贈楹帖云：「品格方於玉界尺，文章華似錦屏風。」并謂府君，此雖舊人語，惟先生品學方足當之。成親王又時出所作詩文相質，兼問小學篆隸源流。府君自念以草茅寒畯，洊受主知，更荷賢王推誠眷愛，益感深肺腑，日三復伐檀之詩，以自警勵。今上在藩邸，即稔知府君績學登極，後詔修高宗實錄。念及書房舊人，於召見大臣時，屢蒙垂問。朝貴中多有勸府君爲出山計者，府君自揣衰廢，不敢仰希錄用，作書婉報朝貴，乞代奏篤老龍鍾，不堪驅策，而向日之忱，未嘗一日忘也。是歲端午，賜羽扇、蒲扇、貢葛、鄭宅茶、香袋等物。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廿三日立春，進春帖子，又拜湖筆、銀硃、彩箋之賜。廿七日，召對乾清宮西暖閣，賜御書大「福」字。除夕，賜貂皮、鹿尾、全鹿、黄羊、雉、魚等物。

甲午正月，上幸重華宫，賜宴内廷諸臣，以四庫全書爲題，聯句二十八人，府君預焉。四月，京察引見，奉旨准其一等。七月，命典河南鄉試，侍讀白公麟爲副，得劉君思柔等七十一人。事畢，治裝將旋，復奉命提督廣東學政，諭以「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隨取道江北、江右入粤。甫抵任，申嚴月課之令，每季親出題，委教官申解課卷到院，詳細批閲還之，士子無敢托故不與者。乙未春，按試肇慶、羅定、韶州三屬生童，卷盈千累萬，皆手自定其甲乙。又以士子多不肯讀全經，每考試，經題務避熟擬。四書義雖可觀，而經義違謬者抑置下等。仍榜示某某卷，以荒經之故，由是諸郡聞風而化，童子皆知讀全經矣。前學政歲科試優等太少，各學廩增生多不足額。府君閲其試義，優劣無大懸殊，乃稍寬優等名數，以鼓勵之。府君念先大父腰脚尚健，夙有登臨之興，嶺南山水奇秀，寓書迎大父就養，冀得從容遊覽。大父聞之，欣然規往。乃命叔父偕舅氏鶴溪公鳴韶、周墨崖先生南先，於是春赴粤東俾佐校閲；而自率孝等以仲夏啓行。會府君試韶州畢，將抵南雄，私計大父南行有日，遣人詣前途迓伺。忽急足持訃至，府君號慟欲絶，即委屬賫印交中丞德文莊公保代奏，兼程北歸。行三旬，始抵廬次。府君寢苫茹素，一遵古禮。見大父手澤，每一展視，憬然慨慕。居憂未幾，髭鬢盡白，蓋悲動於中，不自知其哀毁也。丁酉八月，服闋，以先大母年高，不復入都供職。戊戌夏，制府高文端公奏延府君爲鍾山書院院長。府君雅不喜爲人師，而家居貧約，不無藉束修以供甘旨。江寧去家不遠，猶便於定省，乃勉應之。己亥夏五月，爲先大母八十壽辰，府君與叔父暨

我母浦孺人、叔母周安人，稱觴上壽。時先妣王恭人下世已周一紀，大母顧謂府君曰：「吾家數世皆不置妾媵，汝婦以無出，爲汝納東壁、東塾之母。甫生東壁，而汝婦去世，深可惋歎。自汝歸家以來，東壁之母日侍我側，觀其言動作爲，得知大體，甚合我意，且目前子女成行，皆其所出，汝當以嫡禮待之。」爲是府君聞命唯唯，我母即易服登堂拜謝。

先是，府君年近四十，尚未有子。王恭人屢勸府君置簉。久之，始納我母。及恭人臨没時，執我母手泣而言曰：「我未拜尊嫜，即隨任北來，有缺甘旨之奉，生平常以爲憾。汝能繼我志以善事高年，則我心慰矣。」我母恪守恭人遺訓弗敢懈，而操持益謹。府君遂不復續膠。迨爲不孝等授室，及遣嫁兩妹諸事，皆賴我母主持。府君數十年無内顧憂者，我母之力也。庚子春，翠華巡幸江、浙，府君偕西莊舅氏暨在籍諸縉紳，至淮北迎駕。恭進南巡頌一册，蒙恩賜緞二端。是年，當事設局續修南巡盛典，以府君熟於掌故，請府君總其事，閱六月而告蕆。辛丑夏，府君歸省先大母。時先大母春秋八十有二，雖起居如常，而飲食漸減，府君心憂之，遂不赴館，日侍大母湯藥，衣不解帶者兩月餘。卒不起，府君哀痛如喪先大父時。其冬即合葬先大父母於練祁祖塋之右。葬之日，墓樹滴露，味甘如飴，人以爲府君暨叔父孝感所致云。府君在鍾山四載，及門經指授成名者甚衆，而韓明府廷秀、董方伯教增、談廣文泰、孫州牧源潮、鮑文學璉，尤所獎賞。乙巳春，巡道章公攀桂延府君主婁東書院。府君留三載，所賞者如陸君元吉、楊君雲璈、陸君學欽、汪君學銘、胡君金誥，暨蕭君揆掄、沈君端靖，皆一時之

彦也。丁未，仍主講婁東書院。時家竹初先生維喬，方宰鄞縣，重修鄞志，迎府君至甬上爲總纂。因登范氏天一閣，縱觀閣中圖籍及宋、元拓本碑帖，見其所藏雜亂失次，爲編天一閣碑目一册。戊申春，移主紫陽書院。舊院長爲兵部侍郎蔣公元益，於去冬謝世。中丞閔公鶚元博訪輿論，唯府君能副斯席，遂以府君「品粹學優，居鄉端謹，堪爲諸生表率」入奏。奉硃批覽欽此。方府君弱冠時，學使者每試必列高等，所作詩文輒爲藝林誦傳，遠近賢士大夫及當事延訪人才者，皆以得識府君面爲幸。中丞覺羅公雅爾哈善聞府君名，檄本縣具文，送紫陽書院内課肄業。覺羅公與掌院艮齋先生閱府君課義、詩賦、策論，歎賞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後課試恒居第一。至是應請，來爲院長。追憶四十年前舊事，皆賴名師益友，切磋琢磨之力，得窺古人堂奥，遂奮然以振興文教，繼美前修爲己任。與諸生譚經史性命之恉，切諭以浮慕虚名，無補實學；由是士之馳逐聲華者，漸變氣質。時今中丞汪稼門先生志伊方爲蘇州太守，與府君訂道義交。官暇即屏傔從，過訪討論宋儒名理、格致、誠正之功。每相對兀坐於私淑考亭老樹下，蕭然自得，見者不知爲貴顯也。三吳士人，益駸駸向化。并有他省好學之儒，不遠千百里，載贄執經者，爲向來未有之盛事。迄今十有六年，名流輩出，如陳工部鶴、潘户部世璜、少司農世恩、陳户部鍾麟、葉太史紹本、吳殿撰廷琛、顧庶常蒓，皆賞識於未第之先，而自謂賴府君造就玉成者也。庚戌，恭逢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府君心切瞻覲，於六月初北上，遇粱山舟先生同書於臨清途次，連舟抵都，迎駕南石槽，進萬壽頌册，特蒙宸覽，載入萬壽

盛典。九月，啓行回南，取道游曲陽北嶽廟，從大名廣平入山東濟寧，買舟而歸。辛亥，撰元史氏族表及藝文志補成。府君少讀諸史，見元史陋略舛訛，欲重纂一書，博稽載籍，暨金石文字，正其謬盭，補其缺佚。又以元人氏族最難考索，創爲一表。而後人所撰元史藝文，亦多未盡，更蒐輯補綴之。其餘紀、傳、志、表皆已脱稿，惜尚未編定。是年目力少差，以考證糾繆諸條次入考異，而氏族、藝文二書，繕成清本。嘉慶丙辰冬，有司舉行鄉飲禮，延府君爲大賓。我家自曾祖以下三世，并預鄉飲，戚友咸嘖嘖稱羨，來爲府君賀。府君謙抑謝之，曰：「我德薄，懼不足繼先世耳。」己未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詔到縣，設幕舉哀，紳士咸集。府君感念先帝深恩，服官二十餘年，備蒙眷注，猥以筋力衰頹，未報涓埃，行禮時伏地號哭，哀感行路。壬戌春，學使歲試後新進童生，例送入學。府君以六十年前博士弟子、邑中紳耆，請偕新先輩重修謁廟禮，賦詩四章，以紀其事，遠近和者甚衆。

初，府君與舅氏光祿、蘭泉司寇爲總角交，又甲戌同年進士。府君歸田時，舅氏先以丁憂家居，服闋不復出，而司寇後亦予告歸青浦，相距不百里，興至輒棹扁舟互訪。舅氏家於金閶，聚首之日尤多。吳中文酒宴會，爭延府君與兩公爲領袖，時有「江南三老」之目。年來先後重游泮宮，尤古今希有之事云。丁巳，爲兩湖制府畢公沅校刊續資治通鑒。自溫公編輯通鑒後，宋元兩朝，雖有薛氏、王氏之續，而紀載疏漏，月日顛倒，又略於遼、金、夏事。近世徐氏重修本，雖優於兩家，所引書籍，猶病漏略。自四庫館開，海内進獻之書，與天府貯藏奇秘圖

籍、永樂大典所載，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畢公購鈔，以爲此書參考之助。先經邵學士晉涵、嚴侍讀長明、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諸先生，及族兄判官坫，佐公分纂成書。閲數年，公復屬府君删定。府君重加覆勘，增補考異；又循溫公舊例，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爲定。獨於兩朝授受之際，如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以前，仍爲開寶，係之太祖。建炎元年五月以前，仍爲靖康，係之欽宗。此類特爲正名。雖少變涑水之法，而義例實過之。既寫定授梓未及半，而公謝世，事遂中輟。府君急檢原本，付公子嵩珠、鄂珠，囑其藏弆勿失焉。

癸亥春，府君感寒疾，時作時止，兩目益衰眊，屢以多病不支，力辭講席。中丞岳公起固留之。未幾，汪公繼爲中丞。公素與府君交厚，自旬宣隴右，持節閩中，暨引疾家居，十數年中，雖道里修艱，時時寓書，垂訊起居，語長心重。及奉命撫吳，遣人存問。下車日，尚未及接見僚屬，即肩輿顧講舍，歡然道故。睹府君道氣彌醇，相與講貫古今政治大體，竟日無不契合。府君没時，中丞親臨卧房，慟哭至漏二下乃去，并諭監院孫公起峘，同及門孫君延、保安等悉心襄理喪事。尋與方伯汪公日章、觀察許公兆椿，暨合郡僚屬祭奠，又哭至失聲；且執不孝等手，以善繼善述，毋忘先人，諄諄訓戒。迨不孝等扶櫬回里日，又以旌旗前導，躬送胥江舟次，并遣官護送至嘉定城。見者咸以中丞欽敬至此爲榮幸，而益信府君一生學行兼備，得享此非常之全福云。府君今歲啓館後，曾復作寒熱，即歸家就醫。不孝等多方調治，閲二旬，始得痊可。病中中丞寄書慰問，且諭監院孫君時常札致不孝等，詢府君病狀。一月之間，

書凡五至。府君感中丞厚誼，不忍再言辭館。且以課期未便久曠，病起即赴吳門。久之恙乃霍然。會江寧鄉試，向例停課，府君遂於不孝等赴秣陵，後挈眷歸家。時趙北巒明府曾署吾邑事。明府雅好金石文字，聞府君旋里，治肴饌折簡以招。府君久不赴親朋讌會，是日將往觀明府所藏，遂鼓興往，展玩竟日，并爲題字數行始歸，意甚適也。榜後携不孝東塾至書院，而留不孝東壁奉母家居。我母向患肝氣，忽於月之十二日，嘔逆大作，呻吟牀第，極形委頓。不孝東壁即馳書不孝東塾，令其得間歸省。府君聞之，鬱鬱不樂，謂不孝東塾云：「汝母體胖而多痰；醫家咸慮猝中，恐有意外之虞，汝可速歸。」而手書諭不孝東壁，以善事母病及延醫諸要。不孝東塾於十五日自蘇旋里，兩日後我母嘔逆漸止。不孝等以爲喜幸，作稟寄達府君，謂母病已解，足以仰慰高年。十九日，有人自蘇來，又得府君十七日手書，云「我日來耳目似覺聰明，動定勝常，可免挂念」。不孝等私心慶慰，方謂從此趨依膝下，愛日方長。孰意生離之時，即成死別。而府君軫慮我母之言，竟爲府君棄養之讖耶！嗚嗚痛哉！不孝等驟聞凶耗，五中摧裂，昏眩靡措，星夜遄行。次日到院，見府君顏色和霽，無異生時。而搶地呼天，摧心飲血，已不得復聞一語矣。痛哉！痛哉！含殮後細詢家奴，知府君於是日晨起盥洗，手執一簡，展轉閱看。飯後更衣薙髮，校自撰養新錄刊本數葉。案頭有中丞見示新製詩，屬府君評定。府君循誦數遍，謂所作有關名教，非僅擅詩人能事。手書小箋報之。又有杭人將回浙西，復寄中丞阮公元及何君元錫札，磨墨伸紙，搖筆如飛。時未正三刻也。俄覺勞倦，命侍者

扶掖登牀。適孫君延至，見府君神氣有變，往告監院，遽詣節署禀知中丞。中丞謂墨痕猶濕，當無是理。即造府君榻前，見府君閉目危坐，急命從人灌湯，竟不復蘇。是爲十月二十日申時也。府君自夏秋以來，飯食如常，而視聽較聰察，白鬚中有復黑者數十莖，讀書談論，無一毫疲茶之狀。不孝等暨親串交遊之來謁者，皆謂精力强健，眉壽正未有艾。何圖昊天不惠，倉卒間遽至大故。嗚呼痛哉！此殆所謂迴光返照，故示人以不測耶？抑不孝等祐薄孽深，天降酷罰，殃及所生耶？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府君孝友性成，事先曾祖父母、先大父母，克誠克敬，備得歡心。終兩祖考妣之世，未嘗有提絜誶語。叔父爲大父母暮年得子，少府君十六歲，府君仰體大父母意，愛憐備至。稍長誨以勤學端本，務爲躬行實踐。叔父奉府君如嚴師，凡讀書行事，必承府君指示，始愜於心。今叔父爲鄉黨宗族所稱，名公鉅卿所許者，皆承府君之教也。前年秋冬間，長興縣令邢公澍議輯縣志，屬府君及叔父爲總修。叔父因館長城，偕邢公商榷志書條例。府君亦於課士之暇，泛舟苕溪，留邢公署齋數日，與叔父聯牀笑語，至夜分不寐。叔父取眉山故事，繪對牀風雨圖。府君以老年兄弟，姜被重溫，爲天倫樂事。圖成得句，題於卷端，友于之情，溢乎言外。府君待戚友尤懇摯。先姑夫陳迂軒公曦以應試至京，補四庫館謄錄。下榻府君官菜園寓齋，款接甚至。後姑母没，府君追念亡妹，每見妹婿，輒欷歔不已。姑夫亦感傷，終身不復娶。有表叔沈宿昭公魁爲先大父外甥，自幼大父撫養，府君視之如親兄弟。後表叔遠宦黔中，親柩

尚未安葬，府君以己地代爲窀穸，歲納賦税。又代撫其幼女，飲食教誨，一如己出。及笄爲相攸配士族，致書時慰表叔，勿以兒女累心，并舉「勤能補拙、儉可養廉」二語勗之。後表叔遷福建興化通判，未抵任，没於貴州，囊橐蕭然，循聲載道，實府君有以成之也。府君素性儉約，不事家人生産，敝裘脱粟，處之泊如。壯歲服官禁近，祇以文學侍從。中年後息處林下，未竟康濟之略。而於民生休戚，舉念相繫。數十年來，從未以私事干謁當事，當事靡不引重交推。有以爲政之道下問者，府君剖别利弊，委曲詳盡，行之皆得實效。今歲五月，梅雨浹旬，蘇、松、太各府州屬低窪之區，俱被水災，米價騰貴，鄉民失業者漸有菜色。府君聞而憫之，作書諭不孝東壁，令與同邑紳士，商酌平糶之舉，擬定章程，娓娓數百言，皆精當不移之語。時不孝東塾隨侍在蘇，以府君病痊未久，宜努力加餐，稍具甘旨之奉。府君堅拒不令進，再三婉勸，府君正色喻之曰：「吾忝冒皇恩，在官無澤民之德，居鄉無濟急之才。今者目擊荒歉，而汝等屑屑以口腹事相勸，總使下咽，度我心安乎？」府君襟期高潔，絶無世俗繁華之嗜。讀書而外，惟好佳山水。屢被恩命，出典文衡，經行名山大川，登臨之作，多見於篇什。餘如四明、天台、禹陵、西湖、雉山、雲間、九峰、三泖、京口、攝山、九龍、靈巖、洞庭諸山水之區，遠者一至再至，近者或數至。皆命儔嘯侶，探幽涉險，蒼苔白石間，有題字隱約可辨者，必熟視審諦，摩挲卒讀。旋急命工人拓歸，以證史傳異同。生平所收碑刻至三千種，大半皆府君搜訪創獲，多前人著述所未備，故海内集録金石者，推府君爲最富。

府君一生無疾言遽色，無私喜盛怒，不輕許可，不濫交游。力學敦品之士，不惜獎借而誘進之，雖其人至終身偃蹇坎軻，而稱賞未嘗去口。四方賢士大夫，下逮受業生徒，咸就講席，折中辨論文史。如盧學士文弨、袁太史枚、趙觀察翼、孫觀察星衍、段大令玉裁、周明經錫瓚、張徵君燕昌、梁孝廉玉繩、陳進士詩庭、黄主政丕烈、何主簿元錫、鈕君樹玉、夏君文燾、費君士璣、徐君頲、張君彦曾、袁君廷檮、戈君宙襄、李君向、顧君廣圻、吳君嘉泰、沈君宇、李君福、王君兆辰、孫君延輩，或叩問疑義，或商論詩文，或持示古本書籍，或鑒别舊拓碑帖、鐘鼎款識，以及法書名畫，府君無不窮源竟委，相與上下其論議，至人各得其意以去。而從兄弟東垣、繹、侗暨妹倩瞿君中溶、許君蔭堂，尤朝夕過從。府君每與談藝，必引申觸類，反覆講求。有時日旰燭跋，聽者跛倚，而府君語猶諄諄不已。即至愚不肖如不孝等，偶有質疑，亦必周詳指示。蓋府君樂育後進之懷，出於至誠，未嘗有不屑之教誨焉。府君狀貌短小，而儀表不凡，隆頂修項，龐眉瓠齒，鬚髯如畫，目黑倍於常人。少年讀書，十行俱下。五十以後，瞳子光稍耗散，跬步間不睹人物，晚年益甚。見客必令左右相導，始能揖讓。肴核必從人以匕箸納口，而後能進。惟觀書縱字小如豆，五年前猶於燈下披閱，無不了了也。作文及隨手札記草稿，筆法俱極端謹。有疑之以問府君者，府君云「昔王子充作宋太史傳，謂景濂短視，雪邊月下，可讀蠅頭細字；而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余則光近更過之耳，無他異也」。

府君於四部書無不瀏覽，性强記。經史半能背誦，與人言某書某卷，俱瞭如指掌。及檢

查，十無爽一者。旁及卜筮祿命之術，亦能研究入微。惟不喜二氏學，不持齋，不誦經讖。嘗述曾大父之言諭不孝等曰：「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非特孔、孟、程、朱，即李、杜、韓、蘇輩，其精神亦至今在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晚年作輪迴說一篇，謂五倫以孝爲先，人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其父母。自輪迴之說興，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於無可窮，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無可窮，亦即我之身，而各有父母。於是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於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可不謂大哀乎！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睹所謂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惟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惟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無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於楊、墨也。府君淡於榮利，默而深沈，顧不肯以道家清淨爲言。惟感應篇一書，謂出於漢

民之旨，故能遊於方中，而不爲方外虛誕之説所動也。

之理，非他道書可比。嘗以八分書寫錄數通，置之座右。蓋府君篤信儒書，深悉聖賢覺世牖魏道誠。其言陰騭報應，合乎易傳「善積成名，惡積滅身」，及尚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府君每讀古人書，必稽其爵里、年齒、事狀，著之卷末。蓋取孟子「知人論世」之意，因以校正史傳之誤。如楊大年年五十七當爲四十七、邵康節年七十六當爲六十七、王荆公年六十八當爲六十六、米元章年四十九當爲五十七、陸放翁年八十五當爲八十六，皆考證鑿鑿。其史文闕漏，取補於稗官野乘者，尤不勝數云。府君讀書，遇有疑義，輒檢他書互相對勘，期通曉而後止。時人有新刻書，持質府君者，其沿訛襲謬處，必爲舉正。如侍郎謝公墉校刻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府君據尚書「平秩南譌」，史記本紀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謂古文「爲」與「僞」通，兩「僞」字皆當讀若「爲」。學士盧公文弨校注顏之推觀我生賦，不解「王凝坐而對敵，白詡拱以臨兵」二語。府君謂白詡應作向詡。漢末黄巾賊起，向栩言於河上北向誦孝經，賊自消滅。見後漢書獨行傳與晉書王羲之傳。凝之聞孫恩寇至，自言請大道，鬼兵相助事，正相類，皆言其不設備也。又學士補注顏氏家訓，於誡兵篇「宋有顏延之」句，疑延年無領兵覆敗事。府君出宋書劉敬宣傳證之曰：「此是顏延，非顏延之也，後人妄加『之』字耳。」府又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宋人據山海經，疑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當校改。府

君以爲「形夭」二字非訛，宋本山海經自誤耳。顔師古等慈寺碑以「刑夭」與「貳負」對文，今石刻尚存，字畫分明。刑、形古文相通，夭轉爲天，則大謬矣。後畢制府補注山海經，遂用府君説。正向來刊本之誤，似此之類，又不一而足。

府君湛深經術，研覃傳注，探頤索隱，無義不通。嘗謂周易八卦方位，見於説卦傳，此即伏羲所定之位。伏羲以木德王，故先震、巽。傳云：「帝出乎震。」帝即伏羲也。後儒不信孔子之言，自造先天一圖，特以乾坤父、母之卦，而退居西北、西南，於心有未慊然者，而不知乾西北，坤西南之位非聖人不能定，未可以謏聞淺見輕爲臆度也。夫坤爲西南，則月令「中央土」列於季夏之後，經典業有正文矣。坤上六爻辭「龍戰於野」，文言云：「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正所以闡乾位西北之義。蓋天道扶陽而抑陰，純陽事可也，純陰不可也。戌亥爲純陰之地，十月又爲純陰之月，陰不可無陽以主之，故居乾於西北之位。爾雅釋天「十月爲陽」，亦指乾位而言。自王輔嗣注易，改文言爲「嫌於无陽」，而斯義遂晦，何怪後儒之紛紛也。説卦云「天地定位」者，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合乎尊卑之分耳。南北東西皆平面也，豈有上下之殊乎？即以高下言，則北極出地最高，南極入地最卑。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吾未聞以南尊於北者也。審乎此，當曉然於乾南坤北之爲妄作矣。又今文尚書太誓可信，而馬季良以後得疑之。唐儒并據東晋所出古文，以今文爲僞之非云：伏生所傳雖無太誓，然伏生所撰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

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仲舒對策，亦引太誓「白魚入於王舟」諸語，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異，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説，而周本紀、齊世家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即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本也。許叔重説文序云，其偁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涘」，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掐」，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註尚書，於今文太誓篇每採孔安國語，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豈肯復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非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今按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云云，此中篇也。「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云云，此下篇也。唐初作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於太誓。史公既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真太誓審矣。

又謂雙聲之説始於魏晉，而其秘實肇於三百篇。蓋人生有形即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雙聲、疊韻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刖」，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秘大啓：卷耳之

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藘」疊韻；七月之「觱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畽」、「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螗」、「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絿」、「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嘽嘽」、「焞焞」，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至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壎篪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錦」「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未喻，翻謂七音之辨，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雖昉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秘，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又論鄭漁仲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爲出於西域，

後儒且謂字母出於華嚴經，然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乂難陀所譯，出於唐中葉，又在玄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不因於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疊韻，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即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於司馬溫公，而溫公撰切韵指掌圖，無一言及於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漁仲不知詳考，遂誤認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咢聲、舌頭聲、脣吻聲，頗與見、溪、羣、疑之叙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别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曰母列於舌齒聲，不别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今人但知華嚴，是逐末而遺本也。

府君考史之學，網羅羣籍，擇善而從，删裁繁誣，刊改漏失，皆足津逮後學。尤精九章推步，於天文、律數諸志，布算無遺，盡得古人未傳之蘊。如太史公天官書東言蒼龍，南言朱鳥，北言玄武，惟西言咸池。吳仁傑謂咸池不可以總西方七宿。府君則引淮南天文訓：「斗杓爲

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車爲匡衛，故皆有運行之象，而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五潢、三柱而言，故云「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晉志析五車、三柱、天潢而三之，但以小三星當咸池之名，而淮南、太史公之文俱不可通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豈僅指三小星而言哉！參爲白虎，於十二次屬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史、漢不以白虎領西方七宿。虞仲翔說易，亦不取「兑爲虎」之說，與史、漢同。又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漢書云「太歲在子」，自小司馬諸人，皆不能知其說。府君云：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恒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在元枵，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即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焉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曰單閼。」蓋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後世失其傳，乃移之太歲耳。淮南言「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焉逢攝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於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歷術甲子篇云，甲寅年者，以太陰紀歲；班史云：「歲名困敦」，則真太歲所在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以太

初元年爲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相悖矣。又謂西洋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與尚書緯四游升降之説正相近。據鄭康成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以後，地漸漸而下。」夫冬至爲地上游之極，地之下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高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地之上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下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即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後，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中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心不動，而太陽之行有高有卑。升降即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即不同心天也。又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泛積，爲定積。梅勿庵謂郭守敬百年加減歲餘之法，實出於此。但統天求泛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法又異，此其故梅氏亦不能言。府君乃詳考之曰：統天上元甲子，至紹熙甲寅，中距三千八百三十年，以歲分乘之，減氣差，得氣泛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其年無躔差，即以泛積爲定積，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大餘十八，小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是爲紹熙甲寅歲冬至大小餘，實壬午日亥正四刻也。乃置上元以來歲積分，減氣積差，又

以躔差乘距算，加入歲積分，得定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萬一千六百五十一，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大餘三十五，小餘一千六百五十一，轉減紀法，得上元天正冬至，大餘廿四，小餘一萬三百四十九，然則上元冬至乃是戊子日戌正三刻弱也。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上元冬至不值甲子，依授時術，當加氣應廿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算。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既從冬至後甲子起算，當減氣應卅五日有奇，今止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其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一刻弱，故必減閏差而後以朔實除之，即授時之閏應也。

府君於古今郡縣分合遷改，及南北僑置州郡，無不瞭然胸中。其辨證諸史脱訛，如漢志山陽之西陽縣，當作西防；東海之海曲縣，當作海西；蜀郡汶江縣之溡水，「溡」當爲「渽」；陳涉陽城人，乃潁川之陽城，非汝南之陽城；蒯通范陽人，乃東郡之范陽，非涿郡之范陽。續漢志平原郡本有西平昌縣，刊本錯入樂安國注中，校者并改十城爲「九城」，府君始校正之。後漢光武紀：「省并西京十國：淄川、高密、膠東屬北海。」刊本誤以十國爲「十三」，淄川下多「屬」字，章懷注不能辨，府君爲考正之。晉志青州本有濟南、北川二郡，史有脱文，遂以北海之縣誤作濟南屬縣，宋人遂謂晉之濟南治平壽，不治歷城。府君據宋、魏二志及杜元凱説，謂晉時濟南蓋領歷城、諸、平陵、祝阿諸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即墨諸縣，自屬北海郡。於是千

載之疑始決。又謂胡身之注通鑑，於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舛。如漢建安十九年，劉備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并署左將軍府事。注以益州太守屬上讀，謂「此益州太守非漢武所置之益州郡，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考蜀志諸葛亮傳不云爲益州太守，惟董和傳云：「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信而愛之。」此益州即漢武所置之郡，非别治成都也。和自益州徵爲掌中郎將，與亮并署左將軍府事，史文甚明，胡不得其句讀而臆造此説，失之遠矣。又晉興寧三年，以右將軍桓豁爲監荆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諸軍事、荆州刺史。注謂「陶侃以淮南部曲置義成郡於穀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揚州僑縣於穀城，荆州統内之地也，故曰荆州、揚州之義成」。此亦非是。桓豁領荆州刺史，則荆州諸郡自在所監之内。義成、京兆二郡僑治荆州境，非荆州所屬，故又别而言之。如注所言，是豁止監兩郡耳，豈復成重鎮乎！當於荆州句絶，揚州之義成别自爲句。凡刺史都督他州之郡，皆宜如此讀；胡亦未審其句讀也。晉義熙二年，以何無忌爲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注：「八郡，蓋荆州之武昌，江州之潯陽，豫章、廬陵、臨川、鄱陽、南康，豫州之晉熙。」此亦以意推之。今據晉書本傳，則八郡者謂荆州之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也。潯陽等郡本在江州管内，不須别舉。且江州所領亦不止六郡，以史例言之，當云都督江州、荆州四郡，豫州四郡諸軍事。通鑑書荆於江之前，已失其序，而三州八郡之文，亦未核也。又義熙十年，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

都督豫州六郡。注：「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此注亦誤據宋書懷玉傳，則所兼督者，實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六郡。此六郡不皆屬豫州。通鑑云「豫州六郡」，亦非其實也。宋泰始三年，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守圂城。注引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圂城。圂，户困翻。考今本魏志作國城。圂與國，皆團之誤。通鑑於是年書清河張讜守團城，次年書尉元遣使説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之東徐州，後改爲南青州，則圂城即團城之訛審矣！胡氏各自爲解者失之，但據通鑑魏得東徐州在後一歲，不應於是年已有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兵襲朐山事。蓋溫公因書蕭道成鎮淮陰，收養豪俊，而及垣崇祖守朐山事，非即在此歲也。陳太建五年，前鄱陽内史魯天念克黄城。注引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黄城縣。東魏置譙州於渦陽，則黄城亦其屬縣。考陳本紀，黄城既降之後，詔以黄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漢陽、義陽二郡并屬司州。則黄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黄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黄州；又有安昌郡，則黄城即黄陂城，因後齊曾置南司州，故仍其名耳。漢陽郡蓋即後齊所置産州，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若下蔡之黄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沛，而周炅、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黄之地，注家於此殊未分曉。如周炅所降「淮北絳城」，本「江北諸城」之訛，而胡欲以虹縣當絳城，甚不然矣！梁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當以隋書百官志所載州名爲據。胡氏但據南齊志，又安以宛州益之，尤爲疏謬。

府君達於史例，論史亦具卓見。如蜀志稱後主「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不審承祚之評何義。府君則謂昭烈之没，政由諸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没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别有在矣。裴氏所譏，殊未得其旨趣。又宋濮安懿王之議兩制，謂宜稱「皇伯」，而歐陽公建議非之，後人多左歐陽而右司馬。府君則謂「皇伯」之稱，於禮無稽。古人稱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伯兄、叔兄、伯氏、叔氏、伯子、叔子、伯姬、叔姬，皆以伯叔爲長幼之異名，無單稱伯叔者。「伯也執殳」，婦人謂其夫也。「侯主侯伯」，家之長子也。「將伯助予」，則不知誰何之人也。吾未聞以世父爲伯者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不聞改本生之親爲世父、叔父者。漢宣嗣孝昭，尊史皇孫曰「悼考」。光武嗣孝元，亦立南頓以下四親廟曰「考」曰「親」，則亦未没其父母之稱。誰非人子，以爲人後，而不得有其父母，於人子之心，自有難安者。歐陽之議，於禮於情，本無可易，非若嘉靖議禮諸人之佞邪也！又宋史論趙汝愚，稱其「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至以周公比之。府君

謂汝愚之心固出於忠義，實則僥幸成功，不可以爲後世法。何也？廢立之事，非臣子所宜輕舉。古有廢昏而立明者矣，未聞有廢父而立子者也。光宗之罪在於不孝，其子乃不以爲君而取而代之，蹊田奪牛，罪又甚焉！且以子奪父位，事之至逆者，左右暬御，必不願也；舉朝臣僚，非盡同謀也，光宗又非甘心於退閑者也。設有奉帝而出鬭者，兵刃相加，不幸而敗，則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幸而勝，則爲商臣、冒頓，不可言矣。吾故曰：汝愚之功，僥幸而成，其實則亂之道也。昔衛出公受國於君夫人，其父又不在衛，非攘而奪之也，聖人猶且非之。試以慶元内禪，與衛事平心較之，孰順孰逆，必有能辨之者。而論者猶許汝愚爲社稷之臣，此夫子爲衛君之説也。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謂曼姑之義，固可以圍之。汝愚之功與曼姑之義，前後一轍，後人責曼姑而譽汝愚，非春秋之法矣。夫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光宗雖非令辟，自寧宗視之，則君也、父也。壽皇崩，而托疾不過宮，爲子者號泣而從之，可也。豈真有亡國破家之釁，迫不及待，而必出此下策也哉？若以太皇太后之詔爲辭，此掩耳盜鐘之爲，非真名正而言順也。大臣當斯際者，但可爲留正之遯，不當爲汝愚之舉。范汝黼謂「留爲異姓之卿，趙爲貴戚之卿」，此迂儒騎牆之論，宋史載入留正傳，陋矣。蓋府君學究天人，冥心獨運，故淹通條貫，觸處洞然，而持論明晳若是。不孝等下愚駑鈍，未能纘承家業。讀父之書，就所習聞於過庭時者，舉其大略，管窺蠡測，固不足盡府君所學之萬一也。

府君嘗著格言貽不孝等，其略云：孟子戒言利，言利必爭利，爭利則雖悖義亦不顧矣。

貧苦之家子弟多相愛，富豪之家子弟多相妒，因妒而爭，因爭而鬬訟，皆利中於心使然也。又云：父子之不和，由於有嫡庶；昆弟之不和，由於有家産；貧家無妾媵，安有愛憎之偏；無積蓄，安有爭競之禍？故曰：富不如貧。又云：成家之子常愛其父母，敗家之子常怨其父母。怨淺者止於破家，怨深者極於滅身。又云：己有一善，人必知之；有一不善，人亦必知之。欲人不知，除非莫爲。今人日作不善，而懼尊長之聞，輒疑某人謗我，某人離間我，此其人終無改悔之望矣。古語云：止謗莫如自脩，盍三復斯言。又云：敗家者必奢、必淫、必貪。捄奢以儉，捄淫以正，捄貪以廉。又云：奢淫之人，其性非好貪也，浪費而不知節，債多而無可償，則不期貪而貪矣。其始累骨肉，其繼累親朋，其終入於流丐。又云：保家之道曰儉、曰勤；保身之道曰謙、曰慎。又云：一日多費錢百文，未見樂也，積之一歲，則費三萬六千矣。一日省錢百文，未見苦也，積之一歲，則省三萬六千矣。一省一費，其始甚微，而歲終相較，差至七萬三千。故惜費者常樂，多費者常苦。又云：我富則人敬之，我貴則人畏之，未富而責人之敬我，未貴而望人之畏我，招怨取辱之道也。去其自大之心，而專力於學，一旦成名，何患彼之不敬畏我乎！又云：衣取禦寒，食取充饑，一生無欠缺，即爲萬幸，況敢求美乎！慕人之鮮衣美食，不量力而效之；裁製甫畢，旋付質庫，此爲薄福之相。又云：與朋友交，必求直諒多聞者。直諒不易得，得多聞之人，亦可以增長見聞，擴充學識矣。否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博弈飲酒，無所不爲，多一友即多一累。又云：古語有之，欲敗家，置兩妻。富貴而多

蓄妾媵，身後必多醜聲；不富貴而置妾媵，自謂取樂，不知身已入苦海矣。又云：世間惟倡優兩等人不可親近，其人既不知廉恥，又安有情誼！破一家又易一家，害一人又害一人，子弟墮其術中，至死不悟，哀哉！又云：聖賢勸人改過，有過而能改，不失爲好人。若怙終不悛，惡積而不可揜，雖悔無及矣。以上諸條，皆府君朝夕諭不孝等者。不孝等終身識之不敢忘。嗚呼！言猶在耳，罹此鞠訩，欲再承嚴訓而不可得矣。

府君所著書已刻者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通鑑注辨正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六卷，又續集七卷，又利集六卷，又貞集六卷，鄞縣志三十卷，長興縣志二十八卷，三統術衍三卷，風俗通義逸文二卷，陸放翁先生年譜、洪文惠公年譜、洪文敏公年譜各一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補遺四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未刻者經典文字考異三卷，唐石經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南北史雋一卷，三史拾遺三卷，諸史拾遺四卷，修唐書史臣表一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元史氏族表四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附識二卷，天一閣碑目二卷，疑年錄三卷，王厚齋先生年譜、王弇州先生年譜各一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恒言錄十卷，潛研堂詩集十六卷，詞垣集四卷。未成者元史若干卷，方輿紀里編若干卷，地名考異若干卷，曝書亭詩集註若干卷。所校有新唐書糾繆、困學紀聞、長春真人西游記諸書已刻。白虎通、説文、廣雅、四分乾象術、文選注諸書皆未刻，藏於家。

府君生於雍正六年戊申正月初七日戌時，没於嘉慶九年甲子十月二十日申時，享年七十七歲。配先妣王氏，新陽縣學生誥封中議大夫光禄寺卿虚亭公爾達女。誥封恭人我母浦氏，處士雲巖公女，例封太孺人。子二：長不孝東壁，附監生，娶汪氏，戊辰探花誥授榮禄大夫工部侍郎崇祀鄉賢持齋公廷璵女。繼聘孫氏，通判孫公源潮女，未娶卒。次不孝東塾，廪貢生，試用訓導，娶朱氏，國學生寄園公淮女。女二：長適碭山縣教諭瞿涉齋公塘子，附貢生候選布政司理問中溶。次適庚辰進士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許穆堂公寶善子，青浦縣學生蔭堂。皆我母浦孺人出。孫男三：師愼，不孝東壁出，聘陳氏，丙辰進士工部額外主事稽亭公鶴女。師康、師光，不孝東塾出。師康聘陸氏，附貢生候選州同豫齋公肇域女。師光幼，未聘。嗚呼！府君學爲儒宗，行爲士表，天下後世，皆當共見共聞，何俟不孝等之稱述？特念出處始末，以暨家庭孝友，睦婣任卹，實行卓卓，或非外人所能盡知。且以古人作史通例，説經之文，誡子之書，俱得著於史傳，則平昔緒論所及，與夫嘉言懿行，俱宜摭陳一二，方能信今傳後。不孝等自知樸僿無文，重以荒迷，難免罣漏，顧不敢稍以膚辭誑語誣我先人。伏冀當代文章鉅公，矜而察之，墓銘、神道、哀誄、挽歌，惟命所賜不孝等，死且不朽。不孝孤哀子東壁、東塾泣血稽顙謹述。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後學汪志伊頓首拜填諱。

唐石經考異附補

陳文和點校

唐石經考異

周易一

乾「保合大和」。今本「大」作「太」。岳本亦作「大」。

「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本「强」作「彊」。岳本亦作「强」。

「問以辯之」。今本「辯」作「辨」。陸氏釋文「本作辯」。岳本同。

坤「至靜而德方」。「德」下旁添「也」字。凡旁添之字多不足據，蓋宋以後人所爲。

蒙「苞蒙吉」。岳本、今本「苞」作「包」。陸「亦作苞」。

需「位于天位」。岳本、今本「于」作「乎」。

比「終來有它吉」。今本「它」作「他」。象傳有「它吉」，同。陸釋文、岳本、日本本并作「它」。大過：「有它吝」。中孚：「有它不燕」。今本亦作「它」，與石刻同。

周易二

泰「苞荒」。「苞」初作「包」，後加「艹」。象傳同。陸「亦作苞」。岳本、今本并作「包」。凡「包承」、「包羞」并同。

否「苞承」。「苞」初作「包」，後加「艹」。

「苞羞」。「苞」初作「包」，後加「艹」。象傳同。

「繫于苞桑」。「苞」初作「包」，後加「艹」。

大有「明辯晳也」。今本「辯」作「辨」、「晳」作「晢」。岳本與石刻同。

謙「君子以褎多益寡」。岳本、今本「褎」作「裒」。按「裒」字說文不載。鄭、荀諸家皆作「捊」，云「取也」。褎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褎亦與捊通矣。

豫「盱豫，悔，遟有悔」。石經「遟」字皆从「屖」。岳本、今本从「犀」。

觀「觀天之神道」。道下旁添「日月不過」四字。

周易三

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毛本「勑」作「敕」。岳本亦作「勑」。

「屨校滅趾」。毛本「校」作「挍」，蓋避明熹宗諱。「何校」之「校」，及繫辭「屨校」、「何校」并同。

「利艱貞吉」。貞下旁添「大」字。

賁　「小利有攸往」。「利」下旁添「貞」字。

无妄　「不耕穫，未富也」。初刻「耕」下有「而」字，後磨改。日本本亦有「而」字。

大畜　「剛健篤實煇光」。今本「煇」作「輝」。「輝」俗字。陸「亦作煇」。岳本同。

周易五

困　「利用享祀」。今本「享」作「亨」。

井　「井甃无咎，脩井也」。毛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

「井洌寒泉食」。今本「洌」作「冽」。岳本亦作「冽」。

鼎　「象曰：『鼎黄耳』」。石刻「象」作「象」，誤。

震　「笑言啞啞」。「言」初作「語」，後改。下句同。陸云「言，亦作語」。

周易七

繫辭上　「悔吝者，存乎其小疵也」。岳本、今本「存」作「言」。

「天數廿有五，地數卅」。石刻「二十」字作「廿」，「三十」字作「卅」，下同。它經皆放此。

「可與祐神矣」。坊本「祐」或作「佑」。

「其受命也如響」。今本「響」作「嚮」。岳本、日本本亦作「響」。

「其孰能與此哉」。岳本、今本「與」下有「於」字。

「古之聰明叡知」。坊本「叡」或作「睿」。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初作「藴」，後磨改。

周易八

繫辭下　「象也者，像此者也」。「像」本無「人」旁，後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岳本、今本無「也」字，日本本亦有之。

「象也者，像也」。「像」本無「人」旁，後加。

「小懲而大誡」。「誡」初作「戒」，後磨改。

「繫于苞桑」。「苞」初作「包」，後加「艹」。

「力少而任重」。今本「少」作「小」。章懷後漢書注引易亦作「力少」。

「君子脩此三者」。毛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

「困，德之辯也」。今本「辯」作「辨」，岳本亦作「辯」。

「井以辯義」。岳本、今本「辯」作「辨」。

「辯是與非」。今本「辯」作「辨」，岳本亦作「辯」。

「兼三材而兩之」。「材」初作「才」，後改。岳本亦作「材」。説卦傳「兼三才而兩之」仍不从「木」旁。岳本同。今本作「才」。

「三材之道也」。「材」初作「才」，後改。岳本亦作「材」。今本作「才」。

周易九

説卦　「言萬物之絜齊也」。坊本「絜」作「潔」。

「爲雚葦」。今本「雚」作「萑」。

序卦　「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岳本、毛本與石刻同。今本「穉」作「稺」。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今本「於家」作「其家」。臣鼎云：「宋板作於」。岳本正作「於」。

雜卦　「蠱則飾也」。岳本、今本「飾」作「飭」。

「豐多故也」。岳本、監本、毛本并同。陸氏釋文本無「也」字。今坊本亦有無「也」者。

「遘遇也」。今本「遘」作「姤」。臣鼎云：「宋板作遘。」岳本正作「遘」字。按説文無「姤」字。古文易作「遘」，此古文之僅存者。

周易略例

明象　「則六合輻湊」。監本「湊」作「輳」，岳本與石刻同。

明卦適變通爻　「物競而獨安於靜者」。監本脱「於」字。

「避險尚遠」。岳本、監本「避」作「辟」。

明象　「筌者所以在魚」。「筌」初作「荃」，後改从竹，下皆放此。按「荃蹄」出莊子外物篇。崔譔云：「香草也，可以餌魚，字本从艹，後人妄改从竹。説文無筌字。此刻本亦从艹，而後來妄易之。顧氏不知古文，轉以荃爲誤。」

「則僞説兹漫」。岳本、監本「兹」作「滋」。

「巧愈彌甚」。「愈」初作「喻」，後改。按注以廣爲譬喻釋巧喻之義，不當作愈。此亦後人妄改。岳本、監本亦作「愈」。

辯位　「案象初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岳本、監本「象」下無「初」字。

略例下　「同避以相疏」。岳本、監本「避」作「辟」。

「而旨説一爻之德」。「旨」初作「指」，後改。此亦當从初刻。岳本、監本亦作「指」。

「則旨明一爻之美」。「旨」初作「指」，後改。岳本作「指」。

「☲大有之類是也」。監本脱卦畫。岳本與石刻同。下放此。

「䷶豐卦之類是也」。監本脱卦畫。

卦略 「皆以陽處陰爲美也」。監本「美」作「吉」，岳本亦作「美」。

「故先見怪焉，洽乃疑亡也」。「洽」字水旁後加，以文義求之，「合」字較勝。岳本亦作「洽」。監本作「始」，誤。

唐石經考異

尚書一

舜典　「乃言底可績」。岳本與石刻同。今本「底」作「厎」。經中「底」字并同。

「修五禮」。毛本「修」作「脩」。岳本亦作「修」。

「肇十有二州」。今本「肇」作「肇」。石經「肇」皆从戈，不从攴。

「帝曰：『弃，黎民阻飢。』」此下五行磨去重刻。岳本「弃」作「棄」。

「帝釐下土方」。大序每篇當跳行。石刻即連「陟方乃死」之下。岳本同。

尚書二

大禹謨　「降水儆予」。蔡氏集傳「降」作「洚」，坊本因之。岳本亦作「降」。

「夔夔齋慄」今本「齋」作「齊」。岳本亦作「齋」。

皋陶謨 「亦言其有德」。岳本、今本「其」下有「人」字。石刻先有「人」字，後磨改。

尚書三

禹貢 「冀州」。石刻「九州」皆跳行，「導岍及岐」句即連「西戎即叙」之下。岳本不跳行。

「鈆松怪石」。今本「鈆」作「鉛」。岳本亦作「鈆」。

「㳂于江、海」。今本「㳂」作「沿」。岳本亦作「㳂」。

「浮于洛、河」。今本洛下有「達于」二字。石刻脱。

「北過降水」。坊本「降」作「洚」，誤。

「東迆北會于匯」。坊本「于」或作「爲」。

「自契至于成湯」。此序文即連「胤征」之末。凡亡篇之序皆放此。岳本同。

尚書四

仲虺之誥 「惟生聰明時乂」。岳本、今本「惟」下有「天」字。石刻先有，後磨改。

湯誥 「與之勠力」。今本「勠」作「戮」，誤。釋文亦作「勠」。岳本同。

太甲中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毛本「修」作「脩」。岳本亦作「修」。

太甲下 「惟明明」。岳本、今本「明明」下有「后」字。石刻亦似先有，後改。

咸有一德 「厥德匪常」。坊本「匪」作「靡」。

尚書五

盤庚上 「遟任有言曰」。岳本、今本「遟」作「遲」。釋文亦作「遟」。

「汝無老侮成人」。今本「侮」在「老」上。

盤庚中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今本「先父」作「乃父」。石刻誤。

「作丕刑于朕子孫」。岳本、今本無「子」字。繹傳疏當有「子」字。

説命下 「爾交修予」。毛本「修」作「脩」。岳本亦作「修」。下同。

「厥修乃來」。毛本「修」作「脩」。

「厥德修罔覺」。同上。

「敢對揚天子休命」。岳本、今本「子」下有「之」字。

西伯戡黎 「大命不摯」。「命」下旁添「胡」字。

尚書六

泰誓中 「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岳本亦有之。

牧誓 「惟婦言用」。「言」下旁添「是」字。岳本亦有之。

武成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俱旁添「之」字，而「釋箕子囚」句仍不添，此後人妄作。

尚書七

洪範　「初一日五行」。石刻跳行。岳本皆不跳行。

「一五行」。石刻「九疇」每章皆跳行。

「明作晢」。坊本「晢」作「哲」。岳本、毛本并與石刻同。下放此。

「日晢時燠若」。坊本「晢」作「哲」。

金縢　「爲壇於南方北面」。尚書經文皆用「于」字，惟金縢「爲壇於南方」、「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字，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二字作「於」。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太」字一點似後來所添。石經無「太」字，惟尚書屢見之。細驗武成、旅獒、召誥、無逸諸篇，似俱後人增加。岳本作「太」。

「公乃爲詩以貽王」。石刻「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當以先刻爲正。

大誥序　「將黜殷，作大誥」。「殷」下本有「命」字，後磨改。詳正義。當有「命」字。岳本、今本皆無之。

尚書八

酒誥　「厥心疾很」。今本「很」作「狠」，誤。岳本亦作「很」。

尚書九

洛誥「萬年猒于乃德」。今本「猒」作「厭」。岳本亦作「猒」。

多士「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石刻「有」後三字有磨改痕，似初刻重一「後」字。

尚書十

君奭「天休滋至」。毛本「滋」作「兹」。岳本亦作「滋」。

尚書十一

周官「王乃時巡」。「巡」下本有「守」字，後磨改。

顧命「彫玉仍几」。今本「彫」作「雕」。岳本亦作「彫」。

尚書十二

君牙「王若曰嗚呼」。當跳行，誤連標題君牙，空一格。

「亦惟先王之臣」。毛本「王」作「正」。岳本亦作「王」。

冏命「王若曰伯冏」。當跳行，誤連標題冏命，空一格。

呂刑 「惟呂命」。當跳行，誤連標題呂刑，空一格。

「耄荒」。今本「耄」作「耄」。

尚書十三

文侯之命 「汝克昭乃顯祖」。毛本「昭」作「紹」，誤。

費誓序 「東郊不開」。先作「闢」，後改。陸云：「馬本作闢。」

尚書十三卷，弟三、弟四、弟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

唐石經考異

毛詩一（二）

關雎　「鍾鼓樂之」。岳本亦作「鍾」。後凡「鍾鼓」字并同。今本作「鐘」。

汝墳　「不我遐弃」。岳本、今本并作「棄」。石刻「弃」字皆不作「棄」。

甘棠　「召伯所憩」。岳本亦作「憩」。今本作「憩」。

何彼襛矣　石刻、岳本、毛本「襛」并从「衣」旁。坊本作「穠」，誤。

毛詩二

終風序　「見侮慢而不能正也」。今本無「而」字。臣鼎云：「宋板有『而』字。」岳本正有「而」字。

雄雉　「洩洩其羽」。本「泄」字。石刻作「洩」，避太宗諱。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岳本、今本「軌」作「軌」。

「雍雍鳴鴈」。岳本、今本作「雝」，經中「雍」字皆放此。「雝」，説文正字；「雍」，隸體之變也。

谷風 「行道遲遲」。岳本、今本作「遅」。

「賈用不售」。「售」字磨改，字亦劣，蓋本作「讎」，後人依俗本妄改。

「昔育恐育鞫」。朱氏集傳本作「鞠」。岳本與石刻同。

簡兮序 「仕於泠官」。今本「泠」作「伶」。陸氏釋文本作「泠」。岳本同。

二子乘舟 「不遐有害」。先作「瑕」，後改「遐」。此字毛、鄭異義。毛訓遠，當从辵。鄭訓過，當从玉。岳本作「瑕」。

毛詩三

柏舟 「之死矢靡它」。坊本「它」或作「他」。

君子偕老 「是絏袢也」。本「紲」字，石刻避諱作「絏」。

定之方中 「終然允臧」。今本「然」作「焉」。山井鼎云：「宋板作然」。岳本作「然」。

相鼠序 「在位不承先君之化」。岳本、今本無「不」字。

載馳 「衆穉且狂」。岳本、今本作「穉」。

考槃序 「使賢者退而窮處也」。岳本、今本無「也」字。日本本有之。

甿 「刺時也」。岳本、今本「甿」作「氓」。「甿之蚩蚩」，甿六章并同。

毛詩四

君子于役 「羊牛下括」。坊本作「牛羊」。岳本與石刻同。

大叔于田 「乘乘馬」。岳本、毛本亦有「大」字。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子衿序 「則學校不脩焉」。毛本、今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下同。

毛詩五

甫田序 「不脩德而求諸侯」。毛本「脩」作「修」。

園有桃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岳本、今本作「不知我」。次章同。

十畝之間 「桑者洩洩兮」。「泄」作「洩」，避諱。

毛詩六

揚之水 「白石晧晧」。先作「皓」，後改。岳本、今本作「皓」。

無衣 「脩我戈矛」。毛本作「修」。二章、三章并同。岳本與石刻同。

毛詩七

衡門「可以棲遲」。岳本、今本作「遟」。經中「遲」字并同。「可以瘵飢」。先作「樂」，後加「疒」，用鄭義也。岳本、今本作「樂」。

月出「月出晧兮」。岳本、今本「晧」作「皓」。

株林「從夏南」。「南」下旁添「姬」字。下句同。按「南」與「林」協韻，俗人妄加「姬」字。凡旁添之字，多不足信。

毛詩八

七月「上入執宮功」。「執」下旁添「於」字。

鴟鴞「予尾脩脩」。岳本、今本「脩」作「翛」。宋光堯御書石經亦作「脩脩」。正義曰：「今定本作消消」。

毛詩十

南有嘉魚序「太平之君子」。今本脱「之」字。岳本、日本本皆有「之」字。

蓼蕭「和鸞雍雍」。岳本、今本作「雝」。

六月序「則爲國之基墜矣」。岳本、今本「墜」作「隊」。

車攻「東有甫草」。「甫」字先作「莆」，後改。(二)

「選徒嚻嚻」。今本作「囂」。岳本亦作「嚻」。

毛詩十一

鶴鳴「它山之石」。今本「它」作「他」。次章同。岳本、日本本亦作「它」。

毛詩十二

十月之交「家伯維宰」。坊本「維」或作「冢」。

「讒口嚻嚻」。今本作「囂」。岳本亦作「嚻」。

雨無正「昊天疾威」。今本作「旻天」。岳本亦作「旻」。

小弁「鞫爲茂草」。今本作「鞠」。山井鼎云：「宋板作鞫」。岳本亦作「鞫」。

「析薪杝矣」。岳本、今本「杝」作「扡」。

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也」。今本「而」作「以」。岳本亦作「以」，無「也」字。

「云何其盱」。石本先缺「其」字，旁添。

毛詩十三

四月「爰其適歸」。朱氏集傳本「爰」作「奚」，訓爲「何」。岳本亦作「爰」。鄭訓「爰」爲「曰」。（三）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岳本、今本「雍」作「雝」。

毛詩十四

大田「無害我田稺」、「彼有不穫稺」。岳本、今本「稺」皆作「穉」。

毛詩十五

隰桑「中心臧之」。今本作「藏」。日本本亦作「臧」。

漸漸之石序「役久病於外」。毛本「於」作「在」，誤。

毛詩十六

棫樸「奉璋峨峨」。今本作「峩」。岳本亦作「峨」。

思齊「雍雍在宮」。今本作「雝」。

皇矣「其正不獲」。岳本、今本「正」作「政」。鄭箋：「正，長也」。石刻與鄭義協。

「脩之平之」。毛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

「貊其德音」。今本「貊」作「貃」。「其追其貊」、「淮夷蠻貊」。岳本亦作貊。

「以篤于周祜」。岳本、監本、毛本俱有「于」字，惟朱氏集傳無之。

毛詩十七

既醉序 「告太平也」。岳本、今本無「告」字。

卷阿 「雍雍喈喈」。今本作「雝」。日本本亦作「雍」。

民勞 「俾民憂洩」。本「泄」字，石刻作「洩」，避諱。

板 「不實于亶」。岳本、今本「于」作「於」，誤。

「無然洩洩」。本「泄」字，避諱改。

毛詩十八

抑 「女雖湛樂從」。「樂」下旁添「克」字。「湛」闕筆，避敬宗諱。

「尚不媿于屋漏」。岳本、今本作「愧」。

桑柔 「如彼遡風」。先作「愬」，後改。

「諒曰不可」。岳本、今本作「涼」。鄭訓涼爲信，則當从言旁。日本本亦作「諒」。

雲漢「秏斁下土」。今本作「耗」。
韓奕「實畝實藉」。今本作「籍」。
江漢「錫山土田」。「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田」下旁添「附庸」字，此後人妄添。

毛詩十九

清廟「肅雍顯相」。今本作「雝」。日本本亦作「雍」。
維清「肇禋」。岳本、今本「肈」作「肇」。經中「肇」字皆放此。
思文「無此疆爾介」。先作「界」，後改。陸氏釋文亦作「介」。岳本、今本作「界」。
振鷺「于彼西雍」。今本作「雝」。
有瞽「肅雍和鳴」。今本作「雝」。日本本亦作「雍」。
雍「禘太祖也」。今本作「雝」。雍一章同。
「有來雍雍」。今本作「雝」。日本本亦作「雍」。
小毖「而毖後患」。「毖」下旁添「彼」字。
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今本「藉」作「籍」。岳本亦作「艸」。
「肇允彼桃蟲」。今本作「肈」。
桓「婁豐年」。今本作「屢」。岳本亦作「婁」。

毛詩廿

駉詁訓傳第廿九今本、日本本「駉」下有「之什」二字，誤。岳本與石刻同。

駉　「駉駉牡馬」。先作「牧」，後改。(四)

有駜　「自今以始，歲其有」。「有」下旁添「年」字。

「君子有穀，詒孫子」。「詒」下旁添「厥」字。

那詁訓傳第卅今本「那」作「𨚓」，下同。今本、日本本「那」下有「之什」二字，誤。岳本作「那」，亦無「之什」字。

烈祖　「來假來饗」。今本「饗」作「享」，誤。日本本亦作「饗」。

玄鳥　「肇域彼四海」。今本作「肈」。

長發　「降予卿士」。岳本、監本、毛本、日本本俱是「予」字，唯朱氏傳本作「于」。

殷武　「日商是常」。「商」下旁添「王」字。

唐石經考異

周禮一

大宰「三日邦甸之賦」。「邦」，今本誤作「郊」。秦本作「邦」。

小宰「斂弛之聯事」。「弛」，今本誤作「㢮」。「各脩乃職」。今本「脩」作「修」。

宰夫「凡禮事贊小宰」。「禮」字先誤，後改。

周禮二

醫師「有疕瘍者」。今本無「有」字。

司裘「仲秋獻良裘」。今本「仲」作「中」。

內宰「后祼獻，則贊；贊瑤爵亦如之」。今本少一「贊」字。

寺人　「相導其出入之事」。今本「導」作「道」。

「凡内人吊臨于外」。毛本「于」作「於」，誤。

内豎　「執褻器以從遣車」。「褻器」以下六字俱磨去改寫，字較小。

九嬪　「掌婦學之灋」。「九嬪」當提起，誤接前行寫，乃磨去上半行六字改寫，空出一格。

典枲　「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今本「絲」作「緦」。

周禮三

「遂師，下大夫四人」。當承前行，誤提起。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當承前行。酇長、里宰、鄰長并同。

「里宰，每里下士二人」。「二」當從今本，作「一」。

「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前行，誤提起。

大司徒　「則致萬民于王門」。今本「于」作「於」，誤。

小司徒　「老幼癈疾」。今本「癈」作「廢」。後并同。説文：「癈，固病也」。癈，正字。廢，通用字。

鄉師　「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作「刑」，誤。

「及葬執纛」今本作「纛」。

「以木鐸徇于市」。今本「于」作「於」。

黨正 「壹命齒于鄉里」。毛本「壹」作「一」。「掌其戒禁」。毛本作「禁戒」，誤。

牛人 「軍事共其槁牛」。今本「槁」作「犒」。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槁，謂槁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考「犒」字說文不載，然則「槁」正而「犒」俗，審矣。

充人 「展牲則告牷」。毛本「牷」作「牲」，誤。

周禮四

司市 「大刑朴罰」。今本作「扑」。「市司胥師賈師而從」。今本云：「市司帥賈師而從」。

肆長 「掌其戒禁」。毛本、秦本并同。

遂人 「以彊予任甿」。今本作「疆」。

遂師 「以徵財征以作役事」。今本「作」上無「以」字。「庇其委積」。今本作「庀」。釋文「庀」又作「庇」。「及窆抱磿」。今本作「磨」，誤。

角人 「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今本「于」作「於」，誤。

槁人　「掌共外内朝宂食者之食」。毛本「槁」作「稾」。

周禮五

小宗伯　「以時將瓚果」。毛本「果」作「祼」。

司几筵　「設莞席紛純」。毛本「席」作「筵」。

「祀先王昨席」。「昨」字先誤作「胙」，後改。後同。

司尊彝：「諸臣之所昨。」「昨」字亦磨改。

「其柏席用萑」。「萑」字先作「雚」，後改。

典瑞　「以恤凶荒」。今本「恤」作「䘏」。

「穀圭和難，以聘女」。今本「圭」下有「以」字。

典命　「其士壹命」。今本「壹」作「一」。

「其大夫壹命」。今本「壹」作「一」。

廿婦　「凡王后有撵事」。今本「拜」或作「摻」，誤。

周禮六

大司樂　「王大食三宥」。今本作「侑」。

大師　「令奏瞽𣗳」。今本作「鼓」。

磬師「凡祭祀奏縵樂」。毛本「凡」作「及」，誤。

鍾師「祴夏」。今本「祴」作「裓」。

韎師「掌教韎樂」。「韎」皆从「末」。序官同。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大師」誤跳行。

馮相氏「辨其叙事」。今本「叙」作「序」。

巾車「駹車雚蔽」。「雚」字先作「藋」，後改。毛本作「藋」。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今本「祭」作「宗」，誤。

「凡以神士者」今本「士」作「仕」，誤。序官本作「士」。石刻亦先誤，後改。

周禮七

大司馬「鄉家載物」。今本「家」作「遂」。石刻亦先作「遂」，後改。

「遂以獮田如蒐之灋」。今本「蒐」下有「田」字，衍。

「旗車卒閒」。今本「車」作「居」。

射人「大夫執鴈」。今本無「執」字。

射鳥氏「以弓夫毆烏鳶」。今本「毆」作「歐」，或作「敺」。

周禮八

司士 「作六軍之事執披」。今本「事」作「士」。

方相氏 「以索室毆疫」。今本「毆」作「敺」。下文「毆方良」同。

司弓矢 「恒矢庳矢」。今本「庳」作「痺」。

「授兵甲之儀」。毛本「甲」作「至」，誤。

職方氏 「其浸盧維」。毛本作「廬」，誤。

周禮九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當承前行。「司儀」、「行夫」俱當連寫。

「家士亦如之」。今本連前行。

士師 「書而懸于門閭」。今本「懸」作「縣」。

遂士 「而糾其戒令」。毛本「令」作「命」，誤。

訝士 「客出入則導之」。今本「導」作「道」。

周禮十

野廬氏「有相翔者則誅之」。今本無「則」字。

「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今本無「有」字。

冥氏「以靈鼓毆之」。今本作「敺」。庶氏、壺涿氏：「毆蠱」。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今本無「夜」字。

銜枚氏「掌司嚻」。今本作「囂」。下同。

司儀「王國五積三問」。今本「王」作「主」。石刻誤。

周禮十一

「妢胡之笱」。今本「笱」作「笴」。注云：「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讀爲稾，謂箭稾。』」今驗石刻，上半字雖闕，下半从「句」、不从「可」。說文無「笴」字，當以「笱」爲正。「笱」與「笴」形相似，與「稾」聲尤相近也。

周禮十二

矢人「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今本「殺」作「翗」。

「前弱則勉」。今本「勉」作「俛」。

周禮十二

梓人「其聲清陽而遠聞」。今本「陽」作「揚」。

廬人「矛夷三尋」。今本作「夷矛」。

弓人「非弓之利也」。今本脱「也」字。惟秦本有之。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參均」。今本「參」上無「不」字。

「其次角有潛而疏」。今本脱「角」字。

唐石經考異

儀禮一

士冠禮　「賓荅拜」。經文「荅」字并从「艹」，今本从「竹」，俗。

「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今本「廟」作「廟」。

「至于廟門揖入」。今本「廟」作「廟」。

「壹揖壹讓升」。石刻初作「一」，後改「壹」。

「啐醴建柶興」。今本「建」作「捷」。按士昏禮亦有「啐醴建柶興」之文。注云：「建，猶扱也。」敖繼公本亦作「建」。

「主人送于廟門外」。今本「廟」作「廟」。

「奠摯見于君」。今本「于」作「於」。

「主人送于外門外」。毛本「于」作「於」。

「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毛本「于」作「於」。

記　「大古冠布」。今本「大」作「太」，誤。陸釋文：「大音泰」。石經無「太」字。

儀禮二　此卷後梁重刻。

士昏禮　「至于廟門」。毛本「于」作「於」。按石刻，儀禮「廟」皆从「苗」，獨此从「朝」。公食大夫「及廟門」、喪服「爲之築宮廟」、「君埽其宗廟」亦从「朝」。

「主人徹几改筵」。石刻「筵」作「筳」，誤。

「主人迎賓于庿門外」。今本「庿」作「廟」。

「主人拂几授校」。毛本「校」作「挍」。

「至于庿門揖入」。今本「庿」作「廟」。

「降階受笄腶脩」。石本「腶」作「股」，誤。

「婦贊戶祭」。石刻「成」字缺筆，避朱梁諱。

「席于北墉下」。毛本「墉」作「牖」，誤。

「席于庿奧東面」。今本「庿」作「廟」。

記　「受諸禰庿」。今本「庿」作「廟」。下文「庿」字同。

「始扱壹祭」。今本「壹」作「一」。

「某固唯命是聽」。今本「唯」作「惟」，誤。
「父醮子命之曰」。今本「之」下有「辭」字。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此十四字石刻在「視諸衿鞶」之下，朱氏、楊復、敖繼公本并同。今本無。
「弟稱其兄」。今本「弟」下有「則」字。敖本無。
「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今本「昏」作「婚」。下「婚姻」字同。
「某得以爲昏姻之故」。「得以」今本作「以得」。以上文例之，當依今本。盧云：「宋本亦作得以。」

儀禮三

士相見禮　「摯冬用雉」。今本「摯」作「贄」。下同。「贄」俗字。士冠禮、士昏禮皆用「摯」字。
「請還摯于將命者」。今本「于」作「於」。
「若嘗爲臣者」。今本「嘗」作「常」。

儀禮四

鄉飲酒禮　「遂授瑟乃降」。今本「遂」作「送」。
「遂拜執觶興盥洗」。今本無「盥」字。疏云：「俗本有盥者，誤。」則今本勝于石刻。諦審石刻，亦似先

無而後添。

「辨卒受者以觶降」。今本「辨」作「辯」。

「司正升立于序端」。今本「序」作「席」，誤。鄉射篇亦云「升立于序端。」

「遵者降席席東南面」。今本少一「席」字。鄉射篇云：「大夫降席，席東南面。」大夫即遵者也。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授俎」。今本「授」作「受」，誤。

「無筭爵無筭樂」。毛本「筭」皆作「算」。

「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今本「於」作「于」。

記「俎由東壁」。石刻作「璧」，蓋後人妄添一筆。鄉射記亦有「俎由東壁」之文。石刻不誤。

「介俎脊脅肫胳肺」。今本無「肫」字。

「無筭爵然後與」。毛本「筭」作「算」。

儀禮五

鄉射禮「設洗于阼階東南」。今本「于」作「於」。按鄉飲酒篇亦是「于」字。

「縣于洗東北西面」。今本「于」作「於」。

「取爵于上篚以降」。今本「于」作「於」。

「席于尊東」。今本「于」作「於」。

「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毛本「于」作「於」。

「改取一个挾之」。今本「取」作「作」，誤。疏文：「本云改取」。

「取扑搢之」。石刻「扑」字皆初作「朴」，後改。大射篇同。

「與司馬交于階前」。毛本「于」作「於」。

「升堂北面告于賓曰」。毛本脫「北」字。

「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今本脫「以耦」二字，敖本有之。今本「於」誤作「于」。

「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今本無「退」字，宋本亦有之。按大射之「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較此文稍詳，此亦當有「退」字，今本脫也。

「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毛本「后」作「後」。

「一人執筭以從之」。毛本「筭」作「算」。篇内「筭」字皆同。

「十則異之」。毛本「十」作「實」，誤。

「衆賓繼飲射爵者辯」。毛本「繼」作「既」，誤。

「適左个中皆如之」。今本「皆」作「亦」。宋本作「皆」。

「興反位而后耦揖」。毛本「后」作「後」。

「樂正東面命大師曰」。毛本「命」字在「樂正」下，誤。

「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今本脫「坐」字。

「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今本「於」作「于」。

記「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今本「遂」作「送」，誤。

「楅髤横而拳之」。今本「拳」作「奉」，誤。陸「音權」。

「大夫與士射袒薫襦」。今本「薫」作「纁」。

「以翿旌獲」。毛本「翿」作「翻」，「翻」不成字，誤。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今本脱「士鹿中」以下七字。朱氏、楊氏、敖氏本皆有之。

儀禮六

燕禮「司宫之賓于户西」。今本「之」作「筵」。石刻誤。

「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今本「於」作「于」。

「主人坐奠觚于篚」。毛本「于」作「與」，誤。

「洗象觚升實之」。今本「實」作「賓」，誤。

「坐奠爵拜賓降筵北面荅拜」。今本重出「賓」字，敖本亦無之。

「洗象觶升實之」。今本「實」作「賓」，誤。

「右祭醢醢」。「醢」當作「脯」，石刻誤。篇内「右祭脯醢」之文兩見，第一句不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爵如初」。今本「大夫」二字不重出。

「大夫皆升就席」。今本脱「升」字。

「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今本脱「于」字。毛本「于」作「於」。

「大師告于樂正曰」。今本脱「于」字。楊、敖本皆有之。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今本「送」作「受」，誤。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今本「實」作「賓」，誤。

「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毛本「於」作「于」。

「無筭爵」。今本「筭」作「算」。「無筭樂」同。

「閽人爲燭於門外」。今本「燭」上有「大」字，誤。大射篇亦無「大」字。

「以賜鍾人于門内霤」。今本「鍾」作「鐘」，「于」作「於」。

「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今本脱「其牲狗也」四字。宋本有此句，注云：「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今本經注皆失之。

儀禮七

大射儀　「其南笙鍾」。今本「鍾」作「鐘」。篇中「鍾」字并同。

「大史在于侯之東北」。今本「史」作「夫」，誤。宋本亦作「史」。

「主人卒洗賓揖升」。今本「揖」下有「乃」字。宋本無。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毛本「于」作「於」。

「主人洗觚升」。今本「觚」作「酬」，誤。

「獻卿于西階上」。今本「于」作「於」。

「設于賓左東上」。今本「于」作「於」。

「僕人正徒相大師」。今本「大」作「太」。

「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今本「大」作「太」。後同。

「上射降三等」。今本「三」作「二」，誤。

「上射於左」。監本「於」作「與」，誤。毛本作「于」。

「司馬師坐乘之卒」。今本無「卒」字。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今本「比」作「北」，誤。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今本「揖」下有「還」字，楊、敖本皆無之。

「司射作射如初」。今本「作射」之「射」誤作「揖」。

「大史實八筭于中」。今本「筭」作「算」。篇内「筭」字并同。

「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今本「于」作「於」。

「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毛本「于」作「於」。

「退奠于坫上」。毛本「于」作「於」。
「司射遂袒執弓」。今本脱「遂」字。
「退俟于序端」。毛本「俟」作「次」，誤。
「僕人師洗升實觶」。今本「實」作「賓」，誤。
「司馬師受虚爵奠于篚」。今本脱「師」字。
「司射適階西去扑」。毛本「適」作「釋」，誤。
「衆射者繼拾取矢」。毛本「繼」作「既」，誤。
「公樂作而后就物」。毛本「后」作「後」。
「賓諸公卿大夫皆説屨」。毛本「屨」作「履」，誤。
「公荅拜賓反位」。今本脱「賓」字。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毛本「酬」作「成」，誤。

儀禮八　此卷重刻者大半

聘禮　「遂行舍于郊」。今本「于」作「於」。
「士帥没其竟」。毛本「帥」作「師」，誤。
「司馬執策立于其後」。今本「策」作「筴」。

「受于舍門内」。今本「于」作「於」。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今本「簋」作「簠」。陸云：「簠或作簋。」

「門外米禾皆廿車」。今本「廿」作「一十」，誤。當爲「二十」。

「厥明訝賓于舘」。「舘」當作「館」，此重刻之訛。前後「館」字俱从食旁。五經文字云：「館從舍，訛。」

「賓辟不荅拜」。今本「賓」作「客」，誤。顧本「辟」作「避」。

「及庿門」。今本「庿」作「廟」。下「庿」字并同。

「公側授宰玉」。毛本「授」作「受」，誤。

「公側授宰幣」。毛本「授」作「受」，誤。下文「公側授宰幣」，毛亦不誤。

「尚攝坐啐醴」。監本「醴」作「酒」，誤。

「公問大夫」。毛本「問」作「門」，誤。

「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今本「擯」作「儐」。

「升厈拜受幣」。「成」字缺筆，避後梁諱也。上文「大夫辭升成拜」不缺筆，係元刻。

「大夫降授老幣無擯」。今本「擯」作「儐」。

「北面當⿰扌眉再拜」。「⿰扌眉」當作「楣」，此重刻之訛。前後「楣」字皆从「木」。

「若有私喪則哭於館」。今本「於」作「于」。

「若賓死来將命」。「来」當作「未」，此重刻之訛。

記　「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舘明日君舘之」。「舘」當作「館」。重刻之訛也。今本「于」作「於」。

「使者受行日」。今本「者」下有「既」字。

「朱白倉」。今本「倉」作「蒼」。

「又賫皮馬」。「賫」當作「齎」，此重刻之訛。九經字樣云：「齎作賫者訛」。宋本亦作「齎」。張淳据釋文改爲「賫」。

「對曰非禮也敢辭」。今本無「辭」字。

「卿舘於大夫大夫舘於士」。「舘」當作「館」。

「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今本「之」作「訝」，敖本亦作「之」。

「醴尊于東箱」。今本「箱」作「廂」。「廂」俗字，當從石刻。

「公荅再拜」。「再」當作「再」，重刻之訛。

「自西門升」。「門」當作「階」，翻刻之訛。

「聘自致饔」。今本「自」作「日」，當從今本。

「無饔者無擯」。今本「擯」作「儐」。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今本「又拜送」句在「君貺寡君」句之上。

儀禮九

公食大夫禮「雖將拜興也栗階升」。今本「栗」上有「賓」字。

「去冪於外次」。今本「冪」作「鼏」。

「陳鼎于碑南面西上」。今本「南」下更有「南」字。

「如受饔禮無擯」。今本「擯」作「儐」。

「賓受于堂無擯」。今本「擯」作「儐」。

記「加萑席尋」。「萑」初作「雚」，後改。下文「萑席」同。

「宰夫筵出自東房」。毛本「房」作「方」，誤。

儀禮十

覲禮「侯氏送于門外」。今本「于」作「於」。

「伯父女順命于王所」。今本「伯」上有「曰」字。

「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閒」。毛本「於」作「于」。

「乃右肉袒于庿門之東」。今本「庿」作「廟」。

「歸寧乃邦」。監本「邦」作「拜」，誤。

「諸侯覲于天子」。今本「于」作「於」。

「天子乘龍載大旂」。今本「旂」作「旆」。張淳云：「嚴州本作旆。」

儀禮十一

喪服　「左本在下」。毛本「本」作「右」，誤。

「妾爲君」。今本「爲」作「謂」，誤。

「持重於大宗者」。今本「持」作「特」，誤。

「適子不得後大宗」。今本「子」作「人」，誤。

「婦人不能貳尊也」。今本「貳」作「二」。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今本脱「也」字。

「大夫去君埽其宗廟」。今本「埽」作「歸」，誤。

「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今本脱「皆」字。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今本脱「者」字。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後磨改。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今本皆無之。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今本「緦」下有「也」字。敖本無。

記「親則月筭如邦人」。今本「筭」作「算」。

「吉笄者象笄也」。毛本「吉」作「言」，誤。

儀禮十二

士喪禮「死于適室」。今本「于」作「於」。

「受用篋」。今本「篋」作「篚」。陸云：「篚，本或作篋。」

「入坐于牀東」。毛本「牀」作「堂」，誤。

「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今本「于」作「如」。

「掩練帛廣終幅。」毛本「廣」作「纊」，誤。

「稻米一豆實於筐」。毛本「於」作「于」。

「櫛於簞」。今本「於」作「用」，誤。

「明衣不在筭」。今本「筭」作「算」。篇中「筭」字并同。

「參分庭一在南」。今本「參」作「三」。

「祭服不到」。今本「到」作「倒」，「倒」俗字，「到」正字。然下文「君襚不倒」之「倒」，石刻亦从人旁。

「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監本「待」作「侍」，誤。毛本「于」作「於」。

「賓入中庭北面」。毛本「中」作「出」，誤。

「乃適饌」。今本「適」作「設」。

「祝取銘置于肂」。毛本「于」作「於」。

「巫止于庿門外」。今本「庿」作「廟」。下文「庿」字并同。

「貳車畢乘」。毛本「貳」作「二」，誤。

「燭先入」。毛本「燭」作「獨」，誤。

「卒朼釋匕于鼎」。毛本「卒」作「執」，誤。

「其設于外如於室」。今本「於」作「于」。

「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今本「日」下脱「某」字。

「還即席」。毛本「還」作「送」，誤。

「若不從卜宅如初儀」。今本「宅」作「擇」。按上文「筮宅」云：「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此則「卜日」，故云：「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兩兩相對。且此係「卜日」，非「卜宅」，石刻作「宅」者誤也。顧氏乃据以糾監本之誤，豈其然乎！

儀禮十三

既夕禮第十三今本無「禮」字。

「設盥于祖庿門外」。今本「庿」作「廟」。記中「庿」字并同。

「夷牀饌于階閒」。今本「夷」作「侇」。下云：「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又記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諸本皆作「夷」。

「踊無筭」。今本「筭」作「算」。後「筭」字并同。

「衆主人東即位」。今本脱「主」字。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今本脱「出」字。

「柩東當前束」。毛本「束」作「車」，誤。

記　「疾病外内皆埽」。今本「外内」作「内外」。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今本「體」下有「男女改服」四字。

「校在南」。毛本「校」作「挍」。

「設握裹親膚」。今本「裹」作「裏」，誤。

「埽室聚諸宎」。今本「宎」作「窔」。

「乃奠升降自西階」。今本脱「降」字。

「亦張可也」。「也」初作「以」，後改。今本「可」在「張」上。

儀禮十四

士虞禮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今本「廟」作「廟」。

「簞巾在其東」。今本「巾」作「布」，誤。特牲、少牢二篇皆有「簞巾」。

「祝饗命佐食祭」。監本「饗」作「響」，誤。

記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今本脫「復」字。

「適爾皇祖某甫饗」。今本「饗」作「響」，誤。

「日哀薦虞事」、「日哀薦成事」。此二「日」字當作「曰」，石刻誤。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今本「唯」作「惟」，誤。

「尸受振祭」。今本「受」作「授」，誤。

「卒爵奠于南方」。今本「于」作「於」。

「几席設如初拾□□□□□□□出死」。石刻此處有缺文二三行，據監本、毛本，經文「拾踊三」下即接「死三日而殯」句，別無「出」字，與石刻不合。今檢此條疏云：「自此至『賓出』，論『卒哭祭無尸可餞』之事。」而驗石刻，「出」上「賓」字尚存，仿佛乃知刊本脫經文七字，當依石刻補「賓出」二字。而中間尚有脫文，以敖本校之，蓋脫「哭止告事畢」五字。

儀禮十五

特牲饋食禮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今本作「賓再答拜」，誤。

「立于門外東方南面」。今本「方」作「房」，誤。

「藉用萑」。「萑」初作「藋」，後改。

「立于房中南面」。毛本「南」作「東」，誤。

「卒載加匕于鼎」。毛本「于」作「去」，誤。

「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今本少一「鉶」字。

「出立于户西南面」。今本脱「户」字。

「舉骼及獸魚如初」。毛本「骼」作「酪」，誤。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毛本「酌」作「祝」，誤。

「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毛本「復」作「二」，誤。

「賓佐執爵」。「佐」當作「左」，石刻誤。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今本脱上「衆」字。

「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今本脱「尸」字。

「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今本「卒」作「于」，誤。

「衆賓長自左受旅」。今本脱「自」字。

「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今本脱「舉觶者」以下十一字。敖本亦有之。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今本「尊」作「奠」。

「爵皆無筭」。毛本「筭」作「算」。

「俎出于廟門」。今本「廟」作「廟」，下同。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毛本「于」作「於」。
「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今本「外」作「内」，誤。
記 「東西當東榮」。毛本「榮」作「營」，誤。
「纁裏棗烝栗擇」。今本「裏」作「裹」，誤。

儀禮十六

少牢饋食禮 「筮於廟門之外」。今本「廟」作「廟」。後同。
「筮尸如筮日之禮」。今本「禮」作「儀」，敖作「禮」。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此文凡五見，惟筮尸篇「薦」字今本誤作「爲」。
「肩臂臑膊骼」。今本「膊」作「膊」，誤。下同。惟「上利升羊載右胖」下「膊」字，石刻亦誤爲「膊」。
「皆設扃鼏」。今本「鼏」作「冪」。下文「鼎除鼏」。
「主婦被錫衣移袂」。今本「移」作「侈」。陸作「侈」，云：「本作移。」宋刻皆作「移」，張淳改從「侈」。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同上。
「又興受贊者敦稷」。毛本「興」作「十」，誤。
「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今本脱「以授尸」下七字。敖本亦有之。

「祝筵尸」。今本「筵」作「延」，當依今本。

「尸受同祭于豆祭」。今本「受同」作「同受」，誤。注云：「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有司徹云：「尸受，兼祭于豆祭。」義與此同。「兼祭」，猶同祭也。有司徹篇「同祭于豆祭」之文兩見，「兼祭于豆祭」之文四見。

「上佐食兼受摶之」。今本「摶」作「摶」。

「授主婦贊者于房户」。毛本「户」作「中」，誤。

「賓户西北面拜送爵」。今本「户」作「尸」。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監本「降」作「祭」、毛本作「出」，并誤。

「主人荅壹拜」。今本「壹」作「一」。

儀禮十七

有司第十七今本「有司」下有「徹」字。釋文亦無「徹」。

「俟于廟門之外」。今本「廟」作「廟」。後「廟」字并同。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毛本「士」作「事」，誤。

「二手執桃匕枋」。今本「桃」作「挑」。

「尸卻手受匕枋」。「受」本作「授」，後磨去「手」旁。今本皆作「授」，非也。

「賓亦覆手以受」。今本「受」作「授」，誤。

「卒載縮執俎以降」。今本「載」下有「俎」字，衍。

「賓縮執俎以降」。毛本「降」作「爵」，誤。

「如尸禮席末坐啐酒」。毛本「末」作「未」，誤。

「主婦洗于房中」。今本「于」作「於」。「洗」下有「爵」字。按少牢饋食篇亦有「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儀節正與此同。此爵爲婦贊者所授，則洗之爲洗爵。可知特牲篇不言「贊者授爵」一節，故云「主婦洗爵于房」，此古人文字之密。顧氏謂爲脱字，非也。

「取糗與腶脩」。今本「脩」或作「修」，誤。下同。

「立于主人席北西面」。今本作「面西」，誤。

「其祭糗脩祭鉶」。今本「其」作「共」，蓋張淳以意改，不足信。宋刻亦作「其」。

「主婦北面荅拜受尸爵降筵」。今本「尸」在「爵」下。按主婦所受者主人之爵，非尸爵也。尸降筵，受主婦爵，即主婦受于主人之爵。石刻誤到其文耳。

「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今本「觶」作「爵」，蓋張淳所改。宋本、敖本皆作「觶」。古者獻以爵、酬以觶，則石刻觶爲是矣。乃其下又有「奠爵」、「受爵」之文，以爵爲大名，觚、角、觶俱可稱之。燕禮、大射獻酢俱用觚，而經文亦云送爵、受爵、卒爵、執爵、奠爵，是其證也。

「主人實觶酬尸」。今本「觶」作「爵」。同上。

「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今本「觶」作「爵」。同上。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今本「執」下脱「爵」字。

「宰夫執薦以從」。今本「薦」作「爵」，誤。

「其先生之脀」。今本無「其」字。

「尸降筵受三獻爵」。今本脱「爵」字。

「酌以醋之」。今本「醋」作「酢」。

「主人拜受尸拜送」。今本「受」下有「爵」字。

「爵無筭」。毛本「筭」作「算」。

「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毛本「于」作「於」。

「若不儐尸」。今本「儐」作「賓」。篇中「儐」字屢見。疏引經文「若不儐尸」，則唐本固作「儐」矣。

「祝易爵洗酌授尸」。今本「授」作「受」，誤。

「賓户西北面荅拜」。今本「户」作「尸」。

「洗致爵于主人」。毛本「于」作「於」。

「酌致爵于主婦」。毛本「于」作「於」。

「羊臑豕折羊脊脅肺一」。今本「肺」上有「祭」字。

「洗酌醋于主人」。毛本「于」作「於」。

「司宫闔牖户」。今本「牖」作「牗」，誤。

「衆賓出」。毛本「出」作「及」，誤。

唐石經考異

禮記一

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勑注。篇中增損文字甚多，今錄於後，不混入正經。

禮記二

曲禮第二岳本、今本作「曲禮上」。陸亦無「上」字，云：「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

「分爭辨訟。」岳本、毛本「辨」作「辯」。陸亦作「辯」。石刻似磨改。

「共給鬼神」。「共」本作「供」，後去人旁。陸亦作「共」，云：「本或作供」。岳本、毛本作「供」。

「八十、九十曰耄」。岳本、今本「耄」作「耄」。

「然後辯殽主人未辯」。毛本「辯」作「辨」。岳本亦作「辯」。

曲禮下第三「謹脩其法」。毛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

「不敢荅拜」。今本「荅」作「答」，誤，後皆放此。岳本亦作「荅」。

「司水、司草」。毛本「草」作「艸」。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必有草木之滋焉」。

禮記三

檀弓第四岳本、今本作「檀弓上」。陸亦無「上」字。

「頹乎其順也」。「頹」字磨改右半。按春秋傳「穨」皆从「貴」，此亦當从「貴」，後人妄改耳。檀弓：「泰山其穨」，不誤。

「爾來何遲也」。岳本、今本「遟」作「遲」，後皆放此。

「古不脩墓」。毛本「脩」作「修」。岳本亦作「脩」。經中「脩」字皆放此。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本作「盍」，後加「艹」。鄭注：「蓋皆當爲盍。」是古本作「蓋」。

「然則蓋行乎」。亦先作「盍」，後加「艹」。

「公墜佐車授綏」。岳本、今本「墜」作「隊」。

「周公蓋附」。岳本、今本「附」作「祔」。

「蟻結于四隅」。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舉者出户出户」。上「户」字今本作「尸」。石刻誤。岳本與石刻同。

「有無惡乎齊」。毛本「無」作「亡」。岳本亦作「無」。

「歲壹漆之」。毛本「壹」作「一」。岳本亦作「壹」。

禮記四

檀弓下第五　「有筭爲之節文也」。今本「筭」作「算」。岳本亦作「筭」。

「退人若將墜諸淵」。岳本、毛本「墜」作「隊」。

「陳大宰嚭使於師」。岳本、今本「嚭」作「噽」。下同。

「其子戍請益於君」。今本「戍」作「戌」，誤。

「使子貢問之」。今本作「子路」。岳本作「子貢」。

禮記五

王制第六　「亦弗故生也」。岳本「亦」作「亦」。今本「亦」作「示」。据正義當是「亦」字，刊本誤也。

「則資𩰪於天子」。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用地小大」。監本、毛本皆作「大小」。岳本亦作「小大」。

「視年之豐秏」。岳本、今本「秏」作「耗」。

「喪不貳事」。毛本「事」作「車」，誤。
「脩其教不易其俗」。毛本「脩」作「修」。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毛本「脩」作「修」。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九十日脩」。毛本「脩」作「修」。
「瘏疾非人不養者」。岳本、今本「瘏」作「廢」。說文：「瘏，固病也。」與「廢」異義。石刻依說文。
「斑白者不提挈」。毛本「斑」作「班」，又脱「者」字。岳本與石刻同。

禮記六

曾子問第七　此後篇第悉同元本。
「遂脩葬事」。毛本「脩」作「修」。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今本「弗」作「不」。岳本亦作「弗」。
「歸葬于女氏之黨」。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後皆放此。
「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毛本「于」作「於」。
「載于齊車以行」。毛本「于」作「於」。
「自啓至于反哭」。毛本「于」作「於」。

「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毛本「于」皆作「於」。

「歸居于家」。毛本「于」作「於」。

「歸殯反于君所」。毛本「于」作「於」。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毛本「于」作「於」。

「其辭于賓曰」。毛本「于」作「於」。

「殤不祔祭」。「祔」，先作「附」，後改。

「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岳本與石刻同。衛湜集説亦無「肺」字。

「尊于東房」。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下同。

「葬引至于堩」。毛本「于」作「於」。

「吾聞諸老聃云」。毛本「諸」作「之」。岳本亦作「諸」。

「下殤土周葬于園」。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文王世子　「官釋奠于其先師」。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下同。

「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毛本「于」作「於」。

「乃退儐于東序」。毛本「于」作「於」。

「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毛本「脩」皆作「修」。

「以次主人」。毛本「次」作「侯」，誤。

「退脩之以孝養也」。毛本「脩」作「修」。

「反養老幼于東序」。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禮記七

禮運　「矜寡孤獨癈疾者」。今本「癈」作「廢」。

「然後脩火之利」。毛本「脩」作「修」。

「脩其祝嘏」。毛本「脩」作「修」。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毛本「禮」作「體」。岳本亦作「禮」。

「講信脩睦」。毛本「脩」作「修」。下句同。

「脩十義」。毛本「脩」作「修」。

「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今本「有」作「可」。岳本亦作「有」。

「卜筮瞽侑」。石刻「卜」似「十」，後人妄改。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毛本「祖」作「宗」，誤。「脩」，毛作「修」。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今本「人」下脱「之」字。岳本與石刻同。

「故聖王脩義之柄」。毛本「脩」作「修」。

「脩禮以耕之」。毛本「脩」作「修」。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毛本「脩」作「修」。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今本「本」下多「有文」二字，岳本亦有之。

「反本脩古」。毛本「脩」作「修」。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毛本「皇」作「凰」，誤。

「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今本「雨」下有「節」字。岳本同。

禮記八

郊特牲　「薄社北牖」。毛本「牖」作「牗」，誤。

「取財於地」。毛本「財」作「材」，誤。

「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岳本、今本「嗜」作「耆」。陸亦作「耆」，市志反。

内則　「雖不嗜必嘗而待」。岳本、今本「嗜」作「耆」。

「膏用薤」。毛本「薤」作「韰」。

「貍去正脊」。毛本「貍」作「狸」，俗字。

「周人脩而兼用之」。毛本「脩」作「修」。

禮記九

玉藻　「君未覆手，不敢飧」。今本「飧」作「餐」，誤。下「飯飧」同。

「入大廟說笏，非古也」。監本「古」作「禮」、毛本「非古」作「無禮」，皆誤。岳本與石刻同。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今本「二」作「一」。岳本同。

「主人自置其醬」。毛本「置」作「致」，誤。

明堂位　「女媧之笙簧」。毛本「媧」作「蝸」，誤。

禮記十

喪服小記　「麻同皆兼服之」。毛本「同」作「葛」，監本脱此六字。按閒傳云：「麻同則兼服之。」與此經同。

「則哭於宮而后之墓」。毛本「后」作「後」。岳本亦作「后」。

大傳　「諸侯及其大祖」。毛本「大」作「太」，誤。岳本「大」字，圈去聲。

少儀　「賻馬與其幣」。毛本「幣」作「弊」，誤。

「埽席前曰拚」。毛本「拚」作「拚」，誤。下同。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毛本「脩」作「修」，誤。下「執脩」、「束脩」并同。

「笏書脩苞苴」。「苞」，本作「包」，後加「艹」。毛本「脩」作「修」。

「筴篇」。毛本「筴」作「莢」，誤。注：「筴，蓍也。」曲禮「龜筴」字皆从竹，或从「艹」者，誤。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今本脱下「有」字。岳本與石刻同。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今本「个」皆作「箇」。岳本與石刻同。

禮記十一

學記 「藏焉脩焉」。毛本「脩」作「修」。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本或脱「也」字。

「厥脩乃來」。毛本「脩」作「修」。

「教人不盡其材」。「材」，本作「才」，後改。

「則壞亂而不脩」。毛本「脩」作「修」。

「燕譬廢其學」。岳本作「辟」，圈去聲。今本「譬」作「辟」。鄭注云：「褻師之譬喻。」陸本作「辟」，與「罕辟」字皆音「譬」。石刻「燕辟」、「罕辟」字皆作「譬」。今本「罕辟」字亦作「譬」，惟此仍作「辟」，俗儒讀如僻，失鄭之本訓矣。

「三王四代唯其師」。今本「唯」作「惟」。岳本亦作「唯」。

樂記 「感於物而后動」。今本「后」作「後」。岳本亦作「后」。

「故明王以相㳂也」。今本「㳂」作「沿」。下文「不相沿樂」同。岳本亦作「㳂」。

「五穀時孰」。今本「孰」作「熟」。岳本亦作「孰」。

「廣樂以成教」。岳本、今本「成」下有「其」字。石刻亦先有，後磨改。

「歌，咏其聲也」。今本「咏」作「詠」。岳本亦作「咏」。

「脩身及家」。毛本「脩」作「修」。

「及優侏儒」。岳本、今本「儒」作「傿」。

「非聽其鏗鎗而已也」。今本「鎗」作「鏘」。陸亦作「鎗」。按說文：「鎗，鐘聲也。」「鏘」字說文不收，當从石刻。岳本亦作「鎗」。毛本「也」作「矣」，誤。

「居吾語女」。今本「女」作「汝」。岳本亦作「女」。

「摠干而山立」。今本「摠」作「總」。下同。岳本亦作「摠」。摠，俗字，當从「糸」旁。

「上如抗，下如墜」。岳本、今本「墜」作「隊」。

禮記十二

雜記 「狄稅素沙」。毛本「沙」作「紗」，誤。

「介立于其左東上」。今本「其」作「門」，誤。岳本與石刻同。

雜記下　「視君之母與妻」。今本「妻」上多「君之」二字。岳本與石刻同。

「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世柳之母死」。今本「世」作「泄」。下同。岳本亦作「世」。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今本「視」作「祝」，誤。

「路寢成則考之」。毛本「考」作「攷」，誤。

禮記十三

喪大記　「士之妻皆死于寢」。石刻「士」下重一「士」字，似衍。

「捲衣投于前」。今本「捲」作「卷」。岳本亦作「捲」。

「男子出寢門」。今本「門」下有「外」字。據正義不當有「外」字，今本誤。岳本與石刻同。

「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涉而誤耳。據下文「士，疏食水飲」即衆士也，衆士不在食粥之內。當从石刻。岳本與石刻同。

「食之無筭」。毛本「筭」作「算」。後同。岳本亦作「筭」。

「櫝置于西序」。今本「置」作「至」，誤。

禮記十四

祭法　「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今本作「祖宗」。岳本與石刻同。

「王爲群姓立七祀」。今本「祀」作「祠」，誤。

「禹能脩鯀之功」。毛本「脩」作「修」。

「顓頊能脩之」。毛本「脩」作「修」。

祭義　「夫何慌惚之有乎」。陳氏集説本「慌」作「恍」。岳本與石刻同。

「天子爲藉千畝」。今本「藉」作「籍」。下同。岳本亦作「藉」。

「亨孰羶薌」。毛本「孰」作「熟」。岳本亦作「孰」。

「父母愛之嘉而不忘」。今本「嘉」作「喜」。岳本與石刻同。

「軍旅什伍」。毛本「伍」作「五」。岳本亦作「伍」。

祭統　「嗜欲無止也」。岳本、今本「嗜」作「耆」。

「訖其嗜欲」。岳本、今本「嗜」作「耆」。

「夫人薦豆執校」。毛本「校」作「挍」，蓋避明代諱。

「夫人受尸執足」。今本「受」作「授」，誤。岳本亦作「受」。

「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凍」，先作「涷」，後改。

「興舊嗜欲」。岳本、今本「嗜」作「耆」。

禮記十五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筭」。毛本「筭」作「算」。

「脩其宗廟」。毛本「脩」作「修」。

「如此國家順矣」。今本「此」下有「則」字。据正義本無「則」字。岳本與石刻同。

仲尼燕居　「官失其體」。今本「體」作「禮」，誤。

孔子閒居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今本「參」下有「於」字。岳本與石刻同。

「嗜欲將至」。岳本、今本「嗜」作「耆」。

「嵩高惟嶽」。今本「惟」作「維」。岳本亦作「惟」。下同。

「惟嶽降神」、「惟申及甫」。并同上。

「惟周之翰」。今本「惟」作「爲」。岳本亦是「惟」字。

坊記　「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今本無「有」字。岳本與石刻同。

「脩宗廟敬祀事」。毛本「脩」作「修」。

「示民不淫也」。今本脱「民」字。岳本與石刻同。

「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毛本「禄」作「樂」，誤。

「民猶淫泆而亂於族」。毛本「泆」作「佚」。岳本亦作「泆」。

禮記十六

中庸 「脩道之謂教」。毛本「脩」作「修」。

「春秋脩其祖廟」。毛本「脩」作「修」。「祖」作「宗」，誤。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毛本「脩」作「修」。後凡「脩身」字并同。

「可壹言而盡也」。今本「壹」作「一」。岳本亦作「壹」。

「黿鼉鮫龍」。今本「鮫」作「蛟」。石刻先作「蛟」，後改。岳本亦作「鮫」。

「惟天之命」。今本「惟」作「維」。岳本與石刻同。

「待其人然後行」。今本「然」作「而」。岳本與石刻同。

「考諸三王而不繆」。朱氏章句本「繆」作「謬」。石刻亦有磨改跡。岳本亦作「繆」。

「爲能聰明叡知」。今本「叡」作「睿」。岳本與石刻同。

「君子所不可及者」。今本「子」下有「之」字，据正義本無「之」字。岳本與石刻同。

禮記十七

表記 「詩云：『溫溫恭人。』」今本「云」作「曰」。岳本亦作「云」。据正義當作「云」。

「恥費輕實」。毛本「輕」作「强」，誤。岳本與石刻同。

「靖共爾位」。毛本「共」作「恭」。岳本亦作「共」。

「后稷之祀易富也」。毛本「祀」作「事」，誤。

緇衣 「甫刑曰：『一人有慶。』」岳本、今本「曰」作「云」，誤。

「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今本「義」作「善」，非也。陸氏釋文亦作「義」，故云：「尚書作善。」又引皇侃云：「義，善也。」岳本與石刻同。

「臣儀行不重辭」。毛本「行」作「刑」，誤。

「冬祁寒」。今本「祁」作「祈」。岳本與石刻同。

「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今本「在」下有「昔」字。石刻「在」上有闕文，或當爲「昔在」。岳本正作「昔在」。

禮記十八

問喪 「以鬼饗之」。今本「饗」作「享」。岳本亦作「饗」。

「稽顙觸地無容」。毛本「觸」作「拜」，誤。

服問 「終殤之月筭」。毛本「筭」作「算」。岳本亦作「筭」。

間傳 「柱楣翦屏」。今本「柱」作「拄」。說文無「拄」字，當從石刻。岳本亦作「柱」，圈上聲。

三年問「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毛本「脩」作「修」。

禮記十九

投壺「執八筭興」。毛本「筭」作「算」。後并同。岳本亦作「筭」。

「命酌曰請行⿰酉昜」。今本「⿰酉昜」作「觴」。岳本與石刻同。下放此。

「當飲者皆跪奉⿰酉昜」。同上。

「壺去席二矢半」。毛本「矢」作「尺」，誤。

「鼓」。提起一字爲一行。岳本連前文不跳行。下放此。

「○□○○□□○□○○□半○□○□○○○□□○□○魯鼓○□○○○□□○□○○□□○□○○□□○半○□○○○□□○薛鼓」。以上提起凡四行。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自「取半」至「主黨」卌八字又提起凡四行。

「魯鼓○□○○□□○○半○□○□○○○○□○□○」今本半以下○□○○較石刻多一圓圈。岳本與石刻同。

「薛鼓○□○○○○□○□○□○○○□○□○○□○半○□○□○○○○□○」。以上又提起凡四行。

儒行「慎靜尚寬」。今本「靜」下有「而」字。岳本同。

大學　「先脩其身」。毛本「脩」作「修」。後凡「脩身」字并同。

「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今本「譬」作「辟」。下四句并同。鄭注云：「譬，猶喻也」。岳本作「辟」，圈去聲。

「堯舜率天下以仁，桀紂率天下以暴」。朱氏章句本「率」作「帥」。岳本與石刻同。

「若有一介臣」。今本「介」作「个」。岳本亦作「介」。

禮記廿

昏義　「和於射鄉」。今本作「鄉射」。岳本與石刻同。

「而后家可長久也」。今本「后」作「後」，誤。篇中「而后」字皆不作「先後」之「後」。岳本亦作「后」。

「后聽内職」。今本「職」作「治」，誤。

鄉飲酒義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今本無「之」字。岳本與石刻同。

射義　「求反諸己而已矣」。岳本、今本作「反求」。

聘義　「垂之如墜」。岳本、今本「墜」作「隊」。

「圭璋特達」。毛本「圭」作「珪」。

唐石經考異

春秋一

春秋左氏傳序元係正書，改作八分書。岳本、毛本題作「春秋序」，蓋依陸氏釋文；據正義當作「春秋左氏傳序」也。

序 「諸所記注」。今本「注」作「註」。説文無「註」字，當从古本。陸亦作「注」。岳本同。

「非聖人孰能脩之」。今本「脩」作「修」。後皆放此。岳本亦作「脩」。

「荅曰春秋」。今本「荅」作「答」，誤。下同。

「揔歸諸凡」。今本作「總」。岳本作「摠」。

「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他邑唯命」。毛本「他」作「佗」。岳本亦作「他」。

「公孫滑奔衛」。岳本、毛本「奔」上有「出」字。

「二年。　費庈父勝之」。毛本「庈」作「序」，誤。

「三年。　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毛本「于」皆作「於」，誤。

「若弃德不讓」。毛本「弃」作「棄」。後皆放此。岳本俱作「弃」。

「弗納於邪」。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四年。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毛本誤作「庚戌」。

「石碏使告于陳」。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而請涖於衛」。岳本、毛本「於」作「于」。

「五年。　敗燕師于北制」。毛本作「制北」，誤。

「六年。　芟夷薀崇之」。今本「薀」作「蘊」，誤。陸亦作「薀」。岳本同。

「七年。　告終稱嗣也」。毛本脱「稱」字。

「九年。　先者見獲必務進」。「獲」下旁添「後」字。本有「後」字，改去。据正義不當有「後」字。岳本亦無之。

「十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本作「戴」，後改。陸亦作「載」。今本作「戴」。岳本同。

「蔡人從之伐載」。本作「戴」，後改。下「圍載」、「伐載」并同。今本作「戴」。岳本同。

春秋二

「桓六年。齊侯使乞師于鄭」。毛本脱「侯」字。

「十年。乃獻之又求其寶劍」。毛本脱「之」字。

「十七年。五月丙午」。「五」上當有「夏」字，石刻脱。岳本有「夏」字。

「弒昭公」。毛本「弒」作「殺」，誤。

春秋三

「莊八年。公懼墜于車」。岳本、毛本「墜」作「隊」。陸亦作「隊」。

「十四年。其氣錟以取之」。「錟」本作「炎」，後改。陸本作「炎」。

「卅年。謀伐山戎也」。岳本、毛本無「伐」字。石刻亦磨改，增「伐」字。

春秋四

「閔二年。共仲通於哀姜」。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及狄人戰于熒澤」。毛本「熒」作「滎」。陸作「熒」。岳本同。

「脩己而不責人」。「責」下旁添「於」字。

「雖盡敵，猶有内讒」。「盡」下旁添「外」字。

春秋五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岳本、毛本作「曹伯」，誤。

「齊人以歸」。「以」下添「尸」字。

「獲莒挐」。毛本「挐」作「拏」。傳文同。陸亦作「拏」。岳本同。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毛本脱「之」字。

「三年。未之絶也」。岳本、今本作「絶之」。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征」下旁添「没」字。

「六年。諸侯殺許乃還」。救从「文」，此獨从「殳」，石刻之誤。予細閲此卷内有數段書法板滯，似經後人重刻。

「許男面縛銜璧」。「縛」當爲「縳」，石刻之誤。「昭四年，賴子面縳銜璧」、「親釋其縳」，縳字皆不誤，故知此文重刻無疑。

「武王親釋其縛」。同上。

「七年。君若去之以爲成」。岳本、毛本作「若君」。

「若惣其罪人」。「惣」當作「總」。岳本作「摠」。

「九年。晉侯佹諸卒」。今本「佹」作「詭」。陸亦作「佹」。岳本同。
「十一年。其何繼之有」。毛本「其」作「而」，誤。
「十五年。晉侯烝於賈君」。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虚」。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春秋六

「僖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月」下旁添「也」字。
「齊徵諸侯戍周」。岳本、毛本「侯」下有「而」字。
「十八年。而後師于訾婁」。毛本「後」作「從」，誤。
「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岳本、今本無「襄」字。
「廿一年。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今本「皥」从「白」。
「是崇皥、濟」。同上。文十八年傳「少皥氏」，昭十七年傳「少皥氏」、「大皥之虚」，廿九年傳「少皥氏」，定四年「少皥之虚」并同。
「廿三年。則就木焉」。「焉」下旁添「然」字。
「姜與子犯謀」。「謀」下添「飲之酒」三字。
「廿四年。鄂不韡韡」。毛本「韡」作「韓」，誤。陸本作「韡」。

「廿六年。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下旁添「是」字。岳本亦無之。

春秋七

「僖廿七年。　公曰可矣」。「矣」下旁添「乎」字。岳本、毛本亦有「乎」字。
「廿八年。　郳子、秦人于溫」。毛本作「郳人」，誤。
「謂楚人不卒戍也」。岳本、今本「人」下有「曰」字。
「豈在久乎」。毛本「乎」作「矣」，誤。
「聽輿人之誦」。「誦」字末筆磨去，避順宗諱。
「命晉侯宥」。毛本「宥」作「侑」。岳本亦作「宥」。
「旅弓矢千」。「弓」下旁添「十旅」二字。
「卅年。　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岳本、今本脱「雖」字。
「焉用亡鄭以陪鄰」。今本「陪」作「倍」。杜云：「倍，益也。」當从「咅」。岳本亦作「陪」。
「不闕秦，焉取之」。「不」上旁添「若」字，「秦」下旁添「將」字。岳本、今本俱有「若、將」二字。
「使杞子、逢孫、揚孫」。岳本、毛本「揚」作「楊」。卅三年傳「揚孫，奔宋」，岳本作「揚」，毛仍作「楊」。
「卅二年。　蹇叔哭之，曰：『孟兮。』」本作「子」，後改「兮」。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孟兮」。

春秋八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岳本同。今本「賜」作「錫」。

「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岳本、今本「穆」下有「公」字。

「四年。旅弓矢千」。「弓」下旁添「十旅」二字。陸云：「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輒加也。

「五年。楚公子燮滅蓼」。毛本脱「公」字。

「六年。辟獄刑」。毛本作「刑獄」，誤。

「道之禮則」。「之」下旁添「以」字。岳本亦有「以」字，於「禮」字句絶。

「釋此三者，何以事子」。岳本、今本「子」上有「夫」字。石刻先有，後磨改。

春秋九

「文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岳本、今本「叔」下俱有「仲」字。陸與石刻同，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按十四年經亦作「叔彭生」。毛本「匡」作「筐」，傳文「承匡」同。襄卅年，毛本亦作「匡」。

「至于錫穴」。毛本「錫」作「鍚」。陸亦作「鍚」，而兼存「星歷反」一音。岳本亦作「鍚」。

「彨班御皇父充石」。毛本「班」作「斑」，誤。下同。

「十四年。 不可使多蓄憾」。「蓄」本作「畜」，後加「艸」。陸本作「畜」。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毛本「三」作「二」，岳本亦作「三」。

「十五年。 秋，齊人侵我西鄙」。毛本脱「秋」字。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今本脱「陳侯」二字。

「十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石刻脱「春」字，旁添。

「楚子乘馹」。今本「馹」作「驛」，誤。陸本作「馹，人實反」。岳本亦作「馹」。

「十八年。 明允篤誠」。「篤」當作「篤」。

「以至于堯」。毛本「于」作「於」，誤。下句毛亦作「于」。岳本前作「於」，後作「于」。

春秋十

「宣元年。 齊人取濟西田」。「濟」誤作「齊」。

「晉趙盾帥師救陳」。「盾」誤作「盾」。

「晉趙穿帥師侵崇」。「穿」誤作「穼」。

「東門襄仲如齊拜斤」。「成」字缺筆。卷内「成」、「城」、「信」字皆缺末筆，蓋朱梁時所刻。下卷「成」、「城」字亦有缺筆者。而「德刑成矣」、「成師以出」、「告成事」、「以成命也」、「死而成命」、「以成其悔」，諸「成」字皆不避，蓋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上卷僅存元刻五六行，餘皆重刻。

「宋人之弒昭公也」。「昭」誤作「昭」。

「晉不足與也」。「與」誤作「与」。

「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弒」誤作「殺」。

「致果爲毅」。「致」誤作「殺」。

「厚斂以彫牆」。毛本「彫」作「雕」。陸作「彫」，云：「本亦作雕。」岳本亦作「彫」。

「不忘共敬」。岳本、今本「共」作「恭」。

「以示於朝」。今本「示」作「視」。岳本亦作「示」。

「宣子曰烏呼」。今本「烏」作「嗚」。岳本亦作「烏」。

「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本「延」作「郔」。岳本同。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伯棼射王，汏輈」。今本「汏」作「汰」，後皆放此。「汏侈」字亦同。陸亦作「汏，他末反」。岳本亦作「汏」，而圈入聲。

「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桓」誤作「桅」。

「豐䷶之離䷝」。離下誤畫「[illegible]」。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蔑」誤作「蕿」。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岳本、今本無「公會」二字。
「孟獻子聘于周」。岳本、毛本「于」作「於」。
「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毛本「于」皆作「於」。岳本上作「於」，下作「于」。
「十年。　飲酒于夏氏」。岳本、毛本「于」作「於」。

春秋十一

「宣十二年。　故曰律不臧」。岳本、今本「不」作「否」。
「六人同之」。「六」先誤作「立」，後改。
「楚子北師次於郔」。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克敵得屬又何俟」。「俟」下旁添「焉」字。
「與魏錡皆命而往」。「皆」下旁添「受」字。
「二憾往矣」。「憾」本作「感」，後加「心」旁。陸「本作感」。成二年「朝夕釋憾」同。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
「屈蕩户之」。今本「户」作「尸」。淳熙種德堂本亦作「户」。
「我徂惟求定」。毛本「惟」作「維」。岳本亦作「惟」。
「又可以爲京乎」。「京」下旁添「觀」字，岳本亦有之。毛本「可」作「何」，誤。

「晉師三日穀」。「日」下旁添「館」字。

「遂傳於蕭圻」。今本無「城」字。

「十五年。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岳本、今本脱「而」字。

「十七年。婦人笑於房」。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盟于卷楚」。「卷」誤作「巷」。

「十八年。將□以伐齊」。今本作「欲以伐齊」，無「將」字。岳本同。

「凡自内虐其君曰弑」。今本脱「内」字。岳本同。

春秋十二

「成二年。取汶陽之田」。本無「之」字，後磨改。岳本、今本皆無「之」。

「士陵城三日」。毛本「日」作「百」，誤。

「旦辟左右」。今本「旦」作「且」。

「晉三子自役弔焉」。毛本「三」作「二」，誤。

「民之攸塈」。毛本「塈」作「暨」，誤。

「九年。賦韓奕之五章」。岳本、毛本「奕」作「奕」。奕訓大，與博弈義異，石刻非也。

「備豫不虞」。「豫」作「豫」，左旁从「矛」，誤。

春秋十三

「成十二年。　道路無壅」。岳本、毛本「壅」作「壅」。

「十三年。　公至自京師」。今本無「至」字，石刻似衍。

「戮力同心」。今本「戮」作「戮」。陸亦作「戮」。

「蔑死我君」。先作「蔑我死君」，後改。按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

「奸絶我好」。「我」下旁添「同」字。

「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公」下旁添「弃」字，「我」下添「同」字。

「而我昏姻也」。今本「我」下有「之」字。岳本與石刻同。

「十四年。　苦成家其亡乎」。「成」下旁添「叔」字。

「十六年。　至于鳴雁」。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孟獻子曰：『有勝矣。』」「曰」下旁添「晉」字。

「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若」下旁添「退」字，「矣」下旁添「又何求」三字。

「在陳而踊」。今本「踊」作「囂」。下并同。陸亦作「踊」。岳本同。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行」下旁添「公」字。

「造于子重」。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晉入楚軍，三日穀」。「日」下旁添「館」字。
「宣伯通於穆姜」。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諸侯遷于制田」。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求」下旁添「焉」字。
「乃許魯平，赦季孫」。「平」下旁添「而」字。
「『不可以再罪』。奔衛」。「罪」下添「遂」字。
「十七年。 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橐」下旁添「帥」字，岳本亦有之。今本「橐」作「櫜」，誤。陸亦「橐」。「襄十五年，公子橐師爲右司馬」。
「十八年。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孟獻子請於諸侯」。岳本、毛本「於」作「于」。

春秋十四

「襄元年。 敗其徒兵於洧上」。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二年。 春，鄭師侵宋」。毛本「師」作「伯」，誤。岳本亦作「師」。
「四年。 敗於狐駘」。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七年。 今既耕而後卜郊」。岳本、今本無「後」字。

「公族穆子有瘯疾」。今本「瘯」作「廢」。岳本亦作「瘯」。

「八年。　童子言焉」。「子」下旁添「何」字。

「不皇啓處」。毛本「皇」作「遑」。岳本亦作「皇」。

「亦不使一个行李」。岳本、今本「个」作「介」。陸「亦作个」。

「九年。　陳畚梮」。岳本、今本作「挶」。正義引説文云：「其字从手」。石刻从「木」，誤。

「二師命四鄉正敬享」。「命」字先作「令」，後改。岳本、今本作「令」。

「穆姜薨于東宮」。岳本、毛本「于」作「於」。

「使士雅乞師于楚」。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春秋十五

「襄十年。　墜，則又縣之」。「墜」先作「隊」，後加「土」。陸「亦作隊」。岳本、今本作「隊」。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今本「侵」作「伐」。岳本亦作「侵」。

「師于牛首」。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爾車非禮也」。「車」下旁添「多」字。

「至于陽陵」。岳本、毛本「于」作「於」。

「十一年。　墜命亡氏」。岳本、今本「墜」作「隊」。陸「亦作隊」。

「抑臣願君之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岳本、今本無「之」字。

「詩曰：『樂旨君子。』」毛本「曰」作「云」。

「十二年。　春王三月」。毛本「三」作「二」。岳本亦作「三」。

「師于揚梁」。毛本「揚」作「楊」，誤。十六年傳：「報宋揚梁之役」，諸本皆从「手」。岳本亦作「楊」。

「十三年。　則增脩德而改卜」。「脩」下旁添「其」字。毛本「脩」作「修」。

「十四年。　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旁添「猶」字。

「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岳本、毛本「於」作「于」。

春秋十六

「襄十六年。　于湨梁」。陸「亦作溴」。岳本同。今本作「溴」，誤。傳文同。十八年、廿二年「湨梁」字并同。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毛本「成」作「郕」。陸「亦作郕」。岳本亦作「成」。

「齊侯圍成」。岳本、毛本「成」作「郕」。按成爲孟氏邑，不當加「邑」旁。

「十七年。　妨於農收」。今本「收」作「功」，誤。岳本亦作「收」。

「十八年。　齊環怙恃其險」。「齊」下旁添「侯」字。

「左驂迫，還于門中」。毛本「門」上有「東」字。岳本與石刻同。

「使揚豚尹宜」。毛本「揚」作「楊」。陸「亦作揚」。岳本同。

「楚師多湅」。岳本、今本「湅」作「凍」。陸作「凍」。

「十九年。　亡之道也」。「之」下旁添「之」字。

「二子孔亦相親也」。今本「二」作「士」。岳本同。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徒」下旁添「子」字。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毛本脱「歸」字。

「廿年。　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上旁添「吾」字。

「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旁添「掩」字。

「廿一年。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旁添「侍寢」二字。

「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寵」下旁添「而」字。

「欒盈奔楚過於周」。「盈」下旁添「出」字。岳本、今本俱無「奔楚」及「出」字。

「周西鄙掠之」。「鄙」下旁添「人」字。

「廿二年。　鄭游販將如晉」。毛本「如」作「歸」，誤。今本「販」或作「眅」，亦非。

春秋十七

「襄廿三年。　邾卑我來奔」。岳本、今本「卑」作「畀」。陸作「畀」。

「板墜而殺之」。岳本、今本「墜」作「隊」。陸作「隊」。毛本「之」作「人」，誤。

「子無解矣」。岳本、毛本「解」作「懈」。陸亦作「解」。

「廿四年。」詩云：『樂旨君子。』」毛本「旨」作「只」。十一年傳引詩亦作「旨」。岳本并作「旨」。

「廿五年。」據于蒺棃」。岳本、今本「棃」作「藜」。下同。陸亦作「藜」。

「中股反墜」。岳本、今本「墜」作「隊」。陸作「隊」。

「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今本無「有如上帝」句。依杜注，似本無此句。

「子彊」。毛本「彊」作「疆」。下同。岳本亦作「彊」。

「至于莊、宣」。岳本、毛本「于」作「於」。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毛本「昔」作「夫」，誤。

「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今本「徒兵」作「徒卒」。岳本與石刻同。

春秋十八

「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伍」字先作「五」，後加「人」旁。下同。昭元年「伍舉」六見，九年「伍舉」一見，皆後加「人」旁。

「今又有甚於此」。「此」下旁添「者」字。

「廿七年。」十有二月乙亥朔」。監本、毛本「亥」作「卯」，誤。

「丁卯，向戌如陳」。岳本、今本「向」上有「宋」字，衍。石刻亦先有，後磨改。

「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字殘闕，右旁尚存「日」。今本作「驛」，誤。陸亦作「馹，人實反」。岳本亦作「馹」。廿八年同。

「曰棠无咎」。岳本、毛本「无」作「無」。陸亦作「无」，云：「本亦作無」。

「廿八年。　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岳本、今本「秏」皆作「耗」。按說文無「耗」字。陸亦作「秏」。

「吾將使馹奔問諸晉」。毛本「馹」作「驛」，誤。陸亦作「馹，人實反」。

「羣臣爲君故」。「故」下旁添「也」字。岳本、今本亦有「也」字。

「草舍不爲壇」。岳本、今本無「草」字。石刻亦磨改增入。

「車甚澤，人必𢈎」。岳本、今本作「瘁」。陸作「瘁」，云：「本或作萃」。

「子服惠伯謂孫叔曰」。岳本、今本作「叔孫」。石刻誤。

「武王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岳本與石刻同。

春秋十九

「襄廿九年。　欲之而言叛」。「叛」字添入。岳本亦有「叛」字。

「辭固强之而後受」。岳本、毛本「辭固」作「固辭」。

「不皇啓處」。岳本、毛本「皇」作「遑」。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岳本、今本「高」上有「齊」字。按大叔文子不稱衛，高子容不稱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大叔稱鄭以别之。華定不書族，故亦繫之以宋。左氏義例之精如此。

「展瑕、展王父爲一耦」。今本「王」作「玉」。岳本亦作「王」。

「何其憂之遠也」。「憂」下旁添「思」字。岳本、今本無「其」字，亦無「思」字。

卅年。宋災故「宋災故」。「故」下多「也」字，字較小，係後人妄加。

「單公子愆旗」。今本「旗」作「期」。陸亦作「期」。岳本同。

「不殺必爲害」。岳本、毛本俱無「爲」字。

「四帶追之」。「四」當作「駟」，石刻誤。

「爲宋災故，尤之也」。岳本、毛本無「爲」字。

「卅一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毛本「鈞」作「均」，蓋避明諱。

「而天癘不戒」。毛本作「厲」。岳本亦作「癘」。

春秋廿

「昭元年。是穮是蓘」。「穮」本作「藨」，後改。陸亦作「穮」。「蓘」本作「衮」，後加「艸」。

「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夭」。

「爲伍陳以相離」。岳本、今本「伍」作「五」。

「翟人笑之」。「翟」當作「狄」。石刻及岳本諸「狄」皆是「翟」字。
「居于曠林」。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二年。　子尾見彊」。「見」下旁添「子」字。
「三年。　少齊有寵而死」。岳本、今本「齊」作「姜」。
「而三老凍餒」。今本「凍」作「涷」。陸亦作「凍」。岳本同。
「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二」下旁添「宣」字。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髮」下添「雖」字。

春秋廿一

「昭四年。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岳本、今本無「所」字。
「蔵尹宜咎城鍾離」。今本「蔵」作「箴」。陸「亦作蔵」。岳本同。
「叔孫爲孟鐘」。毛本「鐘」作「鍾」，誤。
「告之飢渴」。毛本「飢」作「饑」，誤。岳本亦作「飢」。
「而聘於王」。岳本、毛本「於」作「于」。
「五年。　使杜洩告於殯」。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行」下旁添「乎」字。

「自王已下」。毛本「已」作「以」。岳本亦作「已」。
「薳射帥繁陽之師」。今本「陽」作「揚」，岳本同。岳本「帥」作「以」。
「六年。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今本「采」作「採」。岳本同。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七年。　奉承以來」。毛本作「承奉」。岳本與石刻同。
「以有宋而授厲公」。毛本「授」作「受」，誤。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燕燕」、「憔悴」下并旁添「以」字。

春秋廿二

「昭八年。　哀公有癈疾」。今本作「廢」。岳本亦作「癈」。
「又數人告於道」。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九年。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下同。
「遷方城外人於許」。毛本「於」作「于」。
「十年。　薀利生孽。姑使無薀乎」。毛本「薀」作「蘊」，誤。岳本亦作「薀」。
「魯無義」。「義」下旁添「矣」字。
「十一年。　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毛本「再」作「討」，誤。

「宿於薳氏」。岳本「於」作「于」。毛本亦作「于」。

「羇不在内」。毛本「羇」作「羈」。岳本亦作「羇」。

「十二年。外彊内溫」。毛本「彊」作「强」。岳本亦作「彊」。

「與呂級、王孫牟」。坊本「級」作「伋」。毛本亦作「級」。陸「亦作級」，云：「本又作伋。」

「尹路請曰」。今本「尹」上有「工」字。石刻先有，後磨改。

春秋廿三

「昭十三年。飢者食之」。毛本「飢」作「饑」，誤。岳本亦作「飢」。

「觀從謂子干」。「干」下旁添「曰」字。陸亦無「曰」字，云：「本或作『謂子干曰』。」岳本、今本有「曰」字。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毛本「旨」作「只」。岳本亦作「旨」。

「十四年。僞廢疾」。今本「癈」作「廢」。岳本亦作「癈」。

「簡上國之兵於宋邱」。岳本、今本「宋」作「宗」。

「我出君而納庚輿」。岳本、今本「輿」作「與」。後同。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石刻脱「春」字。

「十七年。季平子賦采叔」。秦本「叔」作「菽」。岳本亦作「叔」。

「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今本少一「官」字。岳本亦無之。

「其四國當之」。「之」下旁添「六物之占」四字。

春秋廿四

「昭十八年。乃毀於而向」。岳本、今本「向」作「鄉」。陸亦作「鄉」，云：「本又作向。」

「荐爲敝邑不利」。毛本「荐」作「薦」。陸亦作「荐」。岳本亦作「荐」。

「十九年。郹陽封人之女」。今本「郹」作「郥」，誤。廿三年傳「在郹」、「入郹」并同。陸皆作「郹」。岳本同。

「莒子奔紀鄣」。毛本「鄣」作「障」，誤。

「懼墜宗主」。今本「墜」作「隊」。陸亦作「隊」。岳本同。

「廿年。蔡侯廬卒」。岳本、毛本「廬」作「盧」。陸亦作「盧」，云：「本又作廬。」按昭十三年經傳俱是「廬」字。

「草莽之中」。毛本「草」作「艸」。岳本亦作「草」。

「郳甲出奔鄭」。毛本「甲」作「申」，誤。陸亦作「甲」。岳本亦作「甲」。

「取人於萑符之澤」。石刻先作「萑蒲」，後改。今本俱作「萑」。岳本、今本「符」作「苻」。

「以攻萑符之盜」。同上。

「廿一年。而鍾，音之器也」。岳本、毛本「鍾」作「鐘」。

「窕則不咸」。「咸」字旁添「氵」作「減」，此後人所加。陸亦作「咸」，云：「本或作感。」岳本亦是「咸」字。

「心是以咸，咸實生疾」。「咸」字本作「憾」，後改。岳本、毛本作「感」。

「今鍾槬矣」。岳本、毛本「鍾」作「鐘」。

「公自揚門見之」。毛本「揚」作「楊」。岳本亦作「揚」。

「華妊居于公里」。坊本「妊」或作「姙」，誤。陸云：「妊，他口反。」

「廿二年。伐京，毀其西南」。「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廿五

「昭廿三年。苟鑄劍，必弑諸人」。岳本、今本「弑」作「試」。

「廿四年。余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此宋人所添。石刻先有「臣」，後磨改。

「廿五年。吾聞文、成之世」。今本「成」作「武」，誤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俱作「文、成」。岳本亦作「成」。

「裯父喪勞」。今本「裯」作「稠」。岳本亦作「裯」。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今本「甲」作「申」。

「勠力壹心」。今本「勠」作「戮」。陸亦作「勠」。岳本同。

「弗敢失墜」。岳本、毛本「墜」作「隊」。陸亦作「隊」。

「廿六年。必子疆也」。岳本、毛本「疆」作「彊」。
「使女寬守闕塞」。毛本「闕」作「關」，誤。陸亦作「闕」。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毛本無「使」字，誤。

春秋廿六

「昭廿七年。與吳師遇于窮」。「窮」下旁添「谷」字。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廿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鄔」本作「鄔」，後改。岳本、今本作「鄔」。
「司馬彌牟爲鄔大夫」。亦先作「鄔」，後改。岳本、今本作「鄔」。
「僚安爲楊氏大夫」。毛本「楊」作「陳」，誤。
「施于孫子」。毛本「于」作「於」，誤。
「今子少不颺」。「子」下旁添「只」字。
「今女有力於王室」。毛本「力」作「功」，誤。岳本亦作「力」。
「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比置，三歎」。毛本「置」作「至」，誤。
「廿九年。乃以帷裹之」。今本「帷」作「幃」。陸亦作「帷」。岳本同。
「其母皆出」。「皆」先作「偕」，後磨去「人」旁。下文「偕出」、「偕告」仍作「偕」。岳本、今本作「偕」。

「請相與偕告」。毛本「偕」作「皆」。岳本亦作「偕」。

「物乃坻伏」。毛本「伏」作「服」，誤。

「卅一年。　請囚于費」。毛本「于」作「於」。岳本亦作「于」。

「卅二年。　慮材用」。今本「材」作「財」。岳本亦作「材」。

春秋廿七

「定元年。　隕霜殺菽」。「菽」本作「叔」，後加「艹」。陸本作「叔」，云：「本或作菽。」岳本作「菽」。

「萇叔違天」。毛本「叔」作「宏」，誤。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毛本「君」作「公」，誤。

「榮鴐鵝曰」。毛本「鴐」作「駕」。陸亦作「駕」。岳本亦作「駕」，圈平聲。按説文無「鴐」字，依正文當用「駕」，古人假借同音，則「鴐」亦通也。

「三年。　莊公卞急而好絜」。岳本、今本「絜」作「潔」。

「秋九月」。毛本「九」作「七」。岳本亦作「九」。

「四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毛本「於」作「于」。岳本亦作「於」。

「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岳本、今本「鑢」作「鑪」。陸亦作「鑢，音慮」，云：「本又作鑪。」毛本「宦」作「官」，誤。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伍」先作「五」，後加「人」旁。
「五年。　王之奔隨也」。「王」上旁添「楚」字。
「子西問高厚焉」。「厚」下旁添「大小」二字。
「報觀虎之敗也」。岳本、毛本「敗」作「役」，誤。

春秋廿八

「定八年，　子姑使溷伐子」。「伐」當作「代」，石刻誤。此卷似後人重刻。
「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捥」先作「腕」，後改。
「九年。　書曰『得』，得器用也」。岳本、今本少一「得」字。
「十年。　侯犯將以郈易於齊」。岳本、毛本「於」作「于」。
「十三年。　次于垂葭，實郹氏」。今本「郹」作「郥」，誤。陸亦作「郹」。岳本同。
「戌也驕，其亡乎」。春秋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之類皆从「戊」、从「一」。唯公叔戍从「戈」、从「人」，石刻分明可證。坊本「戌」、「戍」二字往往互溷，當依石刻正之。
「十四年。　而告於知氏曰」。「氏」下添「范氏」二字，此後人妄加。
「越子勾踐禦之」。岳本作「勾」。毛本「勾」作「句」。陸亦作「句」。按哀公篇中「句踐」字不作「勾」，亦此卷重刻之一證。

「謀救范、中行氏也」。岳本、今本無「也」字。

春秋廿九

「哀元年。親巡孤寡」。今本「巡」下有「其」字。岳本與石刻同。

「宿有妃牆嬪御焉」。岳本、今本「牆」作「嬙」。陸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按說文無「嬙」字，當依石刻爲「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牆」實一字也。

「二年。無入於兆」。岳本、毛本「於」作「于」。

「三年。世爲昏姻」。岳本、毛本「昏」作「婚」。

「四年。盜弑蔡侯申」。今本「弑」作「殺」。陸作「殺」，「音申志反」。亦讀如「弑」也。岳本作「殺」，而圈去聲。

「公孫肝」。毛本「肝」作「盱」，誤。陸亦作「肝」。岳本同。

「五年。師乎師乎，何黨之」。「之」下添「乎」字。岳本、今本俱有「乎」字。

「民之攸塈」。毛本「塈」作「曁」，誤。

「六年。作而悔後，亦無及也」。今本「悔」在「後」下。岳本同。

「受命於鮑子」。毛本「於」作「于」。岳本同。

「八年。執曹伯陽及司城彊」。岳本、毛本無「陽」字。

「明日，舍於庚宗」。岳本、毛本「於」作「于」。按上文「舍於五梧」、「舍於蠶室」，皆是「於」字，當依石本。

「齊鮑牧率師」。岳本、毛本「率」作「帥」。

「十一年。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旁添「哉」字。

「十二年。子盍見大宰嚭」。今本無「嚭」字。岳本同。

春秋卅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今本「狂」作「狂」。按「狂」字，字書無之，釋文「其迋反」，蓋讀「狂」爲去聲。注疏本誤「狂」爲「狂」，并釋文亦僞爲「其迋反」。岳本正作「狂」，而圈上聲。

「子我歸，帥屬徒攻闈」。岳本、今本無「帥」字。

「十五年。荐伐吳國」。今本「荐」作「薦」。岳本亦作「荐」。

「事死如生，禮也」。今本「生」上有「事」字。石刻亦先有，後磨改。岳本與石刻同。

「而有背人之心」。「而」下旁添「子」字。

「十六年。逋竄于晉，以王室之故」。「晉」下旁添「晉」字。岳本、今本亦有「晉」字。

「市南有熊宜僚者」。「熊」下旁添「相」字。

「弒王不祥」。毛本「弒」作「殺」，誤。

「不言將烹」。「烹」先作「亨」，後加四點。下同。岳本、今本亦作「烹」。
「此事也克則爲卿」。今本無「也」字。岳本與石刻同。
「十七年。晉立襄公之孫般師」。「晉」下本有「人」字，後磨改。
「而奪其兄鄭般邑」。毛本「鄭」作「鄭」，誤。陸亦作「鄭」。
「廿年。唯恐君志之不從」。毛本「志之」作「之志」。岳本與石刻同。
「廿三年。君命瑤，非敢燿武也」。「瑤」下旁添「瑤」字。毛本「燿」作「耀」，非。岳本作「燿」。
「廿四年。軍吏令繕，將進」。「繕」下旁添「甲」字。
「此禮也則有」。「有」下旁添「之」字。
「廿五年。少畜於公」。本作「公」，「宮」後磨改。
「廿六年。會越皐如、舌庸」。今本「舌」作「后」。「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今本亦作「后」。
「師侵外州」。今本「師」上有「衛」字，誤。
「六卿三族降聽政」。「降」下本有「以」字，後磨改。
「昔成公遜於陳」。「遜」本作「孫」，後人加「辵」旁。下「獻公遜於齊」、「再在遜矣」并同。今本作「孫」。
按諸卷「孫」字皆無「辵」旁，後人妄添之。
「四方其順之」。今本「順」作「訓」，蓋後人依詩文改之。据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岳本亦作「順」。大昕按：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

皆作「順」。

「廿七年。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旁添「矣」字。

「因遜于邾」。「遜」本作「孫」，後人加「辶」旁。

唐石經考異

公羊一

「隱元年。　何以不名字也」。今本無「不」字。

「四年。　隱曰吾否」。今本作「隱公曰否」。

「吾使脩塗裘」。毛本「脩」作「修」。

「六年。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今本「未」作「末」。何訓爲「無」。

「則曷爲末有成」今本「末」作「未」。

「十一年。　子不復讎，非子也」。毛本脱上「子」字。

公羊二

「桓二年。　隱賢而桓賤也」。今本「賤」作「賊」。注云：「賤不爲諱。」

「六年。淫于蔡，蔡人殺之」。今本「于」作「乎」。

「九年。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今本「曹」上多「在」字。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今本脱「之」字。

「十五年。祭仲存則存」。今本「則存」下多「矣」字。

公羊三

「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毛本「伐」作「會」，誤。

「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今本無「則」字。

「九年。其言取之何」。今本脱「言」字。

「十八年。此未有伐者」。毛本「伐」上多「言」字。

「廿七年。通季子之私行也」。今本「通」下有「乎」字。

「廿八年。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毛本作「後書」。

「廿九年。脩舊也」。毛本「脩」作「修」。下同。

「卅年。遇于魯濟」。毛本脱「濟」字。

「卅二年。殺則曷爲不言刺之」。「刺」下一字磨滅，据文當爲「刺之」。今本皆無「之」字。

公羊五

「僖元年。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毛本「於」作「與」，誤。

「貶必於其重者」。今本脱「其」字。

「四年。無王者則先叛」。毛本「無」上有「楚」字，此注文誤作「大」字。

「南夷與北夷交」。今本作「北狄」。

「卒怗荆」。今本「怗」作「帖」。

「不脩其師」。毛本「脩」作「修」。

「九年。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毛本「弑」作「殺」。

「十五年。公孫敖率師」。今本「率」作「帥」。僖公篇内惟「卅三年，公子遂伐邾婁」，石本、毛本俱作「率師」，餘俱用「帥」字。

「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毛本「子」作「人」，無「盟」字，皆誤。

「廿年。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毛本作「記異」，誤。

「廿一年。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毛本作「此乎」，誤。

「廿六年。乞者何？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

「卅年。歸惡于元咺也」。今本「于」作「乎」。

「卅一年。　祭泰山河海。　曷爲祭泰山河海」？今本「泰」作「大」。
「唯泰山爾」。今本「泰」作「大」。
「卅三年。　伯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今本「伯」作「百」。古文「伯」與「百」通。但此篇「百里子」三見，前後皆作「百」，此獨作「伯」。

公羊六

「文四年。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河」。「河」當作「何」，石刻誤。
「六年。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今本少「是月」二字。
「七年。　晉先眜以師奔秦」。今本「眜」从「日」，誤。下同。
「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毛本脱「于」字。
「久不脩也」。毛本「脩」作「修」。
「十四年。　義實不爾克也」。毛本作「克爾」，誤。
「淫乎子叔姬」。今本「乎」作「于」。
「十五年。　脅我而歸之」。毛本「我」作「物」，誤。
「十七年。　冬，公子遂如齊」。毛本脱「冬」字。

公羊七

「宣六年。此非弑君如何」。今本「如」作「而」。

「八年。春，公至自會」。毛本「會」作「齊」，誤。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毛本「洩」作「泄」。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之田」。今本無「之」字。

「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爲未絶于我」。今本「于」作「於」。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今本「于」作「於」。

「十五年。乘堙而闚宋城」。今本「闚」作「窺」。

「柑馬而秣之」。「柑」从「木」旁。毛本同。

「子曷爲告之」。毛本「子」作「則」。

「而未能合于中國」。毛本「于」作「於」。

公羊八

「成二年。國佐日」。「日」當作「曰」，石刻誤。

「郤克眣魯、衛之使」。今本「眣」作「眣」。釋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如從舜音，則當爲「眣」。

「得壹貶焉爾」。今本「壹」作「一」。
「五年。河上之山也」。毛本「河」作「江」，誤。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毛本無「率師」二字。
「十年。冬十月」。毛本無此三字。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石刻有「冬十月」，非何義。
「十四年。鄭公子喜率師伐許」。毛本「率」作「帥」。成公卷内「帥師」字多作「率」。惟二年，衛孫良夫戰新築、四大夫戰鞌；八年，晉欒書侵蔡；九年晉欒書伐鄭、楚公子嬰齊伐莒，仍作「帥」字。十六年，鄭公子喜侵宋，毛本作「帥」，石本闕。
「十六年。成公將會晉厲公」。今本脱「晉」字。

公羊九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今本「三」作「正」。
「十六年。于湨梁」。今本「湨」作「溴」，誤。
「十七年。春王三月」。今本「三」作「二」。
「廿五年。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毛本作「未反」，誤。
「廿七年。子苟欲納我」。毛本無「欲」字。
「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攜」作「挈」。注云：「挈，猶提也」。挈亦攜字之訛。上文已

有「挈其妻子」，何無注，注在此句之下，知石刻作「擕」是也。

「廿九年。　夷昧也」。篇中「昧」字三見，皆从「未」。昭十五年，「吴子夷昧卒」，从「未」。今本皆从「末」。

「爾弒吾君」。今本「弒」作「殺」。按下云「爾殺吾兄」，兄言殺，君言弒，詞有輕重之别，石刻爲長。

公羊十

「昭四年。　楚人執徐子」。毛本「人」作「子」。

「八年。　楚師滅陳，公子招放之于越」。今本「滅陳」下有「執陳」二字。石刻脱。

「九年。　陳已滅矣，其言火何」。今本「火」上有「陳」字。

「廿一年。　春王三月」。毛本「三」作「二」。

「廿五年。　終弒之而敗焉」。今本脱「之」字。

「廿六年。　盟于鄟陵」。毛本作「剸陵」。

「卅一年。　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今本「訴」作「愬」。

公羊十一

「定元年。　不衰城也」。今本「衰」作「蓑」。説文：「衰，雨衣」。「衰」正字，「蓑」俗字。

「二年。主災者兩觀」。毛本「主」作「時」，誤。
「脩大也，脩舊不書」。毛本「脩」皆作「修」。
「四年。用事乎河」。毛本「事」作「是」，誤。
「十四年。晉趙陽出奔宋」。毛本「陽」作「鞅」，誤。
「十五年。曷爲不言其所食？曼也」。今本「曼」作「漫」。按說文無「漫」字，後人妄加水旁。

公羊十二

「哀四年。盜弑蔡侯申」。今本「弑」作「殺」。據傳云：「此其稱盜以弑何？」則經文當是「弑」字。
「六年。齊國夏及齊高張來奔」。今本無下「齊」字。
「十四年。有麕而角者」。今本作「麏」。
「顏淵死，孔子曰『噫』」。今本無「孔」字。

唐石經考異

穀梁一

「序。　增脩德政」。毛本「脩」作「修」。
「因魯史而脩春秋」。毛本「脩」作「修」。
「不可得強通者也」。今本無「得」字。
「隱元年。　貝玉曰含」。石本、監本、毛本并是「貝」字。顧氏謂「石經作『珠玉』，以糾刻本之誤」。非也。
「五年。　隱孫而脩之」。毛本「脩」作「修」。
「八年。　日入，惡入者也」。今本「惡」下脱「入」字。
「而祭泰山之邑也」。今本脱「也」字。
「十年。　又取二邑」。毛本無「又」字。

「十一年。　考禮脩德」。毛本「脩」作「修」。

穀梁二

「桓二年。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毛本脱此九字。
「於是爲齊侯、鄭伯計，數日以賂」。毛本「計」作「討」，誤。
「六年。　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毛本「脩」皆作「修」。
「陳侯喜獵」。毛本「喜」作「憙」。
「九年。　則是放命也」。今本「放」作「故」，誤。
「十四年。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毛本「甸」作「旬」。
「十七年。　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毛本無「公」字。
「十八年。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毛本「公」下有「與」字，誤。公羊亦無「與」字。

穀梁三

「莊二年。　爲之主者卒之也」。今本脱「主」字。
「三年。　溺會齊師伐衞」。毛本「師」作「侯」。
「六年。　春王三月」。今本作「二月」，誤。公羊亦作「三月」。

「七年。　則是兩説也」。今本「兩」作「雨」。

「豈兩説哉」。今本「兩」作「雨」。

「十四年。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今本脱「宋公衛侯」四字。

「十九年。　其遠之何也」。今本脱「之」字。

「廿一年」。　石本「廿」下脱「有」字。

「廿四年。　故謹而日之也」。毛本「日」作「月」，誤。

「廿五年。　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今本「鼓用牲于社」句在「日有食」之下。

「廿八年。　言内之無外交也」。毛本「外」作「我」。

穀梁五

「僖元年。　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今本「齊人以歸」句在「薨于夷」下。

「十年。　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今本重出「明」字。毛本無「吾」字。

「十二年。　春王三月」。毛本「三」作「正」。公羊亦作「三月」。

「十七年。　桓嘗有存亡繼絶之功」。今本「桓」下有「公」字。

「廿一年。　釋宋公。外釋不志」。今本「釋宋公」在「盟于薄」下。

「廿二年。　旌亂於上」。毛本脱「亂」字。

「廿八年。　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本作「齊師」。公羊亦作「齊師」。

「壬申，公朝於王所」。「於」當作「于」。毛本亦作「於」。

「卅一年。　爲之緇衣熏裳」。先作「纁」，後改。成七年傳亦是「纁」字，當以「纁」爲正。

「衛遷於帝邱」。「於」當作「于」。毛本亦作「於」。

「卅二年。　匹馬倚輪無反者」。先作「奇」，後改。今本亦作「倚」。注云：「倚輪，一隻之輪」。則當以「奇」爲正。

穀梁六

「文二年。　内大夫可以會諸侯」。今本「會」下有「外」字。

「三年。　壬子虎卒」。「壬」當作「王」，石刻誤。

「五年。　賵以早，而含以晚」。今本作「已晚」。

「六年。　上洩則下闇」。本「泄」字。石刻作「洩」，避諱。

「處父主竟上之事」。今本無「之」字。

「七年。　晉先薎奔秦」。「薎」當作「蔑」。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今本「至」下有「而」字。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毛本「栗」作「粟」，誤。

「十一年。佚害中國」。今本「害」作「宕」。

穀梁七

「宣七年。來盟者，前定也」。今本無「者」字。

「八年。以饑乎宣也」。「饑」當作「譏」，石刻誤。下句「譏」字仍不誤。

「九年。楚子伐鄭」。今本「子」作「人」。

「陳殺其大夫泄冶」。本「泄」字。石刻作「洩」。下同。

「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今本脱「于」字。

「十年。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毛本「由」作「繇」，「反」作「友」。

「十五年。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曰，當作日月之「日」。今本亦作「曰」。

「十八年。路寢，正寢也」。毛本脱「路寢」二字。

「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毛本「自晉」下多「至檉，遂奔齊」句。

「是亦奔父也」。毛本「亦」作「以」，誤。

穀梁八

「成二年。壹戰緜地五百里」。毛本「壹」作「一」。

「請壹戰，壹戰不克」。毛本「壹」皆作「一」。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今本「牛角」下有「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九字，此類皆後人妄添入。

「十三年。公至自京師」。今本無「至」字。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今本無「齊侯」。

「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毛本「子」作「孫」，誤。

「存意，公亦存焉」。今本「焉」作「也」，誤。

「十八年。葬我君成公」。「成」字缺筆，避朱梁諱。「三年，以成公爲無譏矣」。惟缺一撇，與此小異。卷內九年「城中城」、十五年「宋世子成」、十八年「入于彭城」，「城」、「成」字俱不缺筆。卷首標題「成公」八分書亦不缺。

穀梁九

「襄元年。圍宋彭城」。「城」字缺筆。卷內「城」、「成」字并同。

「晉侯使荀罃來聘」。今本「罃」作「縈」。二年「荀罃」再見，三年「荀罃」一見，并同。

「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今本「辰」作「寅」。毛本又脱「鄭」字。

「三年。夏四月壬戌」。「戌」字誤少一筆。卷内「戌」、「戍」字皆不缺筆。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下誤多一「如」字。

「諸侯始失王矣」。今本「王」作「正」。

「六年。非立異姓，以莅祭祀」。今本無「非」字。

「七年。八月螽」。「月」下誤多一「月」字。

「八年。獲蔡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廿年同。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毛本無「杞伯」。

「十八年。怨接於二也」。今本「二」作「上」。石刻誤。

「滕子、薛伯」。「薛」當作「薛」。

「非大而足同與」。今本與作焉，誤。

「廿三年。蘧伯王曰」。「王」當作「玉」。

「廿五年。門人射吳子，有失創」。今本「失」作「矢」。

「廿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石刻「吳」作「吾」，誤。上句不誤。

「秋九月，葬衛獻公」。毛本「九」作「七」。

穀梁十

「昭元年。三月，取鄆」。今本「三」作「二」。
「四年。爲齊討也」。今本「討」作「封」，誤。
「五年。以地來也」。今本「以」下有「其」字，誤。
「八年。弟兄不得以屬通」。今本作「兄弟」，誤。
「不與楚滅，閔之也」。今本「之」作「公」，誤。
「十一年。一事注乎志」。今本「注」作「註」。
「廿三年。胡子髡、沈子盈滅。中國不言敗」。今本「中國」上有「獲陳夏齧」四字。
「廿五年。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句在「公孫于齊」之下。

穀梁十一

「定元年。此大夫，其曰人何也」。今本「此」下有「其」字。
「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本「雩」下重出「雩」字。
「四年。一事而再會」。今本作「後而再會」。
「挾弓持矢」。毛本「持」作「扶」。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今本重出「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凡廿字，在「春」字下，此亦宋以後人所添入。

「十二年。非國不言圍」。毛本脱「不」字。

穀梁十二

「哀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脱「郊」字。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云：「該誤作郊」。非也。

「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今本「志」作「忘」，誤。

「二年。帥師伐邾，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今本「伐邾」下多「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字。

「六年。入者內不受也」。今本「不」作「弗」。

「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今本「不」皆作「弗」。毛本「可」作「何」，誤。

穀梁十二卷內，僖、成、襄三卷字蹟俱似補刻而成，襄尤劣。成公篇間有避梁諱者，襄公篇無不避矣。

唐石經考異

論語一

學而　「未若貧而樂」。「樂」下旁添「道」字。皇氏本亦有「道」字。

爲政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中多用「於」字，惟「乘桴浮于海」、「禱爾于上下神祇」、「民到于今受其賜」、「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與此作「于」。

「樊遲御」。今本「遟」作「遲」，後皆放此。

論語二

八佾　「美目盼兮」。皇氏本、毛本「盼」作「盼」。

「賜也！女愛其羊」。「女」，先作「爾」，後改。今本作「爾」。皇氏本亦作「女」。

論語三

公冶「不知其人，焉用佞」。今本「人」作「仁」。石刻初作「仁」，後改。

「子使漆彫開仕」。今本「彫」作「雕」。皇氏、陸氏釋文并作「彫」。

「朽木不可彫也」。今本「彫」作「雕」。皇本亦作「彫」。

「弃而違之」。今本「弃」作「棄」。石經「棄」字皆从古文。

「願車馬衣裘」。「衣」下旁添「輕」字。今本亦有「輕」字。正義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釋文於「赤之適齊」節，「衣」字「音於既反」，而此「衣」字無别音可證。陸本亦無「輕」字。皇疏云：「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是皇本亦無「輕」字，今刊本据通行本增入耳。

雍也「女得人焉耳乎」。坊本「耳」或作「爾」。

論語四

述而「遊於藝」。今本「遊」作「游」。

「唯我與爾有是夫」。今本「唯」作「惟」。皇本亦作「唯」。

「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皇氏、陸氏本皆如此。陸又云：「一本無『我』字。『必得』，本或作『必有』。」則今通行注疏本與朱氏集注本并同。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今本「絜」并作「潔」。

泰伯　「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陸氏釋文亦如此，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邢疏始據誤本添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

論語五

子罕　「忽焉在後」。毛本「焉」作「然」。

鄉黨　「唯酒無量，不及亂」。坊本「唯」或作「惟」。

「必孰而薦之」。今本「孰」作「熟」。

「加朝服，拕紳」。今本「拕」作「拖」。陸亦作「拕」，云：「一本作拖。」

「居不客」。今本「客」作「容」。陸亦作「客」，云：「本或作容。」

「三嗅而作」。口旁似後人所加。晁氏引石經「嗅」作「戛」，與此異。晁所見當是孟蜀石經也。陸音「許又反」。（五）

論語六

先進　「冉子、子貢，侃侃如也」。今本作「冉有」。

「非諸侯而何」。先作「如之何」，後磨改。皇本正作「如之何」。

論語七

憲問 「夫子不荅」。今本「荅」作「答」。

「豈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豈」下旁添「若」字。

「公曰：『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字。皇本亦有「二」字。

論語八

衛靈公 「雖蠻貊之邦，行矣」。今本「貊」作「貃」。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今本「也」作「之」。石刻先作「卷而懷之也」，後磨去「之」字。

「可與言而不與言」。今本作「不與之言」。皇氏本與石經同。

「無求生以害人」。文選注第廿四、御覽第四百一十九引此文皆作「人」。今本「人」作「仁」。考疏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校刊依朱本改。「人」爲「仁」，猶幸改之未盡，得存古本一二也。

季氏 「則修文德以來之」。今本「修」作「脩」。石刻「脩己」、「脩飾」字皆不从「彡」，此或後人磨改。

「不在於顓臾」。今本無「於」字。

論語九

陽貨「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九字旁添。皇本無此節。

微子「何德之衰也」。今本無「也」字。皇本有。

「欲絜其身，而亂大倫」。今本「絜」作「潔」。

「鼓方叔入于河」。今本「于」作「於」。「于漢」、「于海」并同。

論語十

子張「其唯聖人乎！」今本「唯」作「惟」。皇本亦作「唯」。

堯曰「脩廢官」。毛本「脩」作「修」。

「出内之吝」。今本「内」作「納」。皇本亦作「内」。陸亦作「内」。

唐石經考異

孝經

序　「庶有補將來」。今本「補」下有「於」字。

天子章　「刑于四海」。今本「于」作「於」。

唐石經考異

爾雅上

序　「辯同實而殊号者也」。今本「号」作「號」。

釋詁　「昭、晧、頴，光也」。今本「晧」作「皓」。

「替、戾、底、厎」。今本「厎」作「廢」。

「豫、射，猒也」。今本「猒」作「厭」。

「捿、遲，憩、休」。今本「捿」作「棲」。

「董、督，正也」。今本「督」作「督」。

「徂落」。毛本「徂」作「殂」。

釋言　「敉、憮，傲也」。毛本「憮」作「憮」。

「兆，肆也」。今本「兆」作「兆」。

「楷，柱也」。今本「楷」、「柱」皆从「扌」旁。

「翢，纛也。纛，翳也」。今本「翢」作「翿」，「纛」作「纛」。

「華，皇也」。今本「皇」在「華」上。

釋訓　「委委佗佗」。先作「他他」，後改。

「赫兮烜兮」。今本「烜」作「咺」。

「『是刈是穫』，鑊，煮之也」。今本「穫」、「鑊」皆作「濩」。

「辟，拊心也」。今本「辟」作「擗」。

釋親　宗族、母黨、妻黨、婚姻。石本皆題在後，今本移在前。

爾雅中

釋宮　「屋上簿謂之筄」。今本「簿」作「薄」。

「陜而脩曲曰樓」。毛本「脩」作「修」，誤。

釋器　「衣眥謂之襟」。毛本「眥」作「背」，誤。

釋樂　「大鐘謂之鏞」。毛本「鐘」作「鍾」。

「徒鼓鐘謂之修」。毛本「鐘」作「鍾」，「修」作「脩」。

釋天　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石本皆題在後。毛本

同。

「四氣和謂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補亡詩引爾雅亦作「氣」。

「穀不熟爲饑」。毛本「饑」作「飢」。

「仍饑爲荐」。同上。

「河鼓謂之牽牛」。今本「河」作「何」。

釋地　「中有枳首蛇焉」。毛本「枳」作「軹」。

「西至日所入爲太蒙」。毛本「太」作「大」。下同。

釋丘　「三成爲崐崘丘」。毛本作「崑崙」。

「當途，梧丘」。毛本「當」作「堂」，誤。

釋水　「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毛本「懸」作「縣」。

「河出崐崘虛」。毛本作「崑崙」。

爾雅下

釋草　「孟，狼尾」。今本「孟」作「盂」，誤。集韻：「⿱艹孟，艸名。狼尾也。莫浪切」。即此「孟」字，後人加「艹」。賡芸謹按：玉篇：「⿱艹孟，亡更切。狼尾艸。」

「茨，蒺蔾」。毛本「蔾」作「藜」。

「荷，芙渠」。毛本「渠」作「蕖」。

「苹，蓱」。今本「苹」作「萍」。說文：「苹，蓱也。」

「澤，烏蘋」。今本「蘋」作「蘾」。廣芸謹按：釋文：「蘋，西存反。」則作「蘾」者誤也。

「傅，搷目」。今本「搷」作「橫」。

「苧，麻母」。今本「苧」作「莩」，誤。

「攫，烏階」。毛本「攫」作「欔」。

「蒙，王女」。今本「王」作「玉」。

「蕨，虌」。今本「虌」作「鼈」。

「蕭，萩」。毛本「萩」作「荻」，誤。

「攫橐含」。毛本「攫」作「欔」。

釋木　「味荎著」。今本「味」作「菋」。

「狄臧槔」。今本「臧」作「藏」。

「杬，魚毒」。毛本「杬」作「杭」，誤。說文作「芫」。

「檖，羅」。今本「羅」作「蘿」。

「痤，接慮李」。毛本「痤」作「座」。

「桑辨有葚，梔」。今本「辨」作「辦」，誤。

「棧木，干木」。毛本「干」作「于」。

釋蟲 「姑䗐，强蛘」。今本「姑」作「蛄」。

「蒺蔾，蝍蛆」。今本「蔾」作「藜」。

「螼蚓，豎蚕」。毛本「蚕」作「蠶」，誤。

「螳蜋，蛑」。毛本「螳」作「蟷」，誤。

「王蚨蝪」。毛本「王」作「玉」。

「食葉，貣」。今本「貣」作「蟘」。

釋鳥 「燕，白脰烏」。毛本與石刻同。顧謂本作「鳥」，而以「烏」爲誤，未知所據何本。

「其雄鶛，牝庳」。毛本「庳」作「痺」。

「鸉，白鷢」。今本誤分「楊」「鳥」爲二字。

「五采皆備成章」。毛本「采」作「彩」。下同。

「鵲鶪醜，其飛也翪」。今本「鶪」作「鵙」。

「鳶烏醜，其飛也翔」。毛本與石刻同。顧謂本作「鳥」，而以「烏」爲誤，未知所據何本。

「烏鵲醜，其掌縮」。今本「烏」作「鳥」，誤。

「鶪，伯勞也」。今本「鶪」作「鵙」。

釋獸 「鼳，鼠身」。今本「鼳」作「鼰」。

「膥，大䳓」。毛本與石刻同。顧氏謂「本作大膥」，而以石刻爲誤，未知所據何本。

「貄脩毫」。毛本「脩」作「修」。

「鼳鼠」。今本「鼳」作「䶂」。

「鳥曰狊」。今本「狊」作「臭」。

釋畜　「犑牛」。毛本「犑」作「犦」。

唐石經考異

御刪定禮記月令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敕注。

臣聞昔在唐堯，則歷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别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吕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作沴，事資革弊，允屬□□。□□□□□□順時設教，□□□□□□形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

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綸旨，極思□□，愧無演暢之能，謬承□□之寄。義深罕測，學淺□□，莫副天心，空塵□□。謹上。（六）

□□〔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性仁，其事貌，□〔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太史以先立春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命有司祭風師。是月也，命有司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天子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術，善相邱〔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七）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天子三

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還，乃讌飲於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命樂正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岳鎮海瀆，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麛無卵。（八）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絶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人有大疫，飄風暴雨揔至，藜莠蓬蒿并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律中夾鐘。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也，命樂正習舞。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

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是月也，祀朝日於東郊，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祖。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九）無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天子居青陽右个。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有司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十)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罔、□□ □□、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蠶器。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是月也，命有司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作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是月也，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景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悦。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命有司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

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

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初衣暑服，命□□（有司）巡行田原，勸農勉□（人），□□（無或）失時。(十二)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律□□□（中蕤賓）。□□□□（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遊牝別群，則縶騰駒，

班馬政。是月也，聚蓄百藥。

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虛。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人殃於疫。

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律中林鐘。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子，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性信，其事思，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天子□（居）太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性義，其事言，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天子□□□□（居總章左个），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酒稻）與魚，其器廉以深。太史以先立秋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雋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是月也，命有司納材葦。是月也，修宮室，坏垣牆。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火災，寒熱不節，人多瘧疾。

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律中南呂。白露之日，鴻雁來。

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是月也，命有司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是月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

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户。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社。天子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律中無射。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天子居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是月也，命有司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人力不

堪，其皆入室。」是月也，命有司具飭衣裳，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是月也，天子嘗稻，先薦寢廟。乃命有司，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命有司合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爲人祈福。命樂正習吹，大享帝於明堂。命有司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是月也，趣人收斂，務蓄菜。(十二)是月也，乃伐薪爲炭。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人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人氣解惰，師興不居。

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性智，其事聽，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玄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掩。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可以築城郭，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是月也，天子始裘。是月也，祀神州地祇於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乃命有司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

閭，修鍵閉，備邊境，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邱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作淫巧，以蕩上心。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十三)是月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是月也，易關市，來征旅，納貨賄，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是月也，乃命有司收水澤之賦，無令侵削兆人，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人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律中黄鐘。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武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天子居玄堂太廟，命有司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且洩，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人必疾疫，又隨以喪。是月也，命內宰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井泉。

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逸者，取

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命有司祭馬步。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律中大呂。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鷄始雊。天子居玄堂右个，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有司修祭禽之禮。□□□□□□□□天□子乃禮百神於南郊，爲來年祈福於天宗。

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是月也，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命取而藏之。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其農人，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是月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乃命

有司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享祀。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川澤之祀。命樂正大合吹而罷。乃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四）

眉批：

（一）凡毛詩內夾籤皆臧庸堂手筆，謬妄特甚！今粗用硃筆抹之，其說詳予所加，毛詩注疏考證中所不及細載。千里記。

（二）庸堂案：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韓詩：「東有圃草。」水經注廿二引詩「東有圃艸」。又王逸楚詞注十六及白虎通闕文引詩皆作「圃」。見石刻「甫」字四圍皆小，必本作「圃」也。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是作圃者，從鄭義也。又疑經文本作「圃」，毛以爲「甫」之假借，故訓爲大。鄭如字讀，故云：「鄭有圃田。」若本作「甫」字，箋當有「甫讀爲圃」四字。

竹汀先生所考是也。今石經具在，可覆而按，何得厚誣古人！澗蘋批。

（三）庸堂案：集傳原本經文本作「爰」字，有注云：「爰，家語作『奚』。」故訓從家語，然未嘗改經文也。文選注引韓詩亦作「爰」。

（四）初刻「牡」，後刻「牧」。潤蘋校。

（五）瞿中溶案：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之爲後人所加無疑矣。

（六）唐石經月令舊闕一百九十四字，今據朱子儀禮集傳集注補完。朱子明引唐月令者，用墨筆補；本朱子語推考而得者，用朱筆補；識者知其非妄也。

顧千里曰：「天下之缺而不可復補者，石刻而已矣。洪丞相隸釋淺哉！石經殘字孰能補之耶？即以此月令不補何損！竹汀先生豈未見朱子書也，補之何益，徒失其真，亦妄作之一端已。

（七）瞿中溶案：「乃不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一行十一字。

（八）中溶案：「夘」原刻作「卯」，後磨改。

（九）中溶案：原刻「畢」作「必」，後磨改。

（十）中溶案：原刻「畢」作「必」，後磨改。又案：「達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一行十一字。

（十一）朱子云：「呂、唐『毋』皆作『無』。」篇内并同。

（十二）中溶案：「趣」原刻作「趨」，後磨改。

（十三）案：朱子云：淮、唐皆無「以窮其情」四字，故止補「必行其罪」句下，即接「是月也」，字數正合。

（十四）朱子儀禮集傳集注錄禮記月令以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三書參挍，極其細致，小異同

如「于」「於」之類，無不備載。今以所載唐月令挍之石刻并同。若禮記所無，而唐月令有者，則云「唐有，禮記所有。」而唐月令無者，則云「唐無。」故先以石刻所闕據朱本補之。凡朱所未及者，即可以禮記補之，亦的然爲唐月令之原文，而不致以其所無者羼入矣。癸丑四月廿五臧庸堂識。

附：唐石經考異補

周易

坤補「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兩「由」字，毛本作「繇」，當是避明諱。

後補「邑人不誡」。初刻「誡」作「戒」，後磨改。下句同。

豫後補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此行十一字，「无咎」以下七字磨改。

困後補「據于蒺藜」。坊本「藜」作「棃」。繫辭同。

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石刻每行十字，此行九字。初刻「于」下尚有一字，磨去。

繫辭上「悔吝」後補「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此行十一字。

「天數廿」後補「顯道神德行」。初刻「道」下有「而」字，後磨改，故此行止九字。

「之聰」後補「而察於民之故」。初刻「民」下無「之」字，後磨改，故此行十一字。

繫辭下「象也者」後補「龍蛇之蟄」。初作「虵」，後磨改。

「言萬物」句後補「爲駁馬」。初刻當是「駮」字，後磨改。

「爲萑葦」後補「有无妄然後可畜」。初刻「畜」下有「也」，後磨改，故此行止九字。

「物之穉也」後補「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自「其所」以下四行，每行俱十一字，蓋初刻少「遯者退也」四字，磨改處字迹猶可辨。

「則六合」後補「其孰能與於此乎？」監本无「乎」字。

補「明爻通變」。「不能定其筭數」。監本「筭」作「算」。

又「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監本「無」皆作「无」，後「無」字并同。

明象下補「言生於象，象生於意」。監本「生」作「主」，誤。後二句亦作「生」字。

略例下補「亨由於貞也」。監本無「亨」字。

卦略下補「吉无咎者」。監本「吉」作「言」，誤。

又「无所憑也」。監本「憑」作「凴」。

尚書

卷首弟一行尚書序，八分書。序後即承堯典弟一，次卷首尚書卷弟二。八分書，後放此。

詩

補關雎後

補鐘鼓樂之

明馬應龍、孫開、毛、鄭本，明金蟠、葛鼎、毛、鄭本，凡「鍾鼓」字皆作「鍾」，从「重」。

上三行　葛覃「維莱萋萋」。今本作「葉」。石刻凡「葉」字皆作「莱」，避諱。

上五行　「髧」。葛本亦作「髧」。

羔羊「素絲五總」。今本作「總」。宋板注疏本作「總」。

小星「抱衾與裯」。先作「稠」，後改「裯」。

上六行　「襛」。元人刻朱子集傳本作「襛」。

下一行　「軓」。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考工記注、少儀正義并引詩「濟盈不濡。」「軓」皆誤也。近戴氏震、段氏玉裁皆以作「軌」爲是。

補「行道遲遲」後。

「湜湜其沚」。說文水部、玉篇水部「湜」字下皆引詩「湜湜其止」。白氏六帖卷七兩引詩「湜湜其止」。鄭箋云：「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據此則今本作「沚」，其誤始於唐石經也。余高祖玉林府君謂，孔氏正義猶作「止」字。今箋有「小渚曰沚」四字，釋文有「其沚音止」四字，俱俗人妄加。

下七行　「遐」。記得是先作「遐」，數改「瑕」，今本正同後改之本。又泉水「不瑕有害」，疑唐刻亦作「遐」字，然須覆檢而後定。

上二行　馬本、葛本、元板朱集傳皆作「終然」。

「鱣鮪發發」。先作「潑潑」，後改「發發」。呂氏春秋三月紀注、淮南説山訓注、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俱引詩「鱣鮪潑潑」。

補考槃序後。

上六行後　竹竿「遠兄弟父母」。俗本作「遠父母兄弟」。葛本、馬本、明監本、元板朱集傳并與石刻同。翻刻岳本「遠父母兄弟」。

補君子于役後。

緇衣　「還予授子之粲兮」。今本作「粲」。影宋本釋文緇衣篇亦作「粲」，蓋是唐宋以來相傳本如是。後人多據説文改之，寖失其真矣。

「粲粲衣服」。石刻亦作「粲」。

上八行　「羊牛」。毛本、葛本俱作「羊牛」。俗人見誤本毛詩弟一章作「羊牛」弟二章作「牛羊」，遂妄爲之説。

下一行首　「出其東門」。初刻作「出東門」，無「其」字。後重刻有「其」。

甫田序之前「東方未明」。「不能辰夜」。俗本「辰」作「晨」。毛本、葛本同石刻。

甫田序後「總角丱兮」。今本「丱」作「卝」。五經文字、宋本釋文皆作「丱」。

下六行　「揚之水」。今本并同。隸釋載漢石經弟三章「揚」字作「楊」。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又八百十六并引弟二章「楊之水」。王風楊之水，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三引詩序「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庸堂據此知王風、鄭風、唐風「揚之水」俱从木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唐石經又定從从手字，故今本俱承之。凡石刻有誤者亦當考正。據郭氏佩觿知尚書禹貢本作楊州，今江氏聲、段氏玉裁并從「楊」木字。宋本爾雅釋地作楊州。

補揚之水後椒聊　「碩大且篤」。毛本、葛本、秦本俱誤作「實」。宋板注疏、岳本俱作「碩」。山井鼎引古本、宋本并作「碩」。

「碩大且篤」後蒹葭　「蒹葭凄凄」。俗本或作「淒淒」。岳本同石刻。宋板注疏、毛本、葛本作「萋萋」。

「瘵」。釋文云：「樂，本又作瘵」。山井鼎引古本作「瘵」。盧氏文弨釋文考證案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經文作瘵飢矣。」故別言之。

「可以瘵飢」下「東門之楊」。俗訛「揚」。「明星晢晢」。釋文「晢晢，之世反」。宋板注疏、葛本皆作「晢晢」。俗本作「晢晢」。

「從夏南」案語：正義本作「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又云：定本無「兮」字，今本正出於定本。據正義，益見旁添之字之不足信。竹汀先生以旁添之字爲出于宋人，諒矣。

株林後「洌彼下泉」。今本作「冽」。釋文作「洌」。宋板注疏作「洌」。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字從水，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文選東京賦「古泉洌清」，李善注毛詩「洌彼下泉」。廷檮按，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亦從水。毛傳「洌寒」也正與易合。

毛詩八後「七月鳴鶪」。今本作「鵙」，俗字。

「執宮功」。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庸堂据此，知孔本作「上入執宮公」。本或誤作「上入執公宮」。定本作「上入執宮功」，今本正從定本。而有「於」字者，但出於孔氏一時之誤語。當時并無此本，校石經者不從孔本，或本改而反据孔氏語誤，增一「於」字，何其學之淺陋也。

「鑿冰沖沖」。宋板注疏以下各本俱作「冲冲」。陸氏釋文、文公集傳俱同石刻。俗本蓋因「冰」字从「冫」，遂妄改「冲」字亦从「冫」也。

「予尾脩脩」。此引正義，蓋寫者之誤。今對正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翛翛」。呂氏讀詩記作「脩脩」。岳珂經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及建寧諸本作「翛翛」。

毛詩十弟一常棣　「兄也永嘆」。先刻「況」，後作「兄」。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今本多作「況」。毛詩多以「兄」爲「況」，如常棣「兄也永嘆」、桑柔「倉兄填兮」、「亂兄斯削」、召旻「職兄斯引」、「職兄斯宏」。毛、鄭皆訓「兄」爲「滋」。石刻如桑柔「倉兄」、召旻二「兄」字，皆作「兄」。常棣則先誤作「況」，後刮爲「兄」。惟桑柔「亂兄」誤作「況」而未改，故今本猶承作「況」。釋文於桑柔、召旻皆正作「兄」，而獨於常棣以「兄」爲非者，蓋惑於本篇上下文有「兄弟」字，故欲加水旁以別之也。

毛詩十弟二伐木　「伐木許許」。先作「滸滸」，後刮去水旁，作「許許」。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伐木滸滸」。又後漢書朱穆傳注、初學記二十六引詩皆作「伐木滸滸」。原刻雖爲後來所改，而往往有與群書印合者。

弟三天保　「如岡如陵」。似先刻「如丘如陵」，後改作「岡」。

六月序後「于卅里」。今本「卅」作「三十」。無羊「三十維物」、噫嘻「終三十里」，皆作「卅」。

「織文鳥章」。考鄭箋本作「識，徽識也」。周禮司常疏兩引詩皆作「識文鳥章」。太平八十引詩亦作「識」字。釋文、正義、解、御覽六百、毛、鄭亦無異說。自唐石經誤作「織」字，今本多誤承之。廷檮案，有今本承石刻之誤者，似亦當附考正。

上三行後　「蕭蕭馬鳴」。余高祖玉林曰：「細審石經原刻作『肅肅』，後改作『蕭蕭』。」案毛傳「肅肅馬鳴，悠悠旆旌」二句云：「言不讙譁也」。因肅然是清靜之意，故云不讙譁。若作蕭字，則作蕭涼、蕭條解，非矣。當從原刻。

鶴鳴下弟二「鶴鳴于九皐」。今本同。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又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皐」，無「于」字。廣韻二引韓詩「鶴鳴九皐」。又群經音辨四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尚見古本也。今本有「于」，承石刻之誤。以文法論，亦不當兩句各有「于」。

弟二祈父　「靡所厎止」。釋文、宋板注疏本同石刻。今本作「底」。説文「底」在广部「山居也。下也」。「厎」在厂部「柔石也」。毛傳云：「厎，至也。」則今本作「底」是，石刻作「厎」非。

「昊天」。釋文云：「旻天，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云：「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非也。」經傳沿革例云：「昊天，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玉林以作「昊」爲是，段若膺以作「旻」爲是。

「昊天」後「慘慘日瘁」。岳本、宋板注疏本及各本俱作「憯憯」。案毛詩凡「憯」字皆訓爲「曾」，凡「慘」字皆訓爲「憂戚」。如節南山「憯莫懲嗟」，傳「憯，曾也」。十月之交：「胡憯莫懲」，傳「憯，曾」。民勞：「憯不畏明」，傳「憯，曾也」。雲漢：「憯不知其故」，箋云：「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是皆「憯」字訓「曾」之證也。如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慘，憂不樂也。」箋云：「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是皆「慘」字訓「憂戚」之證也。雨無正據箋云：「慘慘，憂之」，則當從石經作「慘」，俗本作「憯」者，誤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云：「胡憯，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憯。」則在唐以前，二字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字誤作「憯」，民勞「憯」字又誤從「慘」也。

小旻雨無正後「伊于胡厎」。釋文、宋板注疏本皆同石刻。今本作「底」。案傳云：「底，至也。」則今本是也。

巧言小弁後「亂如此幠」。宋板注疏本同石刻。斯干正義引此亦从「巾」。傳：「幠，大也。」箋云：「幠，敖也。」今俗本皆从心，非。釋文亦誤。

巧言二「昊天泰幠」。山井鼎引古本與石刻同。釋文：「大，音泰。本或作泰。」經傳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興國本皆作泰。余仲仁本及建大字本作大。」宋板注疏作「大幠」。毛本、葛本皆作「大憮」，誤也。

上四行「云何盱」。「何」下旁增「其」字。案卷耳：「云何吁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正與此同，皆

無「其」字。即三字爲句，亦未始不可。箋云：「於女亦何病乎。」既「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大箸以旁增者皆非，此說甚確。則此亦當仍原文，似不應又從旁增添入「其」字也。顧千里記。

毛詩十三 大東「有洌氿泉」。釋文、宋板注疏、葛本皆與石刻同。他本多从「冰」，作「冽」。段若膺以作「洌」爲是。

無將大車之二「祇自疧兮」。崇道堂本、朱集傳與石刻同。釋文：「底，都禮反。」宋板注疏及今本皆作「疧」。秦板作「疧」。段云：釋詁：「疧，病也。」說文：「疧，病也。从疒，氏聲。」毛傳亦云：「疧，病也。」讀若真，與塵韻。劉彝謂當作「疧」。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無「疧」字。顧寧人云「唐石經諱民缺畫。」亦非。

大田之前「我蓺黍稷。」俗本「蓺」作「藝」。釋文、宋本注疏、崇道堂本、朱集傳皆與石刻同。案唐人凡「種蓺」字皆作「蓺」，凡「六藝」字皆作「藝」，劃然有別。宋板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二」、「二曰樹蓺」，字不从「云」；「十日學藝」，字从「云」。今人多混之。

下一行 「臧」。先作「藏」，後刮作「臧」。釋文：「臧之，鄭子郎反，善也。王才郎反。」案箋云：「臧，善也。我心善此君子。」是經本作「臧」也。據釋文知王肅申毛作「藏」字。石刻先從王肅作「藏」，後從鄭改作「臧」。而今各本多承王肅義。僞本之流傳，未知何日得復其舊！幸賴石刻與釋文相印證，尚可據以考也。

隰桑後白華 「俾我疧兮」。今本多作「疧」。釋文作「疧」，有兩音：「一都禮反，一祈支反。」案當讀祈支反。前無將大車「疧」字，秦板及崇道堂本、集傳皆同石刻作「疧」。此篇兩書亦誤。集傳作「疧，音底」。

惟賴此石刻猶可考正聖經。

漸漸之石「不皇朝矣」。俗本「皇」或作「遑」。釋文、宋板注疏、葛本皆同石刻，作「皇」。下二章同。

綿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今本二「迺」字并作「乃」。山井鼎引古本同石刻，作「迺」。案上下文「迺」字甚多，不當殊異，應從石刻。

四行　釋文亦作「峨峨」。

下六行　石刻似先作「正」，後改作「政」。

下末行　生民「不拆不副」。宋板注疏、葛本皆作「不拆」。俗本或訛作「折」。中溶案：易解「百果草木皆甲拆」，石經亦作「拆」。毛本、監本皆作「拆」。

「以歸肈祀」。今本多作「肇」。釋文與石刻同。五經文字戈部「肇」作「肈」，訛。下「后稷肈祀」，石刻亦作「肈」。

既醉後公劉　「迺場迺疆」。宋板疏、葛板經，并同石刻作「場」。釋文：「迺場，音亦」。今本并同，蓋石刻誤也。

「迺覯于京」。釋文同作「迺」。山井鼎引古本亦作「迺」。宋板注疏以下各本，俱作「乃」。

「既登迺依，迺造其曹」。釋文及各本俱作「乃」。山井鼎古本與石刻同。

「止旅迺密」。崇道堂、集傳、秦本、張匠門本俱同石刻。釋文、宋板注疏、葛本、馬本俱作「乃」。案緜、篤公劉諸「乃」字并當從石刻一例作「迺」。諸本差參，「乃」「迺」錯見，非是。

卷阿弟一「鳳皇于飛」。下章「鳳皇于飛」、「鳳皇鳴矣」同。各本「皇」字皆作「凰」，此俗字。段氏云：「古書皆作皇，絶無凰字。」案宋板注疏作「皇」，與石刻同。

上四行　宋板作「於」，葛本作「于」。

「及爾同寮」。今本作「僚」。釋文：「僚，字又作寮。」山井鼎引宋本作「寮」。庸堂見宋板注疏作「寮」。左傳文七年荀林父賦板之三章，亦作「同寮」。

「聽我嚻嚻」。今本作「囂囂」。釋文、宋板注疏并與石刻同。

上八行　「媿」。釋文「不媿」。宋板注疏本箋及正義皆作「媿」。葛本箋作「媿」。宋本爾雅釋宮郭注引詩「尚不媿於屋漏。」皆足以證石刻之妙。中溶案：禮記中庸「尚不愧於屋漏」，石經作「愧」。釋文云：「不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

七行後八行前「如彼泉流」。俗本或作「流泉」。宋板、葛本皆同石刻。

「如彼愬風」。記得是「愬」字，然或是庸堂誤記。李善注文選月賦引「如彼愬風」。

「滅我立王」。原刻作「烕」，後增水旁。案說文有「烕」無「滅」。正月：「褒姒烕之」，亦止作「烕」。

上末行　孔氏正義亦作「諒」。

下一行　玉篇禾部引詩「秏斁下土」。說文有「秏」無「耗」。「耗」爲俗字。

韓奕「鋚革金厄」。今本作「鞗」。釋文、宋板注疏皆作「鞗」。案此字从革，攸聲。唐、宋以來相傳作「鞗」。

下二行　宋板注疏亦作「藉」，今本从竹作「籍」，直是訛字。

下三行　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陸氏所舉本，與旁添正合。

召旻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今本并同。案孔氏關雎正義引此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以爲一句六字之證。今本皆脱三字，蓋承石刻之誤也。

下六行　釋文作「肇」。

維清後我將　「既右饗之」。本或訛「享」。

「爾介」。文選注六引韓詩章句：「介，界也。」山井鼎引古本作「介」。

上五行　「婁」，釋文作「婁豐」。

「牧馬」。釋文云：「牡馬，本或作牧。」正義作「牧馬」，云：「定本牧馬作牡馬。」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考文選引古本作「牧」。類聚九十三、御覽五十五、文選「牧馬悲鳴」下引詩皆作「牧」。據此諸書，知古本皆作「牧」，唐之定本往往非是。

「歲其有」。正義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正義引作「歲其有年」。釋文云：「又作『歲其有年』者矣，衍字。」

「詒孫子」。釋文云：「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

「來饗」。宋板注疏、崇道堂本、朱集傳皆作「饗」。

長發之二「湯降不遲」。宋板注疏、葛本皆與石刻同。今本多作「遟」。

「降予」。集傳、俗本皆作「于」字。文公祠崇道堂刊本極爲精細，改正誤字百十，而獨于此「予」字猶仍誤作「于」。嘗見元人所刊集傳，獨作「予」字。據此知凡若此者，俱非朱子之誤，皆後來俗刻之誤也。

「曰商是常」。駁正旁增字。案：經作「曰商是常」，故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是鄭訓商爲商王也，而俗人據箋便旁增「王」字。

禮記

第二行當改作「禮記卷第二」。此行八分書，後皆同。岳本、徐本首皆有此行。此行頂格書起，後同。

第六行當改作「禮記卷第二」。

第七行當改作「曲禮第二　禮記」。「禮」上空二字，後皆同。陸本、徐本并作「曲禮第一」。岳本、今本「曲禮」下俱有「上」字。陸云：「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岳本無「禮記」二字。中溶案：釋文、毛詩音義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并大題在下。」据此知石刻猶存舊樣。

第七行後與「禮」字并行。

「鄭氏注」。此行低六字，後皆同。徐本、岳本皆題於前行下。岳本「注」作「註」。

「很，毋求勝」。徐本、衛本、陳本、毛本「很」并作「狠」。陸本、岳本與石刻同。

「分爭辨訟」下。徐本作「辨」，與石刻同。又岳本下補「衛本、陳本」。

「共給鬼神」下，改「岳本以下本皆作『供』」。

「八十、九十曰耄」下，改「岳本、徐本、陳本、毛本『耄』皆作『耄』。」陸本作「旄」，云：「本又作耄。同。」

「然後辯」句前「凡爲長者糞之禮」。「糞」字下截磨改。

「此卿大夫之辱也」。「辱」字下截改。

「必加帚於箕上」。「於」原刻作「于」，後磨改。

「然後辯殽」下，改「岳本、徐本皆作『辯』，與石刻同」。

補「然後辯殽」後「言不惰」。原刻作「隋」，後磨改。

「言不」句後補「疾止復故」、「止」，原刻作「至」，後磨改。「操以受命」。「受」字似磨改。

「操以」句後補「升降不由阼階」、「阼」字磨改。「頭有創則沐」、「創」，原刻作「瘡」，後磨改。「前有摯獸」。「摯」，原刻作「鷙」，後磨改。

補「曲禮下」後「鄭氏注」。岳本、徐本并有，皆在前行下。

「謹脩其法」下，改「岳本、徐本皆作『脩』，與石刻同」。

又後補「不爲父作諡」。岳本以下諸本「諡」皆作「謚」。陸本亦作「諡」。徐本作「謚」，與石刻同。石刻凡「謚」皆作「謚」，後放此。

補「司水、司草」後「禮記卷第二」。岳本、徐本末并有此行，後皆同。此行頂格寫起。

「禮記三」改「禮記卷第三」。頂格。

「檀弓第四」下，改「岳本、徐本、今本作『檀弓上』。陸本亦無『上』字。」

又補「禮記」。徐本同。

又後補「鄭氏注」。〇「鄭氏」後補：「污則從而污」。兩「污」字原刻作「汙」，後磨改。

「爾來何遲也」下，改「岳本以下諸本『遲』皆作『遟』，後放此」。

「古不脩墓」下，「毛本」上添「徐本」，「岳本」下添「衛本、陳本」。

「公墜佐車授綏」下，改「岳本以下諸本『墜』皆作『隊』」。

「周公蓋附」下，改「岳本以下諸本與石刻同」。

又後補「出于大門」。徐本「于」作「於」。岳本、諸本與石刻同。

「蟻結于四隅」下，改「徐本、毛本『于』作『於』，岳本、衛本、陳本皆作『于』，與石刻同」。

「然則蓋行」句後補「使人辭於狐突曰。」「突」字有磨改迹。

「舉者出户」下，「岳本」下添「徐本」。

又後補「縣子瑣曰。」徐本、毛本「瑣」作「瑣」。岳本、衛本、陳本與石刻同。

「有無惡乎齊」下，「岳本」下添「徐本」。〇「有無」句後補：「欲人之弗得見也。」「弗」原刻作「不」，後磨改。

「歲壹漆之」下，「岳本」下添「徐本」。

又後補「禮記卷第三」。頂格。

四改「禮記卷第四」。頂格。補「禮記」。徐本同。

「樂所以」三句下,「毛本」上增「徐本」。

「退脩之」句下,「毛本」上增「徐本」。

「反養老幼于」句下,改「岳本、徐本亦作『于』,與石刻同。」

又後補「脩之以孝養」。徐本「脩」作「修」。

又後補「禮記卷第六」。頂格。

「禮記七」改「禮記卷第七」。

「禮運」下補「第九」。又下補「禮記」。徐本同。

又後補「鄭氏注」。

「矜寡孤」句提起跳行,下改「岳本、徐本、今本『癈』作『廢』」。補「衛本作『癈』,與石刻同。」

「然後」句後補「列其琴瑟、管磬、鐘鼓。」岳本、徐本、衛本「鐘」皆作「鍾」。

「脩其祝」句後補「疏布以冪」。衛本、徐本、陳本、毛本「冪」皆作「幂」。陸本、岳本與石刻同。

「脩十義」後補「和而后月生也。」原刻作「後」,磨改作「后」。陳本作「後」,諸本皆作「后」。

「以爲」句下,改「岳本、徐本皆作『有』,與石刻同。」

「而固人之」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禮器」下補「第十」。

後補「鄭氏注」。
「先王之」句提起跳行。
「先王之」句後補「衆不匡懼」。徐本「匡」作「恇」，陸本亦作「恇」，音「匡」。
「饗帝於」句下，改「岳本、徐本皆有之」。
「饗帝於」句後補「禮記卷第七」。頂格。
「禮記八」改「禮記卷第八」。頂格。
郊特牲下增「第十一下」。補「禮記」。徐本同。
後補「鄭氏注」。
「鄭氏」後補「『以鐘次之』。『鐘』原刻作『鍾』，後磨改。」
「取財」句後補「埽地而祭」。岳本、徐本、陳本、毛本「埽」皆作「掃」。衛本作「埽」，與石刻同。
「可食也」句下，增「徐本作『嗜』，與石刻同。」
「可食也」句後補「祭天埽地而祭焉」。岳本、徐本、陳本、毛本「埽」皆作「掃」。衛本作「埽」，與石刻同。
又後補「天地合而后景物興焉」。原刻作「後」，磨改作「后」。
「内則」下增「第十二」。後補「鄭氏注」。
「雖不嗜」句提起跳行，下改「岳本、衛本、陳本、毛本『嗜』皆作『耆』。」增「徐本作『嗜』，與石刻同。」

「雖不嗜」句後補「柤棃」。徐本作「樝棃」，衛本、陳本、毛本「柤」皆作「樝」。陸本、岳本與石刻同。

「膏用薤」下，改「陸本作『䪥』，云『俗本多作「薤」，非也』。徐本、毛本皆作『䪥』。」補「岳本、衛本、陳本，并與石刻同。」

「貍去」下，改「徐本、衛本、陳本、毛本『貍』皆作『狸』，俗字。岳本與石刻同。」

「周人脩」句後補「編萑以苴之，塗之。」原刻「萑」作「雚」，後磨改。下同。

「編萑」句後補「記有成」。「記」字似磨改。徐本同。

「記有成」後補「禮記卷第八」。頂格。「禮記九」改「禮記卷第九」。頂格。

「玉藻」下增「第十三」。下補「禮記玉藻」。後補「鄭氏注」。

「入大廟」句下，「監本」下增「陳本」，「岳本」下增「徐本」。

「參分帶」句下，改「岳本、徐本、衛本、毛本『二』皆作『一』」。補「陳本作『二』，與石刻同。」

「明堂位」下增「第十四」。後補「鄭氏注」。後補「載弧韣」。原刻「載」作「戴」，後磨改。「載弧韣」後補「下管象」。原刻「象」下尚有一字，後改磨刪去。

「女媧」句提起跳行。

「女媧」句後補「禮記卷第九」。

「禮記十」改「禮記卷第十」。頂格。

「喪服小記」下增「第十五」。下補「禮記」。徐本同。

「麻同」句下，增「岳本、陳本、徐本并與石刻同」。
「則哭」句下，改「岳本、徐本皆作『后』」。
「大傳」下增「第十六」。
「大傳」後補「鄭氏注」。
「諸侯」句提起跳行，下增「徐本亦作『大』，與石刻同。」
「少儀」下增「第十七」。
「少儀」後補「鄭氏注」。
「埽席」句後補「爲喪主則不手拜」。原刻「手」作「肅」，後磨改。衛本無「不」字。
「其以」句下，「毛本」上增「徐本」。
「笏、書」句下，「毛本」上增「徐本」。
「笏、書」句後補「几穎」。岳本作「頴」，徐本作「穎」。陸本、衛本、陳本、毛本皆與石刻同。
「几穎」後補「授穎」。岳本、原本「穎」亦作「頴」，徐本亦作「穎」。陸本、衛本、陳本、毛本皆與石刻同。中溶案：鄭注「上穎，警枕也；下穎，鐶也。」釋文「上穎，京領反；下穎，役頂反」。正義云：「穎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据此知二字俱當作「穎」。鄭一字而兩解，陸一字而兩音也。或以上爲「頴」，下爲「穎」者，非也。
「其未有燭」句下，改「徐本、陳本、毛本皆脱下『有』字，岳本、衛本并與石刻同。」

「大牢」下，「岳本」下增「徐本」。
「大牢」後補「禮記卷第十」。頂格。
「禮記十一」改「禮記卷第十一」。頂格。
「學記」下增「第十八」。下補「禮記」。徐本同。
「學記」後補「鄭氏注。」
「藏焉脩焉」提起跳行，下「毛本」上增「徐本」、補「岳本、衛本、陳本皆與石刻同。」
「厥脩」句下，「毛本」上增「徐本」，補「岳本、衛本、陳本皆與石刻同。」
「則壞亂」句下，「毛本」上增「徐本」。
「燕辟」句下，增「徐本作『譬』，與石刻同。」
「三王」下，「岳本」下增「徐本」。
「三王」句後補「善待問者如撞鐘」。原刻作「鍾」，後磨改。徐本、岳本皆作「鍾」。衛本、陳本、毛本皆作「鐘」。
「樂記」下增「第十九」。
「樂記」後補「鄭氏注」。
「感於物而后動」提起跳行，下改「岳本、徐本與石刻同。」
「感於」句後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原刻無「於」字，後磨改補入。中溶案：此句有「於」字，必因

前句致誤。其實無「於」字，正與上「人生而靜」句對。「感於物而動」、「感物而后動」、「感物而動」三句文法正如是，不同石刻，原本是也。或後据俗本增一「於」字，謬矣。

「故明王」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五穀時孰」下，「岳本」下增「徐本」。

「五穀」句後補「順成和動之音作」。原刻「成」作「誠」，後磨改。

「廣樂以成教」。中溶案：石刻原「教」下又有「故」字，磨改後去。

「歌詠」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脩身」句下，「毛本」上增「徐本」，補「岳本、衞本、陳本皆與石刻同。」

「及優侏儒」下，增「徐本作『儒』，與石刻同。」

「及優」句後補「施于孫子。」徐本「于」作「於」。

「施于」句後補「鐘聲鏗。」徐本、衞本「鐘」作「鍾」。

「非聽其」句下，改「徐本、衞本、陳本、毛本『鎗』皆作『鏘』。」

「居吾語女」下，「岳本」下增「徐本」。

「揔干」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揔干」句後補「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原刻無上「也」字，後磨改增入。

「故樂」句後補「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原刻上「耐」字作「能」，後磨改。今張匠門本下「耐」字

作「能」。

「上如抗」句下，改「岳本以下諸本『墜』作『隊』。」

「上如抗」句後補「禮記卷第十一」。頂格。

「禮記十二」改「禮記卷第十二」。頂格。

「雜記」下增「第廿岳本以下諸本「記」下皆有「上」字，非。禮記」。徐本同。

「雜記」後補「鄭氏注」。

「狄税」句提起跳行。

「狄税」後補「置于四隅」。徐本、衛本「于」作「於」。

「置于」句後補「率縪」。岳本、徐本、衛本、陳本皆作「帶」。中溶案：鄭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正義云：「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然則鄭、孔本皆作「帶」。陸本作「縪」，音帶。云：「本亦作帶。」顧千里曰：「縪，即帶之别體耳。案語贅。」

「介立」句下，「今本」上增「陳本」，「岳本」下增「徐本」。

「雜記下」下增「第廿一」。

「雜記下」後補「鄭氏注」。

「視君之」句提起跳行，下「今本」上增「陳本」，「岳本」下增「徐本」。

「卷三牲」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世柳」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雍人」句下，增「岳本、徐本與石刻同」。

「路寢」句後補「禮記卷第十一」。頂格。

「禮記十三」改「禮記卷第十三」。頂格。

「喪大記下增「第廿二　禮記」。徐本同。

喪大記後補「鄭氏注」。

「捲衣」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男子」句下，「今本」上增「陳本」，「岳本」下增「徐本、衛本」。

「子大夫」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食之」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食之」句後補「絞一幅爲三不辟」。原刻作「擘」，後磨改。中溶案：正義云：「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据此當以作「辟」爲是。

「攢置」句後補「禮記卷第十三」。頂格。

「禮記十四」改「禮記卷第十四」。

「祭法」下增「第廿三　禮記」。徐本同。

「祭法」後補「鄭氏注」。

「禘郊」句提起跳行，下「岳本」下增「徐本」。

「禹能」句下，「毛本」上增「徐本、衛本」，補「岳本、陳本與石刻同。」

「顓頊」句下，「毛本」上增「徐本、衛本」，補「岳本、陳本與石刻同。」

「祭義」下增「第廿四」。

「祭義」後補「鄭氏注」。

「鄭氏注」後補「疏則怠」。岳本、原本「則」作「所」，誤。

「夫何慌」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天子爲藉」下，「岳本」下增「徐本」。

「父母愛」句下，「今本」上增「陳本」，「岳本」下增「徐本、永懷堂本、通志堂本并與石刻同。」

「軍旅什伍」下，「岳本」下增「徐本」。

「祭統」增「第廿五」。

「祭統」後補「鄭氏注」。

「嗜欲無」句提起跳行，下改「岳本、徐本、陳本、毛本『嗜』皆作『耆』」，補「衛本作『嗜』，與石刻同。」

「訖嗜欲」下，改「岳本、徐本、陳本、毛本『嗜』皆作『耆』」，補「衛本作『嗜』，與石刻同。」

「夫人受尸」句下，改「岳本、徐本皆作『受』，與石刻同」。

「夫人受」句後補「夫祭有畀、煇、胞、翟、闇者。」原刻「翟」作「狄」，後磨改。下同。中溶案：正義云：
「翟，教羽，故詩邶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据此知孔本已作「翟」，後人据已磨改耳。

「興舊」句下，改「岳本、徐本、陳本、毛本『嗜』皆作『耆』」，補「衛本作『嗜』，與石刻同。」

「興嗜」句後補「禮記卷第十四」。

「禮記十五」改「卷第十五」。俱頂格。

「禮記」後補「經解第廿六　禮記」。徐本同。

「經解」後補「鄭氏注」。

「哀公問」下增「第廿七　禮記」。徐本同。

「哀公問」後補「鄭氏注」。

「然後言」句提起跳行。

「脩其宗廟」下，改「徐本、毛本『脩』作『修』」。

「如此國」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仲尼燕居」下增「第廿八」。

「仲尼燕」後補「鄭氏注」。

「官失」句提起跳行，下增「岳本、徐本與石刻同。」

「官失」句後補「作鐘鼓」。原刻「鐘」作「鍾」，後磨改。徐本、衛本作「鍾」。岳本、毛本、陳本皆作「鐘」。

「孔子閒居」下增「第廿九」。

「孔子閒居」後補「鄭氏注」。

「敢問何」句提起跳行，下「岳本」下增「徐本」。

「嗜欲」句下，增「徐本作『嗜』，與石刻同。」

「嵩高」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惟周之」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惟周之」句後補「必先其令聞」。原刻作「問」，後磨改。

「坊記」下增「第卅」。

「坊記」後增「鄭氏注」。

「民猶有」句提起跳行，下「岳本」下增「徐本」。

「示民不」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示民不」句後補「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原刻「殺」作「弑」，後磨改。通志堂陸氏音義本云：

「殺音試。注及下同。」中溶案：石刻及各本下句皆「弑」，與石刻同。陸於此句「音試」云「下同」，此「殺」字亦必是「弑」字。今作「殺」者，傳寫誤耳。石刻原與陸同，或後人据俗本妄改作「殺」。

「薛鼓」上，岳本與石刻同。下，中溶案：徐本、衛本、毛本皆與石刻同。陳氏集說：「半」下第

三下多一，今本皆襲集説之訛。

「儒行」下增「第四十一」。「儒行」後補「鄭氏注」。

「鄭氏注」後補「慕賢而容衆」。徐本、岳本「慕」皆作「舉」。衛本、陳本、毛本皆與石刻同。中溶案：正義云：「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据此知孔本與石刻同。

「慕賢」句後補「强毅以與人」。原刻「毅」旁作「豙」，後磨改。

「大學」下增「第四十二」。

「大學」後補「鄭氏注」。

「先脩」句提起跳行。

「人之其所」句下，增「徐本作『僻』」，與石刻同」。

「令其」句後補「雖不中不遠矣」。原刻「不中」二字上下似尚有一字，後磨改删去。

「堯舜」句下，「岳本」下增「徐本」。

「堯舜」句後補「毋以先後」。徐本「後」作「后」，下同。岳本、衛本、毛本并與石刻同。

「毋以」句後補「維石巖巖」。「維」旁「糸」字似磨改。

「維石」句後補「則爲天下僇矣」。徐本「僇」作「戮」。陸本、岳本、衛本、毛本皆與石刻同。

「若有」句後補「媢疾以惡之」。徐本「疾」作「嫉」。陸本、岳本、毛本、衛本皆與石刻同。

「媢疾」句後補「亦曰殆哉」。「殆」字似磨改。

「亦曰」句後補「唯仁人放流之」。「唯」，徐本、衛本、毛本皆作「惟」。岳本與石刻同。

「唯仁人」後補「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徐本、毛本「唯」作「惟」。岳本、衛本皆與石刻同。

「惟仁人」後補「禮記卷第十九」。頂格。

「禮記廿」改「禮記卷第廿」。頂格。

「禮記」後補「冠義第四十三　禮記。」徐本同。

「冠義」後補「鄭氏注」。

「昏義」下增「第四十四」。

「昏義」後補「鄭氏注」。

「和於射」句提起跳行，下「岳本」下增「徐本」。

「而后家」句，「岳本」下增「徐本」。

「鄉飲酒義」下增「第四十五」。

「鄉飲」後補「鄭氏注」。

「斯君子」句提起跳行，下「今本」上增「徐本」，補「衛本」。「子」下空一字，宜亦與石刻同。

「射義」下增「第四十六」。

「射義」後補「鄭氏注」。

「求反」句提起跳行，下「岳本」下增「徐本、衛本、陳本、毛本」。

「鄭氏注」後補「燕義第四十」。
「燕義」後補「鄭氏注」。「鄭氏注」後補「司馬弗正」。原刻作「征」，後磨改。中溶案：鄭注、孔疏俱作「征」解。
「聘義」下增「四十八」。
「聘義」後補「鄭氏注」。
「鄭氏注」後補「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原刻「有力」上下尚有一字，後磨改删去。
「垂之如墜」句提起跳行，下改「岳本、徐本、衛本、陳本、毛本、今本『墜』皆作『□』」。

公羊

「公羊一」下補「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十字八分書。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此行正書。
「隱元年」補「貨財曰賻。」以下四行每行皆十一字。其後七行雖殘闕，以字數計之，亦皆十一字。
「二年」補「其言歸何。」此行已缺其半，以字數計字，亦十一字。後四行同。
「三年」補經「武氏子來」。四字磨改，故是行多一字。
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以下十八行皆十一字。
「四年」補「衆立之之辭也」。此行亦多一字。

「公羊二」下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八分書。何休學。」初刻作「氏」，後磨改。它卷亦似有磨改痕，而桓、閔、僖三篇尤顯。

「桓二年」下補「春王正月」。以下三行皆止九字。

又「何遠也。所見異辭」。此行九字，次行十一字。

又「故於是先攻孔父之」。「於」字磨改。

「十一年」補「其爲知　奈何？」此行十一字。

又「挈乎祭仲也」。此行十一字。

「十二年」補「盟于毆蛇」。初刻作「虵」，後磨改。

「十七年」補「及齊師戰于奚」。此行皆十一字。

「公羊三」下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八分書。

「莊四年」補「然則齊、紀無　焉。」此行十一字。

「九年」補「辭殺子糾也」。毛本「殺」作「役」，誤。

「十二年」補「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曰」誤作「日」。

又「唯魯侯爾」。「唯」字左旁磨改。

「十三年」補「則不若死矣」。此二行皆十一字。

又曰「然則君將何求？」此行十一字。

「廿八年」補「故使衛主之也」。此行十一字。

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八分書。下注「附莊公卷」四字蓋後人所加。

「公羊五」下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五。」八分書。下注「卷四」二字。

補「閔元年，孰弑子般。慶父弑君。盍試之矣，使弑子般。」「弑」字右旁皆磨改，蓋初刻作「殺」。

「二年。　未可以吉也。」此行十一字，「未可」四字磨改。

又「弑也。孰弑之」。「弑」旁皆磨改。

又「或曰自爭門」。此行十一字。

「僖元年」補「秋七月戊辰」。此行十一字，「七月」字磨改。

「僖二年」補「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此二行皆十一字，初刻似無「不言」二字。

又「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耳」。此行十二字。

又「馬出之內廄」。此行十一字。

又「如之何」。「之何」二字後磨改。

「四年」補「下叛上也」。此行十一字。「其言盟于師」。此行一字。

「何言乎喜服楚」？此行十一字。

又「濤塗之罪何」？此行九字，有磨改迹。

「僖八年」補「譏以妾爲妻也」。此行十一字。

「十年」補「有則此何以書？賢也。」此行十一字，次行九字。

又「君嘗訊臣矣」。此行十一字。

「十七年」補「冬十有二月」。毛本脱「冬」字。

「十八年」補「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初刻「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

「廿一年」補「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不言」四字磨改，初刻蓋不重「國」字。

補「廿二年，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此行十一字。

補「廿四年，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七月」四字磨改，此行十一字。

補「廿八年，故於是己立。」初刻「於」作「爲」，後磨改。

又「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此行九字，次行十一字。

補「廿九年，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此行十一字。

「卅一年」補「有方之事無所不通」。此行十一字。

「卅三年」補「秦伯怒曰：『若爾之年。』」此行十一字。

「公羊六」下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六。」八分書下注「卷五」二字。

補「文二年，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此行十一字。補「三年，死而墜也」。初刻作「隊」，後加「土」。

「六年」補「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此行九字。

「十三年」補「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此行十一字。次行十二字。

又「封魯公以爲周公主」。此行十一字。

補「十六年，己毀之，不如勿居。」此行十一字，有磨改迹。

「公羊七」下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七。」八分書下注「卷六」二字。

補「宣四年夏六月乙　鄭公子歸生弑。」此行十一字。

補「宣六年，是何也？曰膳宰也。」此行九字。

又「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此十一字爲一行。

「十年，齊人」後補「齊已取之矣。」初刻無「齊」字，後磨改，故此行多一字。

「公羊八」補「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八。」卷七。

補「成三年，鄭伐許。」初刻「鄭」下有「伯」字，後磨改。

補「成十五年，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此行九字。

公羊九下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九，卷八。

補「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字磨改。

補「十四年，鄭公孫囆。」初作「蠆」，後加「口」旁。廿五年此句同。

補「廿六年，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此行十一字。「伯討不以」四字本三字，後磨改。

「廿九年」補「僚惡得爲君乎？」毛本「惡」作「焉」。

又「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此行十一字。

「公羊廿」下「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十」。卷九。
補「昭三年，滕子泉卒。」「泉」字磨改，二傳本作「原」。
「廿一年」補「入于宋南里以畔。」初刻作「叛」，後磨改。毛本亦作「畔」。
補「廿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此行十一字，「月」下六字磨改。
「廿五年，終弑」後補「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初刻無「矣」字，後改，故此行多一字。
又「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此行十一字。
又「八佾以舞太武，此皆天子之」。此行十一字。
又「其禮與其辭觀矣」。此行十一字。
「卅一年」補「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初刻無「此」字，後磨去「焉曰嘻」三字添入，故此行多一字。
又「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此行九字。初刻「顏」下似有一字，後磨改。
「公羊十一」下「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一」。卷十。
補「定三年二月辛卯。」今本「二」作「三」。此兩行有磨改跡。
「五年」補「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此三行皆十一字，初刻少「離至」、「越者何」五字，磨改添，唯末「越」字不改。
補「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今本「祁」作「祈」，此雖缺其半，然確是「祁」字。

補「八年，眡而鋟其板。」初作「俄」，後磨改。

又「弑不成」、「弑千乘之主」。兩「弑」字右旁皆似磨改。

又「夫孺子得國而已」。此行九字。

又「眡而曰」。左旁磨改。

又「然後得免自是」。此行十一字。

補「九年，鄭伯𠵾卒。」本作「𧀙」，後加「口」。毛本脱「伯」字。

「公羊十二」下「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二」。卷十一。

「哀四年」補「社者封也。」「封也」二字磨改。

「六年」補「陳乞使人迎陽生。」「迎」字磨改，初刻當是「逆」字。

又「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舉」字磨改，初刻或是「舁」字。

爾雅

首卷首行「爾雅序」三字八分書，序後「爾雅卷上」亦正書。後二卷卷首「爾雅卷中」、「爾雅卷下」八分書。

序後補「爾雅卷上」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今本每卷後無總目。

爾雅卷後，釋詁下補「弈、洪、誕、戎。」「奕」當从「大」，誤从「廾」。又「漠謨」。二字皆磨改。又「尅」。

毛本作「尅」。

「昭、晧」後補「⿰米見、相。」毛本「⿰米見」作「類」，誤。

「窕，肆」下作「窕」，下補，與下「窕，閒」字不聞。

「是刈」後補「籧篨，口柔」也。此行十一字。

爾雅中下補釋宫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

釋器下補「鳥罟謂之羅」。此行十一字。

「河鼓」句後補「商曰彤。」字从「舟」，不从「肉」。

「西至日」句下補此行十一字。又補。案：石經「太」皆作「大」，獨此「太平」「太蒙」字各兩見。

細審四小點，皆是後人妄加，非唐刻之舊。

「三成」句後補「如椉者，椉丘。」諸經「車乘」字皆作「乘」，獨此从古。毛本亦同。釋草：「望椉車」、釋獸：「善椉領」皆同。

爾雅下補釋草第十三、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釋畜第十九。

「荷，芙渠」句後補「蔨荮、止。」以下二行俱十一字。

「茡，麻」後補「莃，莬廿。」此下二行皆十一字。

「五采皆備成章」。毛本「采」作「彩」。下同。

「䝞，大麠」後補「虎瓜，食人。」「瓜」當作「爪」。

唐石經考異跋

唐石經考異不分卷，錢大昕撰。按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嘉定人。乾隆乙丑進士，官至少詹事。歸田後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里居三十年。六經、百家無所不通，蔚爲著述。事迹詳國史儒林傳稿。熹平以後所立石經，今悉不存。惟唐太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尚在。後唐雕版實依之。句度鈔寫，爲近世版本之祖。乃閱宋、元、明未有過而問者。顧氏炎武始一讀之，然誤以王堯惠等補字爲正本；又惑于裝潢者所顛倒舛錯，且刺取亦多未備。

嘉慶間，嚴氏可均撰唐石經校文十卷，發凡起例，極爲詳盡。不知錢氏之書已開其先，如斥旁添字之謬誤，辨磨改字之異同，又據石本以正版本，皆精審不苟，發前人所未發。其書未經刊行，流傳絕少。此爲袁又愷手寫本，復經臧鏞堂、顧千里、瞿木夫諸人籤校，洵爲秘帙。惟夾籤殘闕失序，至不可讀，董而理之，爲唐石經考異補附于卷末。大約易、詩、書出臧氏手，三禮以下則未詳其名，俱有顧、瞿二氏按語。顧氏于臧氏語頗多詆諆，由所見有

不同也。戊午九月，無錫孫毓修跋。

經典文字考異

陳文和點校

經典文字考異上

日部

昉 隱二年，公羊傳：「始滅，昉於此乎？」疏云：「若鄭譜云『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周禮注：「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昉即放也。」又隱五年「昉」字，漢石經亦作「放」。

晊 爾雅：「晊，大也。」「本又作至，又作胵。」即「郅」字。

曜 詩：「日出有曜。」即「燿」字。玉篇「曜亦作燿」。

晙 爾雅釋詁：「晙，早也。」書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晙」即「浚」之異文。

晜 爾雅：「晜弟。」「罤」之訛。玉篇「晜亦作罤」。

昃 易「日昃之離」。即「仄」字。

督 釋詁：「董、督，正也。」石經从「日」，誤。

昊　書。詩。爾雅。「昦」字之訛。

月部

朗　詩：「高朗令終。」說文作「朖」。玉篇「朗亦作朖」。

風部

䫻　周禮。

雨部

雷　即「靁」之省。（二）

霧　爾雅：「地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說文「霧」作「霚」。以「霚」爲「霧」之省，而別出「霿」字當爾雅之「雺」。

霍　左傳。爾雅。即「靃」之省。

霏　詩：「雨雪霏霏。」當作「霏」。

示部

禰 詩。禮記。「飲餞于禰」。韓詩作「坭」。儀禮注引此文。劉昌宗本作「泥」。

祧 周禮。禮記。左傳。集韻：「祧古作櫂。」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讀濯爲祧」。釋詁云：「濯，大也。」與祧聲亦相近。祭法：「設廟、祧、壇、墠。」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

祚 詩。左傳。

禴 易。詩。周禮。爾雅。即「礿」字。詩：「禴祠烝嘗。」釋文「本又作礿」。祭統「春祭曰礿」。「本又作禴。」

禚 春秋左氏。公羊作「郜」。即「禚」字之訛。

褘 爾雅：「褘，美也。」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褘。」予謂：褘者，衣之美也。本當从衣，訛从示。

祛 詩：「以車祛祛。」

土部

塗 易。書。詩。禮記。孟子。即「涂」字。

塓　左傳。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作「幂」。

場　詩。即「易」字。

境　孟子。即「竟」字。

塾　書。禮。後漢書齊武王傳：「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并作「埻」。

墜　書。即「隊」字。

坊　禮記。即「防」字。

坅　既夕禮：「甸人築坅坎。」注：「穿坎之名一曰坅。」當作「掘」。既夕記：「掘坎，南順。」注：「今文掘爲坅。」

垣　禮曾子問：「葬引至于垣。」注：「垣，道也。」既夕記：「唯君命止柩于垣。」周禮云：「人恒角而短。」鄭康成「讀恒爲緪，二意也」。說文手部有「揯」字。(二)

墁　孟子：「毀瓦畫墁。」即「槾」字，或作「鏝」。

堞　左傳。說文作「墣」。

墟　禮記：「墟墓之間。」陸德明：「本作虛。」

牆

墮　春秋。禮月令。說文作「墉」。

塈　詩。書。說文作「墍」。

播 孟子。當用「番」。

塵 詩。

堙 公羊。左傳。說文：「垔，塞也。」(三)

壅 左傳：「川壅爲澤。」「本又作雍。」雝，隸變爲「雍」。即「邕」字。

埋 左傳。禮記。即「薶」字。說文：「薶，瘞也。」

垼 既夕記：「垼，用塊。」注：「古文垼爲役。」說文作「坄」。

圬 左傳。當作「污」。說文：「污，涂也。」

壝 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續漢書祭祀志：「營即壝也。」詩：「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引作「下隧」。(四)

堋 左傳「毀之則朝而堋。」注：「下棺也。」說文作「塴」。

墾 周禮：「旅人髻墾薜暴不入市。」即「豤」字。

山部

岌 爾雅：「小山岌大山，峘。」說文作「馺」。孟子。(五)

峘 見上。疑即「亘」字，取絙亘之義。

岷 書。說文作「㟩」。玉篇「㟩同岷」。禹貢「岷嶓」、「岷山」字，史記皆作「汶」。

巘　詩：「陟則在巘」。傳：「小山，别於大山也。」「本又作甗」。按爾雅：「小山别大山爲鮮。」是鮮、巘義同。而爾雅又云「重甗。隒。」甗，甑也。甗言其形，鮮言其義。大山旁一小山爲甗，兩小山爲隒。毛説與爾雅非有異也。釋名：「小山别大山曰甗。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六)

嶠　釋山：「鋭而高，嶠。」即「喬」字。詩：「及河喬嶽」。

巋　釋山：「小而衆，巋。」即「歸」字。

峐　釋山：「無艸木，峐。」即「屺」字。

岍　書：「導岍及岐」。字又作「汧」。

嶔　公羊傳：「殽之嶔巖。」即「崟」字。説文：「山之岑崟也。」

嶓　書：「導嶓冢」、「岷嶓既道」。當用「嶓」，或通作「番」。

嵩　爾雅。

岠　爾雅釋地：「岠齊州以南。」「歫」字之訛。説文：「歫，止也。」

峩　詩。即「峨」字。

峙　爾雅釋詁：「峙，具也。」書：「峙乃芻茭。」詩：「以峙其粻。」「本又作時。」

崑　書：「崑崙」。爾雅：「三成爲崑崙丘。」即「昆侖」。

崙　書。

崩 詩。春秋。禮記。孟子。說文作「⿰山朋」。

嶡 禮明堂位：「俎，用梡嶡又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注：「嶡之言蹷。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釋文：「嶡又作撅。」說文：「撅，从手，有所把也。」

巔 詩：「首陽之巔。」即「顚」字。

石部

礪 書。禮記。即「厲」字。詩：「取厲取鍛。」

⿰石舀 左傳。公羊。石碏，漢石經作「⿰石舀」。

磯 孟子：「是不可磯也。」古作「圻」。通典：「吳以牛渚圻爲重鎮。」即牛渚磯也。說文：「垠，岸也。」或作圻。水厓而高者爲岸，磯亦岸之在水厓而高者也。古書「圻」與「畿」通，故知「圻」即「磯」也。

硍 周禮典同：「高聲硍。」鄭大夫「讀爲袞冕之袞」。

確 易。說文引易「崔然」。又确字下，徐鉉等曰：「今俗作確，非是。」

磷 論語：「磨而不磷。」即「粼」字。

磨 詩。禮記大學。論語。爾雅。說文作「[illegible]⿰石靡」。

磋 詩。禮記大學。論語。爾雅。即「瑳」字。

磿　禮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磿。」或作「玟」。說文：「珉，石之美者。」又：「玟，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

磝　爾雅：「山多小石，磝。」說文作「嶅」。

砠　詩：「陟彼砠矣。」爾雅：「土戴石爲砠。」說文作「岨，石戴土也」。

磌　公羊傳：「霣石，聞其磌然。」釋文：「本或作砰。」說文石部皆無之。當即「填」字。孟子：「填然鼓之。」

磐　易：「鴻漸于磐。」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引作「般」。

厂部

厒　爾雅：山「左右有岸，厒。」當是「㕒」之譌。廣韻：「㕒，口答切。山左右有岸。」

穴部

窟　左傳。孟子。禮記。左傳：「伏甲於堀室」。「本又作窟」。

窌　左傳：「與之石窌。」釋文：「力救反，又力到反。」說文有「窌」無「窌」。

窶　詩。「寠」字之譌。

玉部

璉 禮記。論語。說文作「槤」。漢碑或作「輦」。玉篇：「璉或作槤」。

玷 詩。說文作「㓠」，引詩：「白圭之㓠」。

琘 周禮弁師：「琘玉三采。」注：「故書琘作璑。」說文：「璑，三采玉也。」與故書同。

瓀 禮玉藻：「士佩瓀玟。」當作「碝」。

琄 爾雅。詩作「鞙」。

璲 詩。按詩：「容兮遂兮。」傳：「佩玉遂遂然。」是「璲」即「遂」字。

璞 孟子。當作「樸」。亦通作「朴」。

琇 詩。「璓」之省文。

珈 詩：「副笄六珈。」箋：「珈之言加也。」太玄瞢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哿。」注：「哿，笄飾。」(七)

琛 詩：「來獻其琛。」爾雅釋言：「琛，寶也。」郭：「音舒金反」。碧落碑：「創巨徒琛。」「琛」即「深」字。

琡 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即璹字。說文：「璹，玉器也。讀若淑。」(八)

瑄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瑄。」「本或作宣。」

璲　禮記。當爲淺深之淺。玉篇引說文云：「璲，玉爵也。夏曰璲，殷曰斝，周曰爵。」此徐鼎臣等補注也。今本玉篇不但非顧野王元本，并非孫强增益之本。

斑　禮記：「斑白者不提挈。」孟子：「頒白者。」

璵　左傳：「以璵璠斂。」釋文：「本亦作與」。

珙　左傳。今本皆作「拱」，不从玉。

琪　爾雅。說文有「璂」、「瑧」字。

金部

銘　周禮小祝：「設熬置銘。」「今書或作名」。既夕禮：「取銘置于重。」「今文銘作名」。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今文銘皆爲名。」

錸　詩：「又缺我錸。」傳：「木屬曰錸。」即「梂」字。說文：「梂、櫟實，一曰鑿首。」

鉽　爾雅：「鼎附耳外謂之鉽。」

鎰　孟子。既夕記：「朝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荀子儒效篇：「脣然藏千溢之寶。」

鉼　爾雅：「鉼金謂之鈑。」說文：「釘，鍊鉼黄金。」疑即「并」字。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并金也。

鈑　見上。本亦作版。周禮秋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龍龕手鑑：「鉼金謂之

板。」

錧 既夕記：「木錧。」「今文錧爲錇」。

鈆 爾雅：「南至于濮鈆。」「鈆，悅全反。」即「鉛」字。

鍚 詩：「鉤膺鏤鍚。」說文作「鐊」。

鏗 禮樂記。論語。說文：「摼，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

鋑 爾雅釋器：「鏤，鋑也。」釋文引字書云：「鋑，鍥也。」或云「鋑即鍥之轉」。

鐓 曲禮：「進矛戟者前其鐓。」「本又作錞」。說文：「鐜，下垂也。」

鍺 爾雅：「斫謂之鍺。」「又作櫡。」(九)

鏘 詩。左傳。禮記。左傳：「和鳴鏘鏘。」「本又作將將。」詩：「八鸞鏘鏘。」陸德明本作「將將」。又商頌：「八鸞鶬鶬。」釋文：「本又作鏘。」鶬本鳥名，假借字。樂記：「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史記作「鏗鎗」。磨石經亦作「鏗鎗」。

鋮 左傳。即「戚」字。

鋟 公羊：「眡而鋟其板。」「本又作鑯。」

釪 左傳：「以靈姑釪率。」

鑕 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執鐵鑕。」疏：「執鐵鑕者，似若司弓矢云『甲革、椹鑕』之類。」即「質」字。周禮司弓矢：「射甲革、椹質。」

水部

瀼　詩：「零露瀼瀼。」當即「穰」字。

溥　詩：「零露溥兮。」釋文：「本亦作團。」

泯　詩。書：「泯泯棼棼」。爾雅。說文：「潣，水流浼浼貌。」古文閔與涽、愍通，汶與岷通，則泯與潣亦可通。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即呂刑之「泯泯棼棼」也。

濤　春秋：「陳袁濤塗。」濤塗雙聲。公羊傳：「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注：「燾者，冒也，故上一新也。」釋文：「一本作濤。」史記衛將軍傳：「檮余山。」上余音徒。

濔　詩。說文：「濔，滿也。」

涯　書：「其無津涯。」即「厓」字。

浹　周禮：「挾日而斂之。」釋文：「字又作浹，于本作帀。」左傳。爾雅。

池　詩。禮記。周禮。當作「沱」。禮記：「惡池」，周禮作「虖沱」，史記蘇秦傳作「嘑沱」。

沃　詩。書。左傳。說文作「⿱艹沃」。

渫　禮曲禮。陸氏釋文作「渫」。羣經音辨：「渫，烝葱渫處也。」引禮「葱渫處末」。

洩　左傳。禮中庸。即「泄」字。

洳　詩。說文作「⿰氵挐」。

洊 易：「水洊至。」說文：「瀳，水至也。讀若尊。」

洲 詩：「在河之洲。」說文引作「州」。即「州」字。

涖 詩。左傳。論語。周禮鄉師：「執斧以涖匠師。」「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

源 詩。孟子。即「𠫐」字。

湨 春秋。爾雅。

溪 左傳：「子越自石溪。」釋文：「本又作谿。」

灃 書：「灃水攸同。」即「澧」字。詩：「豐水東注。」

淄 書：「濰、淄其道。」漢書作「惟、甾」。

滫 禮内則：「滫瀡以滑之。」方言：「齊人謂滑曰隨。」〔一〕此本骨髓字。

汰 左傳。說文：「汰，淅𣶏也。」「泰，滑也。古文爲太。」唐石經作「汏」，从大、从水，與泰本一字。羣經音辨引春秋「繇朐汏輈」。

漯 書。孟子。「濕」之訛。

潟 周禮草人：「鹹潟用貆。」禹貢：「海濱廣斥」，漢書作「廣潟」。「潟」即「斥」也。

滷 爾雅：「滷，苦也。」即「鹵」字。

澄 禮運：「澄酒在下。」鄭引周禮沈齊，謂澄與沈同物。說文：「憕，平也」。易：「君子以徵忿窒欲。」鄭云：「徵猶清也。」劉表作「懲」，亦訓清。蜀才作「澄」。說文：「澂，清也。」臣

鉉等曰：「今俗作澄，非是。」

濵　書禹貢。左傳。孟子。「海濵廣斥」，漢書作「海瀕」。

滸　詩：「率西水滸。」說文作「汻」。

漾　詩。說文作「潒」。

滮　詩：「滮池北流。」說文作「淲」。

澣　詩。禮記。說文作「𤃻」。或通作「浣」。

瀟　詩：「風雨瀟瀟。」即「蕭」字。說文：「瀟，深清也。」

瀍　書。淮南本經訓：「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注：「廛、澗，兩水名。廛，讀裹纏之纏。」當即「纏」字。漢隸糸旁與水旁多相亂，如「曲紅」即「曲江」。

澠　左傳。當作「繩」。

沍　左傳：「固陰沍寒。」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師古曰：「讀涸與沍同。」

渢　左傳：「美哉！渢渢乎！」注：「渢渢，中庸之聲。」釋文：「扶弓反。徐敷劍反。」當即「汎」字。

浡　孟子。爾雅：「浡，作也。」疏引左傳：「其興也浡。」然「浡」即「勃」也。左傳：「其興也浡焉。」釋文：「一作勃。」

滺　詩：「淇水滺滺。」即「悠」字。

潬 爾雅：「潬，沙出。」注：「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疑即「灘」之異文。

濋 爾雅：「濟爲濋」、「汶爲灛。」注：「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獻之曰：「當是榮字之訛。」

灛 見上。當作「闡」。春秋：「齊人歸讙及闡。」疑以水得名。

澞 爾雅：「陵夾水，澞。」「本或作虞」。

漫 公羊定十五年：「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唐石經作「曼」。說文：「縵，繒無文也。」

湢 禮內則：「不共湢浴。」注：「浴室也。」釋文：「本又作偪。」說文無「偪」字，當借用「楅」字。說文：「楅，以木有所逼束也。」

溞 爾雅：「溞溞，淅也。」詩：「釋之叟叟。」「溞」即「叟」之異文。

瀦 周禮稻人：「以瀦畜水。」即「豬」字。

汱 釋詁：「汱、渾、隕，墜也。」注：「汱、渾，皆水落貌。」「汱，姑犬切。」當爲「泫」。

津 書。周禮。左傳。爾雅「𣶒」字之省。

湫 左傳。說文作「湫」。

浸 詩。易。說文作「濅」。

㳂 左傳：「㳂漢泝江。」「沿」字之訛。

火部

煽 詩：「豔妻煽方處。」說文引作「傓」。釋言：「煽，熾也。」即「傓」字。

焕 論語。即「奐」字。

爍 考工記：「爍金以爲刃。」陸德明云：「當作鑠。」

爞 爾雅：「爞爞。」詩：「蘊隆蟲蟲。」

烋 詩。即「休」字。

焄 禮祭義：「焄蒿悽愴。」焄與葷通。玉藻於「士去葷葷」或作「焄」。

焚 易。書。禮記。春秋。即「燓」之省。

熟 書。孟子：「五穀熟。」即「孰」字。

燼 詩。左傳。即「𦘔」字。

爂 周禮：「輕爂用犬。」此「爨」字之訛。

爛 詩。左傳。公羊。說文作「爤」。

焮 左傳昭十八年。古讀如訢熹，焮蓋即熹字。說文：「熹，炙也。」

焫 禮郊特牲：「焫蕭合羶薌。」即「爇」字。

炤 爾雅：「熒火，即炤。」「照」字之省。

熸 左傳。吳焚謂火滅爲熸，即殲字。說文：「殲，微盡也。」又「灊，焦也」。聲亦相近。

燧 禮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周禮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注：「夫遂，陽遂也。」是金燧、木燧字只當作「遂」。說文却別作「鐩」字，訓「陽鐩」。

烹 左傳。即「亯」字。

黃部

䵎 禮檀弓：「孺子䵎之喪。」䵎，吐孫反。當是焞字。凡从火之字或从尣，光、黃二文又相亂也。或云即䵊之異文。䵊、䵎聲相近，敦有團音，則䵎亦可讀如䵊也。或云即黗字。黗，黃濁色。故从黑。屯、𦎫音亦近也。

黈 穀梁莊二十三年傳：「大夫倉，士黈。」注：「黈，黃色。」當是黊字之訛。說文：「黊，鮮明黃也。」

白部

皁 左傳。周禮校人。詩。即草之省。

的 易：「爲的顙。」說文作「的」，又作「馰」。詩：「發彼有的。」注：「的，質也。」禮記：「的然

而日亡。」當用「炮」字。

皓　詩：「月出皓兮。」又「白石皓皓」。說文作「晧」。

皜　孟子：「皜皜乎不可尚已。」注：「白甚也。」當即「暠」字。(十)

皞　禮月令。孟子。「暤」字之訛。「暤暤如也」。孫奭音義本正作「暤」，不誤。

皫　禮内則。周禮内饔。皫色，陸德明本作「犥」。說文：「犥，牛黄白色。」周禮内饔：「鳥皫色而沙鳴。」陸德明本作「麃」。

黑部

黓　爾雅。漢書文帝紀：「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

黰　左傳：「黰黑而甚美。」注：「美髮爲黰。」詩作「鬒」。

黧　爾雅：「倉庚，黧黄也。」説文作「離」。

玄部

玈　左傳：「玈弓矢千。」釋文：「或作旅字，非也。」予謂「玈弓」，書作「盧弓」。古文「玈」與「臚」通，亦可與「盧」通。陸氏未審古音，故疑其訛。

𨸏部

隧 詩。周禮。左傳。按說文：「䢔，兩𨸏之間也。」即周禮：「夫間有遂」之遂。「隧道」字亦當用此。

隮 詩。書。周禮。按書：「告予顛隮。」說文作「躋」，于九陵本又作「隮」，則「隮」即「躋」也。周禮眡祲：「十煇，九曰隮。」「故書躋作資。」鄭康成引「朝隮」釋之。

阠 爾雅：「東陵，阠。」先儒未詳東陵所在，說文又無「阠」字，大徐以意增補，非許君意也。按說文手部：「扟，从上挹也。讀若莘。」陸氏莊子釋文駢拇篇云：「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以下文華不注、華泉推之，莘亦當在漢濟南郡地。

阸 左傳。孟子。即「阨」之訛。

陓 爾雅：「秦有楊陓。」「本又作紆」。

陪 爾雅釋言：「陪，闇也。」即「陰」字。釋文云：「字林或作晻。」

陑 書序：「升自陑。」當作「陾」。詩：「捄之陾陾。」釋文：「又如之反。」

邑部

鄵 春秋左氏。公羊作「操」。

郚 左傳宣四年：「若敖娶于郚。」本作「鄖」。

邥 左傳文十七年。即「沈」字。

鄀 左傳僖二十五年。即「若」字。

鄟 春秋。

鄤 左傳成三年。說文有「鄤」字。

鄸 春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羣經音辨引作「夢」。

郲

田部

畇 詩：「畇畇原隰。」釋訓：「畇畇，田也。」字林云：「均均，田也。」

界 孟子。爾雅。說文作「畍」。

甽 周禮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甽。」說文作「巜」，或作「甽」。

疃 詩：「町畽鹿場。」釋文：「本又作疃。」說文作「疃」。

疇 書：「疇咨。」說文作「𠷎」。禮月令。左傳。孟子。田疇字，說文作「𤱔」。

畣 爾雅釋言：「畣，然也。」釋文：「一本作答。」

鹵部

鹺 曲禮：「鹽曰鹹鹺。」說文作「𪉑」。

人部

俯 禮記。孟子。當作「頫」。

佐 春秋。即「左」字。

佑 書。孟子。當作「右」。

伻 書：「伻來，以圖。」羣經音辨引作「平」。當作「抨」。爾雅：「抨，使也。」說文抨訓撣，而別出俜、儁。儁字訓使。

傒 左傳有「高傒」。史記秦本紀：「大夫百里傒。」即百里奚。

仂 禮記王制：「祭用數之仂。」當作「扐」。

偞 禮記玉藻：「爲已偞卑。」今本作「倈」，承石經避唐諱。說文有「偞」字。玉篇「偞」字書「偞」字。

僬　禮記：「庶人僬僬。」正義：「卑盡之皃。」荀子不苟篇：「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注：「僬僬，明察之皃也。僬盡。謂窮盡明于事。」史記孔子世家：「僬僥氏長三尺。」（十二）

偈　詩：「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引作「揭」。

傚　詩：「君子是則是傚。」昭七年左傳引作「效」。徐幹中論引亦作「效」。又「民胥傚矣」，潛夫論引作「民斯效矣」。即效字。

佔　禮記學記：「呻其佔畢。」注：「佔，視也。」當作「覘」。

偷　論語。即「愉」字。詩：「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倗　禮記王制。

仳　詩：「仳仳彼有屋。」說文作「佌」。

僝　書：「方鳩僝功。」說文作「孱」。汲古閣本亦作「孱」。

偝　禮記投壺：「毋偝立。」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即「背」字。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孟子：「師死而遂倍之。」孫氏音義：「倍當作偝。古字借用。」

倒　詩。左傳。當作「到」。禮。

佾　左傳。論語。漢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佾同。」

倅 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故書倅作卒。」車僕：「掌戎路之萃。」注：「萃，猶副也。」釋文：「萃，七内反。」

偟 爾雅釋言：「偟，暇也。」當作「皇」。

偵 禮緇衣：「恒其德，偵。」注：「偵，問也。問正爲偵。」徐新附。易作「貞」。左傳：「衛侯貞卜。」

侇 士喪禮：「奉尸侇於堂。」注：「侇之言尸也。」今文「侇」作「夷」。既夕禮：「侇牀饌於階間。」「本亦作夷。」（十二）

佇 詩。爾雅。即「宁」字。

侏 禮王制。左傳。當作「朱」。

儁 左傳：「得儁曰克。」「本或作俊。」玉篇：「儁與俊同。」即「雋」字。

倮 禮月令：「其蟲倮。」當作「嬴」。

僲 孟子：「轉附朝僲」。當作「舞」。晏子春秋問下篇作「舞」。

偩 禮樂記：「禮樂偩天地之情。」注：「偩，猶依象也。」史記樂書作「見」。見，胡練反。

儴 爾雅釋詁：「儴，因也。」樊光、孫炎作「攘」，引論語：「其父攘羊。」因來而盜曰攘。

偪 禮記。左傳。詩：「邪幅在下。」左傳：「幅、舄。」内則：「偪屨著綦。」釋文：「偪，本又作幅。」「偪迫」字當用「㚒」。

偯　禮雜記下：「童子哭不偯。」說文作「㥠」。閒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

佹　左傳：「晉侯佹諸。」穀梁作「詭」，即「詭」字。鄭固碑：「造膝佹辭。」即詭亂也。

僆　釋畜：「未成雞僆。」

口部

喻　論語。孟子。即「諭」字。

嗉　爾雅：「鳥曰嗉。」即「素」字。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厨。」索隱：「嗉也。」

噰　爾雅釋詁。即「雍」字。

喭　論語：「由也喭。」即「諺」字。玉篇：「喭同唁。」似非。

咤　禮曲禮：「毋咤食。」即「吒」字。玉篇：「咤同吒。」書：「三祭、三咤。」說文引作「託，奠爵酒也。」

咋　左傳：「桓子咋謂林楚。」

嗅　論語：「三嗅而作。」當作「臭」。爾雅：「鳥曰臭。」張兩翅。（十三）

喓　詩。古文「要」與「幼」通。「喓喓」字當借用「呦」。

嚃　禮記：「毋嚃羹。」即「𦧇」字。說文：「𦧇，歠也。」

哂　論語：「夫子哂之。」當作「弞」。說文：「笑不壞顏曰弞。」

咡 禮記：「負劍辟咡。」注：「口旁也。」疑即「珥」字。漢志「侍中珥貂」。亦在旁之義。

嘻 易。詩。說文：「欸欸，戲笑皃。」「婦子嘻嘻。」張璠本作「嬉」，陸績作「喜」。

嗃 易家人：「嗃嗃。」荀爽本作「確」，劉表作「熇」。鄭云：「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

售 詩：「賈用不售。」當作「讎」。史記高祖本紀：「留飲，酒讎數倍。」索隱引樂彥云：「借讎爲售，蓋古字少，假借耳。」如淳注漢書云：「讎亦售。」

嚾 公羊傳「鄭公孫嚾」。左氏作「蠆」。

噭 公羊傳：「魯昭公噭然而哭。」鎮洋畢氏以爲「器」之別。

嘬 孟子：「蠅蚋姑嘬之。」

嗽 周禮疾醫：「冬時有嗽，上氣疾。」「本亦作欶。」

目部

睟 孟子。即「粹」字。

矙 孟子或作「瞰」。說文只有「闞」字，望也。儀禮注。孟子：「覸良人之所之。」（十四）

睠 詩：「睠睠懷顧。」又「睠言顧之。」釋文云：「本又作眷。」玉篇：「睠同眷。」

瞭 周禮：「眡瞭。」孟子：「眸子瞭焉。」即「憭」字。說文：「憭，慧也。」

眣 公羊文七年：「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釋文：「本又作昳。丑乙反，又大結反。」玉篇：

「昳同瞚。」公羊傳：「郤克昳魯衛之使。」

眸 孟子。說文作「牟」。淮南說山訓：「杯水見牟子。」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

睆 詩：「有睆其實。」釋文：「字從白，或作目邊。」又「睆彼牽牛。」檀弓：「華而睆。」注：「說者以睆爲刮。」目字或爲刮。

睋 公羊：「睋而鋟其板。」

頁部

頄 易。說文作「頯」。鄭康成本同。

頮 書。說文：「沬，洒面也。古文作湏。」

顣 孟子：「己頻顣。」與「蹙」通，即「戚」字。漢馮君開道碑「顣」，實即「蹙頞」字。

顁 爾雅：「顁，題也。」詩作「定」。

頎 詩：「碩人其頎」、「頎而長兮。」按史記孔子世家：「幾然而長。」春秋傳：「樂頎。」周禮考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爲懇。」禮記：「頎乎其至也。」「亦音懇。」說文無「懇」字。漢書劉向傳：「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十五）

頖 禮王制：「諸侯曰頖宮。」當作「泮」。禮器：「必先有事于頖宮。」釋文：「本或作泮。」玉篇：「頖亦作泮。」

頳　詩。禮記。「赬」字之訛。

𩒨　周禮大祝：「九擇，一曰𩒨首。」說文作「䭫」。

面部

靧　禮玉藻。內則。當作「沬」。

髟部

髧　詩：「髧彼兩髦。」說文作「紞」。

鬐　士虞記：「魚進鬐。」注：「鬐，脊也。古文鬐爲耆。」

鬠　士喪禮：「鬠笄用桑。」又「鬠用組。」注：「古文鬠皆爲括。」鄭司農注周禮弁師引作「檜」。東垣曰：「案說文語之重文爲譮，是古字昏、會通。」

髤　周禮巾車：「髤飾。」注：「故書髤爲軟。杜子春讀爲桼垸之桼。後鄭謂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說文作「髹」。

齒部

齡　禮文王世子。釋文作「聆」。婁機云：「漢碑齡皆作軨。」樊毅修華嶽廟碑：「巫曜萬軨。」

齻 既夕記：「柱右齻左齻。」疏謂：「牙兩畔最長者。」

齥 爾雅：「羊曰齥。」説文作「齛」。玉篇：「齛亦作齥」。

齹 左傳：「子齹賦野有蔓艸。」説文作「齹」，又別出「䶖」字。

𦣝部

賾 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九家作「册」，京房作「嘖」，云「情也」。即「嘖」字。范式碑：「探嘖研幾。」祝睦碑：「探嘖窮神。」

心部

懸 左傳。孟子。當作「縣」。

恬 爾雅：「恬，息也。」「本或作愒」。

憩 詩。説文：「愒，息也。」徐鉉云：「今別作憩，非是。」

恝 孟子。説文作「忦」。

悦 孟子。當作「説」。爾雅。

恌 詩：「視民不恌。」説文作「佻」。

愈 詩。論語。孟子。荀子作「俞」，而以「愈」爲「愉」字。病愈字，説文作「瘉」。

恪 詩。左傳。爾雅。說文作「愙」。

忸 書。孟子。當作「恧」。漢書五行志：「王侯縮朒不任事。」服虔註：「朒音忸怩之忸。」

慝 書。詩。左傳。論語。孟子。爾雅。唐韻正：「慝即忒，俗改字。」(十六)

憑 書。當作「馮」。說文亦作「凭」。

懪 爾雅。「本又作暴。」

憴 爾雅：「憴憴，戒也。」疏：大雅：「子孫繩繩。」繩、憴音義同。

慥 禮記。

恀 爾雅：「恀，恃也。」說文：「垑，恃也。」

愎 左傳。疑即「畐」字。說文：「畐，滿也。讀若伏。」爾雅釋言：「狃，復也。」李巡：「音復」。孫炎云：「狃，忕前事復爲也。」與「愎」義亦相通。

懰 詩：「佼人懰兮。」羣經音辨引作「劉，好也」。

忉 詩。說文有「忍」字。

懥 禮記大學注：「或作懫，或作疐。」按說文無「懫」字。尚書：「叨懫日欽。」說文作「[illegible]」。

懫 書多方：「叨懫日欽。」說文作「[illegible]」。又與「窒」通。易：「懲忿窒欲。」鄭「本作懫」。懫，止也。

懆 禮記大學。爾雅。當作「㮚」。釋言：「淩，懆也。懆，慼也。」

懊 爾雅：「懊，忨也。」

憾 禮記。左傳。孟子。即「感」字。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書。」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十七)

懠 詩：「天之方懠。」爾雅：「懠，怒也。」即「齌」字。楚詞：「反信讒而齌怒。」

悾 論語。即「空」字。論語：「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鄭「本亦作悾悾」。明「空」「悾」本一字。

悻 孟子。説文有「婞」字。

愔 左傳：「祈招之愔愔。」即「意」字。莊子：「大塊噫氣。」釋文：「一音蔭。」意本从音得聲，故噫有蔭聲。蔭有安義，故愔愔訓安，亦聲相轉也。

悱 論語。

恝 書。孟子。

怗 公羊：「卒怗荆。」禮記樂記：「無怗懘之音。」注：「怗懘，敝敗不和貌。」

懘 禮記。即「滯」字。史記樂書作「惉懘」。

忖 詩。孟子。禮玉藻：「瓜，祭上環。」注：「上環，頭忖也。」釋文：「本又作刌。」(十八)

慟 論語。説文：「憅，遲也。」憅，意不定也。新附有「慟」字。

悌 孟子。左傳：「愷悌君子。」「本亦作弟。」

懌 詩。爾雅。詩：「庶幾說懌。」釋文：「本又作繹。」書顧命：「王不懌焉。」融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梓材：「和懌先後迷民。」釋文：「字又作斁。」

憢 爾雅：「憢憢，懼也。」「本又作嘵。」詩：「予維音嘵嘵。」

愮 爾雅釋訓：「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本又作搖。樊光本作遙。」按逍遙，字林所加，當作搖。疏引詩：「中心搖搖。」毛傳云：「搖搖，憂無所愬。」愮、搖音義同。

惌 周禮考工記函人：「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讀爲『菀彼北林』之菀。」

怴 公羊桓五年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怴者，狂也。」說文：「𤵸，狂走也。讀若欻。」「怴」即「𤵸」字之異文。又「𧼯，狂走也。」義亦通。

愀 禮哀公問：「孔子愀然作色。」即「愁」字。易：「晉如愁如。」鄭云：「變色貌。」讀子小切。

慼 書。說文：「慽，憂也。」

慾 論語。即「欲」字。

惚 禮問喪：「惚焉愾焉。」即「忽」字。祭義：「夫何慌惚之有乎？」「本又作忽。」

怭 詩：「威儀怭怭。」說文作「佖」。

慱 詩：「勞心慱慱兮。」爾雅：「慱慱，憂也。」專本有團音。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

懮 詩：「舒懮受兮。」釋文：「懮，舒貌。」集韻：「憂，或作懮。」

悕 公羊成十六年傳：「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即「欷」字。

懔 書：「百姓懔懔。」「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當作「廩」。説文亦作「廩」。

懂 公羊定八年傳：「懂然後得免。」

憊 易。公羊。易：「有疾憊也。」王肅本作「㲠」，荀爽作「備」。又「三年克之，憊也」。陸績作「備」，説文作「⿰忄𤰇」，亦作「⿸疒備」。

慌 禮祭義：「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夫何慌惚之有乎？」

憔 左傳昭七年：「或憔悴事國。」詩作「盡瘁」。漢書引春秋傳作「盡顇」。傳：「雖有姬姜，無弃蕉萃。」蕉萃即憔瘁也。

懕 釋訓：「懕懕、媞媞，安也。」

手部

掬 左傳。當作「匊」。

摏 左傳：「富父終甥摏其喉。」史記魯世家作「舂」。當作「舂」。

撤 論語。當作「徹」。説文：「勶，訓發，从力。」徐鉉謂「俗作撤，非。」

批 左傳。此「𢪛」字之省。玉篇引作「𢪛」。

掣 易：「其牛掣。」説文作「觢」。爾雅：「掣曳。」「本或作㢊。」按説文：「引縱曰㢊。从瘛。」

摝 周禮大司馬：「三鼓，摝鐸。」鄭司農：「讀摝如弄。」後鄭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

攡」。

摯 公羊宣六年注：「摯，猶摯也。」挚、摯疑即一字。

揥 詩：「象之揥也。」傳：「揥，所以摘髮也。」釋名：「揥，摘也。所以摘髮也。」按摘本从手，啻聲。揥即擿之省。

掃 詩。禮記。論語。說文作「埽」。

摻 詩：「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說文引作「攕攕」。

拯 易：「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抍」。莊子達生篇：「使弟子並流而拯之。」列子作「承之」。方言：「出溺爲抍。」

撰 易。曲禮：「撰杖屨。」注：「持也。」內則：「栗曰撰之。」注：「治擇之名也。」義與「選」同。史記平準書：「白選」，漢書作「白撰」。蘇林：「音選擇之選。」司馬相如傳：「歷撰列辟。」漢書作「選」。論語。禮記。說文：「僎，具也。」當作「僎」。

撙 禮記。荀子不苟篇：「恭敬繜絀。」注：「繜與撙同。」說文：「剸，減也。」義亦通。又仲尼篇：「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注：「僔，與撙同。」

拭 公羊傳。爾雅。即「式」字。荀子禮論：「濡巾三式。」注：「式，與拭同。」（十九）

扑 書。儀禮。即「攴」字。

抔 禮記。

擗 孝經。説文有「擘」字。「擗踊」當作「辟踊」。

擿 孟子。張謙中謂當作「擿」字。

撥 公羊傳：「(宋)萬臂撥仇牧。」説文有「撥」無「撥」。考工輪人注：「鄭司農云：『蜀人言撥曰桀。』」

挎 儀禮鄉飲酒、鄉射、大射俱有「挎越，内弦」。(二十)

撕 禮記禮器：「有撕而播也。」注：「撕之言芟也。」説文只有「掔」字。

揉 易。周禮考工記。即「煣」字。漢書食貨志：「煣木爲耒。」詩：「揉此萬邦。」釋文：「本亦作柔。」儀禮大射：「公親揉之。」「古文揉爲紐。」

掛 易。京房本作「卦」。説文：「挂，畫也。」少牢禮：「挂于季指。」「古文挂作卦。」

掠 左傳。禮記。即「略」字。

挼 特牲禮：「祝命挼祭。」注引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綏、挼古今字。

攗 爾雅釋艸：「蔆，蕨攗。」當是「攈」之訛。

搘 爾雅：「搘，拄也。」説文皆以木旁。説文：「楮，柱砥，古用木，今以石。」

拄 爾雅。禮閒傳：「拄楣剪屏。」石經作「柱」。

扡 詩：「析薪扡矣。」傳：「析薪者隨其理。」正義曰：「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

説文：「柀，落也。从木。」

拼 爾雅：「拚，使也。」與「抨」同。詩：「抨云不逮。」傳：「抨，使也。」釋文：「本或作拼。」

撊 左傳：「撊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撊然，猛皃。」杜云：「勁忿皃。」説文：「僩，武皃。」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僩。」注：「僩與撊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撊。」

捥 左傳：「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唐石經初刻作「捥」，後改作「腕」。腕俗字。説文作「擘」。士喪禮：「設決，麗于擘。」注：「古文擘作捥。」捥本古文，許氏偶未收。

搚 公羊傳：「搚幹而殺之。」「本又作拹，亦作拉。」

攠 公羊。周禮梟氏：「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敝也。」當作「靡」。禮記少儀：「國家靡敝。」説文有「摩」，乃指麾字。

搢 禮內則：「搢笏。」注：「搢，猶扱也。」儀禮鄉射：「搢三挾一个。」注：「搢，插也，插于帶右。」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于紳帶之間，若帶劍也。」

捿 釋詁：「棲、遲，息也。」石經作「捿」。

撗 釋艸：「傳，横目。」石經作「撗」。

挾 特牲。少牢。有司。即「擩」字。

又部

𠭥 爾雅釋詁：「𠭥，息也。」孫炎「本作快」。字林以爲「喟」字。玉篇「𠭥」在𣦼部。說文：「𦻐从艸。」「𣧑，从𦻐省。」愚謂「𠭥」當从「𣦼」，入聲。

𣦼部

㢸

校勘記

〔一〕方言：「齊人謂滑曰隨。」按集韻紙韻：「齊人謂滑曰𣽷。」禮記內則鄭玄注同。方言無此語，疑誤。

經典文字考異中

肉部

胜　書：「元首叢胜哉。」當作「脞」。

脡　禮曲禮。士虞禮：「脯四脡。」注：「古文脡爲梃。」

膰　左傳。孟子。說文作「鐇」，隸省。

膉　禮記內則：「小切狼臅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當用「臅」字，或即「臆」之訛。（二十二）

膮　儀禮。禮記內則。公食大夫注：「古文膮作薰。」

膷　儀禮。禮記內則。公食大夫注：「古文膷作香。」

脈　禮內則：「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脈。」注：「脈，脊側肉也。」即「脢」字。

腥　周禮考工記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之。」鄭司農「讀如沾渥之渥。」

腿 左傳：「有沈溺重腿之疾。」

腠 儀禮鄉飲酒禮：「皆右體進腠。」注：「腠，理也。」釋文作「奏」。即「□」字。或借用「奏」字。公食大夫禮：「載體進奏。」爾雅：「豕，奏者豱。」注：「皮理腠蹙。」釋文作「腠」。

膱 儀禮鄉射禮：「五膱。」「古文膱爲胾。」今文或作「植」。

膉 士虞記：「膚祭三，取諸左膉上。」注：「膉，脰肉也。」「古文曰左股。」記：「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古文爲頭嗌。」

胉 士喪禮：「特豚，兩胉。」注：「胉，脅也。」「今文胉爲迫。」周禮醢人：「豚拍。」「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

肦 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肦。」注：「肦，讀爲班。」聘禮：「肦肉。」「古文肦作紛。」

腢 既夕記：「即牀而奠，當腢。」注：「腢，肩頭也。」說文：「髃，肩前也。」

肵 儀禮禮記。少牢禮：「綏祭。」「古文祭爲肵。」(二十二)

腶 有司徹：「取糗與腶脩。」注：「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本又作段。」左傳：「進稻醴、粱糗、腶脯焉。」釋文：「亦作鍛。」穀梁傳：「婦人之贄，棗栗鍛脩。」注：「鍛脩，取斷斷自脩。」士昏禮：「受笲段脩。」

胔 月令：「掩骼埋胔。」釋文：「亦作骴。」

膝 禮檀弓：「進人若將加諸膝。」說文作「厀」。

腦 禮內則。左傳。說文作「匘」。

脸 禮郊特牲：「腥、肆、爓、脸祭。」注：「脸，孰也。」即「飪」之異文。聘禮記：「賜饔唯羹飪。」注：「古文飪作脸。」

血部

脤 左傳。說文作「祳」。又貍脤，地名。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彤 書：「高宗彤日。」即「肜」字。五經文字入舟部。（二十三）

膍 詩：「福祿膍之。」「膍」字之訛。

衈 禮雜記：「其衈皆於屋下。」注：「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周禮有「刉衈」。按周禮犬人職本作「幾、珥」。鄭司農「讀幾爲庋縣之庋」。後鄭謂「當爲刉衈」。穀梁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衈社也。」注：「衈者，釁也。」

衅 禮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注：「衅，釁字。」玉篇：「衅，亦作釁。」

毛部

氄 書：「鳥獸氄毛。」說文作「𣯫」，又作「⿴衣毛」。

毼 士喪禮：「毼豆兩。」注：「毼，白也。」即「褐」字。

麾　詩。書。周禮。說文作「摩」。

毫　禮經解。孟子：「思以一毫挫於人。」宋本作「豪」。即「豪」字。

足部

躁　易。論語。說文：「趮，疾也。」徐鉉云：「俗別作躁，非是。」禮記。詩兔爰箋：「有所躁蹙。」陸德明云：「本亦作懆。」

蹄　易。儀禮士喪禮。孟子。當作「蹏」，字形之訛。

踟　詩。禮三年問。

躕　禮三年問。詩。說文：「峙躇，不前也。」

蹀　春秋。左傳。說文引春秋傳「輔趮」。左傳：「使荀躒佐下軍。」本又作「櫟」。

躐　禮記。爾雅釋言：「跋，躐也。」檀弓：「毀宗躐行。」說文：「䟖，步行獵跋也。」是「躐」即「獵」字。

蹜　禮記。玉藻：「縮縮如也。」釋文作「宿」。（二十四）

蹵　孟子：「曾西蹵然。」即「蹴」字。韓子忠孝篇：「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造」作「蹵」。

蹙　詩。禮記。孟子。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本又作蹴。」亦即「戚」字，古音「戚」如「蹴」。

蹴 左傳。

趾 易。詩。禮記。爾雅。即「止」字。

跗 士喪禮：「綦結于跗。」注：「足上也。」疏：「謂足背。」左傳：「有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記「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鄭康成以「跗」爲「幅」。當作「柎」。說文：「柎鄂，足也。」鄭康成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

踂 穀梁傳：「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當用「取」。

蹕 周禮。說文作「趩」。

蹝 孟子：「猶棄敝蹝也。」當作「躧」。玉篇：「蹝，同躧。」

蹯 左傳。說文作「番」，或作「蹞」。

躃 禮王制：「瘖、聾、跛、躃。」陸氏釋文作「躄，兩足不能行也。」說文作「壁」。

躇 公羊傳：「躇階而走。」說文作「辵」。

踆 公羊傳：「逆而踆之。」注：「以足逆蹋曰踆。」按史記貨殖傳：「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說文足部收蹲、踞字，而夋亦兼取倨義。「夋倨」者，「蹲踞」之異文。「夋」即「踆」也。

𨇜 禮記三年問：「蹢𨇜焉。」即「躅」字。玉篇：「𨇜，同躅。」

踁 左傳：「梁其踁。」即「脛」字。集韻：「脛，或从足。」玉篇：「踁，與脛同。」

蹷　左傳：「是謂蹷其本。」説文有「蹶」字。

蹼　釋鳥：「鳧雁醜，其足蹼。」

趺　左傳：「鸜鵒趺趺。」注：「跳行皃。」博雅：「蹢躅，跢趺。」「跢趺」與「踟躕」通。

女部

妥　詩。禮記。爾雅。儀禮。説文綏、桵皆從妥聲，是本有妥字，傳寫失之。（二十五）

姒　詩。春秋。左傳。禹母吞薏苢而生，因姓姒氏。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

妢　周禮考工記：「妢胡之笴。」「書或作邠。」

妉　爾雅：「妉，樂也。」説文作「媅」。詩、書俱作「湛」。

微　周禮。讀若美。即「娓」字。尾、微古通用。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

妙　易：「妙萬物而爲言。」王肅、董遇本並作「眇」。漢書「幼眇」讀爲「要妙」。張有復古編以「紗」代「妙」，然紗訓急戾，非微妙之義。

媵　儀禮。春秋。説文作「併」。又賸，送也，副也；與媵義亦相近。（二十六）

婆　詩「婆娑」。説文作「媻」。「媻奢」即「婆娑」之異文。

姆　儀禮。禮記。「娒」之省文。

妖　禮記。左傳。「⿰女芺」之省。

娵 左傳。爾雅。說文只有「娶」字。史記杞世家：「謀娶公。」索隱：「讀子臾反」，是娵。「娵訾之口」。娶本一字。

娩 禮內則：「姆教婉、娩、聽从。」注：「娩之言媚也，婉謂言語，媚謂容皃。」

姤 易姤卦。「古文作遘。」

嫠 左傳：「嫠不恤其緯。」「本又作釐。」當作「釐」。詩巷伯傳：「鄰之釐婦。」

嬙 左傳：「宿有妃嬙嬪御焉。」釋文：「本又作牆。」唐石經亦作「牆」。

嬉

子部

惸 詩：「憂心惸惸。」「本又作煢。」予謂「惸」即「恂」之訛。恂有絢音，與營(古讀如環)相近，故「煢」別爲「惸」。

孥 書：「予則孥戮女。」鄭司農注周禮引作「奴戮」。漢書王莽傳亦引作「奴戮」。孟子：「罪人不孥。」即「帑」字。詩：「樂爾妻帑。」

老部

耄 書。詩。禮記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陸德明「本作旄」。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即

「毳」字。說文作「毳」玉篇：「毳同毳。」

大部

奭　左傳：「鄭石奭。」

言部

訽　書。詩。左傳。說文：「訽，从言，句省聲。籀文作詬，不省。」即「訽」字。

謏　禮記學記：「足以謏聞。」注：「謏之言小也。」釋文：「思了反。徐所穆反。」說文：「浚，浸沃也。」與「謏聞」義相近。

讞　禮文王世子：「有司讞于公。」即「讞」字。說文：「讞，議皋也。」

譚　春秋：「齊師滅譚。」說文作「鄿」。

訰　爾雅：「訰訰，亂也。」釋文：「或作諄。」即「諄」字。

謞　爾雅：「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詩：「多將熇熇。」謞、熇音義同。

謡　詩。左傳。說文作「䚻」。

謖　儀禮。禮記。爾雅。士虞禮：「尸謖。」「古文或爲休。」說文：「畟，治稼畟畟進也。」稷亦有肅音。王會解：「正北方謖慎。」即肅慎也。

訿 詩。即「呰」字。玉篇：「呰，同訿。」

謟 左傳：「天道不謟。」釋文：「本又作慆。」爾雅：「謟，疑也。」「字或作慆。」張衡西京賦：「天命不滔。」李善云：「謟與滔音義同。」

諲 爾雅：「諲，敬也。」當即「禋」字。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詩：「克禋克祀。」毛云：「禋，敬也。」

訛 詩。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周禮注：「仲夏辨春秋南譌。」

訑 孟子：「訑訑之聲音。」笑貌。集韻：「詑詑，自得也。或作訑，余支切。」說文：「詑，沇州謂欺曰詑。」

註 穀梁昭十一年傳：「一事註乎志。」即「注」字。唐石經作「注」。

讁 詩：「室人交徧讁我。」即「謫」字。

譈 孟子：「凡民罔不譈。」書作「憝」。玉篇：「譈，又作憝。」

諮 左傳：「必諮于周。」即「咨」字。

諠 禮大學：「終不可諠兮。」詩作「諼」。

訃 禮記雜記：「凡訃于其君。」注：「訃，或作赴。」既夕記：「赴曰：『君之臣某死。』」「今文赴作訃。」聘禮：「赴者未至。」注：「今文赴作訃。」

辵部

逭　詩：「逭天之未陰雨。」說文引作「隸」。又「逮，及也。」徐鉉曰：「或作逭。」

迿　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注：「出表辭，猶先也。」按「迿」即「徇」字。說文作「徇」。

邅　易。說文有「驙」、「驙」字，疑即易「邅」；又有「趁」、「䡇」字，音義亦相近。

遊　詩。周禮。論語。即「游」之訛。

逄　孟子：「逄蒙。」即「逢」之訛。明萬曆國子監本正作「逄」。

邂　詩：「見此邂逅。」釋文：「本亦作解。」

逅　詩：「邂逅相遇。」釋文作「遘」。又「見此邂逅」，釋文作「覯」。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遑　詩。即「皇」字。

迄　詩。

逍　詩。禮記：「消搖于門。」「本又作逍遙。」

遙　詩。禮記。左傳：「遠哉遙遙。」漢書五行志引作「搖」。

迸　禮大學：「迸諸四夷。」皇云：「迸，猶屏也。」即「屏」字。

遐 書。詩。列子黃帝篇：「帝登假。」注：「假，當作遐。」

邈 爾雅：「邈邈，悶也。」疏引詩：「聽我貌貌。」說文「貌」作「䫉」。

逼 爾雅釋言：「逼，迫也。」

遾 釋言：「遾，逮也。」當作「噬」。詩：「噬肯適我。」傳云：「噬，逮也。」正義云：「釋文言：韓詩作逝。逝，及也。」詩：「行與子逝兮。」傳：「逝，逮也。」

彳部

彴 爾雅：「奔星爲彴約。」

徇 書。周禮。左傳。爾雅。說文作「徇」。經典多从犬，誤。

行部

衖 爾雅：「衖門謂之閎。」即「巷」字。說文作「䢽」。或假「弄」字。南史鬱林王本紀：「蕭諶兵入，帝出西弄，遇弒。」

衝 詩。左傳。說文作「衝」。

見部

覿 易。春秋。禮記。論語。古音「覿」如「瀆」。易困：「三歲不覿。」集韻：「覿，或作覿。」當即「遺」字。(二十七)

覵 孟子：「成覵。」説文作「成覸」。禮祭義：「燔燎羶、薌，見以蕭光。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注：「見以、見間，皆當爲覵。覵以蕭光，取牲祭脂也。覵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釋文「見，依注作『覵』，音『間廁』之間」。

立部

竤 周禮輪人：「竤其幅廣以爲之弱。」鄭司農云：「竤，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當用「厷」字，借「紘綖」字。

夊部

蓌 曲禮：「爲其拜而蓌拜。」盧植「本作蹲」。鄭云：「蓌，猶詐也。」

力部

劭 詩。說文：「趯，走動貌。讀若劭。」

勔 爾雅：「勔，勉也。」釋文：「字本作僶，又作黽。」

勢 易。書。孟子。即「埶」字。

勴 釋詁：「助，勴也。」說文作「勵」。

勇 左傳。禮記。孟子。說文作「勈」。

尸部

屢 詩：「君子屢盟。」釋文：「本又作婁。」「屢舞傞傞。」釋文：「本亦作婁。」論語。爾雅：「屢，疾也。」

屎 詩：「民之方殿屎。」說文作「唸吚」。

申部

暢 易。禮記。孟子。雜記：「暢，臼以椈，杵以梧。」即「鬱鬯」字。說文：「蕩，草茂也。」即「暢茂」字。

長部

䠞 釋詁：「嗟、咨，䠞也。」釋文：「本或作䟟。字林云：皆古嗟字。」詩：「穀旦于差。」差，咨也。

疒部

瘠 易：「爲瘠馬。」書。孟子。檀弓：「勉而爲瘠。」左傳。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本或作癠。一本作漬。」曲禮注引公羊作「大漬」。說文作「膌」。東垣曰：「孟子：『寺人瘠環』，說苑至公篇引作『脊』。」禮記。左傳。

瘁 詩：「僕夫況瘁。」釋文：「本亦作萃。」又「盡瘁以仕。」釋文：「本又作萃。」詩：「邦國殄瘁。」漢書王莽傳引作「顇」。或「盡瘁事國」。漢書五行志引作「顇」。

瘯 左傳。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絫。」

疚 詩。易。「疚哉冢宰。」釋文：「本或作宊。又作究。」「維今之疚。」釋文：「字或作宊。」「嬛嬛在疚，」釋文：「本又作宊。」

癢 禮內則：「疾痛苛癢。」陸德明「本作養」。

癠 禮玉藻：「親癠，色容不盛。」爾雅：「癠，病也。」即「齊」字。齊、疾聲相近，故借爲疾病之

義。亦與「瘠」通。

癙

爾雅：「癙，病也。」釋文云：「詩作鼠。」今詩「癙憂以痒」亦从疒。而「鼠思泣血」不从疒，蓋正月之「癙」，後人所加。

癵

爾雅：「病也。」詩：「棘人欒欒兮。」說文引作「臠」。

㾖

爾雅：「病也。」疏：「詩十月之交云：『悠悠我里。』」㾖、里音義同。玉篇引詩：「悠悠我㾖。」詩：「云如何里。」箋云：「憂也。」釋文：「本或作㾖。」爾雅作「悝」，並同。說文：「悝，病也。」

痗

詩。爾雅。詩十月云：「亦孔之痗。」釋文云：「又音悔。本又作悔。」

⿸疒亶

爾雅：「病也。」疏引大雅板篇：「下民卒⿸疒亶。」今詩作「癉」。邢氏蓋據沈重本。禮緇衣：「章善⿸疒亶惡，」又引詩：「下民卒⿸疒亶。」陸德明：「本又作癉。」

瘐

爾雅：「瘐瘐，病也。」疏引詩：「憂心愈愈。」釋文：「瘐，本今作庾。」

痯

詩：「四牡痯痯。」爾雅：「痯痯、瘐瘐，病也。」

瘝

書：「恫瘝乃身。」當作「矜」。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注引尚書「恫矜乃身」。

瘈

左傳：「國人逐瘈狗。」漢書五行志作「狾狗」。說文：「狾，狂犬也。」東垣曰：「瘈，疑即瘛之訛。玉篇『瘛，癡也』。」

⿸疒列

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疒列也。」注：「民疾疫也。」即「厲」字。古者「厲」與「列」

通。

瘅　爾雅釋鳥：「鷂鵯，其雄鶛，牝瘅。」按瘅从卑，與痿痹字从畀者有别，疑即「痹」之訛。

歺部

殀　孟子：「殀壽不貳。」蘇轍孟子解作「夭」。即「夭」字。孫奭云：「殀與夭同。」

殈　禮記：「卵生者不殈。」注：「殈，裂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殰，鳥卵不毈。」疑「殈」即「毈」之訛。說文：「毈，卵不孚也。」

殉　書。禮檀弓。左傳。

殞　孟子。爾雅：「殞，落也。」即「隕」字。

殔　士喪禮：「掘殔見衽。」注：「殔，埋棺之坎也。」說文作「㱩」。

艸部

著　詩。左傳。禮記。即「箸」字。（二十八）

蓧　論語：「以杖荷蓧。」說文引作「莜，从條省」。

蕒　詩：「釃酒有蕒。」傳：「蕒，美皃。」釋草：「芞輿。」「字或作蕒。」則「蕒」與「輿」通。

葸　論語：「慎而無禮則葸。」當作「諰」。荀子：「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

蔌 「諰」作「鰓」。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葸皆別字。
詩：「其蔌維何？」說文：「鬻，鼎實，『維葦及蒲』。」或作「餗」。易：「覆公餗。」鄭云「菜也」。又詩：「蔌蔌方有穀。」爾雅作「速」。

蔀 易：「豐其蔀。」馬、鄭「本作菩」。

蓘 左傳。即「衮」字。說文引春秋傳：「是穮是衮。」

蕞 左傳：「蕞爾國。」即「蕝」字。

芾 詩：「朱芾」之芾，當作「市」，或作「韍」。蔽芾，小也。

蕑 詩：「方秉蕑兮。」傳：「蕑，蘭也。」「蕑」即「蘭」之異文。說文：「怟讕」，字或作「譋」。

（二十九）

蓳 書。左傳。說文只有「蓳」字。

蒯 左傳：「毋棄菅蒯。」即「蔽」之訛。又與「蕢」通。左傳：「屠蒯」，禮記作「杜蕢」。

蓫 詩：「言采其蓫。」箋：「蓫，牛蘈也。」釋文：「本又作蓄。」爾雅：「蓫薚，馬尾。」

蔾 易：「據于蒺藜。」當作「蔾」。

苙 孟子。

薑 禮記。論語。即「薑」字。

蕹 禮記。說文作「饔」。

莬 左傳。爾雅。即「兔」字。

荁 禮內則：「堇、荁、枌、榆。」注：「荁，堇類。」士虞記：「夏用葵，冬用荁。」荁，陸「音丸」。

薳 左傳。即「蔿」字。

荀 春秋。當作「郇」。即「郇」字。

薌 曲禮：「黍曰薌合。」士虞禮：「剛鬣、香合。」釋文：「本又作薌。」內則：「膳膏薌。」周禮作「膏香」。

藏 易。禮記。周禮。即「臧」字。

蕆 左傳：「以蕆陳事。」注：「蕆，敕也。」

蔬 爾雅：「出隧，蘧蔬。」「蔬不熟爲饉。」曲禮：「稻曰嘉蔬。」釋文作「疏」。即「疏」字。

葝 爾雅：「葝，山䪥。」又「葝，鼠尾。」當用「勁」。

蔏 爾雅：「拜，蔏藋。」說文作「商」。又「購，蔏蔞」。「倚商」字，釋文「亦作蔏」。

䕯 爾雅：「䕯，鼠莞。」說文：「萆，雨衣。一曰衰衣。」

菥 爾雅：「菥蓂，大薺。」說文作「析」。

蒤 爾雅：「蒤，虎杖。」又「蒤，委葉」。注引詩：「以茠蒤蓼。」是「蒤」即「荼」也。

藘 詩：「茹藘在阪。」爾雅：「茹藘，茅蒐。」說文注中有此字，當即「蘆」。

䓕 爾雅：「䓕，雀弁。」釋文：「悦轉反。又古本反。」依「古本反」當用「衮」。

蘾 爾雅：「蘾，烏蕵。」又「澤，烏蘾。」(三十)

蕵 爾雅：「烏蕵。」又「須，蕵蕪」。當用「飧」，與「酸」聲相近。

茦 爾雅：「茦，菟荄。」即「薂」字。

蒵 爾雅：「蘩，菟蒵。」當用「奚」。

藱 爾雅：「藱，懷羊。」疑即「瘣」字。

葖 爾雅：「葖，蘆萉」當用「突」。

苬 爾雅：「苬，芝。」

苨 爾雅：「苨，菧苨。」當用「尼」。

菧 爾雅：「菧苨。」

苻 爾雅：「莕，接余。其葉苻。」又「苻，鬼目。」又「萹，苻止」。左傳：「萑苻之澤。」當作「蒲」。

䓚 爾雅：「䓚，芋熒。」說文作「朐」。

芵 爾雅：「薢茩，芵茪。」「光，本亦作決。」

茪 見上。陸「本作光」。

莁 爾雅：「莁荑，蔱蘠。」「莁，亡符反。讀者或常制反。」

蔱 見上。當用「殺」。

蘱 爾雅：「蘱，薡董。」公羊宣十年：「伐邾婁，取蘱。」左氏作「繹」。

薡 薡董。說文作「鼎」。

藆 爾雅：「藆，藅。」「本亦作搴字」。說文「攓」即「搴」。

藅 見上。「本又作罰」。

蔜 爾雅：「蔜，蕿蔞。」又「蘇，蔜」。教當用。

蔞 爾雅：「蕿蔞。」字亦作「縷」。

莌 爾雅：「離南，活莌。」「字或作萒，徒活反。」又「倚商，活脫」。注：「即離南也。字又作莌。」當是「脫」字，後人加艸。

蓯 爾雅：「須，葑蓯。」說文作「從」。

蒡 爾雅：「蒡，隱荵。」當用「旁」。

蔖 爾雅：「蓾，蔖。」注：「作履苴艸。」蓋「苴」之異文。

蒺 爾雅：「茨，蒺藜。」當用「疾」。

蕀 爾雅：「髦，顛蕀。」又：「葽繞，蕀蒬。」說文作「棘蒬」。

蘮 爾雅：「蘮蒘，竊衣。」說文只有「蘮」字。或「蘮」字。

蒘 見上。即「茹」字。

莐 爾雅：「薚，莐藩。」說文作「芜」。

䕡 爾雅：「䕡，鹿藿。」說文作「藨」。依字當用「䕡」。

蕍 爾雅：「蕍，蕮。」注：「今澤蕮。」又「蕍芛」。即「渝」字。（三十一）

蕮 見上。「本又作舄」。

藒 爾雅：「藒侯，莎。」說文作「鎬」。

蔧 爾雅：「葥，王蔧。」當作「彗」。

芙 爾雅：「荷，芙蕖。」「本或作扶。」

蕖 見上。詩：「澤陂。」傳：「荷，芙蕖也。」釋文：「本亦作夫渠。」

蕸 爾雅：「芙蕖，其葉蕸。」陸德明云：「字或作葭。衆家並無此句。」

藕 爾雅。說文作「蕅」。

蒫 爾雅：「蒫，薺實。」當用「差」。（三十二）

蒠 爾雅：「菲，蒠菜。」「本又作息。」

蘼 爾雅：「蘠蘼，虋冬。」說文作「靡」。

薚 爾雅：「蓫薚，馬尾。」疑即募字。「募，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

藬 爾雅：「藬，牛蘈。」即詩所云「蓫也」。

蘈 見上。當用「穨」。

蘱 爾雅：「苹，蘱蕭。」當用「頪」。

蘔　爾雅：「薜，牡蘔。」說文作「贊」。

藫　爾雅：「藫，石衣。」說文：「蕈，桑萸。」即「藫」也。

虉　爾雅：「虉，綬。」詩作「鷊」。說文作「蔦」。

蒛　爾雅：「茥，蒛葐。」說文作「缺盆」。

葐　見上。

虃　爾雅：「虃，百足。」當用「籤」。

菺　爾雅：「菺，戎葵。」當用「肩」。

藐　爾雅：「藐，茈艸。」說文作「𦾓」。左傳。孟子。詩：「既成藐藐。」爾雅：「藐藐，美也。」說文：「𢡱，美也。」

蘵　爾雅：「蘵，黃蒢。」字又作「職」。說文亦作「職」。夏小正「采識」，即此草。

葞　爾雅：「葞，春艸。」當用「弭」。

蔠　爾雅：「蔠葵，蘩露。」釋文作「終」。

藈　爾雅：「鉤，藈姑。」「本或作睽。」

蔝　爾雅：「蔝，蔜。」當作「眯」。

菤　爾雅：「菤耳，苓耳。」詩作「卷耳」。

虌　爾雅：「蕨，虌。」說文作「鼈」。

蕎 爾雅：「蕎，邛鉅。」當用「喬」。

薂 爾雅：「的，薂。」字又作「敫」。

芅 爾雅：「長楚，銚芅。」說文作「弋」。詩毛傳亦作「銚弋」。

芫 爾雅：「芫，東蠡。」「本亦作芜。」

萿 爾雅：「萿，麋舌。」說文：「苦婁。」字「麋舌」，亦當爲「苦」。

芓 爾雅：「芓，麻母。」俗本訛爲「荸」。說文作「芓」。

莓 爾雅：「葥，山莓。」說文作「莓」。

藙 禮內則：「三牲用藙。」注：「煎茱萸也。」玉篇作「藾」。

莅 易明夷。書周官：「莅事惟煩。」說文作「𥩟」。

莘 詩。左傳。孟子。說文作「侁」。呂氏春秋：「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詩：「駪駪征夫。」國語引作「莘莘」。

菙 周禮：「菙氏，共荆葘以灼龜。」

⿱艹耴 爾雅：「⿱艹耴，小葉。」釋文有兩音：一豬葉反，則字當从耴；一阻留反，則字當从取。說文有「菆」無「⿱艹耴」，乃傳寫之訛。

菽 詩。春秋。說文作「尗」。

蓰 孟子：「或相倍蓰。」史記周本紀：「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

蓰。」

藝 書。周禮。禮記。左傳。論語。孟子。（三十三）

蓑 詩。即「衰」字。

藴 詩：「藴隆蟲蟲。」釋文：「本又作煴。韓詩作鬱。」說文：「煴，鬱煙也。」即「緼」字。

蘋 詩。爾雅。說文作「薲」。

萲 爾雅：「萲、諼，忘也。」說文作「藼」。

虇 釋艸：「其萌虇。」說文：「蘿，灌渝。」讀蘿如萌。萌即灌字，連下蕍爲句。

薆 釋言：「薆，隱也。」說文：「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是又與愛通。即「愛」字。

詩：「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方言：「掩、翳，薆也。」注引詩：「薆而不見。」

藿 即「蘿」字。

木部

栲 詩。爾雅。說文作「柷」。

椒 詩。左傳。說文作「茮」。爾雅：「椴，大椒。」「字又作茮。」

檖 詩。爾雅。說文作「椽」。

杌 左傳。孟子。檮杌，說文引作「檮柮」。書：「邦之杌隉。」說文作「阢」。

柣 左傳：「桔柣之門。」爾雅：「柣謂之閾。」

檆 徐氏補。釋木：「柀，煔。」本無木旁。說文：「柀，檆也。」此後人傳寫增加。徐百車亦補益失之矣。

榭 書。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作「謝」。左氏、釋文亦作「謝」，云：「本又作榭。」

椸 禮曲禮：「不同椸枷。」當作「箷」，見竹部「箷」字。內則：「男女不同椸枷。」陸德明「本作杝」，云「本又作椸」。（三十四）

榤 爾雅：「雞棲于弋爲榤。」詩作「桀」。

栥 爾雅：「栭謂之栥。」說文作「榕」。

[木矦] 爾雅：「閍謂之[木矦]。」

椹 爾雅：「椹謂之榩。」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故書椹爲鞎。」說文引作「甚」。又桑椹。侗謹案：氓詩：「無食桑葚。」釋文：「本又作椹。」說文：「葚，桑實也。黮，桑葚之黑也。」

榩 爾雅：「椹謂之榩。」「本或作虔。」詩：「方斲是虔。」箋：「椹謂之虔。」

椇 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說文有「椇」字。

棸 詩。說文有「棷」字。

棬 孟子。禮記作「圈」。

棜　禮器：「大夫士棜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棜。」既夕記：「設棜于東堂下。」注：「今之轝也。」疑即棜字。說文：「淤澱滓濁泥。」

槄　爾雅：「槄，山榎。」注：「今之山楸。」當用「槄」。

榎　見上。舍人本作「檟」。又「槐，小而散，榎。」注引左傳「使擇美檟」，是「榎」即「檟」也。

椈　爾雅：「柏，椈。」說文作「鞠」。雜記：「暢臼以椈。」注：「柏也。」

椴　爾雅：「椴，柂。」徒亂反。說文有「椵」無「椴」。當用「段」。

柂　見上。檀弓：「杝棺一。」注引爾雅「椴，杝」。則「杝」爲「柂」之訛。

櫠　爾雅：「櫠，椵。」音慶。當用「橃」。說文：「橃，海中大船。」

杻　爾雅：「杻，檍。」說文以爲「杶之古文」。

橰　爾雅：「狄臧橰。貢綦。」舍人本作「皋」。樊光本作「橰」。

梀　爾雅：「桋，赤梀；白者梀。」「本又作榡，山厄反。」說文亦無「榡」字。

榽　爾雅：「魄，榽橀。」

橀　見上。「本亦作醯。」

櫐　爾雅：「諸慮，山櫐。」「字或作藟。」又「欇，虎櫐。」

欇　爾雅：「欇，虎櫐。」「本又作聶、又作桑。」又「楓，欇欇」。說文作「桑」。

杬　爾雅：「杬，魚毒。」「字又作芫。」說文作「芫」。

樆 爾雅：「棃，山樆。」「本亦作離。」

棟 爾雅：「梂，棟其。」說文作「遫其」。

槿 爾雅：「椴，木槿；櫬，木槿。」月令作「堇」。

櫰 爾雅：「櫰，槐大葉而黑。」當用「懷」。

椵 爾雅：「椵，大椒。」

柛 爾雅：「木自獘，柛。立死，椔。蔽者，翳。」詩：「其菑其翳」。傳：「自斃爲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柛」當依韓作「殪」。

棤 爾雅：「棤，皵。」

櫂 爾雅：「梢，梢櫂。」注：「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者。」釋文：「直角反。」方言：「拔也。」蓋「擢」字之訛。

檗 周禮：「彊檗用蕡。」注：「彊，堅者。」即「檻」字。

檡 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今文檡爲澤。」

橭 周禮壺涿氏：「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故書橭爲梓。」杜子春云：「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作樗。」

橧 禮運：「夏則居橧巢。」詩漸漸之石，釋文引「爾雅『豕所寢曰橧』」。方言作『橧』。從木，音同」。說文：「䉕，北地高樓無屋者。」「橧」即「䉕」之異文。

樽 易。左傳：「新樽絜之。」「本亦作尊。」又「樽以魯壺」。「本或作尊」。

槷 周禮匠人：「置槷以縣。」「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弋讀爲杙。」鄭康成謂槷，古文臬假借字。

櫛 周禮：「玉、櫛、雕、矢、磬。」鄭司農：「讀如巾櫛之櫛。」士冠禮：「贊者奠纚、笄、櫛。」注：「古文櫛爲節。」

桁 既夕禮：「皆木桁久之。」即笐字。集韻：「桁，衣椸。」「笐，竿也。」並下浪切。

朼 士喪禮：「乃朼載。」古「朼」爲「匕」。

杅 儀禮。公羊。即「杇」字。

栫 爾雅：「栫，餘也。」「本或作梓。又作木。」

欃 爾雅：「彗星爲欃槍。」

槩 周禮：「凡祼事用概。」即「槩」字。

槀 易。周禮。孟子。即「稾」字。

桮 禮記。孟子。說文作「桮」。

板 詩：「上帝板板。」爾雅作「版版」。

栱 爾雅：「杙，大者謂之栱。」

櫬 左傳：「小者不窕，大者不櫬。」注：「櫬，橫大不入。」當即「瓠」字。謂其形橫大如瓠也。

欄 徐鉉誤於手部新附「㰖」字。

周禮㡩氏：「以欄爲灰，渥淳其帛。」注：「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釋文：「欄，音練；或音蘭。」

檴 釋艸：「檴，槖含。」郭云「未詳」。陸氏釋文作「擭」。

椔 爾雅：「本立死椔。」詩：「其菑其翳。」

竹部

笑 易。詩。禮記。論語。孟子。即「芙」字。論語：「莞爾而笑」之「莞」，亦从「艸」。

笏 禮玉藻。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

筠 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當作「緡」。周禮梓人：「爲侯，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緡寸。」鄭司農云：「緡讀爲竹中皮之緡。」

簃 爾雅：「連謂之簃。」

笴 考工記：「妢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笴讀爲槀。」鄉射禮：「堂前三笴。」注：「笴，矢幹也。」

第 左傳：「楚國第。」即「弟」之訛。

篠 書：「篠簜既敷。」說文作「筱」。

薄　孟子：「先簿正祭器。」孫音義云：「本或作薄。」即「薄」字。（三十五）

筮　書。詩。禮記。儀禮。左傳。說文作「簭」。

簉　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釋文：「本又作造。初又反。說文簉从艸。」簉，即倅之轉。

籊　詩。當是「藋」字。

笄　士昏禮：「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衣者。」（三十六）

筴　曲禮：「龜爲卜，筴爲筮。」注：「筴，或爲蓍。」士冠禮：「筮人執筴。」又與算通。既夕禮：「執算」、「釋算」。「古文算皆爲筴。」

簣　書。論語：「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引作「一匱」。

筄　爾雅：「屋上薄謂之筄。」音曜。又羊昭反。

簥　爾雅：「大管謂之簥。」李巡云：「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當作「喬」。後人加竹。

篞　爾雅：「管，其中者謂之篞。」當用「涅」。

籈　爾雅：「所以鼓敔謂之籈。」當即「甄」字。

篧　爾雅：「篧謂之罩。」說文作「籗」、「籱」。

箷　爾雅：「竿謂之箷。」注：「衣架。」李巡：「本作箷。」曲禮作「椸」。「椸」、「箷」皆「箷」之異文。或作「椸」。

簢　爾雅：釋艸：「簢，筡中。」「字或作愍。」

笓 禮月令：「調竽笙篪簧。」當即「箎」字。玉篇：「篪與箎同。」「篪」即「箎」之訛。

簨 禮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簴。」周禮典庸器：「設筍簴。」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即簨之異文。（三十七）

篴 周禮笙師：「簫、箎、篴、管。」即「笛」字。

箈 周禮醢人：「箈菹。」鄭司農云：「箈，水中魚衣。」後鄭云：「箈，箭萌。」爾雅作「篙」。

箭 既夕禮。論語。說文作「籀」。

笰 詩。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易：「婦喪其茀。」鄭云：「車蔽也。」

篾 書：「敷重篾席。」注：「篾，桃枝竹。」說文引作「蔑席」，云：「織蒻席也。讀與蔑同。」蔑爲假借字。「篾」又「蔑」之訛。

禾部

秸 書：「三百里納秸服。」釋文：「或作稭。」禮記。即「稭」字。說文：「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漢書地理志引書三百里內戛服。」

秣 詩。周禮。左傳。說文作「䬴」。

秫 禮禮器：「稾鞂之設。」注：「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郊特牲：「蒲越、稾鞂之尚。」疏：「稾鞂爲祭天席。」鞂亦稭之異文。

稰 禮内則：「稰穛。」注：「孰穫曰稰。」説文：「糈，糧也。」稰即糈之别。楊雄反騷：「費椒稰以要神。」即離騷之「椒糈」也。

穛 禮内則：「稰穛。」注：「生穫曰穛。」説文：「糕，早取穀也。」「穛」即「糕」之異文。

穈 詩：「維穈維芑。」説文作「虋」。

穠 詩：「何彼穠矣。」「本作襛。」張參云：「从禾者訛。」

稚 爾雅。穀梁。即「稺」字。玉篇：「稚同稺。」

䅉 書。左傳。説文作「蔵」。

稊 易：「枯楊生稊。」鄭康成：「本作荑。」東垣曰：説文艸部「蕛从稊」。今本禾部無「稊」字，蓋傳寫者漏落也。

米部

粻 詩。禮王制。爾雅。論語：「在陳絶糧。」鄭作「粻」。是「粻」與「糧」通。釋鳥：「其粻嗉。」史記天官書作「張，素」。

糔 禮内則：「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注：「糔讀與『滫瀡』之滫同。」

糷 爾雅：「摶者謂之糷。」注：「飯相著。」即「爛」字。

糅 鄉射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糅者，雜也。」「今文糅爲粈。」説文：「粈，雜

飯也。」音義與「糅」同。玉篇：「糅與粈同。」

麥部

麴　書。說文作「𥷚」或作「鞠」。玉篇：「鞠、鞠與麴同。」

衣部

袞　詩。禮記。孟子。說文作「衮」。

袲　春秋。說文作「袳」。

衿　詩。禮記。儀禮士昏禮。內則：「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釋文：「本又作衿。」說文：「紟，衣系也。」(三十八)

袴　禮內則。說文作：「絝，脛衣也。」

袧　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注：「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音鉤。又恪憂反。當用「句」，或用「拘」。畢氏以爲「鉤」之別。

袼　禮深衣：「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袼，衣袂當掖之縫也。」釋文：「本亦作胳，音各，腋也。」五經文字云：「與胳同。」說文：「胳，亦下也。」

褶　禮玉藻：「帛爲褶。」注：「有表裏而無著。」喪大記：「君褶衣、褶衾。」注：「褶，袷也。」士

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注：「古文褶爲襲。」

袘　士昏禮：「纁裳緇袘。」注：「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集韻：「袘與鍚通。」

袡　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注：「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喪大記：「婦人復，不以袡。」雜記：「稅衣、纁袡。」疏：「袡，裳下緣襈也。」即「襜」字。集韻：「襜亦作袡。」

裧　雜記上：「其輤有裧。」注：「裧，謂鼈甲邊緣。」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裧。」注：「裧，車裳幃。」說文：「襜，衣蔽前也。」「裧」即「襜」之異文。後漢書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注：「襜，帷也。」周禮巾車：「皆有容蓋。」注：「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三十九）

襢　雜記上：「下大夫以襢衣。」注：「襢，周禮作展。」喪大記：「世婦以襢衣。」鄭司農謂「即周禮之展衣。」爾雅：「襢裼，肉袒也。」釋文：「本或作袒。」玉篇：「襢與袒同。」

袽　易。說文引易：「繻有衣袽。」說文：「⿱奴衣，弊衣。」（四十）

裒　易。詩。爾雅：「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褎。本或作桴。」易鄭、荀「本作捊」，書作「掊」。

裗　爾雅：「衣裗謂之祱。」「本又作流。」（四十一）

帨 爾雅。當用「侻」。

衩 爾雅：「衩謂之袋。」注：「衣開孔也。」當用「穴」。

襟 爾雅：「衣眥謂之襟。」即「衿」字。說文：「衿，交衽也。」

袸 爾雅：「衿謂之袸。」注：「衣小帶。」當用「荐」。

褑 爾雅：「佩衿謂之褑。」注：「佩玉之帶上屬。」當用「援」。

衱 爾雅：「衱謂之裾。」注：「衣後裾。」又釋艸：「困，衱袶。」

褖 禮玉藻：「士褖衣。」注：「褖或作稅。」士喪禮：「褖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也。」「故文褖爲緣。」

褏 禮記。周禮。公羊。說文作「褏」。

裘 詩。周禮。論語。說文作「裘」。

袶 爾雅釋艸：「困，衱袶。」「施音絳。孫蒲空反。本今作絳。」

褎 詩：「褎如充耳。」釋文：「本亦作裒。」左傳：「狐裘而羔袖。」釋文：「本又作褎。」玉藻：「狐青裘豹褎。」「褎」即「褏」也。

䙢 周禮巾車：「犬䙢。」鄭司農云：「以犬皮爲覆笭。」疏引既夕記：「白狗幦。」「幦」即「䙢」也。

襓 禮少儀：「加夫襓與劍焉。」注：「夫襓，劍衣也。」

糸部

紱　易。說文。作「市」。又作「韍」。

綖　左傳：「衡、紞、紘、綖。」按玉藻：「前後邃延。」即此「綖」字。

綍　周禮。禮記。即「紼」字。

纆　易。即「纆」字。說文：「纆，索也。」

絪　易。說文引易：「天地壹壺。」

累　禮記。左傳。公羊。孟子。「係累」字當作「纍」。「積累」字當作「絫」。

綯　詩。孟子。爾雅：「綯，絞也。」當即「陶」字。古文「陶」與「繇」通。

繸　爾雅：「繸，綬也。」

繇　左傳：「繇。」「卜繇」字說文作「籀」。又與「由」通。又與「陶」通。皋陶或作咎繇。

紽　詩：「素絲五紽。」集韻：「通作它。」

緎　詩。爾雅。說文作「黬」。

絼　周禮封人：「設其楅衡，置其絼。」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今時謂之雉。」釋文：「本又作紖。」說文：「紖，牛系也。」

絃　禮記。論語。當作「弦」。

繳　孟子。即「繁」字。

縲　論語。當作「纍」。

絏　左傳：「臣負羈絏。」說文引作「羈紲」。論語：「雖在縲絏之中。」史記作「累紲」。當作「紲」。

繶　周禮屨人：「赤繶、黃繶。」注：「繶，縫中紃。」當用「意」，取填滿之義。士冠禮：「青絇繶純。」注：「繶，縫中紃也。」

顈　士昏禮：「被顈黼。」注：「顈，禪也。」即「褧」之異文。中庸：「衣錦尚絅。」釋文：「本又作顈。」(四十二)

綻　禮內則：「衣裳綻裂。」字或作「䘺」。說文：「組，補縫也。」無「綻」、「䘺」字。

縏　禮內則：「施縏、袠。」注：「小囊也。」釋文：「字又作槃。」按「縏」與「鞶」同。

縚　禮檀弓：「南宮縚。」疑即「綢」之異文。檀弓：「綢練設旐。」「綢，吐刀反。韜也。」又與「叏」通。士昏禮注：「纚，縚髮。」釋文：「本又作叏。」

縝　禮聘義：「縝密以栗。」注：「縝，緻也。」當从禾旁。

縰　禮內則：「櫛、縰。」注：「縰，韜髮者也。」按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縰」即「纚」之異文。

繂　爾雅：「紼，繂也。」說文作「繂」。雜記上：「率帶。」注：「率，繂也。」

綼　既夕記：「縓綼緆。」注：「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紒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注：「紒，結髮。古文紒爲結。」

紂　禮檀弓：「爵弁經，紂衣。」釋文：「本又作緇。」

緵　爾雅：「緵罟謂之罭。」當作稯。說文：「布八十縷爲稯。」漢書王莽傳：「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是緵即稯之別。聘禮記：「十筥曰稯。」注：「古文稯作緵。」又與「緫」通。毛公魚麗傳：「庶人不緫罟。」即「緵罟」。

緅　周禮。論語。

繾　詩。左傳。

綣　詩。左傳。「以謹繾綣。」釋文：「字或作卷。」

繁　左傳。說文作緐。

虆　孟子：「反虆梩而掩之。」即「纍」字。易：「羸其角。」馬云：「大索也。」鄭、虞作「纍」。張璠作「虆」。

纋　士喪禮：「鬠笄長四寸，纋中。」注：「纋，笄之中央以安髮。」又「握手，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今文牢爲纋。」(四十三)

巾部

帟 周禮。檀弓上：「君於士有賜帟。」注：「帟，幕之小者。」當作「弈」。周書王會解：「赤弈陰羽。」

幪 詩。禮記。說文作「幏」。

幨 周禮弓人：「筋之所由幨。」鄭司農：「讀爲『車幨』之幨。」當作「襜」。詳見「裧」字。玉篇：「幨，帷也。亦作襜。」

幄 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四合象宫室曰幄。」巾車：「貝面，組總，有握。」「千、馬皆作幄」。爾雅：「握，具也。」李巡「亦作幄」。是「幄」即「握」也。說文：「楃，木帳也。」

𢅅 考工記。說文作「㡆」。

希 書。周禮。論語。爾雅。

幕 周禮幕人。說文作「幎人」。玉篇：「幕，同上幎。」

篾 禮曲禮：「鞮屨，素篾。」注：「篾，或爲幕。」釋文：「本又作幭。」詩：「鞹鞃淺幭。」釋文：「本又作篾。」「篾」即「幭」之省。

幬 禮記檀弓下：「天子龍輴而椁幬。」中庸：「無不覆幬。」說文作「𢅥」。

㫃部

旒　詩。禮記。「冕旒」字說文作「鎏」。「旌旗之旒」，即「游」字。

斿　周禮。即「游」之省。

經典文字考異下

食部

餕 禮記祭統：「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餕。」聲之誤也。「進」、「徹」或俱爲「餕」。（四十四）

籑 有司徹：「乃籑。」「古文籑作餕。」特牲禮：「籑者舉奠許諾。」注：「古文籑皆作餕。」即「籑」字之訛。説文：「籑，具食也。或作饌。」論語「先生饌」。鄭康成「本作餕」。

餯 爾雅：「餀謂之餯。」説文：「餯，許穢反。」説文：「餀，食臭也。引爾雅曰：『餀謂之喙』。」然正文無「餯」。

饜 孟子：「不奪不饜。」即「猒」字。亦通作「厭」。

餤 詩：「亂是用餤。」禮表記引此文。釋文云：「徐本作鹽。」

餂 孟子：「以言餂之。」説文：「狧，犬食也。」漢書吳王濞傳：「狧糠及米。」「狧」作

「舐」。（四十五）

餧　左傳。論語。爾雅。禮記。說文作「餧」。

饕　左傳：「謂之饕餮。」說文作「飻」。

飫　詩。左傳。說文作「𩚬」。

飧　禮記。詩。周禮。孟子。說文作「餐」。

饇　詩：「如食宜饇。」即「𩚬」字。說文：「饇，飽也。」

酉部

酪　禮記。當用「落」。

醆　禮記。予謂「酒琖」字，古但爲淺深之「淺」；从酉、从玉，皆後人增加。

醍　禮運：「粢醍在堂。」鄭引周禮「醍齊」解之。周禮本作「緹」。說文：「緹，帛丹黃色。」

酗　書。當作「酌」。

醬　禮記。說文作「牆」。

醒　左傳。

醯　詩。周禮。說文作「醯」。

酳　少牢饋食禮：「乃酳尸。」「古文酳作酌。」予案說文：「酌，少少歓也」，羊刃切，與「酳」同

音。疑古人作「酌」。

醷 禮內則：「漿、水、醷、濫。」注：「醷，梅漿。」「本又作臆。」鄭司農注酒正引此文作「臆」，云：「醫與臆音聲相似。」

醙 聘禮：「醙黍清皆兩壺。」注：「醙，白酒也。」士虞記：「明齊溲酒。」注：「今文溲爲醙。」集韻：「醙，古作醩。」

广部

庪 爾雅：「祭山曰庪縣。」釋文：「本或作庋。又作攱。」按說文無此三字。鄭注既夕禮云：「折，猶庪也。」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爲庪。」(四十六)

廖 左傳。按春秋傳有飂叔安。漢書古今人表作廖叔安，則「廖」乃「飂」之異文。徐鉉以爲「廫」之省，恐未然。「飂」亦通作「翏」。莊子：「而獨不聞翏翏乎？」漢志：「湖陽縣，故廖國。」師古曰：「左氏傳作飂。」

廓 詩：「憎其式廓。」釋文：「本又作郭。」禮記。爾雅。

廋 論語。孟子。周禮廋人注：「廋之言數也。」書：「析支、渠搜。」史記作「渠廋」，漢書作「渠叟」。

庀 左傳。周禮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爲比。」鄭司農「讀爲庀」。大胥：「比樂官。」鄭

大夫「亦讀比爲庀」。世婦：「及祭祀，比其具。」鄭司農「讀爲庀」。大司馬：「比軍衆。」注：「比或作庀。」

庈　左傳：「費庈父。」説文：「厱，石地也。」集韻：「或从今，作庈。」

庛　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鄭司農「讀爲其頹有疵之疵，謂耒下岐」。鄭康成「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

廦　爾雅釋言：「廩，廦也。」

廝　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注：「艾艸爲防者曰廝。」韋昭云：「析薪爲斯，炊烹爲養。」廝，即斯字。

廧　春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漢書鄒陽傳：「牽帷廧之制。」即「牆」字。漢隸从爿之字或變爲广。

廕　左傳：「本根無所庇廕矣。」「本又作蔭。」

廂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即「箱」字。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四十七)

廞　禮射義：「蓋廞有存者。」即「廑」字。

門部

闥　詩：「在我闥兮。」傳云：「闥，門内也。」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即「達」字。禮明堂

位：「刮楹達鄉。」「牖屬，謂夾户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魏志：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

闃 易：「闃其无人。」孟喜「本作室」。

閍 爾雅：「閍謂之門。」注引詩「祝祭于祊。」

户部

戹 爾雅：「落時謂之戹。」「本或作戺。」

宀部

寘 易。詩。左傳：「寘于叢棘。」劉表「本作示」。

寂 易：「寂然不動。」說文作「宗」。玉篇：「寂同宗。」

寰 穀梁傳：「寰内諸侯。」釋文：「寰，古縣字。」集韻：「寰，通作縣。」

窔 爾雅：「東南隅謂之窔。」「本或作宧。」既夕記：「埽室聚諸窔。」說文：「宧，户樞聲也。室之東南隅。」

寮 爾雅：「寀、寮，官也。」詩：「及爾同僚。」釋文作「寮」。左傳：「同官爲寮。」「本又作僚。」

（四十八）

宷 爾雅釋詁：「尸，宷也。」注：「謂宷地。」宷、寮，官也。書：「疇咨若予采。」釋文引馬融云：「采，官也。」漢書刑法志注引爾雅：「采、寮，官也。」予謂宷，古「審」字。尸、審聲相近。注家以下有宷、寮字，因訓爲采地，欲比而合之，斯不然也。

兆 釋言：「兆，肆也。」石經作「兆」，與「窕，間」字異。按說文：「窕，深肆極也。」與爾雅義同。其作「兆」者，隸省，而石經誤分爲二。

車部

軏 論語：「小車無軏。」說文作「軏」，云：「車轅耑持衡者。」

較 詩：「猗重較兮。」說文作「較」。孟子：「獵較。」周禮輿人：「爲之較崇。」注：「較，兩輢上出式者。故書較作榷。」

輾 詩。即「展」字。詩：「輾轉反側。」釋文：「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是此字字林所加也。「輾轉伏枕，」釋文：「本又作展。」

輤 禮雜記：「其輤有裧。」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若蒨旆之蒨。」

輲 禮雜記：「載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既夕記：「遂匠納車。」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

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

輁 既夕記：「夷牀輁軸。」「古文輁或作拱。」說文有「輂」字。

輊 詩：「如輊如軒。」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輖中。」注：「輖，墊也。」考工記：「大車之轅摯。」摯，輖也。說文作「𨎌」。

輠 禮雜記：「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疏：「輠，廻也。」說文：「楇，盛膏器。」即「炙輠」之輠。則此「輠」亦當爲「楇」也。過有回義，釋水云：「過辨，回川。」

轏 左傳：「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轏與棧字異音義同。」

轍 左傳。即「徹」字。

耒部

耜 易。詩。周禮。禮記。說文作「梠、梩」。

耰 論語：「耰而不輟。」說文作「櫌」。漢石經亦作「櫌」。

耨 易：「耒耨之利。」孟子：「深耕易耨。」說文作「槈」，或作「鎒」。

耘 詩：「或耘或耔。」亦與「芸」通。論語：「植其杖而芸。」孟子：「芸人之田。」說文作「䅽、藒」。玉篇：「耘同䅽。」

耔 詩：「或耘或耔。」說文作「秄」。

秏 詩。禮記：「視年之豐秏。」唐石經作「秏」。說文作「秏」。玉篇「秏」字下引詩：「秏斁下土。」

弓部

彌 易。詩。周禮。左傳。論語。孟子。說文：「镾，久長也。」周禮：「十煇，七曰彌。」「故書彌作迷。」左傳：「彌子瑕。」大戴作「迷子瑕」。高渠彌，史記秦本紀作「高渠眯」。說文：「眯，艸入目中也。」

弣

弡 孟子：「琴，朕；弡，朕。」注：「弡，雕弓也。」「弡」蓋「弴」之轉。

矢部

矧 書。詩。禮記：「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說文作「矤」，「从矢，引省聲。」經典不省也。

矩 周禮。禮記。論語。即「榘」之省。

刀部

剕 書。說文作「跸」。

⿰凷刂 周禮。「𡿧」字之訛。

剒 爾雅：「犀謂之剒。」「本或作厝。」東坦曰：「玉篇：『剒，亦作錯。』」

劉 詩。書。左傳。爾雅。惠松厓云：「春秋傳：『其處者爲劉氏。』依義當爲留。」孫季逑云：「毛詩周大夫有留子嗟、留子國，蓋留爲周大夫食采邑，後因氏也。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後人以卯金刀讖文改之。」（四十九）

⿰庣刂 爾雅：「⿰庣刂謂之疀。」注：「古鍬、鍤字。」說文作⿸厂斛。有司徹：「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桃謂之歃。」羣經音辨引作「挑」。

剋 爾雅：「剋，勝也。」當作「克」。說文：「勊，尤極也。从力。」今訛从「刀」。

剔 書：「刳剔孕婦。」集韻：「剔或作鬀。」詩：「攘之剔之。」釋文：「或作鬄。」又與「鬄」通。士喪禮：「其實特豚四鬄。」注：「鬄，解也。今文鬄爲剔。」說文：「鬄爲髮鬄字。⿱髟剔爲鬀髮字。」

刎 禮檀弓：「廢其祀，刎其人。」集韻：「刎，或作歾。」晦之曰：荀子强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注云：「歾，當作刎。」楊倞，唐人，未知「歾」即古「刎」字也。

劇　爾雅：「三達謂之劇旁，七達謂之劇驂。」說文無「劇」字。咸陽令唐扶頌書「劇」爲「勮」。說文：「㑦，勞也。」即今「劇易」字。

瓦部

甕　易。禮記。易：「甕敝漏。」說文作「罋，汲缾也。」

甒　禮器：「君尊瓦甒。」注：「瓦甒五斗。」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注：「古文甒作廡。」士虞記：「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注：「古文甒爲廡。」既夕禮：「甒二。」注：「古文甒作廡。」燕禮：「公尊瓦大。」兩鄭引禮器「君尊瓦甒」釋之，則甒即大也。少牢禮：「甒有玄酒。」注：「古文甒皆作廡。」

甐　周禮輪人：「輪雖敝，不甐于鑿。」釋文：「本又作鄰。」鮑人：「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甂　爾雅：「瓴甋謂之甓。」陸德明云：「瓴甋，詩傳作令適。」今本詩傳亦作「瓴甋」，乃後人所改。陸氏釋文本作「令適」也。

瓬　周禮。「瓬」字之訛。

皿部

盝 周禮幭氏：「清其灰而盝之。」爾雅：「盝，竭也。」即「漉」字。禮月令：「毋漉陂池。」釋文：「漉，竭也。」說文：「漉，或作淥。」「盝」又「淥」之異文。

网部

罭 詩。周禮。與「閾」通。莊子天下篇：「其風窢然。」釋文：「字亦作罭。又作閾。」

罹 書。詩：「逢此百罹。」傳云：「罹，憂也。」釋文：「本又作離。」書洪範：「不罹于咎。」史記作「離」。即「離」字。洪景伯云：「漢碑多以離爲罹。」

罙 詩。「罙」之訛。

罺 爾雅：「罺謂之汕。」

罞 爾雅：「麋罟謂之罞。」「本或作茅。」

羉 爾雅：「彘罟謂之羉。」「本或作罠。」

羇 周禮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故書羇作寄。」左傳：「羇旅之臣。」注：「羇，寄也。」

日部

冔 禮檀弓：「殷人冔而葬。」士冠記：「周弁，殷冔，夏收。」注：「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漢書：「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幠。」孟康「音幠爲詡。」予謂「冔」當與「芋」通。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幠。幠，覆也。」釋文：「芋，或作吁。」

革部

鞗 詩。說文作「鋚」。玉篇：「鞗，亦作鋚。」（五十）

⿰革㬎 左傳。說文作「⿱顯革」。玉篇：「⿰革㬎，同韅。」

鞻 周禮：「鞮鞻氏。」注：「讀如屨。」

靾 既夕記：「革靾。」注：「韁也。古文靾爲殺。」張參云：「字書無此字。」即「紲」字。說文：「繮，馬紲也。」

靮 禮檀弓：「孰執羈靮而從。」少儀：「馬則執靮。」

鞛 左傳：「藻率、鞞鞛。」即詩「鞞琫」也。玉篇：「鞛，亦作琫。」

鞫 詩。說文作「簐」，或作「⿱⺮執」。

靽 左傳：「韅靷鞅靽。」即「絆」字。說文：「絆，馬縶也。」玉篇：「靽，與絆同。」

皮部

皾 禮內則：「濯手以摩之，去其皾。」注：「皾，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即「膻」字。

皵 爾雅釋木：「大而皵，楸；小而皵，榎。」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

角部

觩 詩：「兕觥其觩。」「本或作斛。」說文作「斛」。玉篇：「觩與斛同。」

觫 孟子：「吾不忍其觳觫。」當用「速」。又爾雅：「觳、悉，盡也。」疑二字連文，悉、速聲相近。

觷 爾雅：「角謂之觷。」集韻：「觷，或从石，作硻。」玉篇：「觷，或作硻。音學。」說文氐部有𣐬字，義闕。疑即爾雅之觷也。

韋部

韞 論語。

牛部

犒　周禮。左傳。案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故書槁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槁，謂槁師也。」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鄭司農云：「槁師之牛。」疏謂「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之槁牛也。」据此似唐初本槁牛亦从木，故取枯槁爲義。犒師字當作槁。張謙中謂是鎬字，於古無據。東垣曰：「玉篇犒與鎬同。」張謙中說本此。（五十一）

犆　禮記少儀：「喪俟事，不犆弔。」釋文作「特」。又「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特」即「犆」也。玉藻：「羔幦虎犆。」鄭「讀如『直道而行』之直。」古文「直」與「特」通。詩：「實惟我特。」韓詩作「直」。

犘　爾雅：「犘牛。」注：「出巴中。」蓋即「犛」之異文。犘、犛聲相轉。

犦　爾雅：「犦牛。」注：「即犎牛也。」「犦」即「犎」之異文。犦、犎聲相轉。

犤　爾雅：「犤牛。」注：「犤牛庳小，即今之㹇牛。」當用「庳」或「罷」字。

犩　爾雅：「犩牛。」注：「即犪牛。」即「巍」字。

犣　爾雅：「犣牛。」注：「旄牛也。」「本或作鬣。」

犝　爾雅：「犝牛」注：「無角。」徐鉉云：「古通用僮。」

犑　爾雅。當用「狊」。

牰 爾雅：「黑眥，牰。」「本或作褏。」即「褎」字。

犚 爾雅：「黑耳，犚。」當用「尉」。

犈 爾雅：「黑脚，犈。」當用「卷」。

犌 爾雅：「絕有力，欣犌。」當用「徦」。

觕 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注：「觕，麤也。」即「粗」字。（五十二）

羊部

羷 爾雅：羊「角三觠，羷。」當用「獫」。

羬 爾雅：「羊六尺爲羬。」「本亦作麙。」

羱 爾雅：「羱，如羊。」當用「獂」。或云後漢書鮮卑傳有「原羊」。注引此亦作「原」。

馬部

騂 詩。論語。書。禮記。周禮：「騂剛用牛。」當作垶。說文：「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騂騂角弓。」釋文：「息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按說文引詩「觲觲角弓，」角部「觲」字下。

駥 爾雅：馬「絕有力，駥。」「本亦作戎。」周禮。

駣 周禮。

駷 公羊：「臨南駷馬。」釋文：「本又作棟。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騉 爾雅：「騉蹄，趼。」「本亦作昆。」又「騉駼，枝蹄趼。」

驓 爾雅：「馬四骹皆白，驓。」

騵 詩：「駟騵彭彭。」爾雅：「騮馬白腹，騵。」當用「豲」。

騴 爾雅：馬「尾本白，騴。」當用「晏」。

駺 爾雅：「尾白，駺。」「本多作狼。」

馻 爾雅：「逆毛居，馻。」御覽引作「駾」。當用「允」。

騇 爾雅：「牡曰騭，牝曰騇。」當用「舍」。

騜 爾雅：「騢曰駁，黃曰騜。」即「皇」字。詩：「皇駁其馬。」

騝 爾雅：「騮馬黃脊，騝。」「本或作騫。」

驎 爾雅：「青驪驎，驒。」孫炎云：「似魚鱗也。」陸德明云：「本亦作粼。」

騥 爾雅：「青驪繁鬣，騥。」「本又作柔。」

駂 爾雅：「驪白雜毛，駂。」詩大叔于田作「鴇」。

駩 爾雅：「白馬黑脣，駩。」「孫本作牷，云與牛同稱。」

驨 爾雅：「驨，如馬，一角。」「本又作巂。」

駵 詩。禮記。爾雅。即「騮」之省。

騺 周禮。大射禮。說文作「驇」。

駴 周禮大司馬：「鼓皆駴。」「本亦作駭。」

駑 禮雜記：「凶年則乘駑馬。」周禮校人：「駑馬一物。」皆用「奴」字。論衡累害篇：「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

犬部

猾 書：「蠻夷猾夏。」傳：「猾，亂也。」按「猾」當作「滑」。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

猱 詩。爾雅。說文作「夒」。

猣 爾雅：「犬生三，猣；二，師；一，玂。」玉篇：「猥，犬生三子也。」

玂 爾雅。音析。當用「狾」字。

狣 爾雅：犬「絕有力，狣。」音兆。

獥 爾雅：「狼：牡，貛；牝，狼，其子，獥。」胡狄、古狄、工弔三反。當用「敫」。

狹 書。當作「陜」。

玁 詩「玁狁」本作「獫允」。漢書匈奴傳引詩：「獫允之故」、「獫允孔棘。」

狁 詩。

狘 禮運：「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獝 禮運：「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陸德明「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

狷 論語。孟子作「獧」。

貍 詩。禮記內則。左傳。孟子。即「貍」字。

猷 書。爾雅。即「猶」字。

獎 左傳。即「獎」字。从將，不省。

獮 周禮。左傳。爾雅。「獮」之省文。

狒 爾雅：「狒狒，如人。」「本又作𦍿。」

獶 禮樂記：「獶雜子女。」「夒」字之訛。

狌 曲禮：「狌狌能言。」「本又作猩。」

狂 左傳哀十四年：「莒子狂卒。」釋文「本作狂，其廷反。」今本注疏訛爲「狂」，并釋文「廷」字亦訛爲「廷」。唐石經作「狂」。賈昌朝羣經音辯云：「狂，莒子也。其端反。」

豕部

豱 爾雅：「豕，奏者豱。」音溫。

豥　爾雅：「豕，四蹢皆白，豥。」

豟　爾雅：「豕，絶有力，豟。」又釋畜：「彘五尺爲豟。」孫星衍云：「玉篇『𧳜同豟』。𧳜是貖字，說文亦無之，或當爲貖耳。」

豸部

貓　詩：「有貓有虎。」釋文：「本又作猫。」禮記。爾雅。

貊　書。詩。禮記。論語。本作「貉」。詩：「貊其德音。」禮記、左傳皆作「莫」。

貅　禮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貕　周禮：「幽州，其澤藪曰貕養。」注：「杜子春讀貕爲奚。」漢書地理志：「長廣縣，奚養澤在西。」

貄　爾雅：「貍子貄。」釋文：「衆家作肆，又作隸。」

𧳅　爾雅：「𧳅，脩豪。」「本又作貄，亦作肆。」說文：「㣇，脩豪獸也。」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𧰼。」

貗　爾雅：「貒子，貗。」

𧳟　爾雅：「𧳟貐，類貙，虎爪，食人。」釋文：「字亦作猰。或作窫。」案說文新附有「猰」字。

鹿部

䴠 爾雅：「麋子，䴠。」注引國語：「獸長麛䴠。」即「夭」字。

麉 爾雅：「鹿，絶有力，麉。」說文作「麉」。

麌 詩。爾雅：「麕，牡麌，牝麜。」說文引詩作「噳噳」。韓奕云：「麀鹿噳噳。」釋文：「本亦作麌。」

麜 爾雅。見上。

麠 爾雅。「麠，本亦作麖。」

麈 禮記。詩。說文作「𪋻」。

麏 公羊傳：「麏而角者。」說文作「麇，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

虎部

虣 周禮。

甝 爾雅：「甝，白虎。」「䖘」字之訛。釋文云：「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蓋誤始于字林。說文：「䖘，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鼏。」

鳥部

鳲　詩。爾雅。說文作「尸」。

鳶　詩。禮記。爾雅。說文引詩：「匪鷻匪鳶。」

鸛　詩。說文作「雚」。

鵲　詩。說文作「䧿」。

鴐　禮月令。爾雅。說文作「鴽、雓」。

鷩　詩。爾雅。說文作「鷩」。

鳺　爾雅：「隹其，鳺鴀。」釋文：「本亦作夫不。」詩毛傳：「鵻，夫不也。」

鴀　見上。

鴶　爾雅：「鳲鳩，鴶鵴。」說文作「秸鵴」。詩毛傳作「秸鞠」。

鵴　見上。

鷑　爾雅：「鷑鳩，鵧鷑。」

鵧　見上。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于鵻禮；能有脩短也。」注：「鵻禮，爾雅謂裨苙。」
謝苻悲反。郭力買反。（五十三）

鵋　爾雅：「鵅，鵋鶀。」「本亦作忌。」

鵙　爾雅：「鶪鵙。」「本亦作欺。」又「鴩，鵙老。本亦作欺。」

鶅　爾雅：「鶅，鵵軌。」又「雉東方曰鶅。」說文作「甾」。

鵵　見上。「本亦作兔。」又「萑，老鵵。」「本又作菟。」

鸙　爾雅：「鷚，天鸙。」陸德明云：「說文作蘥。」

鵱　爾雅：「鵱鷜，鵝。」說文作「蔞」。

鵛　爾雅：「與鵛，鷋。」「本亦作徑。」

鷋　見上。當用「荼」。

鴮　爾雅：「鵜，鴮鸅。」說文作「污澤」。詩毛傳作「洿澤。」

鸅　見上。

鷣　爾雅：「鷣，負雀。」

鳭　爾雅：「鳭鷯，剖葦。」說文作「刀」。

鴱　爾雅：「桃蟲，鷦，其雌鴱。」(五十四)

鴾　爾雅：「鴽，鴾母。」「字或作牟。」說文亦作「牟」。

䳭　爾雅：「䳭鴒，雝渠。」詩作「脊令」。左傳引詩「䳭鴒在原。」釋文：「本又作即令。」

鴒　見上。

鵯　爾雅：「鸒斯，鵯鶋。」說文作「卑居」。

鶋 見上。

鸋 爾雅：「鴟鴞，鸋鴂。」説文作「寧」。又「鴽子，鸋」。

鶛 爾雅：「鶛，劉疾。」又「鷯鶉，其雄鶛。」孫星衍云：「當是喈字。詩傳云：『喈，疾皃』。」

鶞 爾雅：「春鳸，鳻鶞。」「本亦作分遁。」説文作「鳻盾」。

鵀 爾雅：「鵖鴔，戴鵀。」「本亦作紝。」月令作「戴勝」。

鶭 爾雅：「鶭，澤虞。」「本或作鴋。」説文作「舫」。

鸍 爾雅：「鸍，沈鳧。」鼀即戚施字。鸍，亦音施。

鴢 爾雅：「鴢頭，鵁。」

鶟 爾雅：「鶟，鶦鳥。」「本亦作突胡。」

鶦 見上。

鸀 爾雅：「鸀，山烏。」

鸉 爾雅：「鸉，白鷢。」

鷏 爾雅：「鷏，蟁母。」

蠃 爾雅：「鷉，須蠃。」(五十五)

鶆 爾雅：「鷹，鶆鳩。」注：「鶆，當爲鷞。」

鶼 爾雅：「鶼鶼，比翼。」陸德明云：「衆家作兼。」

鵹　爾雅：「鵹黄，楚雀。」說文作「離」。

鴷　爾雅：「鴷，斲木。」即「黎」字。

鶩　爾雅：「鶩，鶶鷵。」廣韻鷵字下引作「鷔」。

鶶　見上。此雙聲字，當用「唐屠」。

鷵　見上。

鸐　爾雅：「鸐，山雉。」說文作「翟」。

鵫　爾雅：「雗雉，鵫雉。」說文作「卓」。

鵗　爾雅：「雉北方曰鵗。」說文作「稀」。

鷷　爾雅：「雉西方曰鷷。」說文作「蹲」。

鳪　爾雅：「鳪雉。」說文注中「鳪」字。

鷅　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本亦作栗。」說文作「鶹離」。詩：「流離之子。」郭璞引作「留離」。

鵌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集韻：「或作鵨。」當用「荼」。

鷒　爾雅：「鸛鷒，鶝鶔。」說文作「專」。

鶝　爾雅：「鶝鶔。」「本亦作福柔。」說文作「畐蹂」。

鶔　見上。

鳼 爾雅：「鶉子，鳼。」疑即「[illegible]」字。孫星衍云：「太平御覽引作文。」

鸜 春秋：「鸜鵒來巢。」「本又作鴝。」說文作「鴝」。

鵡 禮記：「鸚鵡能言。」陸德明「本作嬰母」。說文作「䳇」。

戴 左傳：「鼓子戴鞮。」即「鳶」字。

鷁 春秋：「六鷁退飛。」穀梁作「鶂」，說文作「鶃」。

鶉 詩。鷻鶉字說文作「䧿」。「匪鶉匪鳶」之鶉，說文作「鷻」。

鴐 左傳：「榮駕鵝。」當作「鴚鴚鵝」。見說文。

鶂 穀梁。說文作「鶃」。

鳻 釋鳥：「春鳸，鳻鶞。」說文有「鴌」字。

隹部

雎 詩。說文作「鴡」。

雍 書。左傳。論語。爾雅。即「雝」字。周禮秋官雍氏注：「謂隄防止水者也。」與邕同義。

雓 爾雅：「雞大者蜀，蜀子雓。」「本或作餘。」

羽部

翻　詩。新附。即「拚」字。詩：「拚飛維鳥。」(五十六)

翿　詩。爾雅：「翿纛也。」纛，說文作「翳，翳也。」「翳，華蓋也。」亦即「儔」字。說文：「儔，翳也。」

翛　詩：「予尾翛翛。」唐石經作「脩」。傳云：「翛翛，敝也。」正義：「本作消消。定本作翛翛。」

翪　爾雅：「鶂鶃醜，其飛也翪。」說文、字林並作「㚇」。玉篇：「翪，竦翅飛也。亦作㚇。」

翢　爾雅：「翢纛也。」「今本作翿。」

魚部

鯊　詩：「鱨鯊。」釋文作「魦」。爾雅：「鯊鮀」。「本又作魦。」

鯤　爾雅：「鯤，魚子。」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集韻：「鯤或作鱞、鰥。」說文：「鰥，从魚，眔聲。」李陽冰云：「當从罤省。」罤本昆弟字，故鰥、鯤同物。

鰭　禮儀少：「夏右鰭。」注：「鰭，脊也。」公食大夫禮：「牛鮨。」「今文鮨作鰭。」是「鰭」即

「鮨」也。士虞禮：「魚進鬐。」注：「古文鬐爲耆。」耆正字。（五十七）

鰷 詩：「鰷鱨。」箋：「鰷，白鰷也。」即「儵」之異文。

鮂 爾雅：「鮂，黑鰦。」

鰦 見上。

鰹 爾雅：「鰹，大鮦，小者鮵。」

鮵 見上。

鱀 爾雅：「鱀是鱁。」

鱁 爾雅：「鱀是鱁。」「本亦作逐。」

鱦 爾雅：「鱦，小魚。」注：「今江東呼魚子未成者爲鱦。」

鮛 爾雅：「鮥，鮛鮪。」釋文作「叔」。
說文亦作「叔」。

魱 爾雅：「鮥，當魱。」說文作「互」。

鮤 爾雅：「鮤，鱴刀。」

鱴 見上。

鱎 爾雅：「鱎鮬，鱖鯞。」

鮬 見上。

鯞 見上。「本或作帚。」

鰴 爾雅：「魚有力者，鰴。」「字或作鱉。」疑本作「徽」。

鯬 爾雅：「鯬，鯠。」

鯠 見上。

鰿 爾雅：「貝，小者鰿。」

鱐 周禮。禮内則：「夏宜腒鱐。」「本又作牗。」説文引周禮「腒牗」。

鰈 爾雅：「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本或作鰨。」

鱻 周禮：「鱻人。」「本又作魚。」

虫部

蜂 詩。説文作「蠭」。

蝣 詩。爾雅。當作「游」。夏小正：「浮游有殷。」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蜉蝤出以陰。」孟康云：「渠略也。」

蟋 詩。禮記。爾雅。説文作「悉」。

蟀 詩。禮記。爾雅。説文作「䘀」。

螓 詩：「螓首蛾眉。」説文作「頸首」。

螢 禮記。爾雅作「熒」。

螜 爾雅：「螜，天螻。」

蠦 爾雅：「蜚，蠦蜰。」說文作「盧」。

衘 爾雅：「螾衘，入耳。」鄭注考工記作「衍」。

蚞 爾雅：「蜓蚞，螇螰。」注：「即蝭蟧也。」釋文：「或作沐。」

螰 爾雅：「螇螰。」說文作「鹿」。

蚻 爾雅：「蚻，蜻蜻。」注：「如蟬而小。」

螗 詩。爾雅。

蜣 爾雅：「蛣蜣，蜣蜋。」

𧊜 爾雅：「蝎，蛣𧊜。」說文作「蚰」。

蛂 爾雅：「蛂，蟥蛢。」注：「甲蟲也。今江東呼黃蛢。」案說文：「蛢，蟜蝗以翼鳴者。」「蟜蝗」又作「蟜蟥」。「蛂」乃「蟜」之訛文。

蚥 爾雅：「不蜩王蚥。」

蛬 爾雅：「蟋蟀，蛬。」即「蛩」字。說文「蛩」字止有「蛩蛩，獸」與「蟬蛻」二義。

蝍 爾雅：「蒺藜，蝍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當作「即」。

蛆 爾雅：「蝍蛆。」史記龜策傳：「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

蟼 爾雅：「蟼，蟆。」注：「蛙類。」

蜎　爾雅：「蜎，馬蝬。」釋文：「音閑。」

蝬　爾雅：「馬蝬。」當用「棧」。

蝗　爾雅：「蝗螽。」詩作「阜」。說文亦不从虫。

蜇　爾雅：「蜇螽，蜙蝑。」「本又作蟴。」即詩「斯螽」也。斯、析聲相轉。

蟿　爾雅：「蟿螽，螇蚸。」

蚸　爾雅：「螇蚸。」「本或蚗。」

蜸　爾雅：「螼蚓，蜸蚕。」注：「即蛩蟺也。江東呼寒蚓。」苦顯反。犟。

蚕　見上。它典反。當用「忝」。

虰　爾雅：「虰蛵，負勞。」說文作「丁」。

蚼　爾雅：「蟓，蝮蚼。」說文作「復陶」。

螺　爾雅：「螺，蛅蟴。」注：「載屬。」說文作「墨」。

蟴　爾雅：「蛅蟴。」說文作「蛅斯」。

螒　爾雅：「螒，天雞。」注：「一名莎雞。」即「翰」字。

蛖　爾雅：「蝚，蛖螻。」釋文：「或作駹，非。」當用「尨」字。

螪　爾雅：「蜉，螪何。」說文作「商何」。

蠦　爾雅：「蠦，飛蠊。」

蠀 爾雅：「次蟗，鼅鼄。」「本或作蠀。」案說文無「蠀」字。次秋雙聲，秋从虫，似亦後人所加。

蟦 爾雅：「蟦，蠐螬。」當用「賁」。

螬 孟子。爾雅。說文作「蠤」。

蠨 詩。爾雅。說文作「蟰」。

蚇 爾雅：「蚇蠖。」易作「尺蠖。」

蚅 爾雅：「蚅，烏蠋。」當用「厄」字。又釋魚：「蚼蚅。」

蠋 詩。爾雅。說文作「蜀」。

蠛 爾雅：「蠛蠓。」當用「蔑」。

蚋 孟子。說文作「蜹」。

蚨 爾雅：「王蚨蜴。」注：「即螳蠰。」此雙聲字，當用跌蜴、迭逿。

蜴 見上。

蟓 爾雅：「蟓，桑繭。」音象。當用「象」字。

蚢 爾雅：「蚢，蕭繭。」户剛反。當用「亢」字。

蟾 爾雅：「蟾諸。」說文作「詹」。

蜌 爾雅：「蜌，螷。」字林：「小蛤也。」說文作「陛」。

蚹 爾雅：「蚹蠃，螔蝓。」注：「即蝸牛也。」釋文：「音附，一音扶卜反。」當用「附」。

螔　爾雅：「螔蝓。」說文作「虒蝓」。

蜬　爾雅：「貝在水者，蜬。」又：「蠃，小者蜬。」「本又作函。」

蟒　爾雅：「蟒，王蛇。」當用「莽」字。

蚆　爾雅：「蚆，博而頯。」當用「皅」字。

蜠　爾雅：「蜠，大而險。」當用「菌」字。

蟦　爾雅：「蟦，小而橢。」當用「鰿」字。

蝪　詩。

蠑　爾雅：「蠑螈，蜥蜴。」說文作「榮蚖」。周禮考工記注作「榮原」。

螈　見上。

螖　爾雅：「螖蠌，小者蟧。」注：「螺屬。或曰即蟚螖也，似蟹而小。」釋文：「音滑。字林音骨。」

蠌　見上。釋文：「音澤。字林大各反。」當即「滑澤」字。

蟧　見上。

蛜　爾雅：「蛜威。」說文作「⿰虫尹」。詩作「伊」。

蚠　左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即「蚡」字。楚蚡冒古今人表作蚠冒。

螳　禮月令：「螳蜋生。」爾雅作「蟷蠰」。

蚯 禮月令：「蚯蚓出。」本無虫旁。

蝃 詩：「蝃蝀在東。」爾雅作「螮蝀」。

蟻 書：「麻冕蟻裳。」檀弓：「蟻結于四隅。」「本又作蛾。」

蠆 詩。左傳。說文作「蠆」。

䖵部

蠠 釋詁：「蠠沒，勉也。」注：「蠠沒，猶黽勉。」釋文：「本或作蠠。古密字。」即「密勿」。

黽部

鼁 爾雅：「鼁鼀，蟾諸。」釋文：「鼁，起據反。」當是「鼁」之訛。

貝部

贄 書。禮記。左傳。當作「摯」。

贐 孟子：「行者必以贐。」魏都賦注引作「賮」。文選赭白馬賦、讌曲水詩注引孟子並作「賮」。論衡刺孟篇引此亦作「賮」。

賙 周禮大司徒：「使之相賙。」鄉師：「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即

「周」字。孟子：「周之亦可受也。」音義「周」與「賙」同。

貺　詩。士昏禮。左傳。漢書武帝紀：「拜況于郊」、「天地況施」。況，古貺字。（五十八）

貽　書。詩。當作「詒」。詩：「自貽伊阻。」釋文：「本亦作詒。」「貽我來牟。」釋文：「字又作詒。」漢書劉向傳引作「飴我釐麰。」爾雅：「貽貝，」黑色貝也。「本又作胎。」

賵　春秋。既夕。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猶覆也，賻猶助也。」說文：「䁈，低目視也。周書曰：『武王惟䁈。』」

賻　禮記。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故書賻作傅。」春秋。

贍　孟子。漢書食貨志：「種饟糧食，必取澹焉。」宋祁謂「當作取贍」。不知「澹」乃正字，「贍」乃俗字。

贆　爾雅：「貝居陸，贆。」「字亦作猋。」說文作「猋」。

貾　爾雅：「餘貾，黃白文。」詩巷伯箋引作「餘蚳」。

鼠部

鼭　爾雅：「鼭鼠。」注：「未詳。」（五十九）

鼣　爾雅：「鼣鼠。」注引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釋文：「字或作鼥。苻廢反。」舍人云：「其鳴如犬也。」依舍人說，似即吠字，後人易以鼠旁。

鼤 爾雅：「鼤鼠。」注：「未詳。」

鼮 爾雅：「鼮鼠。」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鼳 爾雅：「鼳」。郭「音巫覡」。今本訛作「鼰」。又「鼰，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陸德明「本多作昊。經文既云鼠身，宜从鼠。音古闃反。」

鼵 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鼯 釋鳥：「鼯鼠，夷由。」「或作⿰吾鳥。」即「梧」字。

雜部

兗 書。即「沇」字。隸變水在上，因訛爲「六」。

⿰衤危 義亦通。困：「九五。劓刖。」荀爽、王肅本亦作「臲⿰臬兀」。鄭康成謂「劓刖當爲倪仉。」「倪仉」即「隉阢」也。說文：「槸，本相摩也。」無「槷」字。

串 詩：「串夷載路。」傳：「串，習也。」箋：「串夷即混夷。」釋文：「串，一本作患。」

噩 周禮：「六夢，二曰噩夢。」杜子春云：「當爲驚愕之愕。」爾雅：「歲在酉曰作噩。」即「咢」，或作「鄂」。

⿰糹网 周禮矢人：「參分其長，而⿰糹网其一。」釋文：「本又作殺。」江藩曰：「即籒文殺字之訛。」

蘉 書。漢碑以此當「寢」字。予謂即「孟」字。釋詁：「孟，勉也。」蘉、孟聲相近。

卣 書。詩。爾雅。詩：「秬鬯一卣。」釋文：「本或作攸。」集韻：「卣，或作脩。」周禮鬯人：「廟用脩。」鄭康成「讀脩爲卣，」則「脩」乃「卣」之訛。方昇云：「古作𠧪。」（六十）

繂 爾雅：「紼，繂也。」說文作「𦆽」。

凱／ 詩。孟子。禮記孔子閒居：「凱弟君子。」「本又作愷，又作豈。」即「愷」字。表記：「凱弟君子，」「本亦作愷，又作豈。」

輝 易。禮記。易：「剛健篤實輝光。」唐石經作「煇」。當作「煇」。史記樂書：「德煇動乎內。」今樂記作「輝。」

耀 左傳：「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當作「燿」。

臲 易：「困于葛藟，于臲卼。」陸德明云：「說文『作劓𡰯』。」案說文「𡰯」字下引易作「槷𡰯」。「槷𡰯，不安也」。又「隉」字下引班固說「不安也。」書：「邦之阢隉。」阢隉與槷𡰯同。

斃 禮檀弓：「射之，斃一人。」「本亦作弊。」釋言：「斃，踣也。」「字亦作弊，又作獘。」表記：「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本又作弊。」

个 禮記。左傳。周書。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

彧 詩：「黍稷彧彧。」即「𢧢」字。

斑 禮祭義：「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當作「辬」。說文：「辬，駁文也。」亦通用「頒」字，見孟子。

疊 說文作「曡」。

壹 易。詩。左傳。禮記。

亮 書。爾雅。孟子。即「倞」字之訛。迻旁人居下，又省京之一耳。禮郊特牲：「祊之爲言倞也。」注：「倞，或爲諒。」釋詁亮有數訓，訓信者當从言京；訓導、訓勴、訓右者當从人京。詩：「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韓詩作「亮」，云：「相也。」（六十二）

魋 左傳。論語。史記陸賈傳：「尉佗魋結。」服虔云：「魋，音椎。」漢桂陽太守碑：「殄絶犂魋。」義作堆。爾雅：「魋如小熊，毛而黃。」

魗 詩：「無我魗兮。」說文作「𢿘」。釋文云：「本亦作𣫞。」

魏 詩。左傳。論語。孟子。說文作「巍」。

洌 詩：「有洌氿泉。」即烈字。

胖 喪服傳：「夫妻，胖合也。」周禮注引作「判」。又與片通。莊子則陽篇：「雌雄片合。」音判，又如字。

幹 易。周禮考工記。說文：「榦，築牆耑木也。」徐鉉等曰：「今別作幹，非是。」少牢禮：「舉尸牢幹。」注：「幹，正脅也。古文幹爲肝。」

嚮 易。孟子：「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其受命也如嚮。」石經作「響」。

纛　周禮鄉師：「及葬執纛。」注引爾雅云：「纛，翳也。」今本爾雅作「翿」。

免　左傳。論語。禮記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注：「免，新生者。」周禮注引作「娩槁」。

辦　釋木：「桑辦有葚，梔。」注：「辦，半也。」石經作「辨」。此刊本之訛。

暢　易：「暢于四支。」禮記：「四暢交于中。」即鬯字。夏小正始用暢。春秋繁露：「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六十二）

篹　明堂位：「玉豆雕篹。」喪大記：「食於篹者盥。」注：「篹，竹筥也。或作簨。」當作「匴」。士冠禮：「緇布冠各一匴。」注：「古文匴爲篹。」

彩　釋鳥：「五彩皆備。」石經作「采」。新附。即采之俗。

眉批

（一）「雪」即「䨮」之省。

（二）雜記下「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注：「堩，道路。」

（三）詩：「出其闉闍。」說文：「闉，城內重門也。」公羊「乘堙」字當从此。何注：「距闉，上城具。」則當取亜塞義。

（四）聘禮爲「壝壇」。

（五）莊子釋文「圾，本又作岌。」說文亦無「圾」字。

（六）晦之云：月令：「天子乃鮮羔。」鄭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鮮」作「獻」。是鮮、獻字同。

（七）侗謹案：「珈」古亦作「哿」。太玄經瞢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哿」。注：「哿，笄飾。」

（八）「淑」與「璹」音同借用，後人又易以玉旁。如「深」爲「琛」、「淺」爲「琖」，皆後人增加也。

（九）侗謹案：說文作「櫡」，云：「斫謂之櫡。」

（十）晦之云：說文無「皜」、「暠」二字，愚意當用「滈」字。司馬相如上林賦「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與孟子「皜」字音義同。

（十一）僬訓盡。說文：「潐，盡也。」又說文：「釂，飲酒盡也。」「釂」正字，「醮」通用。詩：「盡瘁事國。」左傳引作「憔悴」。「憔」字說文亦無之。詩「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

（十二）喪大記：「男女奉尸夷于堂。」釋文：「本或作侇。」

（十三）東垣曰：玉篇：「齅，喜宥切。說文云，以鼻就臭也。論語曰，三齅而作。亦作嗅。」然則亦可作「齅」字矣。

（十四）孟子：「王使人瞯夫子。」考文曰，「瞯」字同「瞰」。義或近「瞷」，古本、集注本及字書所引並「瞷」字。下章放此。

（十五）周禮「頎典」，禮記「頎乎」皆「狠」字之訛。晦之曰：「說文繫傳本有「頎」字，云：「頭佳兒。從頁斤聲，又讀若鬢。」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作頭佳。」

（十六）釋訓：「謯謯、謞謞，崇讒慝也。」陸德明云：「諸儒並女陟反。言隱慝其情以飾非。」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周禮疏引尚書五行傳作「側慝」。鄭注保章氏云：「月有虧盈朓側慝之變。」劉昌宗「音吐則反」。

（十七）中庸：「人猶有所憾。」「本又作感。」左傳：「降而不憾。」「本又作感。」又「爾不可使多蓄憾。」「本又作感。」又「以其私憾。」「本又作感。」又「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本又作感。」又「美哉猶有憾。」「本又作感。」又「惟蔡於感。」「感，户暗反。」群經音辨引春秋傳「朝夕釋感于敝邑」。

（十八）詩：「予忖度之。」「本又作寸。」

（十九）釋詁：「拭，清也。」聘禮：「北面坐拭圭。」注：「拭，清也。」

（二十）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陸德明本「刳」作「挎」、「剡」作「掞」。

（二十一）臅有臅、蜀、粟三音。戰國策齊有顔臅，亦歜之訛。

（二十二）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當即祈字。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云：「今文字爲折俎，而説以爲肵俎，亦甚誣矣。」許君不收「肵」字，蓋亦以「折俎」爲「肵俎」，與鄭義異也。折亦有祈音。

（二十三）玉篇：「肜，祭名。」龍龕手鑑：「肜，丑林反。」又俗以戎衣以戎乃古音非俗音。

（二十四）士虞禮：「東縮。」注：「古文縮爲蹙。」士虞記：「縮祭半尹。」注：「古文縮爲蹙。」有司徹：「西縮。」注：「古文縮皆爲蹙。」少牢禮：「縮執俎。」注：「古文縮爲蹙。」説文：「縮，蹴

也。緆，蹴也。」

(二十五)漢書武五子傳：「北州以妥。」「古綏字。」

(二十六)左傳釋文「幐」有以證、繩證二反，皆與「賸」同音。

(二十七)晦之云：人部「儥」字，徐鍇本云：「見也。」似即私覿字。孫季仇主此說。

(二十八)詩：「俟我於著。」春秋傳：「朝有著定。」皆與「宁」同義。

(二十九)鞋，黃華。讀如壞。

(三十)「有蒲與蕑，」傳：「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漢書地理志引「方秉菅兮」。

(三十一)「蘠」。爾雅。

(三十二)說文：「蘬，薺實也。」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蘬。」其下即云：「蒫，薺實。」說文有「蘬」無「蒫」，許所有見本蓋「蒫」在「蘬」上。

(三十三)左傳：「陳之藝極。」注：「藝，準也。」又「貢之無藝。」注：「藝，法制。」又「大國令而共無藝。」注：「藝，法也。」又「布常無藝。」注：「藝，法制也。」經典「藝」字準訓「法」者，皆與「臬」同。

(三十四)群經音辨引禮「不同椸架」。

(三十五)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從艸，是唐人尚識字。

(三十六)「笲」即「籩」字。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篹。」

（三十七）周禮梓人：「爲筍虡。」鄭司農：「讀爲竹筍之筍。」「本又作筍。」

（三十八）說文：「裣，交衽也。」詩：「青青子衿。」詩考云：「石經作裣。」東垣云：古从今、从金之字多相通。說文水部「淦」，重文作「汵」、糸部「紟」，重文作「綸」。玉篇：「唫，亦古吟字。」廣韻：「鋡，亦作鴿。」集韻：「⿸厂金，或⿸厂今。」五音集韻：「領、鋡同。」皆是也。

（三十九）說文：「緁，緶衣也。或作⿰糸習。」

（四十）說文：「⿰月龜，龜甲邊也。」則「⿰衤亥」亦可借「⿰月龜」。

（四十一）說文：「絮，敝緜也。」絮，緼也。一曰敝絮。易曰：「需有衣絮。」

（四十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注：「顈，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顈。」按說文：「檾，枲屬。」即雜記所謂「顈」也。「檾」與「褧」通，故說文引詩「衣錦檾衣」。

（四十三）大昭曰：楚詞九思：「心緊絭兮傷懷。」王逸曰：「緊絭，糾繚也。」「一作縺綣。」說文：「緊，纏絲急也。」「絭，臂繩也。」或可借用「緩」。

（四十四）「滇，飲歃也。一曰吮也。」

（四十五）孫奭音義云：「丁公著云字書無餂字。郭璞方言謂挑取食物也。其字从金。今此字从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鉆，奴兼切。」東垣曰：按方言、廣雅、玉篇、廣韻並云「銛，取也」。其說殆皆本于孟子。本亦作鉆，相謁食麥也。廣雅「鉆，食也」。食與取義同。

（四十六）周禮犬人：「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庪」。引爾雅「祭山曰庪縣」之文。是先鄭以「庪」當「幾」字。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

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庪縣之羊也。

(四十七)史記張蒼傳：「呂后側耳於東廂。」漢書作「箱」。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曰箱，言似箱篋之形。」吳王濞傳：「錯趨避東廂。」漢書鼂錯傳亦作「箱」。

(四十八)漢祝睦後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訓咨群寮」、楊統碑：「百遼歎傷」、武斑碑：「百遼惟闕」、夏堪碑：「官遼臨弔」、楊孟文石門頌：「百遼咸從」、李翊碑「顯名遼疇」，是漢人以寮、遼當百僚字也。

(四十九)東垣曰：後魏孝文帝弔殷比干文「瀏亮」作「溜亮」。後唐李存進碑「楊劉」作「楊留」，益信「劉」、「留」字通之證。書「無盡劉」、詩「勝殷遏劉」，此類當作「鎦」。

(五十)晦之曰：少儀「祭膴」注：「膴讀如冔。」白虎通紼冕篇又作「詡」，云「謂之詡者，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

(五十一)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

(五十二)說文：「觓，角長皃。从角，丩聲。」

(五十三)殦，說文作「鴃」。鸔，說文作「鵏」。鷜，說文作「鷜」。䳇，說文作「鵱」。

(五十四)「鶃，鳥也。」鶂疑鶃之訛。

(五十五)鵁鶄，說文作「駮鶄」。鴂，說文作「鴃」。鷉，說文作「鷉」。鷟，說文作「鸑」。鼓鳥，說文作「鼙」。

(五十六)「瀋，大波也」。即瀾、翻字。「繙，冕也。」當爲冕。

（五十七）枚乘七發：「薄耆之炙，鮮鯉之鱠。」李善注：「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盧學士名公引公食大夫「牛鮨」證之。

（五十八）左傳：「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本亦作況。」

（五十九）孫星衍云：說文有「⿱㞢鼠」字，云「鼠，似雞，鼠尾。」東山經：「栒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鼠尾，其名曰蚩鼠，見則其邑大旱。」「鼭」与「⿱㞢鼠」聲相近，字之誤也。「蚩」又「⿱㞢鼠」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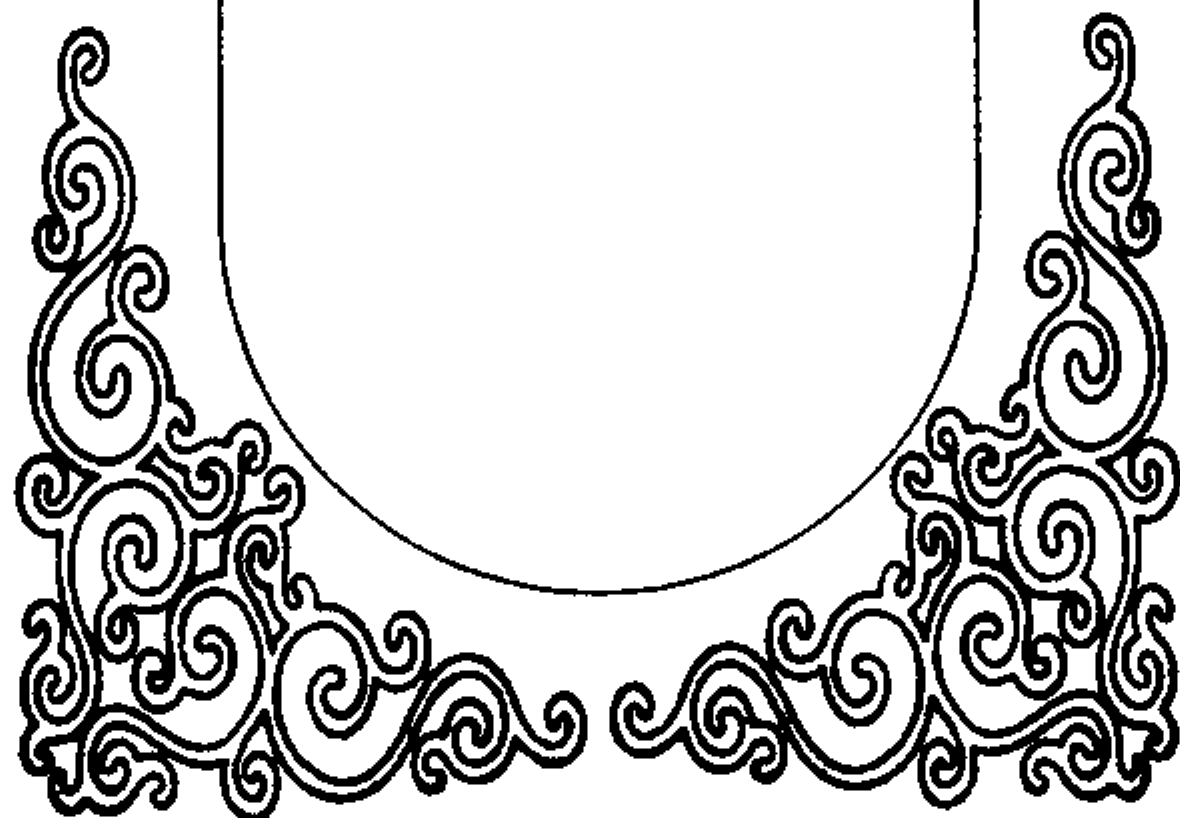
（六十）説文卤，讀若調，而脩亦有條音。今人讀卣爲攸之上聲，而脩亦從攸得聲。鄭讀脩爲卣，以古音相同也。

（六十一）六書故云：「徐本説文無亮字，唐本有之，云：明也，从几从高省。」戴侗所云唐本，疑李陽冰諸人羼入。

（六十二）孟子：「草本暢茂。」字當作「蕩」。

聲類

陳文和點校



聲類總目

卷一

釋詁……（一）
釋言……（九）
釋訓……（四三）
釋語……（四六）

卷二

釋天……（四九）
釋地……（五〇）
釋器……（六二）
釋草……（七〇）
釋鳥……（七〇）
釋蟲……（七〇）
釋獸……（七〇）
讀之異者……（七三）

卷三

文之異者……（八九）
方言……（一一四）
名號之異……（一一六）
姓之異者……（一二六）

卷四

古讀……（一二九）
音訛……（一三六）
同音通用……（一三七）
音近通用……（一四四）
形聲俱遠……（一五一）
字形相涉之訛……（一五一）

聲類卷一

釋詁

介，隔也。左傳：「偪介之關。」

慶，羌也。班固賦：「慶未得其云已」。師古曰：「慶，發語辭，讀與羌同。」

嗛，慊也。史記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漢書作「慊」。

耆，彊也。左傳：「不懦不耆。」

邱，區也。釋名：「九邱，九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鼎，當也。漢書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蓋言匡且來也。」

乃，難也。公羊傳：「乃者何？難也。」

圖，度也。釋名。

悛，次也。左傳：「外內以悛。」

抑，遏也。　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云：「抑者，遏也。漢書作堙。」

弟、地，但也。　史記五帝本紀：「顧弟弗深考。」徐廣云：「弟，但也。」漢書陳勝傳注：「漢書言弟者甚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耳。」

聊、俚，賴也。　張衡思玄賦：「怒鬱悒其難聊。」李善注引賈逵曰：「聊，賴也。」漢書季布傳：「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引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慎云：『賴也。』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說文：「俚，聊也。」

孽，疑也。　漢書鼂錯傳：「通關去塞，不孽諸侯。」如淳說。

業，危也。　詩：「有震且業。」毛氏說。

駾，突也。　詩：「混夷駾矣。」毛氏說。

契，開也。　詩：「爰契我龜。」毛氏說。

假，固也。　詩：「假哉天命。」毛氏說。

革，更也。　詩：「不長夏以革。」

度，投也、填也。　詩：「度之薨薨。」鄭說。　韓詩：「度，填也。」

葱，蒼也。　詩：「有瑲葱珩。」

苞，本也。　詩：「如竹苞矣。」

正，晝也。詩：「噲噲其正。」鄭氏說。

騫，虧也。詩：「不騫不崩。」

贅，屬也。下之欲切。書傳略說：「太王亶父贅其耆老而問之。」孟子作「屬」。

昧，冒也。左傳：「楚王是故昧于一來。」注：「猶貪冒。」

冞，冒也。詩：「冞入其阻。」鄭氏說。

畿，疆也。詩：「邦畿千里。」

嘻，和也。上曉下匣。詩：「噫嘻成王。」毛氏說。

昃、稷，側也。史記趙世家：秦昭王名稷。世本云：「名側。」易：「日中則昃。」孟喜本作「稷」。春秋：「日下昃。」穀梁作「下稷」。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鄭注云：「讀曰側。」

僦，載也。史記平準書：「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云：「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

將，側也。詩：「在渭之將。」毛傳文。

濟，止也。莊子：「厲風濟則衆竅爲虛。」郭象說。

簉，倅也。左氏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

咋，暫也。仕詐反。左傳：「桓子咋謂林楚。」

竝，旁也。

閒，干也。聘禮記：「馬皮相閒可也。」「古文閒作干。」

干，澗也。詩：「秩秩斯干」傳文。又「考槃在澗。」韓詩作「干」。

轢，轢也。漢書楚元王傳：「陽爲羹盡，轢釜。」「轢，轢也。」服虔説。「轢音洛，又音歷。」

灑，蓰也。史記周本紀：「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

每，冒也。史記伯夷列傳：「衆庶馮生。」索隱云：「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

概，格也。史記韓非傳：「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童，獨也。易：「童蒙。」馬融云：「童猶獨也。」

羨，古讀如衍。餘也。詩：「四方有羨。」傳：「餘也。」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索隱云：「羨，羊戰反。謂時有餘衍也。」

爰，易也。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孔晁皆訓「爰」爲「易」。

脅，翕也。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翕、脅聲相近，義則同。」

董，督也。左傳注。

蕆，敕也。左傳：「以蕆陳事。」賈、服、杜皆訓「敕」。

瘳，差也。上徹下穿。 左傳注。

顏，額也。 方言：「中夏謂之額，河潁淮泗之間謂之顏。」

糜，眉也。 漢書王莽傳：「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襲，重也。 左傳：「卜不襲吉。」

遒，聚也。 詩：「百祿是遒。」

儷，兩也。 左傳疏：「禮謂兩皮爲儷皮。」

露，羸也。 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預說。

囂，喧譁也。 左傳注。

衡，横也。

質，主也。 左傳：「要盟無質。」

蠲，潔也。

闕，空也。 左傳：「執蓋以當其闕。」

肆，失也。 春秋：「肆大眚。」穀梁傳：「肆，失也。」公羊傳：「肆者何？跌也。」

省，眚也。 春秋：「肆大眚。」公羊作「大省」。 疏：「省讀如減省之省。」

痟，酸削也。 周禮疾醫：「時有痟首疾。」

痢，癘也。 公羊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古文「列」與「厲」通。 左

傳：「癘疾不作。」注：「以癘爲惡氣。」

竫，撰也。公羊傳：「惟諓諓善竫言。」注：「竫猶撰也。」

化，畫也。公羊傳：「曷爲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之謂化。」穀梁傳：「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化、畫音相近。

晤，遇也。詩：「可與晤歌。」

蒙，厖也。詩：「蒙伐有苑。」鄭氏說。

來，釐也。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貽我釐麰。」少牢饋食禮：「來汝孝孫。」注：「來讀曰釐。釐，賜也。」

洊，臻也。易：「水洊至。」京房本作「臻」，干寶作「荐」。

澮，定也。馮衍顯志賦：「意斟愖而不澮。」

宛，鬱也。詩：「鬱彼北林。」鄭司農注周禮引作「宛」。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暍。」揚倞讀宛爲蘊，又疑爲奥之誤。予謂宛與鬱通。

迪、蹈、蕩，動也。釋詁：「迪，作也。」郭景純未詳其義。予謂迪動同訓，迪即動之轉。詩：「弗求弗迪。」迪訓進，亦與作義近。詩：「上帝甚蹈。」毛傳訓蹈爲動。樂記：「天地相蕩。」注：「蕩，猶動也。」

侵，醜也。史記田蚡列傳：「貌侵。」集解引韋昭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

也。」
涚，新也。　郊特牲：「凡涚，新之也。」
涚，汎也。　郊特牲：「明水涚齊。」注：「涚齊或爲汎齊。」按陸德明云：「汎，本又作泛。」蓋
涚自爲汎，因轉爲泛爾。
骫，翳也。　呂覽報更篇：「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骫，古委字，即左傳之「翳
桑」也。
政，制也。　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呂覽察微篇：「昨日之事，子爲
制；今日之事，我爲制。」
獵，攬也。　史記日者傳：「獵纓正襟危坐。」索隱云：「攬其冠纓。」
雪，刷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漢書作刷。
斯，析也。　詩：「斧以斯之。」
崇，聚也。　左傳：「芟夷蘊崇之。」
瞀，悶也。　莊子外物篇：「慰瞀沈屯。」
慰，鬱也。　見上。
局，卷也。　詩：「予髮曲局。」傳文。
交，俱也。　書：「庶土交正。」傳文。

偕，俱也。　左傳：「與女偕隱。」

膠，固也。　詩：「德音孔膠。」傳文。

庭、道，直也。類隔。　釋詁文。詩：「既庭且碩。」

䪁，狹也。　揚雄反騷：「何文肆而質䪁。」應劭訓「䪁」爲「狹」。

形，用也。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遺，餘也。　樂記：「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遺，猶餘也。」

迭，代也。　樂記：「迭相爲經。」史記「迭」作「代」。

比，俾也。　詩：「克順克比。」樂記引作「俾」。鄭云：「俾當爲比，聲之誤也。」

頗，偏也。　左傳：「書辭無頗。」

革，急也。　檀弓：「夫子之病革矣。」

瞢，悶也。　左傳：「不與于會，亦無瞢焉。」

索，散也。　檀弓：「吾離羣而索居。」注：「索，猶散也。」

宣，散也。　左傳：「於是乎節宣其氣。」杜預說。

果，決也。　檀弓：「於是弗果用。」

勍，强也。　左傳：「勍敵之人。」

妥，退也。　檀弓：「其中退然。」注：「退或爲妥。」易：「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

「退」。陸績、姚信并作「妥」。左傳注：「古名退軍爲綏。」「綏」有「妥」音。

雍，祐也。揚雄甘泉賦：「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

抗，舉也。古讀抗如陳亢之亢。詩：「大侯既抗。」傳文。

釐，賚也。詩：「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引釋詁：「釐、予，賜也。」今本有賚無釐，釐、賚古通文。

慮，落也。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高誘注：「慮，猶亂也。」

錄，慮也。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徙還。」師古曰：「省錄之，今云慮囚。」

款，空也。漢書司馬遷傳：「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服虔云：「款，空也。」

釋言

春，出也。尚書大傳：「春，出也；物之出也。」

春，推也。說文。

西，鮮也。尚書大傳：「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

北，伏也。尚書大傳：「北方者何也？伏方也。」白虎通：「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

漢書律曆志：「太陰者北方；北，伏也。」

婦，服也。釋名：「婦，服也，服家事也。」

嫂，叟也。儀禮注：「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

嬪，服也。說文。

姊，積也。釋名：「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

母，牧也。說文。牧野，說文作坶野。

蒐，索也。左傳注。

獮，殺也。同上。

民，瞑也。崔實政論：「民之多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

百，勱也。左傳：「距躍三百。」杜注：「百，猶勱也。」音邁，今本作勵，誤。

髕，廓也。韓詩說：「髕，所以罰不敬也。君子有過，廓然明著。」

魂，芸也。孝經說。

族，湊也。白虎通：「族者，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

叟，縮也。釋名：「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

天，坦也。釋名：「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星，散也。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風，汜也；散也。　釋名：「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

木，冒也。　釋名：「木，冒也。葉葉自覆冒也。」

火，化也；燬也。　釋名：「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中皆燬壞也。」

丁，壯也。　釋名：「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

露，慮也。　釋名：「露，慮也；覆慮物也。」

雪，綏也。　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

霰，星也。　釋名：「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

震，戰也。　釋名：「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

霓，齧也。　釋名：「霓，齧也。其體斷絕。」

朔，蘇也。　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

舍，舒也。　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卯，茂也。　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

華，穫也。　白虎通：「西方爲華山，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

鹵，爐也。　釋名：「地不生物曰鹵。鹵，爐也，如爐火處也。」

陵，隆也。　釋名：「陵，隆也，體高隆也。」

岑，嶄也。釋名：「山小高曰岑。岑，嶄也，嶄嶄然也。」

礫，料也。釋名：「小石曰礫。礫，料也。小石相枝柱其閒，料料然出内氣也。」

江，公也。釋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

淮，圍也。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河，下也。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流通也。」

瀾，連也。釋名：「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洲，聚也。釋名：「水中可居曰洲。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也。」

渚，遮也。釋名：「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

州，注也。釋名：「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

益，阨也。釋名：「益州，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

燕，宛也。釋名：「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

鄰，連也。釋名：「鄰，連也，相接連也。」

肉，柔也。釋名。

頭，獨也。釋名：「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

首，始也。爾雅、釋名。

面，漫也。釋名。

頟，鄂也。　釋名：「頟，鄂也。有垠鄂也。」

目，默也。　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

眸，冒也。　釋名：「瞳子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

口，空也。　釋名。

頤，養也。　釋名。

吻，免也。　釋名：「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

鬢，秀也。　釋名：「鬢，秀也。物成而秀，人成則鬢生也。」

臆，抑也。　釋名：「臆，猶抑也。抑，氣所塞也。」

膺，壅也。　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

心，纖也。　釋名：「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

肺，敎也。　釋名：「肺，敎也。言其氣敎鬱也。」

肘，注也。　釋名：「肘，注也。可隱注也。」

手，須也。　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尾，微也。　釋名：「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

要，約也。　釋名：「要，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臀，殿也。　釋名：「臀，殿也。高厚有殿遌也。」

膝，伸也。釋名：「膝，伸也。可屈伸也。」

肛，釭也。史記正義：「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

磬，硜也。禮記：「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石聲硜，硜以立別。」

寡，倮也。釋名：「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倮蓋讀如果。

痳，截也。釋名：「痳，截也。氣痳人如有斷絶也。」

眚，瘠也。釋名：「眚，瘠也。如病者瘠瘦也。」

慝，態也。釋名：「慝，態也。有姦態也。」

奔，變也。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

立，林也。釋名：「立，林也。如林木森然，各駐其所也。」

偃，安也。釋名。

企、啓，開也。釋名。

引，演也。釋名。

撮，捽也。釋名：「撮，捽也。暫捽取之也。」

攬，斂也。釋名：「攬，斂也。斂置手中也。」

蹙，遒也。釋名。

寐，謐也。釋名：「寐，謐也。靜謐無聲也。」

眠，泯也。釋名：「眠，泯也。無知泯泯也。」

覺，告也。釋名。

欠，嶔也。釋名：「欠，嶔也。開張其口，聲脣嶔嶔也。」

親，襯也。釋名：「親，襯也。言相隱襯也。」

母，冒也。釋名：「母，冒也。含生己也。」

兄，荒也。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

昆，貫也。釋名：「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

叔，少也。釋名。

季，癸也。釋名：「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

章，灼也。釋名：「夫之兄曰公，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

鰥，昆也。釋名：「無妻曰鰥。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

民，冥也，瞑也。春秋繁露：「民之号，取之瞑也。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

甿，懵也。周禮遂人：「以下劑致甿。」注：「甿，猶懵懵無知貌也。」

信，申也。釋名：「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孝，畜也。釋名：「孝經說：孝，畜也。畜，養也。」

達，徹也。釋名。

懿，僾也。釋名。

撥，播也。釋名：「撥，播也。播使移散也。」

基，據也。釋名：「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

號，呼也。釋名：「號，呼也。以其善惡，呼名之也。」

惡，扼也。釋名：「惡，扼也，扼困物也。」

弱，衄也。釋名。

逆，遻也。釋名：「逆，遻也。逆不從其理，則生殿遻不順也。」

覆，孚也。釋名：「覆，孚也。如孚甲之在物外也。」

蓋，加也。釋名：「蓋，加也。加物上也。」

御，語也。釋名：「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

艱，根也。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

出，推也。釋名：「出，推也。推而前也。」

候，護也。釋名：「候，護也。司護諸事也。」

夬，決也。易。

始，息也。釋名：「始，息也，言滋息也。」

消，削也。　釋名：「消，削也，言減削也。」

息，塞也。　釋名：「息，塞也，言塞滿也。」

姦，奸音干也。　釋名：「姦，奸也，言奸正也。」

麤，錯也。　釋名：「麤，錯也。相遠之言也。」

疏，索也。　釋名：「疏，索也。獲索相遠也。」

安，晏也。　釋名：「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

危，阢也。　釋名：「危，阢也。阢阢不固之言也。」

治，值也。　釋名：「治，值也。物皆值其所也。」

省，嗇也。　釋名：「省，嗇也。臞嗇約少之言也。」

劇，巨也。　釋名：「劇，巨也。事功巨也。」

公，廣也。　釋名：「公，廣也。可廣施也。」

私，恤也。　釋名：「私，恤也，所恤念也。」

罵，迫也。　釋名：「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迫讀如陌。

詈，歷也，離也。　釋名：「詈，歷也，以惡言相彌歷也。亦言離也，以此掛離之也。」

助，乍也。　釋名：「助，乍也。乍往相助，非長久也。」

嗟，佐也。　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

飲，奄也。釋名：「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
食，殖也。釋名：「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咀，藉也。釋名：「咀，藉也，以藉齒牙也。」
嚼，削也。釋名：「嚼，削也。稍削也。」
餌，而也。釋名：「餌，而也。相黏而也。」
鮓，菹也。釋名：「鮓，菹也。以鹽米釀之如葅，熟而食之也。」
脩，縮也。釋名：「脩，縮也。乾燥而縮也。」
盎，翁也。釋名：「盎齊，盎，滃滃然濁色也。」周禮酒正：「三曰盎齊。」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
胖，片也。周禮腊人：「共膴胖。」注：「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
衣，隱也。白虎通：「衣者。隱也，所以隱形。」
絳，工也。釋名：「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
紅，古亦音工。絳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
緗，桑也。釋名：「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
緑，瀏也。釋名：「緑，瀏也。荆泉之水，於上視之，瀏然緑色，此似之也。」
緇，滓也。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

牟，冒也。　釋名：「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

簪，枝也。　釋名：「簪，枝也。以形名之也。」

揥，摘也。　釋名：「揥，摘也，所以摘髮也。」詩：「象之揥也。」傳：「揥，所以摘髮也。」釋文：「摘，他狄反，本亦擿。」今吳人語摘花之摘，讀如嫡，合於古音。

鏡，景也。　釋名：「鏡，景也，言有光景也。」

刷，帥也，瑟也。　釋名：「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

副，覆也。　釋名：「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鄭康成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

頍，傾也。　釋名：「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

韠，蔽也。　釋名：「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

襦，耎也。　釋名：「襦，耎也，言温耎也。」

衫，芟也。　釋名：「衫，芟也，衫無袖端也。」

綦，拘也。　士喪禮注：「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

襪，末也。　釋名：「襪，末也，在腳末也。」

鞾䩋，速獨也。　釋名：「鞾䩋，鞾之缺前壅者，鞾䩋猶速獨，足直前之言也。」

宮，穹也。　釋名：「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

交，幽也。　釋名：「室東南隅曰交。交，幽也，亦取幽冥也。」

宧，養也。　釋名：「東北隅也，宧。宧，養也。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

屋，奧也。　釋名：「屋，奧也；其中溫奧也。」

窗，聰也。　釋名：「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

甍，蒙也。　釋名：「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

爨，銓也。　釋名：「爨，銓也。銓度甘辛調和之處也。」

囷，綣也。　釋名：「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

泥，邇也。　釋名：「泥，邇也。邇，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

墨，晦也。　釋名：「墨，晦也。謂視物晦黑也。」

板，般也。　釋名：「板，般也。般般平廣也。」

賦，鋪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奏，鄒也。　釋名：「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

札，櫛也。　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檢，禁也。　釋名：「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

契，刻也。　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律，累也。 釋名：「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射，繹也。 禮射義：「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按：此古人讀射御字，亦爲繹音。故僕射本以主射得名，而讀如夜。夜與繹相轉也。

鑴，鐏也。 釋名：「鑴，鐏也，有所鐏入也。」

獮，殺也。 周禮注：「秋田爲獮。獮，殺也。」

儺，難也。 周禮占夢：「遂人令始儺。」注：「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禬，刮也。 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

繹，又也。 爾雅：「繹，又祭。」

酳，演也，安也。 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注：「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

武，伐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

師，帥也。 周禮族師注：「師之言帥也。」

媒，謀也。 周禮媒氏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聖，設也。 春秋繁露。

則之言曾。 檀弓：「則弗之忘矣。」鄭氏說。

抑之言噫。 詩：「抑此皇父。」鄭氏說。

展之言整。周禮司市：「展成奠賈。」

載之言則。詩：「載飛載鳴。」鄭氏說。

娩之言媚。禮内則：「婉娩聽從。」鄭氏說。釋文：「娩音晚，徐音萬。」

亹之言門。詩：「鳧鷖在亹。」鄭氏說。

疆之言竟。穀梁傳。

膠之言糾。王制：「養國老於東膠。」

烈之言爛。詩：「載燔載烈。」鄭氏說。

割之言蓋。緇衣注。

鵠之言較。周禮司裘注：「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

蠻之言緍。鄭氏書禹貢注。

復之言報。周禮宰夫注。

移之言羨。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氏說。羨讀如沙羨之羨，羨與延同音。釋文：「音才箭、辭見二切。」皆也。延道亦稱羨道。

孛之言茀。穀梁。

戾之言利。大學：「一人貪戾。」鄭氏說。

緜緜，民民也。詩：「緜緜其麃」，「緜緜翼翼」。韓詩皆作「民民」。

湎湎，泯泯也。漢書叙傳：「風流俗化，湎湎紛紛。」即呂刑之「泯泯棼棼」也。

畟畟，測測也。詩：「畟畟良耜。」毛氏說。

萋萋、蒼蒼，采采也。詩蒹葭傳。

言言、仡仡，孽孽也。詩皇矣篇。毛氏說。

憲憲，欣欣也。詩：「無然憲憲。」

囂囂，警警、嗸嗸也。詩：「聽我囂囂。」毛云：「猶警警。」又「讒口囂囂」，劉向傳引作「嗸嗸」。

噲噲，快快也。噦噦，煟煟也。詩毛傳。

耿耿，儆儆也。詩：「耿耿不寐。」

介介，耿耿也。後漢書馬援傳注。

膠膠，喈喈也。詩。

渠渠、拳拳，勤勤也。詩：「夏屋渠渠。」「拳拳」，見後漢書明帝紀。

懆懆，慘慘也。詩：「念子懆懆。」釋文：「亦作慘慘。」

慘慘，戚戚也。詩毛傳。

竊竊，察察也。莊子：「竊竊然知之。」司馬彪說。

索索，縮縮也。易震：「索索。」鄭氏說：「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

職職，祝祝也。莊子至樂篇：「萬物職職。」司馬彪說。

芒芒，夢夢也。文選注。

庸庸，餤餤也。書：「毋若火始餤餤。」漢書作「庸庸」。

閣閣，格格也。詩：「約之閣閣。」周禮注引作「格格」。

攸攸、滌滌，并讀如迪。逐逐也。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蘇林「音迪」。漢書叙傳：「六世耽耽，其欲滌滌。」師古曰：「滌，音滌。」

惕惕，忉忉也。詩：「心焉惕惕。」毛氏說。惕當有叨音。

嘽嘽，痑痑也。詩：「嘽嘽駱馬。」說文作「痑」。

膴膴，腜腜也。詩：「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

摻摻，纖纖也。詩：「摻摻女手。」傳文。釋文：「摻，所銜反。徐，息廉反。纖，息廉反。」今人以所屬審母，息屬心母。

蠅蠅，油油也。尚書大傳：「微子歌曰：『麥秀蔪兮黍禾蠅蠅。』」蠅與油聲相近。

亹亹、勿勿，勉勉也。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禮器：「君子達亹亹焉。」注：「亹亹，勉勉也。」禮祭義：「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大戴禮曾子主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

浘浘，浼浼也。詩：「河水浼浼。」韓詩作「浘浘」。

駓駓，儦儦也。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薛君章句：「趨曰駓，行曰騃。駓音鄙，與俟同音。」

沈沈，潭潭也。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

肩肩，斤斤也。左傳：「我心肩肩。」注：「明察也。」釋訓：「明明、斤斤，察也。」

梅梅，微微也。玉藻：「視容瞿瞿梅梅。」疏云：「梅，猶云微也。」

諓諓，截截也。秦誓：「唯截截善諞言。」公羊作「諓諓」。

彤彤，繹繹也。公羊傳注：「殷曰彤，周曰繹，彤者，彤彤不絕。」

悁悁，烏圓切。悒悒也。詩：「中心悁悁。」毛氏說。

元元，喁喁也。史記索隱引顧野王說：「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

姁姁，嘔嘔音吁。也。漢書韓信傳：「言語姁姁。」師古曰：「和好貌。」史記作「嘔嘔」。

畜畜，煦煦也。莊子徐无鬼篇：「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李頤云：「畜畜，行仁貌。」王叔之云：「恤愛，勤勞之貌。」予謂畜畜猶煦煦。

齗齗，誾誾也。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閒，齗齗如也。」索隱云：「讀如論語『誾誾如也』。」

匔匔、窮窮，夔夔也。史記魯世家：「匔匔如畏然。」徐廣曰：「匔匔，謹畏貌。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夔夔也。」

矜矜、兢兢，堅也。　詩。

兢兢，戒也。

騤騤，强也。　詩：「四牡騤騤。」

業業，危也。　詩。

仡仡，駛也。　說文。

溱溱、增增，衆也。　詩：「室家溱溱」、「烝徒增增」。

瑣瑣，小也。　詩：「瑣瑣姻亞。」傳：「小貌。」

厭厭、愔愔，安也。　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

亹亹，勉勉也。　釋詁文。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

穆穆，美也。　釋詁。

藐藐，美也。　詩：「既成藐藐。」

幪幪，茂也。　詩：「麻麥幪幪。」

枚枚，密也。　詩：「實實枚枚。」

藐藐，悶也。　釋訓文。

浼浼，潤也。　說文。

喤喤，和也。　詩。

蚑蚑，戲也。　說文。

堇堇，短也。　左傳：「余髮如此種種。」釋文：「本亦作堇。」

握齱、握齪，齷齪也。　漢書酈食其傳：「皆握齱好荷禮。」應劭曰：「急促之貌。」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齪。」孔文祥云：「握齪，局促也。」

噍殺，㸒瘁也。　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漢書作「纖微㸒瘁」。瘁一作衰，古書殺與衰通。易：「神武不殺。」虞仲翔本作衰。

狡狭，狡獪也。　詩長楚箋：「謂狡狭淫戲不以禮也。」釋文：「狭，古快反。本亦作獪。」

縮朒，蹜汨也。　漢書。廣韻：「蹜汨，水文聚。」汨讀如恧。說文無忸怩字，蓋汨泥之訛。

旁皇，徘徊也。　史記禮書：「旁皇周浹。」索隱曰：「旁皇，猶徘徊也。」

周浹，周市也。　史記禮書：「旁皇周浹。」索隱曰：「周浹猶周匝。」

從頌，從容也。　史記魯仲連列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索隱云：「音從容。」

暴露，暴露也。　史記楚世家：「暴露藍蔞。」徐廣云：「暴一作暴。」

禺京，禺彊也。　莊子：「禺强得之。」釋文：「一名禺京。」呂覽：「禺疆之所。」

堪坏，欽負也。　莊子：「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崔譔本作「邳」。司馬彪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

方良、罔閬，蝄蜽也。　史記孔子世家：「木石之怪，夔、罔閬。」索隱云：「家語作蝄蜽。」周禮

方相氏「敺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引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

辟戾、弼戾，拂戾也。　既夕記注：「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綴猶拘也，爲將履恐其辟戾也。」説文：「盭，弼戾也。」弼戾與辟戾同義。

埄垢，逢堁也。　莊子：「彷徨乎塵垢之外。」釋文云：「崔本作塚垧。塚音埄，垧垢同，齊人以風塵爲逢堁。」予謂風爲蓬，古音也。吾鄉稱風塵爲蓬塵。

猛眇，莽眇也。　莊子：「莽眇之鳥。」崔譔本作「猛眇」。

漫羨，曼衍也。　漢書藝文志：「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云：「羨，音弋戰反。」

罔象，無傷也。　莊子達生篇：「水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

方皇，彷徨也。　莊子達生篇：「野有彷徨。」陸氏釋文作「方皇」。司馬彪云：「方皇狀如蛇，兩頭。」莊子逍遥遊：「彷徨乎無爲其側。」崔本作「方羊」。

辟倪、辟睨，睥睨也。　史記武安侯列傳：「辟倪兩宮閒。」索隱引埤蒼云：「睥睨，謂邪視也。」漢書作「辟睨」。

遮例、遮迾，遮列也。　周禮司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注：「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後漢書輿服志：「張弓帶鞬，遮迾出入。」

畏需，畏懦也。　周禮輈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爲畏需之需。」釋文：「需，乃亂反。」

罷需，罷軟也。　周禮弓人注：「常應弦，言不罷需也。」需，人兗反。　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者。」

選蠕、選輭、選耎，選懦也。　史記律書：「選蠕觀望。」漢書西南夷傳：「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後漢書清河王慶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

須留，宿留也。　後漢書清河王慶傳：「且復須留。」東觀記作「宿留」。

密勿、黽沒，黽勉也。　詩：「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　釋詁：「黽沒。」郭云：「猶黽勉。」

拮隔，戛擊也。　揚雄長楊賦：「拮隔鳴球。」韋曜曰：「隔，古文爲擊。」予謂戛與秸通。　禹貢「納秸」，漢書地理志作「内戛」。

尨茸，蒙戎也。　詩：「狐裘蒙戎。」左傳士蔿賦：「狐裘尨茸。」

憔悴，盡瘁也。　詩：「或盡瘁事國。」左傳引作「憔悴」。

扶服、扶伏、蒲伏，匍匐也。　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禮檀弓引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誕實匍匐」，釋文：「本亦作扶服。」左傳昭十三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釋文：「本又作匍匐。　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睢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漢書霍光

傳：「中孺扶服叩頭。」

猝嗟、咄嗟，叱咤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喑噁叱咤。」咤或作吒。漢書作「猝嗟」。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

摩娑，末殺也。　釋名：「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

路亶，落單也。　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炰烋，彭亨也。　詩：「女炰烋于中國。」傳。

畔援、畔換，跋扈也。　詩：「無然畔援。」鄭氏說。　漢書叙傳：「項氏畔換。」師古引大雅作「換」。

觳悉，觳觫也。　釋詁：「觳悉，盡也。」予謂觳速即觳悉之轉。

惽怓，讙譊也。　詩：「以謹惽怓。」鄭氏說。　譊，本又作譁。

須搖，須臾也。　漢書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

拮据，撠挶也。　詩：「予手拮据。」毛氏說。

孟浪，漫瀾也。　莊子：「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秀讀爲「漫瀾」。

喑噁，意烏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喑噁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

輿謣、邪謣，邪許也。　呂氏春秋：「今舉大木，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注：「輿謣或作邪謣。」

淮南道應訓：「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歋廠，邪揄也。　說文：「歋，人相笑，相歋揄。」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說文歋歈，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彌離，蒙籠也。　爾雅釋詁注。

毘劉，爆爍也。　釋詁。

綢繆，纏綿也。　詩：「綢繆束薪。」傳。

衈勿，古音如沒。搔摩也。　曲禮：「國中以策彗衈勿。」鄭氏說。

漸洳，沮洳也。　詩：「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漢書東方朔傳：「塗者，漸洳徑也。」

牢剌，牢落也。　馬融長笛賦：「牢剌拂戾。」李善云：「牢剌，牢落乖剌也。」

蠭午，旁午也。　漢書劉向傳：「蠭午並起。」如淳曰：「蠭午，猶雜沓也。」霍光傳：「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予謂旁午即蠭午。蠭，古音蒲紅切。孟子「蠭蒙」，它書或作「逢門」。

曼漶，濛鴻也。　漢書揚雄傳：「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猶言濛鴻也。」

卷婁，拘攣也。　莊子徐無鬼篇：「有卷婁者。」陸德明云：「卷婁，猶拘攣也。」

眥媙，揃搣也。莊子外物篇：「眥媙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搣。

踟蹰、躊躇、峙躇、躑躅，跢跦也。詩：「搔首踟蹰。」薛君云：「踟蹰，躑躅。」文選思玄賦注引作「躊躇」。說文：「峙躇，不前也。」廣雅：「蹢躅，跢跦也。」

劓刖、臲卼、槷⿰鬼出、⿰臬刂⿰鬼出、倪仉，隉阢也。易：「困於葛藟，于臲卼。」陸德明云：「說文作『⿰臬刂⿰鬼出』。」按說文引易本作「槷⿰鬼出」。槷⿰鬼出，不安也。槷即臬之古文，故陸氏所見本作「⿰臬刂」，其實一也。又說文隉字下引班固說：「不安也。」書：「邦之阢隉。」阢隉與槷⿰鬼出亦同義。易困九五：「劓刖。」荀爽、王肅本亦作「臲卼」。鄭康成謂：「劓刖當爲倪仉。」即隉阢也。

冥眴，瞑眩也。揚雄甘泉賦：「目冥眴而無見。」李善注：「冥眴，昏亂之貌。冥，莫見切。」

祇迴，低回也。史記孔子世家：「余祇迴留之。」索隱云：「祇，散也。言祇敬遲回，不能去之。亦作低回。」

𡁞哰，謰謱也。廣雅文。

於戲、於乎，嗚呼也。詩：「於乎，前王不忘。」大學引作「於戲」。

噫歆、噫興，噫嘻也。士虞禮：「祝升，止哭，聲三。」注：「聲者，噫歆也。」曾子問注：「聲，噫歆。」既夕禮：「聲三啓三。」注：「舊說以爲聲，噫興也。」按噫歆、噫興即噫嘻之轉，亦即嗚呼之轉也。

兜離、株離，朱離也。班固東都賦：「僸昧兜離，罔不具集。」李善注引孝經鉤命決：「西夷

之樂曰株離。」毛氏詩傳：「西夷之樂曰朱離。」

呼暑，謼服也。　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云：「暑音暴。」鄧展云：「呼音髐箭之髐，暑音瓜㼌之㼌。」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田蚡傳：「謼服謝罪。」晉灼云：「服音㼌。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㼌。」

柤飽，苞苴也。　周禮司巫「及蒩館」。注：「蒩館爲柤飽。柤飽，茅裹肉也。」庖人注：「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按柤飽與苞苴倒文。

鼖譟，梟藻也。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云：「前師乃鼓鼖譟。」

糊塗，鶻突也。　能改齋漫錄：「鶻突二字當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爲人糊塗。」自注：「讀爲鶻突。」

壹壺。絪縕也。　易：「天地絪縕。」說文引作「壹壺」。

駢憐，比鄰也。　史記功臣侯表：「柏至侯許溫以駢憐從。」漢書作「駢鄰」。索隱云：「姚氏憐隣聲相近，駢鄰猶比鄰也。」

沂鄂，垠鄂也。　禮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少儀：「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注：「幾謂附纏爲沂鄂也。」

放悲，髣髴也。　漢書郊祀歌：「相放悲，震淡心。」師古曰：「放悲，猶髣髴也。」

封，邦也。　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

作封内」。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

甫，圃也。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鄭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甫，鄭音補。」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甫，布五反。本亦作圃。」

敷，布也。書：「敷重篾席。」說文作「布重莫席」。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今文布作敷。」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

賦，布也。廣雅。詩：「明命使賦。」傳：「賦，布也。」

班，賦也。爾雅釋言文。注：「謂布與。」

俘，寶也。春秋：「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作「寶」。

苞，非也。曲禮：「苞屨扱衽。」「苞或爲非」。

方，表也。廣雅。

剕，臏也。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史記周本紀作「臏」。

不，拊也。詩：「鄂不韡韡。」箋：「不當作拊，古聲不拊同。」釋文：「拊亦作跗。」

不，弗也。

匪，不也。國語注。

匪，彼也。詩：「彼交匪敖。」春秋傳引作「匪交匪敖」。又「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

交匪紓」。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敖」。

匪，邲也。　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　邲，美也。

腓，辟也、芘也。　詩：「小人所腓。」毛云：「辟也。」鄭云：「當作芘。」「牛羊腓字之」，毛傳：「腓，辟也。」釋文云：「避也。」

萉，避也。　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兮。」鄧展說。　蕭該：「音牛羊腓字之腓。」

邊，方也。　爾雅。

反，變也。　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

紛，豳也。　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豳。」

僨，奔也。　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覆敗也。」詩行葦箋引作「奔軍之將」。莊子在宥篇：「僨驕而不可係。」郭象「音奔」。

法，逼也。　釋名：「法，逼也。　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敷，鋪也。　詩：「敷時繹思。」左傳引作「鋪」。　又「鋪敦淮濆」，韓詩作「敷」。

敷，分也。　書禹貢：「敷土。」馬融說。　分敷雙聲，後人誤別爲二母。

妃，配也。　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　音同。」易：「遇其配主。」鄭康成「本作妃」。

攀，翻也。　釋名。

伏，馮也。　史記魏世家：「中旗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琴」。戰國策：「伏軾樽銜。」漢書王吉傳：「馮式樽銜。」

負，倍也、背也、陪也。　史記周世家：「南倍依。」倍依即負扆也。漢書徐樂傳：「南面背依。」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曰：「萯音倍。」釋名：「負，背也，置項背也。」

復，白也。　孟子：「有復于王者。」注：「復，白也。」呂氏春秋：「公上過往復于子墨子。」注：「復，白也。」伏、復之屬，古讀重脣，今轉輕脣。今人呼鰒魚音如鮑，此古音之存于方言者。

馥，苾也。　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今人呼鰒魚爲鮑魚。

鮑，腐也。　釋名：「鮑魚，鮑，腐也，埋藏奄使腐臭也。」

伏，偪也。　周禮輈人：「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旁，方也。　漢書揚雄傳：「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蘇林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書：「方鳩孱功。」説文引作「旁逑孱功」，又作「旁救孱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又「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告」。又「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士喪禮「牢中旁寸」，今文「旁」爲「方」。

樊，鞶也。　周禮巾車：「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鞶帶之鞶。」

薄，甫也、敷也。　詩：「薄言震之。」箋：「薄猶甫也；甫，始也。」詩蓼蕭箋：「外薄四海。」釋文：「諸本作外敷。」

僕，附也。　詩：「景命有僕。」

薄，附也。　廣雅。

佛，弼也。　詩：「佛時仔肩。」釋文：「鄭音弼，輔也。」

佛，輔也。　詩：「佛時仔肩」箋。

拂，弼也。　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史記夏本紀：「女匡拂予。」

望，茫也。　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

房，旁也。　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

蒲，敷也。　釋名：「草圓屋曰蒲。蒲，敷也。總其上而敷下也。」

彷，方也。　莊子達生篇：「野有彷徨」，司馬彪本作「方皇」。又「彷徨乎塵垢之外」，元嘉本作「房皇」。又逍遙游篇：「彷徨乎無爲其側」，崔譔本作「方羊」，簡文同。

樊，傍也。　莊子則陽篇：「夏則休于山樊。」李頤云：「樊，傍也。」

鮒，蒲也。　莊子外物篇：「揭竿累趣，溝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釋文：「鮒音附，又音蒲。本亦作蒲。」

服，犕也。　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春秋傳：「伯服」，史記作「伯犕」。

無，莫也。曲禮：「毋不敬。」釋文：「古人言毋，猶今人之言莫也。」易：「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莫，無也。無夜，非一夜。」「德音莫違。」箋：「莫，無也。」

末，無也、微也。檀弓：「末吾禁也。」注：「末，無也。」又「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靡，無也。

蔑，無也。漢書宣元六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負，母也。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謂老母爲負耳。武負，武家之母也。」

莫，晚也。詩毛傳。

晚，莫也。說文。

娓，美也。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說文：「娓，从女，尾聲，讀若媚。」予謂古文尾與微通，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與娓同。

枚，微也。詩：「勿士行枚。」毛氏說。

眉，微也。少牢禮：「眉壽萬年。」「古文眉爲微。」

冕，文也。釋名：「冕，文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陟，登也。詩：「陟彼高岡。」箋：「陟，登也。」

陟，得也。周禮太卜：「三夢，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追，彫也。詩：「追琢其章。」荀子引作「彫琢」。

追，堆也。士冠禮：「毋追。」注：「追，猶堆也。」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字。」

竺，篤也。書曰：「篤不忘。」釋文：「篤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字又作篤。汗簡古論語，篤作竺。」杜篤論都賦：「摧天督。」章懷太子注：「即天竺國。」漢書張騫傳：「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大昕謂天篤、天毒，皆謂天竺也。

竹，䓯也。詩：「綠竹猗猗。」韓詩作「綠䓯」。說文：「䓯，篇筑也，讀若督。」

卓，的也。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

埻，的也。廣雅。

質，的也。詩：「發彼有的。」毛云：「的，質也。」

置，德也。易：「有功而不德。」鄭陸蜀才本皆作「置」。鄭云：「置，當作德。」

豬，都也。檀弓：「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滎波既豬」，周禮注引作「滎播既都」。

鎮，瑱也。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爲鎮。」典瑞：「王執鎮圭。」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爲鎮。」釋名：「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

鎮，填也。　國語：「陽失其所而鎮陰也。」史記「鎮」作「填」。史記天官書：「填星」。填古鎮字。漢書同。漢書韓信傳：「不爲假王以填之。」填，音竹刃反。

殿，鎮也。　詩：「殿天子之邦。」傳：「殿，鎮也。」

棳，株也。　釋名：「棳儒，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也。短，故以名之也。」

禂，禱也。　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詩：「既伯既禱。」說文引作「既禡既禂。」

舟，雕也。　考工記：「玉楖雕矢磬。」注：「故書雕或爲舟。」

舟，帶也。　詩：「何以舟之。」毛氏說。

貞，當也。　廣雅文。

中，得也。　三倉文。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黧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中訓爲得。

督，中也。　莊子：「緣督以爲經。」李軌云：「督，中也。」郭象注：「順中以爲常。」周禮匠人注：「分其督旁之脩。」疏云：「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鄉射記：「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疏：「言當心中央也。」予謂當與督聲相近。

楝，中也。釋名：「楝，中也。居屋之中也。」

典，鎮也。釋名：「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

抽，搯也。詩：「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搯，他刀反。

徹，通也。

逞，通也。說文。

抶，撻也。

竁，齵也。楊雄長楊賦：「西厭月齵。」服虔曰：「齵音窟穴之窟。」顏延之詩：「月竁來賓。」

直，特也。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直或爲犆。」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呂覽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注：「特，猶直也。」

犆，特也。周禮小胥：「士犆縣。」釋文：「本亦作特。」

妯，動也、悼也。詩：「憂心且妯。」「妯，直留反。」徐仙民讀。毛云：「動也。」鄭氏：「悼也。」

趙，掴也。詩：「其鎛斯趙。」周禮考工記注引作「掴，大了切。」

褫，奪也。說文：「直離切。」易：「終朝三褫之。」

宅，度也。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引作「度西曰柳穀」。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

記五帝本紀俱作「度」。詩：「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

兑，直也。　詩：「松柏斯兑。」傳：「兑，易直也。」

逐，軸也。　爾雅：「逐，病也。」郭云：「逐未詳。」疏引詩「碩人之軸」，鄭箋云：「軸，病也。」軸與逐蓋今古字。

濯，滌也。　詩：「可以濯罍。」毛氏説。

秩，豒也。　書：「平秩東作。」説文作「平豒」。

甸，治也。　詩：「維禹甸之。」毛氏説。

甸，敶也、乘也。　周禮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禮記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甸或謂之乘。」春秋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釋文：「甸，時證反。」古者乘、甸、陳、田，聲皆相轉，甸之轉乘，猶陳之轉田。經典相承，陳，直覲反；乘，繩證反。後之言等韻者，以陳屬舌音知母，乘屬齒音牀母，徒據經典相承之反切而類之，而不知其本一音也。漢書地理志：「廣漢郡甸氏道。」李奇曰：「甸音媵。」師古：「音食證反。」

陳，田也。　説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陸德明云：「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陳駢即田駢也。

涿，獨也。　古音涿與濁通，故涿鹿或作濁鹿。　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

壘，壇也。　周禮壘人注：「故書壘爲壇，杜子春讀爲壘。」載師：「以壘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壘或爲壇，鄭司農讀爲壘。」

池，沱也。　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池皆徒何反。

遲，穨也。　釋名：「遲，穨也，不進之言也。」

濁，瀆也。　釋名：「濁，瀆也。汁滓演瀆也。」

臺，持也。　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弔，至也。　詩：「神之弔矣」、「不弔昊天」。毛氏說。今人以至屬照母。

袗，單也。　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

慴，疊也。上之涉切，下徒協切。　詩：「莫不震疊。」傳訓疊爲懼。正義以爲釋詁文。疊、慴音義同。

挾，達也。　詩：「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疏：「挾者周匝之義，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匝，義同也。」

釋訓

殿之爲奏，正轉也。　艘之爲居，變轉也。

笄謂之簪，緶讀如餅。下句考工記。

包之訓裹，袗之訓單。

鉅之爲大，中之訓閒，貫之訓中。鄉射禮云：「不貫不釋。」

葵之爲誰。　漢書地理志：「立后土于汾陰脽上。」[一]蘇林曰：「脽音誰。」師古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爲脽字，故漢舊儀云葵上。」

落魄爲落託。　史記酈生傳：「家貧落魄。」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振之訓救，又訓撿。　周禮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撿也。」

牛之轉訓冒。　史記律書：「東至牽牛，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出也。」

專之訓單。　郊特牲：「君專席而酢焉。」注：「專猶單也。」

觚爲觶。　燕禮：「主人坐奠觚。」注：「古文觚皆爲觶。」

又爲爵。　燕禮：「賓洗南坐奠觚。」注：「今文从此以下觚皆爲爵。」又「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文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周禮梓人：「獻以爵而酬以觚。」注：「觚當爲觶。」鄭駁異義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

軹爲軒。　周禮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或讀爲簪

笄之笄。」

綴爲級，亦爲對。樂記：「綴兆舒疾。」史記樂書作「綴兆」。士喪禮：「綴足用燕几。」今文綴爲對。注：「綴猶拘也。」

姪待結反。

翦，盡也。

膊，磔也。殺而膊諸城上。

鈞，等也。左傳：「善鈞從衆。」

多，衹也。左傳：「欲之而言叛，衹見疏也。」杜預本「衹」作「多」。正義曰：「古人多、衹同音，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衹同。」

墮，輸也。公羊經：「鄭人來輸平，輸平猶墮成也。」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

湫，著也；底，止也。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服虔說。

蔽，斷也。左傳：「官占惟先蔽志。」

祝，斷也。公羊傳：「天祝子。」穀梁傳：「祝髮文身。」

憑，大也。列子湯問篇：「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注：「憑，大也。」

遡，鄉也。

傲，慢也。

㝃，嫚也。說文。

爾，昵也。釋名。

毁，禍也。釋名。

泥，邇也。釋名。

桀，大也。士冠禮注：「弁名出于桀。桀，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

娖，竦也。上側角切，下測角切。史記張丞相列傳：「娖娖廉謹。」索隱引小顏云：「持整之貌。」說文：「竦，謹也。讀若謹敕之敕。」是竦即史記所云「娖娖」也。說文有竦無娖，是娖與竦通。

啓，跪也。

曹，羣也。詩：「乃造其曹。」毛氏說。

良，能也。左傳：「吾自泯焉，弗良及也。」服虔云：「弗良及者，不能及也。良，能也。」

釋語

句摩，鳩摩也。晉書呂光載記，道士句摩羅耆婆，鳩摩羅什之别名也。

邪靡堆，邪馬臺也。隋書東夷傳：「俀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也。」

杜多，頭陀也。　李壁注王荆公詩：「頭陀亦名杜多，梵語也。」

昆彌，昆明也。　通典：「昆彌國一曰昆明。」

宿利、蘇利，蘇藺也。　通典：「波斯國治宿利城。按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

蠕蠕、芮芮，柔然也。　通典：「蠕蠕姓郁久閭，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

狄歷，敕勒也。　通典：「高車，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

乞佛，乞伏也。　水經注：「有東西二苑，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乞佛即乞伏之轉。

姑師，車師也。　史記大宛列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正義：「姑師即車師也。」

侖頭，輪臺也。　史記大宛傳：「烏孫侖頭。」漢書作「輪臺」。

校勘記

〔一〕引文見漢書武帝紀及注，非地理志。

聲類卷二

釋天

閼逢謂之焉逢。史記。淮南子天文訓亦謂之「閼蓬」。

旃蒙謂之端蒙。史記。

彊圉謂之彊梧。史記。

著雍謂之祝犂。史記。著、祝聲相近。

縣黓謂之橫艾。史記。縣、橫聲相近。

單閼謂之亶安。徐廣說。

大荒落謂之大芒駱。

協洽謂之汁洽。史記。

作噩謂之作詻。

烈風謂之厲風。 莊子：「厲風濟，則衆竅爲虚。」郭象說。
甘露謂之膏露。 孝經援神契：「甘露一名膏露。」
咮謂之注。 史記歷書：「西至于注。」索隱云：「注，咮也。」天官書：「柳爲鳥咮。」
孛謂之茀。 史記齊世家：「茀星將出。」正義：「茀音佩。」穀梁。

釋地

邱謂之虚。 說文。
魁父，魁阜也。 列子湯問篇：「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注：「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
邱阿，曲阿也。 詩：「止于邱阿。」毛氏說。
四竇，四瀆也。 周禮大司樂：「以祀四望。」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竇。」
番吾、鄱吾，蒲吾也。 史記蘇秦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六國表：「秦拔我鄱吾。」索隱云：「音婆，又音盤，縣名，在常山。」
福陽，傅陽、偪陽也。 漢書古今人表：「福陽子。」師古曰：「即偪陽也。」春秋：「遂滅偪陽。」穀梁作「傅陽」。漢書地理志：「楚國傅陽縣，故偪陽國。」
厥貉，屈貉也。 春秋：「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屈與厥通。晉韓厥，公羊作「韓屈」。

厥黨，闕黨也。　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

厥慭，屈銀也。　春秋：「會於厥慭。」公羊作「屈銀」。

計斤、計基、介根也。　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計斤縣。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杜注左傳云：「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陵水，栗水也。　史記范雎傳：「夜行晝伏，至于陵水。」小司馬引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

降谷，函谷也。　尚書大傳：「孟諸靈龜，隆谷玄玉。」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

宏山，恒山也。　尚書大傳：「函都宏山祀。」注：「恒山也。」

汶山、文山，岷山也。　書：「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岷皆作汶。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

濁鹿，涿鹿也。　莊子盜跖篇：「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本又作濁。」史記五帝本紀：「戰於涿鹿之野。」索隱云：「或作濁鹿。」

泰卷，大坰也。　史記殷本紀：「湯歸至泰卷陶。」索隱云：「鄒誕生『卷』作『坰』，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陶』字是衍字耳。」按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廘臺，鹿臺也。　史記殷本紀：「紂走登入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廘。」

泥母，甯母也。　續漢書郡國志：「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亭。」公羊作「寧母」。

楊陓，弦蒲也。　爾雅：「秦有楊陓。」注：「今在扶風汧縣西。」疏云：「周禮『冀州其澤藪曰楊陓。』鄭注：『所在未聞。』」又「雍州藪曰弦蒲，鄭注云『在汧』。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即此楊陓也。」

負尾，陪尾也。　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

姑胥，姑蘇也。　越絶書：「吳王起姑胥之臺。」姑胥即姑蘇。

猱，巎也。　詩：「遭我乎猱之閒兮。」漢書地理志「猱」作「巎」。

微，郿也。　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穀梁作「微」。陸德明謂「左氏作麋」。

蔑，眛也。　春秋：「盟于蔑。」公、穀作「眛」。

祊，邴也。　春秋：「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作「邴」。

防，邴也。　春秋隱九年：「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蒿，鄗也。　春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蒿」與「艾」同義。

禚，郜也。　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作「郜」。

曁，蔇也。　春秋：「盟于蔇。」公、穀作「曁」。

杅，檉也。　春秋：「會于檉。」公羊作「杅」。

纓，偃也。　春秋：「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犂，酈也。　或爲麗。春秋：「公子友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盂，霍也。　春秋：「會于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盂有吁音，雩亦取吁嗟之義，故轉爲霍，猶公孫旰之爲公孫霍也。

緡，閔也。　春秋：「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夔，隗也。　春秋：「楚人滅夔。」公羊作「隗」。

麇，圈也。　春秋：「楚子伐麇。」公羊作「圈」。

筌，檉也。　春秋：「歸父還自晉，至筌。」公穀作「檉」。

虢，郭也。　春秋虢國，公羊傳作「郭」。又昭元年「會于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

厲，賴也。　春秋：「遂滅賴。」公、穀作「厲」。

堅，牽也。　春秋：「會于牽。」公羊作「堅」，本又作「掔」。

僤，闡也。　春秋：「齊人取讙及闡。」公羊作「僤」。

郯，譚也。　史記齊世家桓公「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徐廣曰：「一作譚。」春秋三傳皆作「譚」。

虞，吳也。　漢書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

隞，囂也。　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于隞。」索隱云：「亦作囂。」

鄗，郊也。　史記秦本紀：「取王官及鄗。」左傳作「郊」。

阢，耆也。　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

鄒，邾也，亦謂之騶。　史記吳世家：「爲騶伐魯。」索隱云：「左傳騶作邾，杜預注左傳亦云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魯世家：「吳爲鄒伐魯。」

明津，盟津、孟津也。　漢書溝洫志：「東下底柱及明津。」書：「又東至于孟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並作「盟津」。

猪野，都野也。　書：「至于猪野。」史記夏本紀作「都野」。

即邱，祝邱也。　續漢書郡國志：「琅邪即邱縣，春秋時曰祝邱。」闞駰十三州記：「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今以即屬精母，祝屬照母。

垣雝，衡雍也。　續漢書郡國志：「卷縣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雝。」

望諸，明都、盟豬，孟諸也。　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諸。」注：「明都也。」疏：「即宋之孟諸。」書：「導菏澤，被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　索隱云：「音孟豬。」漢書地理志作「盟豬」。

垂斂，垂隴也。　春秋：「盟于垂隴。」穀梁作「垂斂」。

鄄，甄也。　春秋：「會于鄄。」注：「今東郡甄城也。」甄，舉然反，讀如堅，故爲鄄之轉。

窒皇，絰皇也。　左傳莊十九年「鬻拳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又宣十四年「屨及于窒皇」。

句瀆之邱，穀邱也。　春秋：「盟于穀邱。」左傳作「句瀆之邱」。句穀聲相近。

鳩茲，皋夷也。　左傳注。鳩、皋聲相近。

發繇，發陽也。　左傳：「會于鄖。」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蘧挐，渠蒢也。　左傳定十五年。

桐牢，蟲牢也。　續漢書地理志：「封邱縣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注：「左傳成五年，諸侯會蟲牢。」

卑耳，辟耳也。　史記封禪書：「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曜曰：「即齊語所謂辟耳。」

包來，浮來也。　春秋：「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春秋繁露作「苞來」。

時來，祁黎也。　春秋：「會于時來。」公羊作「祁黎」。

曲池，毆蛇也。　春秋：「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

邑北，聶北也。　春秋：「次于聶北。」說文作「邑北」。

夷儀，陳儀也。　春秋：「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古音夷與雉同，故轉爲陳。

首戴，首止也。　春秋：「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古音戴與載同，故轉爲止。

訾樓，叢也。　春秋：「取訾樓。」公羊作「叢」。訾與叢聲相近。

夷陵，辰陵也。　春秋：「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無婁，牟婁也。　春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

爰婁，袁婁也。　春秋：「盟于爰婁。」公羊作「袁婁」。

沙澤，瑣澤也。春秋：「會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招邱，莒邱也。春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公羊作「招邱」。

善道，善稻也。春秋：「會吳于善道。」公、穀作「善稻」。

賁泉、濆泉，蚡泉也。春秋：「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穀梁作「賁泉」。

昌姦，昌閒也。春秋：「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

浩油，皋鼬也。春秋：「盟于皋鼬」，公羊作「浩油」。皋亦有嗥音。

柏舉，伯莒也。春秋：「戰于柏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

醉李，檇李也。春秋：「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

蒲社，薄社也。春秋：「亳社災。」公羊作「蒲社」。〔一〕

沛邱，貝邱也。左傳：「田于貝邱。」史記齊世家作「沛邱」。沛有貝音，顛沛字亦讀如貝。

離枝，令支也。史記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裴駰云：「案地理志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

莘瀆、笙瀆，生竇也。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云：「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

先俞、西俞，西隃也。史記趙世家：「反巠分先俞于趙。」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

也。」正義云：「西先聲相近。」爾雅作「西隃」。

芮阸，芮鞫也。詩：「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漢書地理志亦作「芮阸」。周禮注引作「汭泦」。

營陵，緣陵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縣，或曰營邱。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

太形，太行也。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注：「形當作行。」

裯水，桐水也。莊子讓王篇：「卞隨自投裯水而死。」「裯，直留反。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潁川。本又作稠。」

衍水，沇水也。水經注：「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

封龍，飛龍也。按括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

姑餘，崑崙也。齊乘：「大崑崙也。仙經云：姑餘山，麻姑于此脩道上昇，餘趾猶存，因名姑餘。後世以姑餘崑崙聲相近而訛爲崑崙。」

洛盤，略畔也。漢書地理志：「北地有略畔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

鄘城，憑城也。漢書周緤傳：「封緤爲鄘城侯。」師古曰：「此字从崩，从邑。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

雁門，岸門也。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索隱曰：「紀年云：與魏戰岸

門。此云雁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蓋一地。尋秦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予謂雁即岸之轉，此別一雁門，非漢之雁門郡也。

吐京，土軍也。　魏書地形志：「汾州有吐京郡。」水經注：「吐京郡治，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訛僞變矣。」

文水，門水也。　水經注漢水篇。　今嶺南人言文如門，吳人呼蚊如門。

盆水，汾水也。　莊子逍遙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作盆水。

侯甲，胡甲也。　水經注：「中都縣有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

平模，彭模，彭亡也。　水經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胡三省通鑑注：「彭模，即漢犍爲郡武陽縣之彭亡聚也。」

鱛門、鮃門，葑門也。　史記伍子胥傳：「縣東門之上。」正義云：「東門，鱛門，謂鮃門，今名葑門。鱛，音普茹反。」

尋谷，斜谷也。　史記張儀傳：「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云：「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按此斜谷非鳳翔之斜谷。

淫預，灩澦也。　集韻：「淫，以瞻切。」巴東有淫預石，通作「灩澦」。

吾山，魚山也。　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

乎？」

林慮，隆慮也。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有林慮縣，故隆慮。殤帝改。」

汧屯，幵頭也。　漢書地理志：「幵頭山在涇陽縣西。」禹貢：「涇水所出。」師古曰：「幵，音苦見反，又音牽。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杜氏通典：「汧屯山即崆峒山。」

制河，浙河也。　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依字應作浙。」

息慎，肅慎也。　書序：「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作息慎。史記五帝本紀：「北，山戎、發、息慎。」鄭氏曰：「息慎，或謂之肅慎。」

鮮支、賜支，析支也。　大戴禮五帝德：「鮮支、渠廋、氐羌。」史記作析支。索隱云：「鮮支當此析支也，鮮、析音相近。」後漢書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幽都，幽州也。　書：「流共工于幽州。」莊子作幽都。

巀嶭，嵯峨也。　揚雄長楊賦：「椓巀嶭而爲弋。」師古曰：「巀嶭，即所謂嵯峨山也。」

匯水，湟水也。　史記南越列傳：「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漢書湟水。」

假密，高密也。　漢書曹參傳：「擊龍且軍于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

倍陽，蒷陽也。　漢書東方朔傳：「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蒷陽也。」宣帝紀：

「行幸蓓陽宮。」李斐曰：「蓓音倍。」

鬱洲，郁洲也。　通典：「東海縣田橫所保鬱洲，亦曰郁洲。」

昌遼，昌黎也。　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按前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曰：「今昌黎。」昌遼即昌黎之轉，交字爲天字之訛也。

碻磝，敲囂也。　通典：「碻磝城，沈約宋書作『敲囂』字。」

邛來，邛旅也。　通典：「雅州百丈縣有邛來山，本名邛旅。」

姑臧，蓋臧也。　通典：「姑臧，漢舊縣。河西舊事曰：『昔匈奴故蓋臧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

昌慮，濫也。　通典：「邾國之濫邑故城，在今縣東南，即漢昌慮縣也。左傳：『邾庶其以濫來奔。』即此地。」予謂濫與慮聲相近，「庶其」當作「黑肱」。

黽隘，鄳阸也。　戰國策：「殘均陵，塞黽隘。」史記蘇秦傳作「鄳阸」。

巨昧、巨蔑，朐瀰也。　水經注：「巨洋水，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

歎父，炭步也。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歎父山，亦曰炭步矣。」

滄浪洲，千齡洲也。　水經注：「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紀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

并陽，辟陽也。　水經注：「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即郡國志所謂內黄縣有并陽聚者也。」予謂并、辟聲相轉。

葷粥、葷允、玁狁，獫狁也。　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漢書作「薰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孟子：「太王事獯鬻。」揚雄長楊賦作熏鬻。　史記周本紀：「薰育戎狄攻之。」漢書霍去病傳：「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云：「葷允，熏鬻也。」詩「玁狁之故」，漢書匈奴傳引作獫允。

串夷、混夷、音昆。昆夷，畎夷也。　漢書匈奴傳：「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畎音工犬反。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詩：「串夷載路。」鄭箋：「串夷即混夷。」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正義云：「緄音昆，字當作混。」韋曜曰：「春秋以爲犬戎。」

茅戎，貿戎也。　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作貿戎。

廧咎如、牆咎如，將咎如也。　春秋：「伐廧咎如。」公羊作「將」，穀梁作「牆」。

咎如，亦爲囷如。　史記晉世家：「狄伐咎如。」鄒誕生本作囷如。

邱茲、屈茲，龜茲也。　唐書西域傳：「龜茲，一曰邱茲，一曰屈茲。」

斯羅，新羅也。　隋書東夷傳：「新羅國，或稱斯羅。」

蹛林，襜襤也。　史記匈奴傳：「大會蹛林。」集解云：「蹛音帶。」索隱云：「韋昭音多藍反。

姚氏按：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襤聲相近，或以林爲襤也。」李牧傳：「滅襜襤。」集解云：「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云：『一作臨。』」

釋器

雷石謂之藺石。漢書晁錯傳：「高城深塹，具藺石。」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城上雷石也。」

桔槔謂之絜皋。曲禮：「奉席如橋衡。」注：「橋，井上楔槔。」「本又作契皋，或作絜皋。」

赫蹏謂之幱幭。漢書外戚傳：「赫蹏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廣韻：「幱幭，赤紙。」出埤倉。

便面謂之屏面。漢書張敞傳注。

柳翣謂之蔞翣，亦謂之僂翣。檀弓：「設蔞翣。」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呂氏春秋節喪篇：「僂翣以督之。」

寠數謂之橨榅。漢書東方朔傳：「盆下爲寠數。」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說文：「橨榅，負戴器。」釋名：「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

笆籬謂之苞藜，亦曰巴犁。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引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

苞藜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爲巴黎之巴。按巴黎即織木葺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笆籬。」

兜鍪謂之鞮鍪。揚雄長楊賦：「鞮鍪生蟣蝨。」「鞮，丁奚反。」

俾倪謂之陴。左傳：「守陴者。」注：「陴，城上僻倪。」僻倪猶俾倪。廣雅：「俾倪，女牆也。」

大屈謂之大曲。左傳：「好以大屈。」注：「大屈，弓名。」正義引魯連書云：「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大屈即大曲也。

楄柎謂之楄部。左傳：「楄柎所以藉幹者。」說文作「楄部薦幹」。

屢鏤謂之獨鹿。荀子成相篇：「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即屬鏤也。

鞶裂謂之鞶厲。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正義曰：「春秋傳作鞶厲，厲裂義同。古時厲裂通爲一字。詩：『垂帶而厲。』鄭云：『厲當作裂。』」

毋追謂之牟追。士冠禮：「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毋，發聲也。追猶堆也。」釋名：「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

不借謂之搏腊。釋名：「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搏腊猶把

作纚貌也。」喪服傳：「繩屨者，繩菲也。」注：「繩菲，今時不借也。」周禮弁師：「玉璂。」注：「讀如薄借綦之綦，薄借猶不借也。」

和表謂之華表。　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師古曰：「即華表也。」

檿絲謂之酓絲。　書：「厥篚檿絲。」史記夏本紀作酓絲。

胥紕謂之犀毗。　史記匈奴傳：「黃金胥紕一。」索隱云：「漢書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屈狄謂之闕狄。　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有闕狄。」鄭司農引喪大記：「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

展衣謂之襢衣。　周禮內司服「展衣」。鄭司農引喪大記「世婦以襢衣」。襢與展音相似。

褘衣，畫衣也。　鄭司農說。亦曰翬衣。以下三條康成說也。

揄狄，搖狄也。

緣衣，褖衣也；亦曰税衣。　雜記：「夫人脱税衣。」古音税與脱近，故褖轉爲税也。

紼謂之撥。　檀弓：「哀公欲設撥。」注：「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

輹謂之轐。　周禮考工記：「加軫與轐焉。」鄭司農：「讀轐謂旃僕之僕，謂伏兔也。」

箄謂之綆。　讀如餅。周禮考工記：「眂其綆。」鄭司農：「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

方謂之板。　中庸：「布在方策。」注：「方，板也。」

芾謂之韠。　詩：「三百赤芾。」傳：「芾，韠也。」說文芾作市，或作韍。

茀謂之蔽。　詩：「翟茀以朝。」傳：「茀，蔽也。」鄭注周禮引作「翟蔽」。又「簟茀朱鞹。」傳：「車之蔽曰茀。」

糟謂之莤，醫謂之臆。　周禮酒正：「四飲清醫漿酏。」「鄭司農說，以內則有清莤漿水臆。糟音聲與莤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皆一物。」

涼謂之濫。　周禮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內則有濫無涼，鄭以六飲校之，謂濫即涼也。

矢幹謂之槁，槁謂之笴。　周禮槁人注：「笴幹謂之槁。」考工記「妢胡之笴。」注：「矢幹也。杜子春讀爲槁，謂箭槁。」

秉謂之把。　詩：「彼有遺秉。」傳文。

莝謂之摧。　詩：「摧之秣之。」傳文。

鑒謂之鏡。

甲謂之介。　左傳：「不介馬而馳之。」

棘謂之孑。　左傳：「授師孑焉。」

珪謂之瓘。　左傳：「瓘斝玉瓚。」杜云：「瓘，珪也。」

泥謂之濘。　左傳：「晉戎馬還濘而止。」

槁謂之秆。　左傳：「或取一秉秆焉。」

綆謂之繘。　易：「亦未繘井。」鄭云：「繘，綆也。」方言：「關西謂綆爲繘。」

橋謂之欋。　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徐廣曰：「一作欋。」夏本紀：「山行乘欋。」徐廣曰：「一作橋。」

橇謂之毳。　史記夏本紀：「泥行乘橇。」徐廣曰：「它書或作毳。」如淳漢書注：「橇音茅毳之毳。」

廚謂之造。　周禮膳夫：「徹于造。」注：「造，作也。」疏：「造食之處，即廚是也。」

冢謂之宰。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

廩謂之牢。　史記平準書：「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音廩爲牢。」

坫謂之端。　丁里反，或作端。　爾雅、釋文。

杗霤謂之梁。　釋宮。　梁霤聲相近。

楣謂之楣。　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說文亦作楣。

廾謂之礦。　周禮廾人注：「廾之言礦也。」

鉼必領切。金謂之版。　爾雅。

鋝謂之率，率謂之選。　史記周本紀：「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周禮冶氏「重三鋝」。鄭司農讀爲刷。康成引説文解字：「鋝，鍰也。」

規謂之鉤。　揚雄反騷：「帶鉤矩而佩衡兮。」應劭云：「鉤，規也。」

兑謂之奪。　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注：「春秋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兑。」予謂古人讀隧如奪，故與兑相近。書呂刑：「奪攘矯虔。」説文作「敓數」。詩：「行道兑矣。」毛訓兑爲成蹊。

坎謂之壙。　雜記：「四十者待盈坎。」注：「坎讀爲壙。」

鈴謂之鸞。　詩：「執其鸞刀。」謂刀有鈴者。

棱謂之廉。

拇謂之敏。　釋訓文。

綠謂之盭。　漢書百官表：「諸侯王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

青謂之葱。

赤謂之赬。

緅謂之爵。　士冠禮：「爵弁服。」注：「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周禮鍾氏「五入爲緅」。注：「今禮俗文作爵。」

弓末謂之弭。曲禮、釋文。

弓淵謂之隈。考工記注。

衣袖末謂之袂。曲禮、釋文。

交領謂之袷。曲禮：「天子視不下于袷。」

曲梁謂之罶。詩：「三星在罶。」毛氏說。

燭燼謂之即。弟子職：「右手折堲。」堲亦作即。

篚謂之簝。周禮牛人：「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注：「簝，受肉篚。」

柄謂之柲。左傳：「剝圭以爲戚柲。」周禮廬人：「戈柲六尺有六寸。」

瑂謂之瑧。周禮弁師：「瑂玉。」注：「故書瑂作瑧。」

泭謂之箄，箄謂之筏。方言。

錢謂之泉。周禮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

劍鞘謂之室。史記刺客列傳：「拔劍，劍長，操其室。」

衣裝謂之轉。左傳：「踞轉而鼓琴。」

翣謂之翜。左傳：「四翣不蹕。」周禮注引作「四翜」。

苹車謂之軿車。周禮車僕：「苹車之萃。」「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苹。」

車揜軌謂之陰。　詩：「陰靷鋈續。」陰、揜聲相轉。

馬鞅謂之纓。　周禮巾車：「樊纓。」注：「纓，今馬鞅。」

讐枕謂之穎。京領切。　禮少儀：「穎杖。」

𨊠謂之𨍰。「古鍬插字」。　爾雅。

覆車謂之罦。　同上。

衱謂之裾。「衣後裾」。同上。

環謂之捐。「著車衆環」。同上。

旄謂之䍦。「旄牛尾也」。同上。

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爲不律，語之變轉」。同上。

簀謂之笫。「牀板」。同上。

蓋謂之會。　士虞禮：「佐食啓會。」注：「謂敦蓋也。」古外反。

櫛笄謂之榛笄。　喪服傳：「惡笄者，櫛笄也。」注：「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

紖謂之絼，絼謂之雉。　周禮封人：「設其楅衡，置其絼。」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正義云：「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别名。』」紖，持忍反。

蜃車謂之輇。　周禮遂師：「及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席謂之藉。　管子：「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注：「賦，敷也。藉，席也。」

釋草 釋鳥 釋蟲 釋獸

稌謂之稻。

麥謂之牟。

蓮謂之苓。 枚乘賦:「蔓草芳苓。」李善曰:「苓,古蓮字。」曹植七啓:「搴芳苓之擧龜。」李善曰:「苓與蓮同。」

萍謂之藻。 方言。

果蠃,栝樓。 爾雅

巴苴、搏且,巴蕉也。 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一名巴蕉。」史記作「搏且」。

蕪菁、蕒菁,蔓菁也。 周禮醢人:「豆實有菁菹。」注:「菁,蔓菁也。」尚書疏引作「蕒菁」。

扶蘇,扶胥。 詩:「山有扶蘇。」

迷陽,亡陽。 莊子注。

萑苻,萑蒲。 左傳:「取人于萑苻之澤。」釋文:「苻,音蒲。」晏子稱:「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香戎,香葇。 匡謬正俗:「香葇謂之香戎。」

芐,大黄。 說文。 黄、芐聲相近。

芫，魚毒。　說文。爾雅芫作杬。芫、魚聲相近。

莔，貝母。　爾雅。說文。莔、母聲相近。

薺，蒺藜。　說文。薺、蒺聲相近。薺亦作茨。

稊鴂，鶗鴃。　史記曆書：「稊鴂先滜。」徐廣云：「一名鶗鴃。」徐讀稊爲姊，以鶗鴃與子規爲一物。揚雄反騷：「徒恐鶗鴃之將鳴兮。」

鵜鶘，洶河。　爾雅注。

離留，栗留。　陸機艸木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爾雅注云：「俗呼黃離留。」

燕謂之鳦。

鳳謂之鵬。　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莊子：「其名爲鵬。」釋文：「崔譔音鳳。」云：鵬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宋玉對楚王問：「鳥有鳳而魚有鵾，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池之高哉！」與莊周所述正同。可知鳳即鵬也。

鸛鵒，鴝鵒。　公羊傳：「有鸛鵒來巢。」鸛音權。

鶻鳩，滑鳩，亦名鶻鵰。

雅謂之鷽。　說文：「雅，楚烏也。一名鷽。」

祝鳩謂之鵻。　說文。

鯉謂之鱴。　說文：「鱴一名鯉。」

鱊鮬上古滑切，下音步。謂之鱖鯞。　釋魚：「鱊鮬，鱖鯞。」景純以魚婢及妾魚解之，則鯞當讀如婦，婦與鮬音相轉也。釋文音章酉切，失之。

蜩謂之螗。　詩：「五月鳴蜩。」毛氏說。

蠅謂之羊。　方言。

拒斧，蚸父。　說文：「堂蜋一名蚸父。」呂氏春秋注作「拒斧」。

負蠜謂之蜚。　左傳注。「蜚，扶味反。」

蜯謂之蠦，蠦謂之蛙。　杜子春說周禮，以蠦爲蜯。爾雅：「蛙，蠦也。」

蛾謂之蟻。

蟁謂之蚊，亦謂之蠠。　說文：「蠠，蟁也。」

猱謂之戎。　匡謬正俗：「或問：『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答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夒，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戎即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葇謂之香戎。今別造狨字，穿鑿不經，於義無取。』」

於檡，於菟。　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瞉；謂虎，於檡。」

猰貐，窫窳。　爾雅：「猰貐。」揚雄長楊賦：「窫窳其民。」

沐猴，獮猴。　漢書項藉傳：「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張晏說。

讀之異者

居如姬。檀弓曰：「何居？」鄭「讀爲姬姓之姬」。易繫辭：「則居可知矣。」鄭、王俱「音基」。列子黄帝篇：「姬，將告汝。」張湛曰：「姬音居。」莊子：「何居乎？」釋文：「居如字，又音姬。」

縿如綃。檀弓：「縿幕，魯也。」

繡亦如綃。詩：「素衣朱繡。」鄭云：「當爲綃。」魯詩亦作「綃」。禮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如綃」，引詩云：「素衣朱綃。」

穀如告。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鄭：「當爲告。」

疏、楈皆如沙。周禮巾車「疏飾」注：「故書疏爲楈，杜子春讀楈爲沙。」典瑞：「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讀疏爲沙」。

棼如煩。周禮巾車「棼蔽」注：「棼讀爲煩。」

仇如稣。詩：「賓載手仇。」鄭云：「讀曰稣。」

个如幹。周禮梓人：「上兩个與其身三。」鄭云：「个讀若齊人擀幹之幹。」予謂今吳人讀个爲彀，彀亦个之轉。

牢如樓，又如霤。士喪禮：「牢中旁寸。」鄭「讀牢爲樓」。淮南本經訓：「牢籠天地。」高誘

注云：「牢讀屋霤。」釋名：「留，牢也。」

衣如殷。中庸：「壹戎衣。」鄭「讀衣如殷」。

昕如軒。吳姚信作昕天論，讀曰軒，義取軒昂之義。

窾如空，又如科。莊子養生主篇：「導大窾。」向秀「讀爲空」。外物篇：「帥弟子而踆于窾水。」釋文：「又音科。」淮南子：「窾者主浮。」高誘「讀爲科條之科」。

需如秀。易需卦，鄭「讀爲秀」。

命如慢。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鄭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敦如彫，又如堆，又如團，又如𦎧。詩：「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釋文：「敦音彫。徐又音都雷反。」詩：「王事敦我。」釋文：「敦，鄭都回反。」又「敦彼行葦」。釋文：「敦，徒端反。」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鄭「讀爲𦎧」。彫、堆之爲團、𦎧，同類相轉。

楈如芟。說文：「楈从木，胥聲，讀若芟刈之芟。」後人以胥屬心母，芟屬審母。

筍如選。周禮典庸器：「設筍簴。」「杜子春讀筍爲博選之選。」

攸如飆。尚書大傳：「禦聽于怵攸。」注：「攸讀爲風雨所漂飆之飆。」

茭如激。周禮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鄭司農：「讀茭爲激發之激。」

頎如髖。周禮梓人：「數目顅脰。」注：「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讀爲髖頭無髮之髖。」髖，苦顏反。

臤如鏗。說文：「臤，鏗也。讀若鏗鏘之鏗。」唐韻：「臤，苦閑切。」

洱如泯。周禮小宗伯：「以秬鬯洱。」杜子春「讀洱爲泯」。

休如煦。周禮弓人：「蹙于剴而休于氣。」鄭「讀休如煦」。

缺如頍。去蕊反。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讀如有頍者弁之頍」。

僞如帷。喪大記：「素錦褚加僞荒。」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古讀僞如爲，故與帷聲同。

並如伴。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有同並縣。「並音伴」。

鄲如多。漢書地理志：「沛郡有鄲縣。」孟康「音多」。

頓如堆。後漢書馮異傳：「降匈奴于林闟頓王。」注：「頓音堆。」

靡如麻。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收靡縣。李奇「音麻，即升麻，殺毒藥所出也」。

墊如疊。漢書地理志：「巴郡墊江縣。」孟康「音重疊之疊」。按說文，墊江字作褺，褺訓重衣，與孟音合。

蟬如提。漢書地理志：樂浪郡黏蟬縣。服虔讀。

獷如鞏。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獷平縣。服虔讀。

羑如夷。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沙羑縣。晉灼讀。

扶如蟠。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云：「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

醻。醻、扶聲近。蟠，止不行也」。

報如赴，禮記少儀：「毋拔來，毋報往。」鄭「讀報爲赴」。

𦋆如虙。說文：「𦋆，迫也。讀若易虙羲氏。」古音伏與偪同，故轉音如𦋆。

脈如穹。呂氏春秋：「許鄙相脈。」注：「讀如窮穹之穹。」

鞔如懣。呂氏春秋：「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注：「鞔讀曰懣。」

穹如空。周禮韗人：「穹者三之一。」鄭司農「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詩：「在彼空谷。」如韓詩作「穹谷」。

瓬如甫。周禮考工記：「搏埴之工陶瓬。」鄭司農「讀若甫始之甫」。後鄭「讀如放于此乎之放」。放、甫聲相轉。

世如生。列子天瑞篇：「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注：「世音生。」

栗如裂。周禮弓人：「菑栗不迆。」鄭「讀爲裂繻之裂」。詩：「烝在栗薪。」鄭「讀栗爲列」。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

號如胡。荀子哀公篇：「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注：「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

鼉如檀。莊子達生篇：「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釋文：「鼉，徒多反，或音檀。」

瞀如眊。莊子徐无鬼篇：「予適有瞀病。」司馬彪「讀如眊，謂眩眊也」。

螴蜳上音陳，下餘準反。如忡融。莊子外物篇：「螴蜳不得成。」司馬彪云：「讀如忡融。」

苴如齄。莊子寓言篇：「苴布之衣。」「苴音齄」。徐仙民「音七餘反」。

噫如蔭。莊子齊物論篇：「大塊噫氣。」釋文：「一音蔭。」按意當从音得聲，故噫有蔭音。

擩如芮。周禮大祝：「六曰擩祭。」杜子春「讀如虞芮之芮」。釋文：「擩，而泉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

摝如弄。周禮大司馬：「三鼓摝鐸。」鄭司農「讀如弄」。

鼜如造。周禮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

猶如瘉，又如搖。詩：「無相猶矣。」鄭云：「猶當作瘉。」「其德不猶」。鄭云：「當作瘉。」檀弓：「陶斯詠，詠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奠如定。周禮瞽矇：「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小史：「奠繫世。」注：「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匠人：「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鄭司農云：「奠讀爲停。」弓人：「寒奠體」。注：「奠讀爲定。」司市：「展成奠賈。」注：「奠讀爲定。」

耡如藉。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鄭大夫讀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里宰：「以歲時

合耦于勸。」「鄭司農讀勸爲藉，杜子春讀爲助。」孟子：「助者，藉也。」七音譜以藉屬從母，勸助屬牀母。

葙如藉。　周禮鄉師：「共茅葙。」「杜子春云：葙當爲菹。鄭大夫讀菹爲藉。」司巫：「及葙館。」「杜子春云：葙讀爲鉏。鉏，藉也。」

竁如穿，又如脺。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脺。」漢書：王莽掘丁姬冢，「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穿中。」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

行如銜。　詩：「勿士行枚。」鄭「讀行爲銜」。

釁如徽。　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供其釁鬯。」鄭司農云：「釁讀爲徽。」雞人：「釁共其雞牲。」鄭司農云：「釁讀爲徽。」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笴如稾。　周禮考工記：「妢胡之笴。」注：「笴，矢幹也。杜子春讀笴爲稾。」矢人：「以爲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

樊如鞶。　周禮巾車：「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鞶帶之鞶。」

紛如豳。　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讀紛爲豳」。

肦如班。　王制：「名山大澤不以肦。」注：「肦讀爲班。」肦从分聲。

烜如燬。　周禮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

訢如熹。樂記：「天地訢合。」注：「訢讀爲熹。」正義曰：「訢熹聲相近。」

和如桓。書：「和夷底績。」鄭康成「讀和爲桓」。

堂如棖。詩：「俟我乎堂兮。」鄭云：「堂當爲棖。」

裯如誅。周禮甸祝：「裯牲裯馬。」鄭康成「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俶如熾。上尺俶切，下尺志切。　詩：「俶載南畝。」鄭康成讀俶載爲熾菑。

梗如亢。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鄭大夫「讀梗爲亢」。

麗如羅。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杜子春讀麗爲羅。」

耳如仍。漢書惠帝紀：「内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芋如幠。詩：「君子攸芋。」箋：「芋當作幠。幠，覆也。」

氏如桎。詩：「維周之氏。」鄭云：「氏當作桎鎋之桎。」

祝如注。周禮瘍醫：「掌折瘍之祝藥。」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

屬如注。周禮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注：「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屬讀爲注。」

包如彪。易：「包蒙。」鄭康成云：「當作彪。」

烈如厲。詩：「烈假不瑕。」鄭「讀烈爲厲」。

茢如厲。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注：「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桃厲即桃

莂。」

勿如末。詩：「勿罔君子。」鄭云：「勿當作末。」

斯如鮮。詩：「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相近。」正義曰：「左傳『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蓋亦以思音近鮮，故爲白頭也。」惠棟曰：「釋詁『鮮，善也』。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𩆸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

而如若。周禮旅師：「而用之質劑。」注：「讀爲若。」

如如若。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若今之若。」

鼱如蹤。漢書東方朔傳：「譬猶鼱鼩之襲狗。」服虔「音蹤劬」。

泛如捧。史記呂后本紀：「自起泛孝惠卮。」索隱云：「泛音捧。」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音方勇反」。

匪如分。周禮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

呼如髐。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謈。」鄧展「音髐箭之髐」。

毒如代。漢書地理志：「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師古云：「毒音代。」

冒如昧。漢書地理志：「毒冒珠璣。」師古「音莫内反」。

臾如勇。漢書衡山王賜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

也。」

那如南。　史記管蔡世家：「封季載于冉。」索隱云：「冉或作那。」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于那處。」杜預曰：「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與那皆音奴甘反。」左傳釋文：「那處之那，音乃多反。」

膴如哻。　有司徹：「皆如膴祭于其上。」注：「膴讀如殷哻之哻。」禮少儀：「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注：「膴讀如哻。」

來如釐。　少牢禮：「來汝孝孫。」注：「來讀曰釐。釐，賜也。」

綪如綒。　士喪禮：「西領南上不綪。」注：「綪讀爲綒，屈也。古文綪皆爲精。」

免如問。　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注：「今文免皆作絻。」釋文：「免音問。」內則「枌榆免薨」。「免音問」。

疑如仡。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讀爲仡然從于趙盾之仡。」

參如糝。　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注：「參，讀爲糝。糝，雜也。」

獻如沙，又如犧、如莎。　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周禮司尊彝：「用兩獻尊。」鄭司農「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　又「鬱齊獻酌。」鄭司農云：「獻讀儀，儀酌有威儀多也。」玄謂「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

于如爲。　聘禮記：「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

辨如別。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士師：「以荒辯之法。」鄭司農「讀爲風別之別」。又「正之以傅別約劑」。「故書別爲辯。鄭司農讀風別之別。」

胥如素。周禮庖人注：「青州之蟹胥。」劉昌宗「音素」。

胖如版。周禮腊人：「共豆脯薦脯膴胖。」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

齊如粢。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杜子春「讀齊爲粢」。司尊彝：「鬱齊獻酌。」注：「故書齊爲齎。杜子春讀爲粢。」

茆如茅。周禮醢人：「茅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茅」。

拍如膊。周禮醢人：「豚拍。」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

翣如翜。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爲翜，檟讀爲柳。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翜不蹕。」

屯如殿。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

總爲傯。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傯。」肆長：「斂其總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傯。」

札如截。周禮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

信如身。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

果如祼。周禮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爲祼。」小宗伯：「以待果將。」注：「讀爲祼。」大行人：「王禮再祼而酢。」注：「故書祼作果。鄭司農讀祼爲灌。」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注：「或作淉，或作果。」

晉如搢。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讀爲搢紳之搢。」廬人：「五分其晉圍。」注：「讀如王搢大圭之搢。」

朄如引。周禮大師：「鼓朄。」鄭司農「讀爲道引之引」。

鼜如戚。周禮眡瞭：「鼜愷獻亦如之。」杜子春「讀爲憂戚之戚」。

硍如鏗，又如衮。周禮典同：「高聲硍。」注：「故書硍或作硍。杜子春讀硍爲鏗鏘之鏗。鄭大夫讀爲衮冕之衮。」

陂如罷。周禮典同：「陂聲散。」鄭大夫「讀爲人短罷之罷」。

痺如罷。周禮司弓矢：「有恒矢痺矢。」鄭司農「讀爲人罷短之罷」。

筰、柞如唶。周禮典同：「侈聲筰。」杜子春「讀爲行扈唶唶之唶」。又柞氏，鄭司農「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筰之筰」。輪人：「轂小而長，則柞。」鄭司農「讀爲迫唶之唶」。

柞如咋。周禮鳧氏：「侈則柞。」「讀爲咋咋然之咋」。

祴如陔。周禮鍾師：「祴夏。」杜子春「讀爲陔鼓之陔」。

陟如德。周禮大卜「三夢，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焌如鐫。周禮菙氏：「遂歛其焌契。」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

舍如釋。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甸祝：「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注：「舍讀曰釋。」

萌如明。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杜子春「讀萌如明」。

祠如辭。周禮大祝：「六辭，一曰祠」。鄭司農云：「當爲辭。」

衍如延。周禮大祝：「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玄謂「衍字當爲延，聲之誤也」。男巫：「掌望祀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褒如報。周禮大祝：「九拜，八曰褒拜」。鄭大夫「讀爲報」。

彌如敉。周禮小祝：「彌烖兵。」注：「彌讀曰敉。」男巫：「春招弭。」注：「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

條如絛。周禮巾車：「條纓五就。」注：「條讀爲絛。」

軟如桼。周禮巾車：「然複髤飾。」注：「故書髤爲軟。杜子春讀軟爲桼垸之桼。」

茇如沛。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注：「沛，步末反。」

撰息轉切。如算。　周禮大司馬：「撰車徒。」注：「撰讀曰算。」

絛如滌。　周禮絛狼氏，「杜子春讀爲滌器之滌」。

幾如枝。九委、居綺二切。　周禮犬人：「凡幾珥沈辜。」鄭司農云：「幾讀爲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

咸如函。　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牲如腥。　周禮掌客：「牲三十有六。」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又「不受饗食，受牲禮。」注：「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

廬如纑。　周禮考工記：「秦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釋文：「廬，本或作蘆。」

藃如秏。　周禮考工記：「轂雖敝不藃。」鄭司農云：「藃當作秏。」

稹如奠。　周禮輪人：「稹理而堅。」「鄭司農讀爲奠祭之奠。」

宛如蘊。　史記律書：「陽氣冬則宛藏于虛心。」正義云：「宛，音蘊。」

惌如苑。　周禮函人：「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讀爲『苑彼北林』之苑。」

鴛如溫。　詩：「鴛鴦于飛。」沈重「音溫」。

苑如鬱。　詩：「我心苑結。」釋文：「於勿反。」

渥如漚。　周禮㡛氏：「渥淳其帛。」注：「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釋文：「渥，烏豆反，與漚

同。」春秋傳：「拘鄫人之漚菅者。」

薛如蘖。周禮旊人：「髻墾薛暴不入市。」鄭司農云：「薛讀爲蘖黄蘖之蘖。」

暴如剝。周禮旊人：「髻墾薛暴。」鄭司農「讀暴爲剝」。玄謂「暴，墳起不堅致也」。

服如負。周禮車人：「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如負。」

武如無。禮器：「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

尹如筠。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尹讀如竹箭之筠。」

卑如班。漢書地理志：越巂郡卑水縣。孟康「音班」。

徙如斯。漢書地理志：蜀郡有徙縣。師古「音斯」。

摧如莝。詩：「摧之秣之。」箋云：「摧今莝字。」

扁扶忍切。周禮注。扁鵲。徐仙民讀。

龜居銀切。莊子：「不龜手之藥。」

取慮讀爲秋廬，又爲陬婁。漢臨淮郡取慮縣。顏師古讀。如淳「讀爲陬訾之陬，郰婁之婁」。

橐皋讀如拓姑。漢九江郡橐皋縣。孟康讀。

浩亹讀爲合門。漢志：金城郡浩亹縣。孟康讀。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爲閤耳。」

允吾讀如鈆牙。漢志：金城郡允吾縣。應劭讀。金城又有允街縣。孟康「允音鈆」。

祖厲讀爲罝賴。漢安定郡祖厲縣。應劭云：「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

眴卷讀爲旬箘。漢安定郡眴卷縣。應劭：「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簬之箘。」

狋氏讀爲權精。漢伐郡狋氏縣。孟康讀。狋从示，示亦音祁，故轉爲權音。氏亦音支，故轉爲精音。

雊瞀讀爲句無。漢上谷郡雊瞀縣。孟康讀。古音瞀如無。莊子伯昏無人，亦作「瞀人」。師古改瞀爲莫豆反，非也。

番汗讀爲盤寒。漢遼東郡番汗縣。應劭云：「番音盤。」師古云：「汗音寒。」

嬴陖讀爲蓮簍。漢交趾郡嬴陖縣。孟康云：「嬴音蓮，陖音受土簍。」「簍，來口反」。

揟次讀爲且咨。漢武威郡揟次縣。孟康云：「揟，音子如反。次音咨。」

樸劋讀爲蒲環。漢武威郡有樸劋縣。孟康讀。

曲遇讀去禺。史記曹相國世家：「擊秦將揚熊軍于曲遇。」索隱云：「曲，邱羽反。遇，牛凶反。」

檮余讀爲桃徒。史記衛將軍列傳：「從至檮余山。」索隱：「音桃徒。」

校勘記

〔一〕据禮記郊特牲與經典釋文，當云：「蒲社、薄社，亳社也。」

聲類卷三

文之異者

覺爲梏。詩：「有覺德行。」禮緇衣引作「梏」。

鵠爲結。周禮巾車：「前樊鵠纓。」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紒爲結。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注：「古文紒爲結。」又「主人紒而迎賓」。注：「古文紒爲結。」

躬爲今。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

按爲遏。詩：「以按徂旅。」孟子引作「以遏徂莒」。

鬷爲奏。詩：「鬷假無言。」中庸引作「奏假」。

吳爲娛。詩：「不吳不揚。」正義謂「鄭讀不吳爲不娛」。

諫爲簡。詩：「是用大諫。」左傳引作「簡」。

只爲旨。詩：「樂只君子。」左傳引作「樂旨」。

菑爲側。公羊傳：「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

替爲臷。少牢禮：「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音決。袂或爲臷，臷替聲相近。」

漚爲渥。左傳：「拘鄫人之漚菅者。」周禮注引作「渥菅」。

簪爲宗、爲臧。易：「朋盍簪。」馬融本作「臧」，荀爽本作「宗」。

造爲聚。易：「大人造也。」劉歆父子作「聚」。

揄爲抌、爲舀。詩：「或舂或揄。」説文「揄」作「舀」。周禮注引作「抌」。抌，以周切。

秉爲卜。詩：「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卜，報也。

樂爲𤻲。詩：「可以樂飢。」鄭本「樂」作「𤻲」。説文：「𤻲，治也。或作療。」

栗爲蓼。詩：「烝在栗薪。」韓詩「栗」作「蓼」，聚薪也。

鑠爲樂。周禮鳧氏：「兩鑠謂之銑。」注：「故書鑠作樂。杜子春『當爲鑠』。」

瘠爲柴。易：「爲瘠馬。」京房、荀爽本皆作「柴」。瘠，在亦反，讀如藉。今人讀脊者誤。

斷爲敦。莊子：「越人斷髮文身。」司馬彪本「斷」作「敦」。敦，斷也。

囏爲墐。周禮遺人：「以恤民之囏阨。」「故書囏阨作墐阨」。

滯爲廛，又爲癉。周禮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故書滯或爲廛」。泉府：「貨之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

焉爲夷。周禮行夫：「焉使則介之。」「故書曰夷使」。康成謂「夷發聲」。

蜡爲蠚。周禮籥章：「國祭蜡，則歈豳頌。」「故書蜡爲蠚。杜子春云：當爲蜡」。

簋爲几。周禮小史：「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

藻爲轈。周禮巾車：「藻車藻蔽。」注：「故書藻作轈。杜子春讀爲華藻之藻。」釋文：「轈音總。」

積爲稽。詩：「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稽之秩秩」。

邪爲徐。詩：「其虛其邪。」爾雅：「邪作徐。」

琨爲瑻。說文：「琨，从玉，昆聲。或作瑻，从貫。」書：「瑤琨篠簜。」馬融本作「瑤瑻」。韋昭「音貫」。漢書地理志亦作「瑤瑻」。師古「音昆」。

玭爲蠙。說文：「玭，珠也。从玉，比聲。夏書作蠙，从虫、賓。」

萉爲黂。說文：「萉，枲實也。从艸，肥聲。或作黂，从麻、賁。」

有爲域。詩：「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薛君云：「九域，九州也。」

蠲爲圭。詩：「吉蠲爲饎。」周禮蜡氏注、儀禮士虞記注引作「吉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云：「蠲讀爲圭。」

介爲个。書：「如有一介臣」。大學引作「一个」。

臨爲隆。詩：「臨衝閑閑。」韓詩作「隆衝」。

栽爲玆。中庸：「故栽者培之。」注：「栽或爲玆。」

賚爲理。書：「予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賚」作「理」。

縮爲數。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

速爲數。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速，書或作數。」弓人：「莫能以速中。」「故書速或作數」。

曰爲聿。詩：「見晛曰消。」荀子、韓詩、劉向傳並作「聿消」。「曰喪厥國」。韓詩作「聿喪」。「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作「聿爲」。王逸離騷注引詩「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遹爲欥。詩：「遹求厥寧。」說文作「欥求」。欥即曰字，遹與聿同。

較爲講，亦爲榷。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作「顜」。周禮考工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故書較作榷。」

角爲斛。月令：「角斗甬。」注：「角謂平之也。」說文：「斛，平斗斛也。」古岳切，與角同音。

箕爲荄。易：「箕子之明夷。」釋文引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漢書儒林傳：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

鰥爲矜。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記作「矜」。孟子「老而無妻曰鰥」；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注：「本又作鰥。」

告爲鞠。　詩：「日月告凶。」劉向封事引作「鞠凶」。　文王世子：「告于甸人。」注：「告讀爲鞠。」

荒爲幠。　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幠」。

振爲楯。　易：「振恒凶。」說文引作「楯恒」。

祇爲振，爲震。　書：「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作「震懼」。　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祇動」。

箭爲晉。　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爲晉。　杜子春云：當爲箭。」大射禮：「綴諸箭。」注：「古文箭爲晉。」

薦爲搢。　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云：「荐紳即搢紳也，古字假借。」

迓爲禦，亦爲御。　書：「弗迓克奔。」馬融本作「禦」。　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迓。」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亂之。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注：「御當爲訝；訝，迎也。」

素爲索。　禮中庸：「素隱行怪。」漢書藝文志引作「索隱」。　左傳「八索九邱」。　釋文：「索，本或作素。」孔安國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仙民「音素，本或作素。」釋名：「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

燂徒含切。爲朕。　周禮弓人：「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朕。」

吾爲魚。　列子黄帝篇：「姬，魚語女。」注：「魚，當作吾。」

梱爲魁。　大射儀：「取矢梱之。」注：「古文梱作魁。」又「揚觸梱復」。注：「古文梱作魁。」

翳爲弋。　禮月令：「羅綱畢翳。」注：「今月令翳爲弋。」

啜爲嚽。　荀子富國篇：「嚽菽飲水。」注：「嚽與啜同。」

履爲漏。　莊子達生篇：「沈有履。」司馬彪本作「漏」。「沈，水汙泥也。漏，神名也」。

參爲操。　莊子天下篇：「以參爲驗。」本又作「操」。

竅爲窾。　莊子齊物論篇：「大木百圍之竅穴。」崔本作「窾」。

造爲戚。　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掌固：「夜三鼜。」杜子春「讀造次之造」。又「讀爲夏戚之戚」。是「戚」與「造」同。

螓爲䫉。　詩：「螓首蛾眉。」説文：「䫉，好貌。詩所謂『䫉首』。」按説文無「螓」字，螓與䫉聲相近。

骴爲脊。　周禮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殨，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按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作「揜骼霾髊」。高誘云：「髊讀爲水漬物之漬。」骴、胔、髊、殨、漬同音。

閒爲干。　聘禮記：「皮馬相閒可也。」注：「古文閒作干。」

澗爲干。　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干」。

退爲妥。檀弓：「其中退然。」注：「退或爲妥。」易：「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姚信並作「妥」。左傳注：「古名退軍爲綏。」綏有妥音。

贅爲屬。之欲切。書傳略說：「太王亶父贅其耆老而問之子。」孟子作「屬」。

昃爲稷。易：「日中則昃。」孟喜本作「稷」。春秋：「日下昃。」穀梁作「下稷」。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史記趙世家，秦昭王名稷。世本云：「名側。」側、仄義同。日仄爲昃。

蔆爲遴。說文：「蔆，芰也，从艸，淩聲。司馬相如說蔆从遴，作遴。」

蘊爲鬱。詩：「蘊隆蟲蟲。」釋文：「蘊，本又作煴。韓詩作鬱。」

潛爲涔。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書：「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作「涔」。

叟爲溞。詩：「釋之叟叟。」釋文：「叟，所留反。字又作溲。爾雅作溞，音同。郭音騷。」

勿爲网。易：「井收勿幕。」干寶本「勿」作「网」。

集爲就。詩：「是用不集。」韓詩作「就」。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予按兩佳爲雔，三佳爲雥，雥、雔音相近；集又从雥聲，故與「就」相近也。

禫爲導。士喪禮：「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服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皆作道。」說文木部棪字、谷部西字俱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饑爲近。周禮大司馬：「以九饑之籍。」注：「故書饑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饑。』春秋傳曰：『天子一饑，諸侯一同。』」按春秋傳饑作圻，圻即近也。

幾音祈。爲近。易小畜：「月幾望。」徐仙民「音祈」。子夏傳作「近」。中孚「月幾望」。釋文：「音機，又音祈。京房作近。」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注：「相近爲禳祈，聲之誤。」

縢爲甸。士喪禮：「兩籩無縢。」注：「縢，緣也。古文縢爲甸。」

蒙爲蝱，又爲霧。書洪範：「曰驛曰蒙。」鄭康成本「蒙」作「蝱」。又「曰蒙，恒風若。」漢書五行志引作「霧」。

褫爲拕。易：「終朝三褫之。」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鄭本作拕，徒可反。」

抽爲搯。詩：「左旋右抽。」説文引作「搯」，他牢反。

擣爲疛。詩：「惄焉如擣。」韓詩作「疛」。除又反。

趙爲⿰扌周。詩：「其鎛斯趙。」周禮注引作「⿰扌周」。大了反。

壥爲壇。周禮壥人注：「故書壥爲壇，杜子春讀爲壥。」載師：「以壥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壥或爲壇，鄭司農讀爲壥。」

秩爲豑，亦爲程。書：「平秩東作。」説文引作「平豑」。史記作「便程」。

蟲爲烔。詩：「藴隆蟲蟲。」韓詩作「烔」。徒冬反。

植爲特。禮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

宅爲度。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引作「度西曰柳穀」。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記五帝本紀俱作「度」。又「三危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度」。詩「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

逐爲軸。釋詁：「逐，病也。」疏引詩：「碩人之軸。」鄭箋云：「軸，病也。」軸與逐蓋今古字。

綴爲對。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周禮輿人：「去一以爲轂圍。」鄭司農「讀如繫綴之綴」。

褶爲襲。士喪禮：「襚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褶音牒。

撻爲銛。既夕記：「設依撻焉。」注：「今文撻爲銛。」

中爲得。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

鎮爲瑱。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典瑞：「王執鎮圭。」「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爲鎮。」

待爲特。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

雕爲舟。周禮考工記：「玉楖雕矢磬。」「故書雕或爲舟」。

膴爲膜。詩：「民雖靡膴。」韓詩作「膜」。又「周原膴膴」。韓詩作「膜膜」。膜，莫來反。左思魏都賦：「膜膜坰野。」膴，鄭「音模」。

苾爲馥。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

匪爲邲。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邲邲美也」。

封爲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于邦內」，鄭本作「封內」。

甫爲圃。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本亦作圃。」

敷爲布，亦爲鋪。書：「敷重篾席。」說文引作「布重莫席」。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禮記樂記：「敷重席」。史記樂書作「布」。詩：「敷時繹思。」左傳引作「鋪」。又「鋪敦淮濆」。韓詩作「敷」。

方爲旁。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又作「旁救」，史記作「旁聚」。又「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又「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告」。

配爲妃。易：「遇其配主。」鄭康成本作「妃」。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

苞爲菲。曲禮：「苞屨扱衽。」注：「苞或作菲。」

服爲犕。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左傳：「王使伯服。」史記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真犕未乎？」注：「犕古服字。」服，古音蒲墨切，今音房六切。房本音旁，此正轉，而後人誤以爲類隔也。蘆菔之服，从服得聲。今人讀蒲墨切，此古音之僅存者。

窆爲封，亦爲堋。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太僕：「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

傳曰：『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左傳：「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釋文：「堋，北鄧反。下棺也，禮家作窆。」既夕禮：「乃窆。」注：「今文窆爲封。」按封，府容切；窆，方驗切。徐仙民讀堋，甫贈切。封、窆、堋聲相似，後儒不通古音，乃有類隔之說。

軷爲罰。　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爲別異之別。』」

坏爲坿。　禮月令：「坏垣牆。」呂氏春秋作「坿牆垣」。高誘云：「坿讀如符，坿猶培也。」

妢爲邠。　考工記：「妢胡之笴。」杜子春云：「書或爲邠。」

方爲負。　書：「方命圮族。」史記作「負命」。正義云：「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古音方如旁，與背相近。背亦讀爲佩也。

備爲復。　特牲禮：「尸備荅拜焉。」注：「古文備爲復。」

柄爲枋。　少牢禮「南柄」。注：「今文柄爲枋。」士冠禮：「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加勺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疏：釋文『枋，本又作柄』。」

披爲藩。　既夕禮：「設披。」注：「今文披爲藩。」

弗爲不。　士昏禮：「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注：「古文弗爲不。」

不爲非。士相見禮：「某不敢爲儀。」注：「今文不爲非。」

肦爲紛。聘禮記：「肦肉及庾車。」注：「古文肦作紛。」

望爲盲。內則：「豕望視而交睫腥。」周禮作「盲眡」。

酺爲步。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

播爲藩。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僨爲犇。大學：「此謂一言僨事。」注：「僨或爲犇。」釋文：「僨作賁。」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詩行葦箋引作「賁軍之將」。

洵爲敻。詩：「于嗟洵兮。」釋文：「洵，呼縣反，遠也。韓詩作敻。敻亦遠也。」廣韻敻有求聘、許縣二切。說文敻从夏，省聲。當以許縣爲正音。

秸爲戛，亦爲稭。書：「三百里納秸服。」釋文：「本或作稭。」漢書地理志作「戛」。

來爲戾。公羊傳：「登來之也。」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按釋詁來戾皆訓「止」。詩：「魯侯戾止。」戾止即來止之轉。

抑爲懿。詩抑「戒」，國語作懿「戒」。注：「懿讀曰抑。」

麗爲連。士喪禮：「設決，麗于掔。」「古文麗爲連。」易：「麗澤，兑。」釋文：「麗，連也。」

算爲選。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

準爲頔。　漢書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云：「準音拙。」玉篇：「漢高祖隆頔龍顏。」頔，之劣切。」

憊爲⿱能儿，亦爲備。　易：「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王肅本作「⿱能儿」，荀爽作「備」。又「三年克之，憊也」。陸績作「備」。

除爲治，亦爲儲。　易：「以除戎器。」釋文：「亦作儲，又作治。」

員爲云，亦爲魂。　詩：「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

仁爲人。　孟子：「仁也者，人也。」

洗爲先。　易：「聖人以此洗心。」蔡邕石經作「先心」。荀爽、虞翻、董遇、張璠、蜀才本亦皆作「先心」。

斄爲留。　莊子應帝王篇：「執斄之狗成籍。」李頤「音狸」。又天地篇「執留之狗成思」。釋文：「本又作貍，一本作狸。」

申爲司。　莊子：「申徒狄。」崔譔本作「司徒」。史記留侯世家：「以張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言訛轉，故字亦隨改。」司，息兹切；申，失人切；今人以申屬審母，司屬心母。

翛爲儵。　莊子：「翛然而來，翛然而往。」「本又作儵」。

慰爲慍。　詩：「以慰我心。」傳：「慰，怨也。」韓詩作「慍」。

貊爲莫。　詩：「貊其德音。」禮記、左傳皆引作「莫」。

羞爲宿。　漢書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官有御羞令丞。如淳曰：「御羞，地名也。揚雄傳謂之御宿。」師古曰：「羞宿聲相近。」特牲禮：「乃宿尸。」注：「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揚爲媵。　禮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燕禮「升媵觚于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鄉飲酒義：「盥洗揚觶。」注：「揚，舉也。今皆作騰。」射義：「揚觶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今文騰，古文媵也。

繇爲猶。　釋詁：「繇，喜也。」注：「禮記：詠斯猶。猶，繇也。古今字耳。」檀弓：「咏斯猶。」鄭云：「當爲搖。」

鯤爲鰥。　詩：「其魚魴鰥。」鄭云：「鰥，魚子。」爾雅釋魚：「鯤，魚子。」鯤即鰥也。惠棟云：「說文：鰥从魚，眔省聲。眔本昆弟字，从弟爲眔，从魚爲鰥，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予謂毛公訓鰥爲大魚，即莊子所云北溟之鯤也。

旅爲臚。　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臚岱，季氏旅于太山是也。師古曰：旅臚聲相近，其義一耳。」士冠禮：「東面旅占。」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拜受皆旅擯。」「鄭司農讀爲旅于太山之旅，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

胥爲疏。　詩：「予曰有疏附。」書君奭孔傳引作「胥附」。　漢書王莽傳：「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胥附即詩之「疏附」也。　左傳：「車及於蒲胥之市。」呂覽作「蒲疏之市」。

難爲儺。　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注：「故書難或爲儺。　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爲儺。」

袞爲卷。　詩：「袞衣繡裳。」釋文：「袞或作卷。」王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衣。」玉藻：「龍卷以祭。」注：「字作袞。」

別爲辨。　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故書作傅辨。　鄭大夫讀爲符別。　杜子春讀爲傅別。」士師注：「辨讀風別之別。」史記秦始皇本紀：「別黑白而定一尊。」李斯傳作「辨」。

雷爲廬。　周禮職方氏：「其浸廬維。」注：「『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予謂廬雷聲相近。

栗爲歷。　周禮：「栗氏爲量。」注：「栗古文或作歷。」

戾爲吝。　大學：「一人貪戾。」注：「戾，或爲吝。」

平爲便，亦爲辯。　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　索隱云：「今文尚書作辯章。」又「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平在朔易」。　周禮注引作「辯」，史記俱作「便」。　詩：「平平左右」，傳引作「便蕃」。

聿爲允。　詩：「聿懷多福。」春秋繁露作「允懷多福」。

懌爲怡。史記五帝本紀：「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胄爲穉。書：「教胄子。」史記五帝本紀作「穉子」。集解云：「穉、胄聲相近。」

溢爲泆。書：「溢爲滎。」史記夏本紀作「泆」。漢書地理志作「軼」。

擾爲柔。書：「擾而毅。」史記夏本紀「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

瘝爲矜。書：「恫瘝乃身。」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注引尚書：「恫矜乃身。」

櫟爲轑。史記楚元王世家：「嫂詳爲羹盡櫟釜。」漢書作「轑」，音勞。

講爲購。史記漢世家：「將西購于秦。」索隱云：「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刺客列傳：「北購于單于。」索隱云：「戰國策購作講。」

騷爲掃。史記黥布列傳：「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漢書作「掃」。

螫爲奭。史記魏其侯列傳：「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漢書作「奭」。

批爲排。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引繩批根。」索隱云：「批音步結反。漢書作排。」

麾爲戲。史記：「至吳將麾下。」漢書作「戲」。又「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漢書亦作「戲」。又「武安乃麾騎縛夫。」漢書亦作「戲」。衛青列傳：「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漢書作「戲」。

倭爲郁。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

菫爲焄，亦爲薰。禮玉藻：「於大夫去菿，於士去菫。」注：「菫或爲焄。」士相見禮「膳菫」。

注：「古文葦作薰。」
夫爲煩。　禮玉藻：「加夫襓於劍焉。」注：「夫，或爲煩，皆發聲。」釋文：「夫音扶。」
僎爲騶。　禮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騶。」
圂爲豢。　禮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
刌爲切。　特牲記：「刌肺三。」注：「今文刌爲切。」少牢禮：「心皆安下切上。」注：「今文切皆爲刌。」
甑爲烝。　少牢禮：「廩人摡甑甗。」注：「古文甑爲烝。」
胖爲辯。　少牢禮：「司馬升羊右胖。」注：「古文胖皆作辯。」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爲辯，今文爲胖。」
嘏爲格。　少牢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爲格。」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
眉爲微，又爲麋。　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
資爲齎。　少牢禮：「資黍于羊俎兩端。」注：「古文資作齎。」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齎。」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鄭司農云：「或爲資。」典婦功：「女之事齎。」注：「故書齎

爲資。杜子春讀爲資。」典枲：「頒功而授齎。」注「故書齎作資」。巾車：「入齎于職幣。」「杜子春讀爲資。」

錟爲尋。有司徹：「乃錟尸俎。」注：「錟，溫也。古文錟皆作尋，記或作燖。」

揄爲抌。詩：「或舂或揄。」儀禮注引作「抌」。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桃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抌。」予謂抌即揄字，揄當有偷音，故轉爲桃也。

觶爲爵。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厞爲茀。有司徹：「厞用席。」注：「古文厞作茀。」

藉爲席。士虞禮：「藉用葦席。」注：「古文藉爲席。」

啓爲開。士虞禮：「啓會卻于敦南。」注：「今文啓爲開。」士昏禮：「贊啓會。」注：「今文啓作開。」記：「啓户。」注：「今文啓爲開。」既夕禮：「請啓期。」注：「今文啓爲開。」記：「啓之昕。」注：「古文啓爲開。」

播爲半。士虞禮：「尸飯播餘于篚。」注：「古文播爲半。」

鬠爲括。士喪禮：「鬠用組。」注：「古文鬠皆作括。」又「主人鬠髮。」注：「古文鬠作括。」

閉爲柲。詩：「竹閉緄縢。」儀禮注引作「柲」。周禮注引作「⿰𠦝必」。

掘爲坅。既夕記：「掘坎。」注：「今文掘爲坅。」

幦爲幕，爲䄙。既夕記：「白狗幦。」注：「古文幦爲幕。」周禮巾車：「木車蒲蔽犬䄙。」犬䄙即白狗幦也。

冪爲幕。公食大夫記：「簠有蓋冪。」注：「今文或作幕。」

菆爲騶。既夕記：「御以蒲菆。」注：「古文菆作騶。」

鑣爲苞。既夕記：「木鑣。」注：「古文鑣爲苞。」

靾爲殺。既夕記：「革靾。」注：「古文靾爲殺。」

葉爲擖。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古文葉爲擖。」士昏禮：「加角柶面葉。」注：「古文葉作擖。」

亶爲癉。士冠禮：「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爲癉。」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

殺爲衰。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漢書作「纖微癄瘁之音。」「瘁」一作「衰」。士冠禮：「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殺猶衰也。」

郤爲綌。士昏禮：「贊啓會郤于敦南。」注：「古文郤爲綌。」

舅爲咎。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古文舅皆作咎。」

申爲信。士相見禮：「君子欠伸。」注：「古文伸作信。」

曳爲抴。　士相見禮：「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抴。」

茅爲苗，又爲莽。　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孟子作「草莽之臣」。

挩爲說。　鄉飲酒禮：「坐挩手。」注：「古文挩作說。」鄉射禮：「坐挩手」注同。

厭爲揖。　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厭字或作撎字者，古字義亦通也。」

釋爲舍。　鄉飲酒禮：「主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注引月令：「仲春之月，上丁令樂正習舞釋采，舍即釋也。」

榭爲序。　鄉射禮：「豫則鉤楹内。」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从榭。今文豫爲序。」

貫爲關。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古文貫作關。」大射儀：「不貫不釋」注同。

以爲與。　鄉射禮：「各以其耦進。」注：「今文以爲與。」

職爲胾。　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注：「古文職爲胾，今文或爲植。」

弓爲肱。　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今文改弓爲肱。」

皮爲繁。　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繁豎。」

賜爲錫。　燕禮：「以賜鍾人于門內。」注：「古文賜作錫。」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

獲爲護。　大射儀：「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繅爲璪。　聘禮：「取圭垂繅。」注：「今文繅作璪。」記：「圭與繅皆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覲禮：「以瑞玉有繅。」注：「今文繅或作璪。」周禮司几筵：「加繅席畫純。」鄭司農「讀爲藻率之藻。」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相同音。」

裼爲賜。　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古文裼皆作賜。」

訝爲梧。　聘禮：「訝受几于筵前。」注：「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

公爲君。　聘禮：「公使卿贈。」注：「今文公爲君。」

羹爲羔。　聘禮記：「賜饔唯羹飪。」注：「古文羹爲羔。」

飪爲腍。　聘禮記：「賜饔唯羹飪。」注：「古文飪作腍。」

是爲氏。　覲禮：「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

瘞爲殪。　覲禮：「祭地瘞。」注：「古文瘞作殪。」

削爲稍，又爲鄁。　周禮大宰：「家削之賦。」釋文：「本亦作稍，又作鄁。」載師：「以家邑之

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

挾爲帀。周禮大宰：「挾日而斂之。」釋文：「挾，子協反。字又作浹。于本作帀。」

蕭爲茜。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縮，浚也。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宛爲鬱。禮内則：「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

廞爲淫。周禮司裘：「大喪廞裘。」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廞裘，陳裘也。」」司服：「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大師：「大喪帥瞽而廞。」注：「故書廞爲淫。」司兵：「大喪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匠人：「善防者水淫之。」鄭司農云：「淫讀爲廞。」

鉤爲拘。周禮巾車：「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髢爲鬄。詩：「不屑髢也。」周禮注引作「鬄」。

涖爲立。周禮鄉師：「執斧以涖匠師。」「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司市：「市師涖焉。」「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大宗伯：「涖玉鬯。」「故書涖爲立。鄭司農讀爲涖。」

巡爲述。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

襲爲習。周禮胥：「襲其不正者。」「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

墳爲坌。周禮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作坌。」

吉爲告。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

䯄爲副，又爲罷。　周禮大宗伯：「以䯄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䯄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先鄭蓋讀罷如披也。

省爲眚。　春秋：「肆大眚。」公羊作「大省」。疏：「眚讀如減省之省。」周禮大宗伯：「省牲鑊。」釋文：「省，本又作眚，後省牲鑊皆同。」

睿爲徇。　戰國策：「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史記趙世家作「徇智」。

誄爲讄。　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周禮注引作「讄」。

瑟爲恤。　詩：「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引作「恤」。

珍爲鎮。　周禮典瑞：「珍圭以徵守。」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

趨爲跢。　周禮樂師：「趨以采齊。」「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當爲趨，書亦或爲趨。」

納爲內。　周禮鍾師：「納夏。」「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當爲納。」

追爲彫。　詩：「追琢其章。」荀子引作「彫」。

競爲傹。　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云：「繁遏，執傹也。」即周頌之執競。

蕢爲蒯。　禮明堂位：「土鼓蕢桴。」周禮注引作「蒯桴」。

運爲煇。　周禮太卜：「其經運十。」注：「運或爲緷，當爲煇，是眂祲所掌十煇也。」

彌爲迷。周禮眂祲：「十煇，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

悶爲惛。張衡應閒：「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注：「惛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

隮爲資。周禮眂祲：「十煇，九曰隮。」「故書隮作資」。

貉爲禡。周禮甸祝：「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詩曰：是類是禡。」大司馬：「有司表貉。」「鄭司農讀爲禡。書亦或爲禡。」

綱爲亢。周禮馬質：「綱惡馬。」「鄭司農云：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

祈爲刉。周禮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犬人：「凡幾珥沈辜。」注：「幾讀爲刉，珥當爲衈。」

積爲眦。周禮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積，故書爲眦。鄭司農讀爲漬。」

洒爲灑。周禮隸僕：「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當爲灑。」

軓爲範，又爲軋。周禮大馭：「祭軓乃飲。」注：「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軓當爲軋。軋謂車軾前也。」輈人：「軓前十尺。」注：「書或作軋。」

弊音敝。爲憋。卑設切。周禮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當爲弊」。

萌爲甍。周禮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當爲萌。」

午爲五。周禮壺涿氏：「午貫象齒。」「故書午爲五。杜子春云：當爲午貫。」

嬪爲頻。周禮大行人：「其貢嬪物。」注：「故書嬪作頻。」

舟爲周。周禮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

杶爲櫄。書：「杶榦栝柏。」周禮注引作「櫄榦」。

鮑爲鞄。周禮考工記：「函鮑韗韋。」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甇。」

醮爲潪。周禮輈人：「良輈環潪。」「鄭司農讀爲潪酒之潪」。疏引士冠禮：「若不醴潪用酒」證之。按禮經本作「醮」。醮潪聲相近。

圜爲圍。周禮㡿氏：「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故書圜或作圍。」

梢爲蛸。周禮匠人：「梢溝三十里而廣倍。」「鄭司農讀爲桑螵蛸之蛸。」

筋爲薊。周禮弓人：「强者在内而摩其筋。」「故書筋或作薊。」

昵爲䵒。周禮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玄謂樴，脂膏膱敗之膱。膱亦黏。」

瞻爲昭。漢書郊祀志引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禮記、國語並作「瞻仰」。

胖爲片。喪服傳：「夫妻胖合也。」莊子則陽篇：「雌雄片合。」片合即禮傳之「胖合」。

昧爲没。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戰國策作「没死」。

吳爲虞。詩：「不吳不敖。」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不驁」。
齊爲資。禮記昏義：「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期爲勤。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作旄勤。」
概爲關。史記范睢列傳：「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耶？」索隱云：「戰國策概作關。」
陵爲鄰。史記萬石列傳：「徙居陵里。」徐廣云：「陵一作鄰。」

方言

齊魯之間姬爲居。
南方謂都爲豬。檀弓注。
楚人謂乳爲穀。左傳「穀」，說文作「轂」。今俗音如妳。
秦人猶搖聲相近。檀弓注。
楚人謂牢爲霤。淮南子注。
齊人言殷如衣。中庸注。高誘云：「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得讀如登，言大而急也。公羊傳。
齊人語火爲燬。爾雅注。
幽州人謂耿爲簡。三國志注。

江淮間以韓爲何。廣韻。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如淳說。

齊魯之間，鮮聲近斯。詩鄭箋。

江東謂浮萍爲薸。方言。

東齊謂蠅爲羊。方言。

江東呼羊，聲如蠅。方言注。

螳蜋，兗州謂之拒斧。高誘注呂氏春秋。

楚人謂橋曰圯。漢書張良傳注，服虔說。

益州讀天苴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譙周說。史記張儀傳注。

關西人謂補滿爲適。孟康說。漢書循吏傳注。

滕薛名蔮爲頍。士冠禮注。

楚人謂虎於菟。左傳。

楚人讀承如懲。左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云：「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楚人謂麋爲麃。史記孝武本紀注引韋昭說。

三輔言遙爲踰。漢書趙充國傳：「兵難踰度。」鄭氏說。

燕語呼亡爲無。地理風俗記。水經注。

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史記高帝本紀注引風俗通義。

齊人語豫爲踊。公羊注。

吳謂善稻爲伊緩。穀梁傳。

狄人謂賁泉爲失台。穀梁傳。

齊人語寘爲于諸。公羊注。

齊人語高下有絶，加躡板曰棓。公羊注。

齊人語行過無禮謂之化。公羊注。

鮮卑謂兄爲阿干。晉書。阿干，猶今人言阿哥也。

名號之異

庖羲、包犧、伏犧，虙羲也。易包犧氏，釋文：「包，本又作庖。孟京作伏。」說文：「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唐韻：「奰，平秘切。」

厲山、連山、烈山，列山也。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國語作列山，左傳作烈山，史記正義：「炎帝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

悔母，嫫母也。漢書古今人表：「悔母，黄帝妃。」師古曰：「音謩，即嫫母。」

牟光、瞀光，務光也。　荀子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牟光即務光。　莊子讓王篇作瞀光。

鬼容區，鬼臾區也。　漢書古今人表有鬼臾區。師古曰：「即鬼容區也。臾容聲相近。」

伯翳、柏翳、伯緊，伯益也。　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柏益。」師古曰：「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史記秦本紀作柏翳，鄭世家：「秦，嬴姓，伯緊之後也。」

蒲衣，被衣也。　莊子：「齧缺行以告蒲衣子。」崔譔云：「即被衣，淮南子：齧缺問道于被衣。」

斟戈，斟灌也。　史記夏本紀，禹後有斟戈氏。索隱云：「按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

祖類，諸盩也。　史記周本紀，亞圉子公叔祖類。索隱云：「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予謂盩當作盭，音戾，綠色。紺，青赤色，與綠相近，故又云組紺。

伯服，伯盤也。　幽王少子，古文作伯盤。

嫘祖、雷祖，絫祖也。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徐廣曰：「祖一作俎。」索隱云：「一曰雷祖。」正義云：「一作傫。」漢書古今人表作絫祖。　山海經：「黃帝娶雷祖。」

九侯，鬼侯也。　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

母涼，閬也。　史記周本紀：「惠王閬。」索隱云：「世本作母涼。」予謂涼閬聲相近。

伯羿，伯囧也。　書，伯囧。史記周本紀，伯羿。

簡遏，簡狄也。　漢書古今人表：「簡遏，帝嚳妃，生离。」師古曰：「即簡狄。」

女罃，女英也。　漢書古今人表：「女罃，舜妃。」師古曰：「即女英。」

有㜪、有侁，有莘也。　漢書古今人表：「有㜪氏，湯中妃，生太丁。」師古曰：「㜪與莘同。」說文引呂不韋說，有侁氏以伊尹倂女。

徐隱王，徐偃王也。　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即偃王。」

逢門、蠭門、蓬蒙，逢蒙也。　孟子：「逢蒙學射于羿。」莊子山木篇：「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今本作「逢」，釋文作「蓬」。　漢書藝文志：「逢門射法二篇。」王褒傳：「逢門子彎烏號。」史記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略有蠭門射法。　荀子王伯篇亦作蠭門。

仍叔，任叔也。　春秋：「仍叔之子。」穀梁傳作任叔。

伯尊，伯宗也。　左傳晉大夫伯宗，穀梁作伯尊。

庸職，閻職也。　水經注：「齊懿公游申池，邴戎庸職二人害公于竹中。」庸職即左傳之閻職也。　邴歜轉爲邴戎，史記作丙戎。　史記齊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室，使庸職驂乘。」

年夫，佞夫也。　春秋：「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

隱如，意如也。　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

欣時，喜時也。　春秋，曹公子喜時，左氏作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剎時。

軒虎，罕虎也。　春秋，鄭罕虎，公羊作軒虎。罕達，公羊亦作軒達。

買朱鉏，密州也。　春秋：「莒人殺其君密州。」左氏作買朱鉏。

士彭，士魴也。　春秋，晉士魴，公羊作士彭。魴，符方切。

伯服，伯犕也。　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鄭世家作伯犕。

祝瞻，祝聃也。　史記鄭世家：「祝瞻射王中肩。」左傳作祝聃。

單伯，檀伯也。　史記鄭世家：「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索隱云：「依左傳作檀伯，此誤爲單伯。蓋因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誤耳。」予謂古文單亶通用。

曹沫，曹劌也。　史記刺客傳，曹沫。索隱云：「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予謂沫古頮字，亦作靧，當有貴音，故又轉爲劌。

蔿艾獵，蔿敖也。　左傳。敖艾聲相近。

王札子，王子捷也。　左傳。古文捷與接通。

子蠻，子貉也。　左傳，鄭靈公夷字子蠻，又作子貉。

大叔疾，大叔齊也。　左傳，衛大夫。

公孫盱，公孫霍也。　左傳，蔡大夫。

范皋夷，范皋繹也。　左傳，晉大夫。史記趙世家，皋繹。

履綸，裂繻也。　春秋，紀履綸，左氏作裂繻。

祝吁，州吁也。　春秋，衛州吁，穀梁作祝吁。

鄭語，鄭禦也。　春秋：「鄭伯使弟語。」穀梁作禦。

杵臼，處臼也。　春秋，陳侯杵臼、宋公杵臼、齊侯杵臼，公羊作處臼。史記齊世家：「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

頵，髡，惲也。　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作髡，史記楚世家作熊惲。

狐射姑，狐夜姑也。　春秋，晉狐射姑，穀梁作夜姑，史記曹世家：「莊公夕姑。」索隱云：「夕音亦，即射姑也，同音亦。」古今人表作亦姑。

先蔑，先眛也。　春秋：「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

楚椒，楚萩也。　春秋：「楚子使椒來聘。」穀梁作萩，或作叔。

西乞術，西乞遂也。　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左傳西乞術。

接菑，捷菑也。　春秋：「晉人納捷菑。」公羊作接菑。

聖姜，聲姜也。　春秋，文公母聲姜。公羊作聖姜。

提彌明、示眯明，祁彌明也。　左傳，趙盾車右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

高渠眯，高渠彌也。　史記秦本紀：「鄭高渠眯弒其君昭公」，即左傳之高渠彌。

頊熊，敬嬴也。　春秋，宣公母敬嬴，公、穀作頊熊。

勃蘇，包胥也。　左傳，申包胥，戰國策作棼冒勃蘇。　吳師道云：「勃蘇包胥聲相近。」予謂古文申作昌，字訛爲冒。

荀首，荀秀也。　春秋，晉荀首，公羊作荀秀。

髠原，髠頑也。　春秋，鄭伯髠頑，公、穀作髠原，穀梁本或作䫂。

公子濕，公子燮也。　春秋，蔡大夫。穀梁作濕。

邾子牼，邾子瞷也。　春秋襄十七年。公、穀作瞷。

齊侯環，齊侯瑗也。　春秋襄十九年。公羊作瑗。

鼻我，畀我也。　春秋邾畀我，公羊作鼻我。

薳頗，薳罷也。　春秋：「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頗。

國弱，國酌也。　春秋齊大夫國弱，公羊作國酌。

楚子卷，楚子麇也。　春秋昭元年。公羊作卷。

夷昧，餘昧也。　春秋：「吳子夷昧」，史記吳世家作餘昧。

戎曼子，戎蠻子也。　春秋：「楚子誘戎蠻子。」公羊作曼。　續漢書郡國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注：「汝水自梁縣東，逕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蠻麻聲近，故誤耳。」

叔痤，叔輒也。春秋昭二十一年。公羊作叔痤。

蔡侯東，蔡侯朱也。春秋昭二十一年。穀梁作東。

杞伯郁釐、鬱釐，鬱來也。春秋昭二十四年。公羊作鬱釐，史記杞世家平公鬱，索隱云：「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

叔詣，叔倪也。春秋魯大夫。公穀作叔倪。

齊侯荼，齊侯舍也。春秋：「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

薛伯寅，薛伯夷也。春秋哀十年。公羊作寅。

呂省，呂甥也。左傳，晉大夫呂甥。史記晉世家作呂省。

唐山，蕩山也。春秋：「宋殺其大夫山」，即蕩澤也。史記宋世家作唐山。

雍林，雍廩也。左傳：「雍廩殺無知。」史記齊世家作雍林。

蔿氏，寪氏也。史記魯世家：「弒隱公于蔿氏」，左傳作寪氏。予謂孟僖子有薳氏之簉，當即魯之蔿氏。蔿薳古通。

魏讎餘，魏壽餘也。史記秦本紀：「乃使魏讎餘詳反」，即左傳之魏壽餘。

華州，華周也。孟子：「華周，杞梁之妻。」漢書古今人表作華州。

湫舉，椒舉也。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即左傳之椒舉。

屠顔賈，屠岸賈也。漢書古今人表。師古云：「即屠岸賈也。」

竇鳴鐸，竇鳴犢也。史記孔子世家：「聞竇鳴犢、舜華之死。」徐廣云：「或作鳴鐸。」

鄹人輓父，鄹曼父也。史記孔子世家：「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即檀弓鄹曼父之母。

衛殤公猋，衛侯剽也。漢書古今人表，衛殤公猋。師古曰：「春秋猋作剽。」

顏濁鄒，顏涿聚也。古今人表，顏濁鄒。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子字疑衍。

狐黶，盂黶也。古今人表，狐黶。師古曰「即盂黶」。

禽敖，黔敖也。古今人表，禽敖。師古曰：「即黔敖。」

迷子瑕，彌子瑕也。大戴禮保傅篇：「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即彌子瑕也。

召護，召獲也。史記衛世家：「召護駕乘車。」左傳作召獲。

費生，弗生也。史記晉世家：「穆侯費生立。」索隱云：「鄒誕生本作弗生，或作潰生，竝音祕。」年表作弗生。

壽曼，州曼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厲公壽曼。」春秋作州滿。滿與曼聲相近。今本作蒲，字形相涉而訛。

主屨茀，徒人費也。史記齊世家：「鞭主屨者茀三百」，即左傳徒人費也。

秉意兹，邴意兹也。史記齊世家秉意兹，左傳秉作「邴」。

昭公裯，昭公袑也。史記魯世家：「立齊歸之子裯爲君。」徐廣曰：「裯，一作袑。」

東門遂，東門述也。史記魯世家：「東門遂殺適立庶。」索隱云：「系本作述，鄒誕生作秫。」

壽夢，孰姑也。　史記吳世家：「王壽夢卒。」索隱云：「襄十二年經：吳子乘卒。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爲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

吳子遏，吳子謁也。　春秋吳子遏，公羊作謁。

伯昏無人，伯昏瞀人也。　莊子德充符篇：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

南伯子葵，南郭子綦也。　莊子南郭子葵，李軌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

庚桑，亢桑也。　莊子有庚桑楚篇，司馬彪云：「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大唐新語：「道家有庚桑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倉一也。」

徐點，序點也。　禮射義：「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注：「序點或爲徐點。」

后橐，項橐也。　漢童子逢盛碑：「才亞后橐。」洪适云：「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后缿偏旁相類，缿有項音，故借后爲缿，又借缿爲項也。」予謂后項聲相近，非必借后爲缿，方可轉也。

計倪，計研也。　吳越春秋、越絶書有計倪，史記貨殖傳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名研。」索隱云：「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按莊子「和之以天倪」，班固作「天研」，是倪與研通。

芒卯，孟卯也。　史記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破之。」索隱云：「芒卯，魏將。譙周云：孟卯

也。」

禽屈鼇，禽滑鼇也。古今人表，禽屈鼇。師古云：「即禽滑鼇。」

唐蔑，唐昧也。古今人表，楚唐蔑，即史記之唐昧。昧與蔑通。

師武，犀武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扑師武。」師武，戰國策作犀武。

蟣虱，幾瑟也。史記韓世家：「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戰國策作幾瑟。

褚里疾，樗里疾也。史記：「樗里子名疾。」索隱云：「紀年謂之褚里疾。」

蹷融，蹶由也。左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篇作蹷融。

董閼于，董安于也。韓子內儲篇：「董閼于爲趙上地守。」閼于即安于。

紀消子，紀渻子也。列子黃帝篇：「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注：「渻或作消。」莊子達生篇：「紀渻子爲王養鬭雞。」釋文：「一本作消。」

更嬴，甘蠅也。列子湯問篇：「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戰國策：「更嬴虛發而鳥下。」

子馬，子猛也。荀子堯問篇：「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說苑：「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

微生高，尾生高也。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即論語微生高也。

尾生畮，微生畝也。古今人表尾生畮，即論語之微生畝。

申棖，申棠也。論語：「或對曰：申棖。」釋文云：「史記作申棠。」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耳。」

母鼓，母寡也。漢書陳湯傳：「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

勃勃，佛佛也。宋書稱赫連勃勃爲佛佛。

苑支，鳶鞮也。晉語：「以鼓子苑支來。」左傳作鳶鞮。

姓之異者

盈即嬴。左傳：「史墨曰：盈，水名也。」注：「趙鞅姓盈，水盈坎乃行。」漢書地理志：「徐，故國盈姓。」

弋即姒。音以。禮緯：「禹母修已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春秋襄三年「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氏，何休以爲莒女。定十五年，「姒氏卒」。穀梁作弋氏。

簡即耿。三國志注：「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故隨音變之。」

何即韓。廣韻：「唐叔虞後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爲何氏。」韓愈送何堅序：「韓於何，同姓爲近。」

曼邱即毋邱。漢書高帝紀：「與其將曼邱臣、王贊。」師古曰：「曼邱、毋邱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

聲類卷四

古讀

準音拙。　漢書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讀。應劭曰：「準，頰權準也。」

告讀如嗥。　漢書高帝紀：「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史記索隱引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尋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鄭司農云：「皋當爲告。」大祝：「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嗥。」

歇音遏。　漢書高帝紀：「立趙後歇爲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音毒歇。」

竈音造。　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故書造爲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釋名：「竈，造也；造創食物也。」

百音陌。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

巡音沿。祭義：「陰陽長短，終始相巡。」鄭康成「讀如沿漢之沿」。

酈音蹢。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酈縣。如淳「音蹢躅之蹢」。

翔音常。漢書食貨志：「穀價翔貴。」晉灼讀。

羡音延。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羡自殺。」索隱：「音延，又以戰反。」漢志：江夏郡沙羡縣。晉灼「音夷」。夷延聲相近。

遷音仙。漢書王莽傳：「立安爲新遷王。」服虔「音遷爲仙」。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予謂古音遷如仙。律曆志：「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西遷聲相轉，猶尚書大傳云：「西方，鮮方也。」莽稱「紫閣圖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遷，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諸遷字皆作僊訓，故知服子慎讀爲是。

蟄讀如什。吕氏春秋：「蟄蟲始振。」注：「蟄讀如『詩文王之什』。」

苦讀如古。史記五帝本紀：「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云：「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周禮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讀爲盬。」

跳讀如逃。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淳「音逃」。

撰讀如選。史記平準書：「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漢書作「白

撰」。蘇林「音選擇之選」。

姬讀如怡。　漢書文帝紀：「母曰薄姬。」注：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通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姓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

服，皮力反。　史記扁鵲列傳：「因嘘唏服臆。」小司馬「讀皮力反」。漢書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𠥛。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𠥛。」謼服，即東方朔所謂呼謈也。

升音登。　喪服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

幎音縈。　士喪禮：「幎目用緇。」注：「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

豫讀如榭。　鄉射禮：「豫則鉤楹内。」注：「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

移音侈。　周禮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主婦髮鬄衣移袂。」「移袂，移衣之袂。」按禮經作「侈袂」。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爲移。」梟氏：「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

訓音馴。　周禮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

稿音犒。周禮稿人注：「鄭司農讀爲犒師之犒。」陸德明「音苦報反」。按犒師之犒，以師枯槁，故饋之，是犒當讀如稿音。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稿。鄭司農云：當爲犒，謂犒師也。」

生音性。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

專讀如團。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團也。釋文：專，徒丸反。」

旬音均。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旬，均也。讀如『畇畇原隰』之畇。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接讀如扱。周禮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古音接如妾。

立古位字。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即立。」

祈爲幾。周禮肆師：「反其祈衈。」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玄謂祈當爲進機之機。」

位與涖通。周禮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蜼讀如隼。周禮司尊彝：「祼用虎彝，蜼彝。」注：「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

脩讀如滌。周禮司尊彝：「凡酒脩酌。」注：「脩讀如滌濯之滌。」

純讀如均。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讀爲均服之均。」

乃音仍。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

振音慎。周禮大祝：「九祭，五曰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鄭司農注周禮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鄭康成「讀慎爲麎」。

汁音叶。周禮大史：「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書亦或爲協，或爲汁。」鄉士：「汁日刑殺。」注：「汁，合也，和也。」釋文：「音協。」大行人：「論言語，協辭命。」注：「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叶當爲汁。」

萃音倅。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注：「萃猶副也。」釋文：「萃，七內反。」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肆音鬄。周禮小子：「羞羊肆。」注：「肆，讀爲鬄。」

雉，羊氏反。漢志，江夏郡有下雉縣。如淳讀。

華，苦哇切。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如𠇔哨之𠇔。」

庶音煮。周禮庶氏注：「讀如藥煮之煮。」

蟈音蜮。周禮蟈氏注：「鄭司農讀爲蜮，蜮，蝦蟇也。」

涿音濁。　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濁，鄭司農云：濁，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

筥音呂。　周禮掌客：「米百有二十筥。」注：「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

菑音廁。　周禮輪人：「察其菑蚤不齵。」注：「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

溓音黏。　周禮輪人：「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注：「鄭司農讀溓爲黏。」

桯音楹。　周禮輪人：「桯圍倍之。」注：「鄭司農讀如丹桓宮楹之楹。」春秋「欒盈出奔楚」，史記作欒逞，由呈有盈音也。

準音水。　周禮輈人：「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栗氏：「權之然後準之。」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

需。人兗切。　周禮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需刂。鄭司農讀爲柔需之需。」弓人：「薄其帤則需。」釋文：「人兗反。」

嶘音翦。　周禮鮑人：「以博爲嶘。」注：「鄭司農云：嶘讀爲翦。玄謂翦者如俴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

三讀如參。　周禮韗人：「上三正。」注：「三讀當爲參。」弓人：「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

湛音漸。　周禮鍾氏：「以朱湛丹秫。」注：「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髻讀如刖。周禮旊人：「髻墾薜暴不入市。鄭司農讀髻爲刮。康成讀爲刖。」

燿音哨。周禮梓人：「大胸燿後。」注：「燿，讀爲哨。」

庛音刺。周禮車人：「爲耒庛。」注：「鄭司農讀爲其穎有疵之疵。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

羽音扈。周禮弓人：「弓而羽閷。」注：「羽，讀爲扈。」

敝音蔽。周禮弓人：「長其畏而薄其敝。」注：「鄭司農讀爲蔽塞之蔽。」

恒音絙。周禮弓人：「恒角而短。」注：「鄭司農讀爲裻絙之絙。玄謂恒讀爲㮓。㮓，竟也。」

絮。女居反。周禮弓人：「薄其帤則需。」注：「鄭司農讀爲襦有衣絮之絮。」

合音洽。周禮弓人：「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爲洽。」

簡音撊，下板切。周禮弓人：「凡相筋欲小，簡而長。」注：「鄭司農讀爲撊然登陴之撊。玄謂讀如簡札之簡。」

昔音錯。周禮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讀爲交錯之錯。後鄭讀履錯然之錯」。

抱，古拋字。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山者養之。」集解：「抱音普茅反。」

恂讀如峻。大學：「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孚讀如浮。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

愁讀如揫。禮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揫叙，疑斂字之訛也。

憮讀如詡。　漢書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

蝕讀如力。　史記高祖紀：「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

音訛

肱爲瓌。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

含爲回。　北史莫含傳：「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

楊爲嬴。　隋書五行志：「時人呼楊姓多爲嬴者。」

章爲鍾。　漢書百官公卿表有「主章長丞。」師古曰：「今謂木鍾者，蓋章聲之轉耳。」景十三王傳：「背尊章嫖以忽。」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倒爲都。　隋書地理志：「尉陀于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邵爲樹。　水經注：「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

石爲上。　隋書地理志：「春陵郡上馬縣，後魏置，曰石馬，後訛爲上馬，因改焉。」

岸爲吾。　後漢書西羌傳：「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

衡爲行。 舊唐書舒王誼傳：「以蕭復爲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

婆爲叛。 通典：「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叛兒。」

魚爲梧。 明史稿：「鄆城縣東北有高魚城，訛曰『高梧』。」

賈爲寡，復爲婦。 水經注：「賈復城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爲寡婦城。」

同音通用

盲爲荒。 史記扁鵲列傳：「搦髓腦，揲荒。」索隱云：「荒，膏肓也。」

闑爲槷。 士喪禮：「席于闑西閾外。」注：「古文闑作槷，閾作蹷。」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古文闑爲槷，閾爲蹷。」聘禮記：「擯者立于閾外。」注：「古文閾爲蹷。」

棧爲輚。 既夕禮：「奠幣于棧。」注：「今文棧作輚。」

屬爲燭。 既夕禮：「屬引。」注：「古文屬爲燭。」

坄爲役。 既夕記：「坄用塊。」注：「古文坄爲役。」

倫爲輪。 既夕記：「倫如朝服。」注：「倫，比也。古文倫爲輪。」

惡爲堊。 既夕記：「主人乘惡車。」注：「古文惡爲堊。」

髦爲毛。既夕記：「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爲毛。」

輁爲拱。既夕記：「夷牀輁軸。」注：「古文輁或作拱。」

沽爲古。既夕記：「弓矢之新，沽功。」注：「今文沽作古。」

纁爲熏。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今文纁作熏。」士昏禮：「玄纁束帛。」注：「今文纁皆作熏。」

櫛爲節。士冠禮：「贊者奠笄纚櫛于筵南端。」注：「古文櫛爲節。」

儷爲離。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古文儷爲離。」

鼏爲密。士冠禮：「設扃鼏。」注：「古文鼏爲密。」士昏禮：「設扃鼏。」注：「今文鼏作密。」公食大夫禮：「設扃鼏。」注：「古文鼏皆作密。」

醴爲禮。士冠禮：「禮于阼。」注：「今文禮作醴。」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古文禮爲醴。」聘禮：「賓拜禮于朝。」注：「今文禮爲醴。」禮記昏義：「贊醴婦。」注：「醴當作禮，聲之誤也。」

某爲謀。士冠禮：「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注：「古文某爲謀。」

甫爲父。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記：「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士相見禮：「若父則游目。」注：「今文父爲甫。」

景爲憬。士昏禮：「婦垂以几姆加景。」注：「今文景作憬。」

止爲趾。　士昏禮：「皆有枕北止。」注：「古文止作趾。」

與爲豫。　士昏禮：「子有吉，我與在。」注：「古文與爲豫。」鄉射禮：「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記：「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同。　聘禮：「介皆與。」注同。　公食大夫禮：「魚腊不與。」注同。

頭爲脰。　士相見禮：「左頭奉之。」注：「今文頭爲脰。」

壹爲一。　士相見禮：「主人荅壹拜。」注：「古文壹爲一。」又「君荅壹拜。」注：「古文壹爲一。」鄉飲酒禮：「主人壹揖壹讓。」注：「古文壹作一。」鄉射禮：「壹射壹讓。」注：「古文壹皆作一。」聘禮：「公壹拜送。」注：「古文壹作一。」又「壹食再饗」，公食大夫禮：「壹揖壹讓」，「壹以授賓」，注皆同。

衆爲終。　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今文衆爲終。」

上爲尚。　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覲禮：「置于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

錫爲緆。　燕禮：「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大射儀：「冪用錫若絺。」注：「今文錫或作緆。」

頌爲庸。　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注：「古文頌爲庸。」周禮眡瞭：「擊頌磬。」注：「頌或作庸。」

首爲手。大射儀：「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

管爲官。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古文管作官。」

饗爲鄉。聘禮：「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俶爲淑。聘禮：「俶獻無常數。」注：「古文俶作淑。」

侑爲宥。聘禮：「致之以侑幣。」注：「古文侑皆作宥。」

帥爲率。聘禮：「帥大夫以入。」注：「古文帥爲率。」覲禮：「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周禮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

至爲砥。聘禮記：「辭荀足以達，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爲砥。」

賄爲悔。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古文賄皆作悔。」

稷爲緵。聘禮記：「十筥曰稷。」注：「古文稷作緵。」

倫爲論。公食大夫禮：「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

簋爲軌。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注：「古文簋皆作軌。」

膷爲香，臐爲熏。公食大夫禮：「膷以東臐。」注：「古文膷作香，臐作熏。」

鮨爲鰭。公食大夫禮：「牛鮨。」注：「今文鮨作鰭。」

聯爲連。周禮大宰：「三曰官聯。」注：「聯讀爲連，古書聯作連。」

嬪爲賓。　周禮大宰：「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

瓷爲茨。　周禮籩人：「糗餌粉瓷。」注：「故書瓷作茨。」

錄爲祿。　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

綏爲緌，又爲甤。　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故書綏爲䙡，杜子春云：當作綏，䙡非是也。玄謂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甤。」

饎爲𩞄。　周禮饎人注：「故書饎作𩞄。」

儀爲義。　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小宗伯：「肄儀爲位。」注：「故書儀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

輦爲連。　周禮鄉師：「與其輂輦。」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音輦。本亦作輦。」

舞爲無。　周禮鄉大夫：「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職爲樴。　周禮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肆師：「頒于職人。」注：「讀爲樴。」

龙爲庬。　周禮牧人：「凡外祭毁事用龙可也。」「故書龙作庬。」

皇爲𦏲。　周禮舞師：「教皇舞。」注：「書或爲𦏲，或爲義。」樂師：「有皇舞。」注：「故書皇作𦏲，鄭司農讀爲皇，書亦或爲皇。」

羈爲寄。　周禮遺人：「以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當爲羈。」

附爲柎。　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故書附作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珥爲衈。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杜子春讀珥爲餌，玄謂珥當爲衈，機衈者，釁禮之事。」

斝爲嘏。　周禮鬱人：「舉受斝之卒爵。」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量人：「與鬱人受斝歷。」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玄謂斝讀如嘏尸之嘏。」

弁爲絣。　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注：「故書弁作絣，鄭司農讀爲弁。」

倡爲昌。　周禮樂師：「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

拊爲付。　周禮大師：「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當爲拊。」

鈴爲軨。　周禮巾車：「鳴鈴以應雞人。」注：「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版爲班。　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

會爲膾，又爲檜。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爲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

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士喪禮作鬠，與先鄭所引不同。

墳爲蕡。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

蜃爲晨。周禮赤犮氏：「以蜃炭攻之。」注：「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炮爲泡。周禮壺涿氏：「以炮土之鼓歐之。」注：「故書炮爲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

庇爲祕。周禮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當爲庇。」

匪爲飛。周禮梓人：「其匪色必似鳴矣。」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讀爲匪。」

彈爲但。周禮廬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矢人：「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讀爲『憚之以威』之憚。」

環爲轘。周禮匠人：「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

畏爲威。周禮弓人：「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畏。玄謂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譽爲與。禮射義：「則燕則譽。」注：「譽或爲與。」

音近通用

翦爲淺。既夕禮：「緇翦有幅。」注：「今文翦作淺。」

髀爲脾。既夕禮：「髀不升。」注：「古文髀作脾。」士昏禮：「髀不升。」注：「古文髀爲脾。」

第爲茨。既夕記：「設牀第。」注：「古文第爲茨。」

説爲税。既夕記：「主人説髦。」注：「今文説作税。」士昏禮：「主人説服于房。」注：「今文説作税。」鄉飲酒禮：「説屨揖讓如初。」注：「今文説爲税。」鄉射禮：「弟子説束。」注：「今文説皆作税。」

錧爲鎋。既夕記：「木錧。」注：「今文錧爲鎋。」

旜爲膳。既夕記：「載旜。」注：「古文旜爲膳。」聘禮：「使者載旜。」注：「古文旜皆爲膳。」

槁爲潦。既夕記：「槁車載蓑笠。」注：「今文槁爲潦。」

刊爲竿。既夕記：「抗木刊。」注：「古文刊爲竿。」

匴爲篹。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古文匴爲篹。」

坫爲襜。士冠禮：「執以待于西坫南。」注：「古文坫爲襜。」襜，以占反。

袗爲均。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

盥爲洗。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注：「古文盥爲浣。」鄉射禮：「盥洗。」注：「古文盥爲

浣。」

攝爲聶。　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今文攝爲聶。」

扃爲鉉。　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士昏禮：「設扃鼏。」注：「今文扃作鉉。」公食大夫禮：「設扃鼏。」注同。

病爲秉。　士冠禮：「以病吾子。」注：「古文病爲秉。」

阿爲庪。　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爲庪。」

肫爲純。　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

湆爲汁。　士昏禮：「大羹湆在爨。」注：「今文湆作汁。」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注：「今文湆爲汁。」

橋爲鎬。　士昏禮：「笄纚被纁裏加于橋。」注：「今文橋爲鎬。」

妥爲綏。　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

宅爲託。　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

遵爲僎，又爲全。　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注：「今文遵爲僎。」禮記鄉飲酒義：「介僎象三光也。」注：「古文禮僎作遵。」

挾爲接。　鄉射禮：「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執弓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

縮作蹙。鄉射禮：「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皆爲蹙。縮，從也，東西爲從。」予謂從、蹙聲相近。大射儀：「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同。

糅爲縮。鄉射記：「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今文糅爲縮。」又「白羽與朱羽糅。」注：「今文糅爲縚。」

韜爲翻。鄉射記：「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韜爲翻。」

媵爲騰。燕禮：「媵觚于賓。」注：「今文媵皆作騰。」大射儀：「勝觚于賓。」注：「古文媵皆作騰。」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者。」注：「騰當作媵。」

腆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周禮輈人：「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

異爲辭。大射儀：「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注：「古文異作辭。」

且爲阻。大射儀：「且左還毋周。」注：「古文且爲阻。」

順爲循。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注：「今文順爲循。」

揉爲紐。大射儀：「公親揉之。」注：「古文揉爲紐。」

歸爲饋。聘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記：「夫人歸禮。」注：「今文歸作饋。」

籔爲逾。聘禮：「車秉有五籔。」注：「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記：「十六斗爲

籔，十籔爲秉。」注：「今文籔爲逾。」

軷爲祓。聘禮記：「出祖釋軷。」注：「古文軷作祓。」

絢爲約。聘禮記：「絢組。」注：「今文絢作約。」

皇爲王。聘禮記：「賓入門皇。」注：「古文皇皆作王。」

既爲餼。聘禮記：「既致饔。」注：「古文既爲餼。」

臡爲麋。公食大夫禮：「昌本南麋臡。」注：「今文臡皆作麋。」

萑爲莞。公食大夫記：「加萑席尋。」注：「今文萑爲莞。」

苦爲芐。公食大夫記：「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爲芐。」

實爲寔。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

嘉爲賀。覲禮：「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嘉作賀。」

鬱爲貍。內則：「鳥皫色而沙鳴鬱。」周禮「鬱」作「貍」。

淳爲敦。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

纁爲竄。周禮染人：「夏纁玄。」注：「故書纁作竄。鄭司農云：讀當爲纁。纁謂絳也。」予謂纁當从故書作竄，竄猶染也。

求爲救。周禮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

毀爲甈。周禮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毀爲甈。杜子春云：當爲毀，毀

謂驪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既爲暨。周禮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故書既爲暨。」

郊爲蒿。周禮載師：「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讀蒿爲郊。」

舉爲與。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

庀爲比。周禮遂師：「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讀爲庀。」

騂爲挈。周禮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讀挈爲騂。」挈音義俱遠，當作垟。説文：「赤剛土也。」

表爲剽。周禮肆師：「祭之日表齍盛。」注：「故書表爲剽。」

瓢爲剽。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故書瓢爲剽。鄭司農讀剽爲瓢。」

脩爲卣。周禮鬯人：「廟用脩。」注：「脩讀曰卣。」

踐爲餞。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注：「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當爲踐。」

希爲絺。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

祧爲濯。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讀濯爲祧。」

贈爲矰。周禮男巫：「冬堂贈。」注：「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當爲贈。」

總爲緫。周禮巾車：「錫面朱總。」注：「故書總爲緫。鄭司農云：當爲總，書亦或爲總。」

翣爲髶。周禮巾車：「連車有翣。」注：「故書翣爲髶。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髶。」

篆爲緣。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篆爲緣。」

薙爲夷。周禮薙氏注：「薙或作夷。鄭司農引春秋傳『芟夷蘊崇之』。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

附爲付。周禮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注：「故書附作付。」又「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故書附爲付。」

椁爲槨。周禮壺涿氏：「以牡椁午貫象齒。」注：「故書椁爲梓。杜子春云：梓當爲椁，椁讀爲枯，書或爲槨。」

刮爲捖。周禮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讀爲刮。」

矩爲距。周禮輪人：「必矩其陰陽。」注：「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大學：「君子有絜矩之道。」釋文：「矩作拒。」

楗爲券。周禮輈人：「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杜子春楗讀爲蹇，書楗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

臀爲脣。周禮栗氏：「其臀一寸。」注：「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

線爲綜。周禮鮑人：「察其線欲其藏也。」注：「故書線或爲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如絤，謂縫革之縷。」

勝爲稱。周禮弓人：「角不勝幹，幹不勝筋。」「故書勝或作稱。」

蜎爲絹。　周禮廬人：「刺兵欲無蜎。」注：「故書蜎或作絹。鄭司農讀爲悁邑之悁，康成讀若井中蟲蜎之蜎。」

撥爲廢。　周禮梓人：「於眡必撥尔而怒。」注：「故書撥作廢。鄭司農讀爲撥。」

豆爲斗。　周禮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豆當爲斗，聲之誤。」

勺爲約。　周禮玉人：「黄金勺。」注：「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

槷爲弋。　周禮匠人：「置槷以縣。」注：「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

蹕爲避。　周禮大司寇：「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

諟爲題。　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注：「諟或爲題。」

彦爲盤。　大學：「人之彦聖。」注：「彦或作盤。」

孚爲扶，爲姇。　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或作姇，或爲扶。」

壯爲將。　禮射義：「幼壯孝弟。」注：「壯或爲將。」詩：「鮮我方將。」毛傳：「將，壯也。」

察爲殺。　禮鄉飲酒義：「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察或爲殺。」

形聲俱遠

蜃爲模。周禮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蜃。鄭司農云：謨，器名。」

昪。詩：「弁彼鸒斯。」傳：「弁，樂也。」韓詩作「昪」。

疛，小復病。詩：「惄焉如擣。」韓詩作「疛」。

奔，大也，讀若予違汝弼。詩「佛時仔肩。」毛公訓佛爲大。正義謂佛之爲大，其義未聞，由未檢說文故也。

嬥。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

字形相涉之訛

朋爲侈，又爲用。戰國時韓有公仲朋，史記田敬仲世家作馮，馮讀皮冰切，馮朋聲相轉也。甘茂傳作公仲侈，徐廣一作馮，古今人表作公中用，皆字形之訛。莊子徐无鬼篇：「諸朋前馬。」崔譔「本作侈」。史記五帝本紀：「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

纖爲志。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鄭康成解「志微」爲「意細」。予按漢書禮樂志作「纖微

瘲瘁之音」，「纖」與「識」字形相涉，而「志」又「識」之古文，故轉爲志也。

壺爲臺。檀弓：「敗于臺駘。」注：「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作狐駘。」

朱爲木。檀弓：「公叔木。」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戍。」

原爲京。檀弓：「從先大夫于九京。」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爨爲奧。禮記禮器：「燔柴于奧。」「當爲爨，字之誤也」。

豐爲禮。書：「典祀無豐于昵。」史記殷本紀云：「常祀毋禮于棄道。」豐禮字形相涉。

滿爲蒲。左傳：「晉侯州蒲。」據應劭名諱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是「州蒲」爲「州滿」之訛。

洞爲洞。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

京爲亳。春秋左氏經：「同盟于亳城北。」服虔本作「京」。公穀亦作「京」。京城鄭地，即共叔段封邑。杜本作「亳」，蓋轉寫之訛。

割爲周，申爲田，觀爲勸。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窒爲空。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注：「一本空字

作窒，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予謂窒與熱慓爲韻。張湛解「不空」爲「實有」，非也。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作「窒」。

父爲文。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呂氏春秋引此云：「以爲造父不過也。」「文」蓋「父」之譌。

丸爲凡。史記五帝本紀：「東至于海，登丸山。」徐廣曰：「丸一作凡。」

制爲剬。史記五帝本紀：「依鬼神以剬義。」正義云：「剬古制字。」予謂剬與制字形相涉之譌。

焉爲馬。周禮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紂爲純。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實爲賓。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更爲受。周禮巾車：「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

神爲旦。郊特牲：「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售爲詹。史記曆書：「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索隱曰：「漢書作讎，讎即售也。故徐廣作售。」予謂售之爲詹，字相涉而譌。

焉爲烏。後漢書光武紀：「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于陳倉。」公孫述傳作程烏，焉烏聲相

近。

盜爲溫。 史記秦本紀：「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徐廣曰：「溫，一作盜。」

新 化
2448.-
1-10

還 書 期 限
Return on or before Last Date Stamped

95.9.20		

單位 圖
來源 教育
書價 NT$ 245.-
登記 98年 8月 30日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B00240374